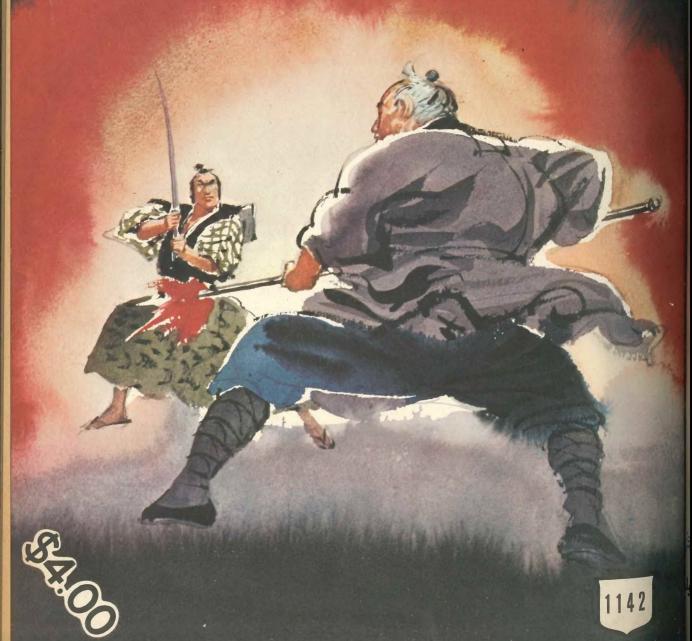
多多學學

戦將行(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新著

昔日一塲武林浩刦,如今面臨歷史重演危機,江 湖門派,無不人人自危,形勢危如累卵。 少俠朱雀,憑熱血闖龍潭,入虎穴,却是幹勁有

餘,經驗不足,雪刀浪子,如何助他一臂之力?



編者話 一篇由港台六位名家輪流執筆撰寫之 超級巨著上神劍山莊〕即將在本刊發 表。他們分別以各人構思巧妙,細膩筆法在故事高 潮迭起中接力撰述下去,因而在每一段情節的發展 ,都有令你匪夷所思,波譎雲幻場面出現,連環相 扣,精采百出。

[神劍山莊]是由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 馬翎、司馬紫烟、諸葛青雲等聯合執筆,鐵定于一 一四四期開始隆重發表,敬請留意,萬勿錯過。 * *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雪刀浪子故事し戰將行了 內容描述一場武林浩劫在事隔多年後歷史重演,這 番面臨將至的遭劫,引致江湖各派,人人自危,寢 饋不安。過程緊張刺激,打鬥兇狠,且看雪刀浪子 等人如何平定這個危如纍卵的局面吧!

下期除了刋出巨型小說市井英雄故事し帮會風 雲] 外,還有另一佳作——民初俠義故事[馬幫] 利出,這是王龍君繼上決鬥黃埔江] 後以另一題材 及筆法構思之作,編者最以担保令你滿意。

戰 將 行(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昔日一塲武林浩劫,如今面臨歷史重演,江 湖各派,人人自危。雪刀浪子與少俠朱雀,

聯袂携手應付這個危如纍卵的局面……… 龍 乘 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英雄·美人·長白參(翟天星傳奇故事) ◀中▶ 午夜傳怪聲 頻頻出兇案…… 南 宮 宇40

決鬥黃埔江(江湖無處不風險故事)◀下▶

美人空設計 英雄巧定謀 濺血黃埔江 伏屍火車站………干

龍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大俠傳奇(中篇俠義故事) ◀二▶

不忘一飯恩 必報千金諾………温 凉 玉60

TO THE THE PROPERTY OF THE PRO

飛 龍 引 (俠義傳奇故事)

盤 龍 刀(一月完中篇連載) ◀二▶

伏擊老猴王 誘殺刀中龍………雲 劍 飛72

魔(詭異奇情中篇)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游俠英雄傳(民間歷史俠義小說)

大團圓靜因獻藏寶

終南山隱伏一臥龍…… 蹄 風89

挑 燈 看 劍(武俠長篇連載)

逸 101

練功秘訣·科技武器

氣功必須名師指點(練功秘訣)麥海 要110

反坦克導彈,子母彈

和小母雷(科技武器) ……亦 雄 11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 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半年港幣\$ 110.00 一年港幣\$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儒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 -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1142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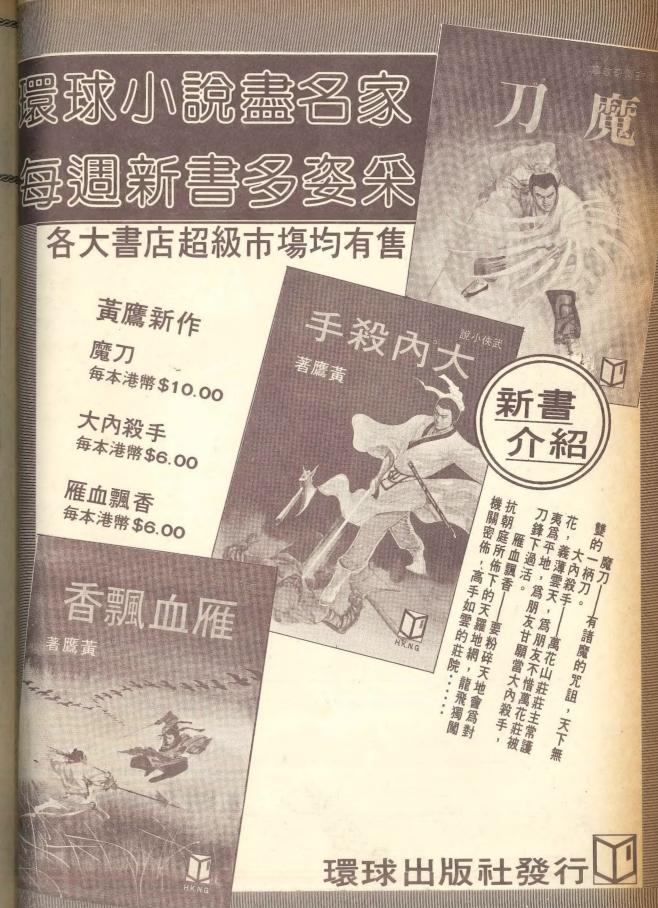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他身懷拜帖,要見大山莊莊主雲霄一 三月初三,霧繞大山莊。 一白衣人,在霧中策馬而來。

爲接見。 劍佟飛鶴。 佟飛鶴不在,由門下大弟子石飛鷹代

拜帖具名是朱雀。

但却仍然不知朱雀是何許人也。 佟飛鶴衆弟子中,以石飛鷹見識最廣

有甚麼出衆的地方。 來者太年輕,才二十出頭,也不見得 一見之下,石飛鷹不由眉頭一皺。

有何見数?」石飛鷹已儘量的客氣。 「家師適巧有事外出未歸,未知閣下

「不認識!」

「家師認識閣下否?」

文圖

令

的哄笑。

,聞言仍然鎭定如昔,面容神態平淡。 石飛鷹,年將四十,而且又是大弟子 「這裏是大山莊。」

「我明白,」朱雀冷冷一笑,「但我 「這裏並不是撒野的地方。

並不是來撒野,而是來殺人。」 石飛鷹瞳孔收縮。

未有引起太大的緊張,倒是惹來一干弟子 此言一出,莊中弟子無不愕然,但却 「我是來殺佟莊主的。」

「我知道。」

但朱雀的回答,却是絕不客氣。

撒尿,又似狗放屁。」

他們已待衝出,石飛鷹却伸手攔住。 「待俺割掉他的舌頭。 「小子,你太放肆了!」

戴天還更不可化解的仇恨。」

石飛鷹怒道。「一派胡言,天下間号

會有這種無稽的事?」

「你不相信?」

不定咱們之間,已有着比血還濃,比不共 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我朱雀這個人,但說 個字已不能成立,雖然你師父不認識我,

還請說個明白,好讓師弟們心服口服。 他的臉色也已不大好看。 「朱朋友,石某有何語無倫次之處,

?是佟飛鶴的大弟子?」

却又不僅是驕傲,而又帶着三分不知天高跟我說話,」朱雀挺起胸膛,臉上的神態

既笨拙,又頑固。

信,世間上有種人簡直和驢子不相上下

朱雀嘆了口氣··「直到現在,我才相

面的人,又怎可能會有着仇恨存在?」

「這本來就是難入人信,兩個從未謀

登門挑衅?自取滅亡?」 到大山莊的人,居然說話語無倫次,如豬 朱雀盯着他,忽然嘿嘿一笑。 「想不

的人,都絕對不會說出來!」

朱雀淡淡道:「你說無仇無怨,這幾 石飛鷹强忍怒氣,靜靜的聽下去。 地厚的氣味,「你聽着,你剛才說的幾句

話,全都是愚昧萬分的,就算是稍有頭腦

「既然如此,那是無仇無怨,你何以

石飛鷹身後兩漢子已齊聲怒喝起來。

朱雀瞧了他一眼:「你姓石?石飛慶

石飛鷹沉聲道:「正是。」

的仇人?而他也是否想殺了我,以斬草除在家,而且只有一歲,那麼他算不算是我主以前曾經害死我父母,而那時候我又不生也前曾經害死我父母,而那時候我又不

心再等待着。

巳出手,把這狂妄的少年好好懲戒一頓

但現在,朱雀說話還沒完,他只好耐

年紀輕輕,而自己又要顧存點身份,他早

石飛鷹的臉已陣紅陣白,若不是對方

「把他鎖在石牢裏,待莊主回來後發 「大師哥,別讓他再胡扯下去! 但這種「啞然」,僅是屬於一瞬間

「這小子含血噴人。」

此言一出,衆皆啞然。

衆人變得鴉雀無聲,但憤怒之情,却 他這一喝,倒是立奏功效。 石飛鷹條地呼喝。「靜下來 :」 羣情汹湧已極。

,哂然笑道。「昔才石大師兄說我自取滅

時見你年紀輕輕,少不更事,本想把你逐 「够了!」石飛鷹厲聲道:「石某初

莊尊嚴,也爲了要證實你是否有過人之長 石飛鷹亮出長劍,喝道。「爲了本山

道:「既然如此,就交由三弟動手。」 「大師哥,殺鷄焉用牛刀,這種無名小卒 ,若由你親自動手,也是一塲笑話…… 石飛鷹瞧着他,沉吟半晌,終於點頭 大漢轟然獰笑,拾着砵兒般大小的拳 話猶未了,背後一大漢巳挺身而出

長江下游第一大帮會金蛟寨寨主程猛天。 一座鐵塔。他叫程蛟,三十五歲,父親是 程猛天終年在江湖上奔波, 這大漢站在朱雀面前,看來雄偉得像

=

是個個揚溢於表。

到損傷,那倒是個千古奇聞。」 以爲大的『大山莊』,倘若也能令朱雀受 亡,這也是狗屁不通的廢話,區區一個自 回事。他然大模大樣地,環視衆人一眼 朱雀却還是氣定神閒,絲毫不當是一

出莊外便算,但現在一

在想把我五馬分屍,凌遲處死?」 朱雀眨了眨眼睛,吃吃笑道。「你現

,石某倒想討教幾招……」

頭,逼近了朱雀。

兒子武功,遂把他送上大山莊,拜雲霄一

H 4

功,那是各有千秋,二十年前曾切磋一番 彼此互相印證武功,但千招過外,仍然 程猛天與佟飛鶴是多年老友, 論到武

他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兒子 程猛天把兒子送到大山莊,可說是很 因爲他對佟飛鶴極其信任,知道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就得數到他的武功,最爲厲害。 除了大師兄石飛鷹和二師兄原鐵宗之外 在大山莊,程蛟是莊主門下的三弟子

但他的父親佟逍遙,却是個刀法名家。 佟飛鶴雖然憑着掌中一劍名動江湖 他練的不是劍法,而是刀法。

直到二十五歲另投名師後,才改用劍。 佟飛鶴少年時,練的也是家傳刀法,

對沒有忘掉。 但佟家神刀,並未失傳,佟飛鶴也絕

的不是劍法,而是刀法。 由於程蛟喜歡練刀,所以佟飛鶴教他

作一縷冤魂。 捏,這個叫朱雀的小王八羔子立刻就得化 他認爲殺鷄焉用牛刀,只要用指頭一 但這時候,程蛟却沒有用刀

信心十足。 對付區區一個後生小子 ,程蛟可說是

他太輕視朱雀。 但這種信心十足,却也變成了輕敵。

立在原處,一點也沒有受傷。 他連環拳,閃電腿,頭撞膝頂,追風

怎麼明明一拳打向他的臉孔,他的臉 這小子是甚麼來路,他懂魔法?

全力踢出之後,才發覺又踢了 他一楞,朱雀却是對他一笑。 自己明明一脚踢在他的心窩,但 個空。

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 「大個子,你不是有刀嗎?莫不是銀

亮出, 》算你有三頭六臂,也得給老子統 程蛟咬了 咬牙, 你是自找死路,老子的刀一 憤然拔刀

其實在這時候,他已感到有點不妙

這幾句說話,無疑是自己給自己計壯聲威 巳。但大山莊的人,却都巳沉默下來。 程蛟怒喝,擺出了架式

朱雀的眼睛是冷靜的,清澈的 朱雀瞧着他 ,而且

露出了一種奇特的笑意。 他的刀巳揮出。 程蛟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目光 「老子砍翻你。」

刀法,能够縱橫江湖,傲視武林。 他一直都有個希望,就是希望自己的

,吐氣揚眉出人頭地。 他絕不能讓父親失望。 他一定要從大山莊裏開始,打出名堂

這一刀,程蛟是巳盡全力。

寒氣森森,逼人眉睫的長劍。 攔住了這一刀!把這一刀攔住的,是一口但敢在這一刹那間,一道寒光閃起,

> 斤毒藥,也絕對不會不認得這口劍 他就算喝了五十斤烈酒,吃錯了三十

不離身邊的利器! 那是蒼鷹劍,也是大師兄石飛鷹朝夕

石飛鷹。

低沉 兄。他的眼睛烱烱有光,但聲音却是那麼

他對程蛟說:「你巳敗了。

唐武宮的

程蛟實在不服氣。 還沒有完全攻出足以制敵人於死命的 ,石飛鷹就說程蛟已經敗了

「三師弟,」石飛鷹沉聲截住了他的 「大師哥·

程蛟呆住。

衆目睽睽之下,把自己的刀法說得一文不

要問清楚在下不可?」

石飛鷹目光一沉,喝道:「朱雀,

你

有個漂亮的女兒,準備下嫁於我?所以非

朱雀笑了笑。「聽你的口氣,莫不是

自何方,令師尊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不可的:「朱朋友身手不凡,倒要請問來 但却也無法忍受得住對方的冷嘲熱諷。

但有一件事,他仍然是非要問個清楚

石飛鷹這時候已看出朱雀並不尋常

少年,這倒是很不滋味的事

高望重的武林高人

,而是一個乳臭未乾的

但現在說這種話的人,

却不是甚麼德

崇的前輩高手,

那是很不錯,很受用的

倘若這句說話

湖上身份尊

看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不濟……」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石飛鷹突然出 他的刀又要疾劈出去。

朱雀還是站立原處,紋風不動。

變得嚴肅起來

一直意氣飛揚的朱雀,臉上表情忽然

他居然輕輕鼓掌

「好!

好!有眼光,不愧是個名家弟

穴,恐怕那時候,你巳非死則傷!」朋友若是反擊你氣海,關元,或者是膻中 說話:「你這一刀太浮,太急躁,這位朱

值。他簡直快要咬碎滿口腔的牙齒。 他怎樣也想不到,石大師兄竟然會在

「不,大師哥,你讓開一步,待我看

也就是這位石大師兄。 程蛟穴道被制,登時呆若木鷄,動彈

石飛鷹嘆了口氣

「把他抬進莊內。」

但現在程蛟看着的並不是朱雀,而是

得,任由別人把他當作石頭般抬進山莊程蛟簡直氣得快要發瘋,但却是奈何

出劍攔住他這一刀的人,正是石大師

銀令密使

太過份了,石某就算不是你的敵手,也要 討教幾招! 朱雀朗聲一笑··「你本來就不是我的發幾招!」

長劍,那麼就算是我朱雀敗了 對手,三招之內,你若還能保住手

,那又怎樣?」 佟飛鶴沉吟道··「就算老夫有劍在手

,那麼我就會很容易的把你送上西天極樂退出江湖的理由,你若不把劍拿出來自衞

一樣,因爲無論你是不是手中有劍,我要 朱雀毫不考慮,立刻就說。「那也是

殺你仍然是易如反掌。 一樣非死不可,那又何必多此一舉?何不 道··「既然沒有劍在手會死,有劍在手也 「這就是了。」修飛鶴踏前兩步,嘆

不是一件好事,但總比丢命好一點。」

佟飛鶴輕輕的嘆了口氣·

「丢臉雖然

朱雀點點頭。

佟飛鶴搖搖頭· 「人老了,好不到甚

「薑畢竟還是老的辣,說得好!」

不會讓弟子丢臉啦!」

朱雀嘿嘿一笑。「你早一些回來,就

老人淡淡道。「不錯,老夫正是佟飛

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這個老人

「你就是佟飛鶴?」

這時候,朱雀已又回來。

這算是甚麼說話? 此言一出,衆皆相顧愕然

乾脆站在你面前,給你爽爽快快的把老夫

是腑肺之言?

修飛鶴道· 「埋掉了。」

「甚麼?」

朱雀瞧着他,半晌才問道。

「你的劍

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玩笑? 又還是在跟這個叫朱雀的少年人開開

下 ,開這種玩笑嗎? 但以佟莊主的身份,會在衆目睽睽之

朱雀却在這時候冷冷一笑。「佟飛鶴 實在不像,也實在敎人難以置信。

,你以爲你不用劍,我就不會殺你? 佟飛鶴搖搖頭。「是福不是禍,是禍

却又何妨?」 已年逾花甲,正是風燭殘年,是死是活 躱不過,你既然已决意要殺老夫,老夫又

朱雀的敵手,與其作不自量力的反抗 聽他的語氣,似乎是自己根本就不是 他的態度很認真。

不如束手待斃。 大山莊中,已有人忍不住大聲道。

全場鴉雀無聲! 石飛鷹面色大變。

鷹,巳敗在一個無名小卒的手上! 爲劍術超羣,武功深不可測的大師兄石飛 還沒有三招,大山莊裏一向被人公認

石飛鷹真的敗了

是有如風嘯電閃,又似是天崩地裂。

一劍刺出,大山莊中人無不喝采大聲

害一人,這一劍使出來,眞還不含糊。

石飛鷹的劍法,在衆弟子中,是最厲

這一劍快如電閃,力度萬鈞,氣勢更

飛撲而起,一劍疾刺朱雀胸膛。

石飛鷹忽然一聲長嘯,身形有如蒼鷹

大山莊裏的每一個人,臉上都不由罩他的口氣,可說是越來越狂妄。

朱雀大笑。 大山莊裏,每一個人都是面目無光

候再來取他的性命,再見了 他臉上的表情很愉快,就像隻剛咬了 「佟飛鶴甚麼時候回來,我就甚麼時

蟒翻身,一下子就纏到了石飛鷹的身旁

驀地,朱雀的身形一變,有如怪

但朱雀却已欺身掠到他的胸前不足一

劍尖在外, 劍鋒也在外

石飛鷹的劍巳刺出

別人一口的猴子 石飛鷹突然長聲一嘆,以左手拎起長

劍 衆人又是一陣驚呼!

出了 管 眼看石飛鷹的劍就要割斷他自己的喉 一條急勁的影子。

也從來沒有這種經歷,才一動手,就已給他隨嚴經驗,也不能說不豐富,但却

石飛鷹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人欺身攻了進來

,他再也顧不得這許多,

紋 ,鬚眉俱巳灰白的臉孔。 石飛鷹轉睛一看,看見了一張滿佈皺 一隻蒼白的手及時扣住了他的左腕。

那知眼前一花,朱雀不見了。全速後退,手挽劍花,護住前胸。

他心知有異

,劍勢

一回轉,倒踩七星

一」他猝然驚叫。

飯般的小事,又豈值得去抹頸子?」 上高手輩出,誰能永遠不敗?這種家常便 石飛鷹嘆了口氣。「師父,弟子無能 老人拍了拍他的肩膊••「飛鷹,江湖

也絕不會原諒你!」 別再幹任何傻事,否則就算你死了,爲師 ,丢了你老人家的臉……」 老人微微一笑:「這算是甚麼話了?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人叢中突然掠 是非恩怨。」 再也不會使用。」 「老夫是說,老夫的劍巳埋在地下

起,巳退出江湖,不再理會武林中的一切 佟飛鶴道。「老夫的意思,是從現在 朱雀瞪着他。「這是甚麼意思?」

不能退出江湖。」 佟飛鶴淡淡一笑,拈鬚道··「這又是 朱雀搖搖頭:•「不行!最少現在你還

甚麼道理?」 修飛鶴還是面不改容··「老夫也已知 朱雀道。「我是來殺你的。」 **修飛鶴道**: 朱雀道。「我叫朱雀。」 「老夫巳知道。」

道。 朱雀目光閃動。「這就是你所以不能

上。

H 6

,「颼」的一聲,已經刺在石飛鷹的右腕

朱雀手裏已亮出一把銀光燦爛的匕首

但無論怎樣,比起朱雀的出手,

還是

莊主,這小子欺人太甚,莊主再忍讓下去 ,弟子寧願一頭撞死,肝腦塗地!」

知道,這位朱朋友是唐武宮的銀令密使 「住口!」佟飛鶴倐地大喝:「你們 「對!」不少人响應起來。

唐武宮」三字一出口 ,每個人的眼

却更多人深信不

佟飛鶴的說話 他們相信的,並不是朱雀, 而是相信

人景仰 唐君武在二十歲那年出道江湖,那已 而唐武宮的主 「中原帝尊」唐君武。 唐武宮在武林中被視爲天下第 人,也就是天下間

中原武林,正處於紛亂已極

的事。

是引起江湖羣魔蠹動的其中一個因素。 峨嵋三派貌合神雕,這

潭谷的天潭老人井冷禪。 井冷禪在初任盟主的時候,確然有一 當時的中原武林盟主,是萬丈峯下天

但三年後,井冷禪的老件柳谷薇,忽

然急病與世長辭。 對於井冷禪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沉重

的打擊

盟主變了 變了,變得消沉,變得對甚麼事都提可是,經此嚴重的打擊後,這位武林 但他仍然是武林盟主

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殺入長白山! 青城、長沙及丐帮總共一千八百六十五高

縱非絕後,但也已堪稱空前的壯學 這是一個壯學。

帮居然突然聯手,殺入長白山,把北 北聖門在北武林耀武揚威,冷不防十

> 佟飛鶴又爲甚麼甘心被殺? 朱雀爲甚麼要殺佟飛鶴?

沒有人能想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厥過去。

這是一件怪事。他居然真的閉上了眼睛,束手待斃

海

-那就像是昔年初出道江湖的唐君

人難以想像的怪事

但佟飛鶴也不是在開玩笑

比較和平的日子 至此,紛亂多事的武林,才有了一段

有忘記,把這段和平日子帶給武林的人, 雖然,已經事隔多年,但人們還是沒

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當閃電般的一擊發出後,佟飛鶴立刻

朱雀的匕首巳蓄勢待發。

武宫, 主 在大局穩定下來之後,唐君武創建唐 而他也順理成章,成爲中原武林盟

唐君武是受人尊崇的

唐武宮的人亦然。

會演變成怎樣,實在是難以逆料。

但他若真的殺了佟飛鶴,將來的情况

敢對這個少年人加以輕視。

扈的銀令密使朱雀? 但這時候,怎會出現一個如此飛揚跋

自唐武宮的密使。 人實在很難相信,朱雀的身份,竟然是來 倘若不是佟飛鶴親口證實,大山莊的

閃

人一脚踢了開去一

但也在這同一刹那間,佟飛鶴忽然給

其勢子之快,果然有如流星,有如電

朱雀的七首終於擊出

密使的身份已被暴露

但朱雀不在乎。

定要殺你!」 他仍然對佟飛鶴說:「我要殺你!一

字字鏗鏘有力,他絕對不是開玩笑!

這一擊。

佟飛鶴沒有死, 這一脚更快

並不是因爲他能閃開

他沒有看錯。

化。

一脚踢開佟飛鶴的

,也就是這個老叫

千鈞 一曼

朱雀並不是在開玩笑

帽三大派之間的誤會,却是越來越加深。 於是,羣魔乘勢崛起。 就在這一段時間內,少林。 武當 峨

省武林盟主白衣神君湯柴都被忍者所殺。 倒下,局勢更是亂七八糟,一發不可收 把冀東冀北一帶弄得鳥烟瘴氣,連山東 大浪人在東洋會首腦條島尾夫的領導下 湯柴是山東武林的一條重要支柱,他 在東方,有東洋會的成立,扶桑島國

機踏足 船十餘艘,海陸並墨,雄霸南方,進而同半年之內,重創南海門,佔據神椰島,造 在南 ,海南魔教乘勢而起,在短短

逢月圓之夜出動,西來中土,在甘肅一帶神數三十六聖僧全部殺死,並製人頭幡,八番僧的慫恿下,强渡茲米科綫,把天竺 爲禍至烈。 在西域,天竺邪数血頭族,在密宗士

長白山一帶,本來是在長白山莊勢力 在北方,形勢更是風雲險惡。

以是一直都備受奪崇。 在維護正義,保障着百姓的財富和安全, 長白山莊創建二百餘年以來,一直都

把長白山莊夷爲平地。 但就在這時候,突然一把神秘大火

乎全是莊中的精英高手。 山莊中人,死傷極衆,而且損折的幾

連當時的莊主,也被燒成一堆焦炭。

但這是意外之災嗎?

就算是意外失火,也絕不會造成如此

嚴重的傷亡。

陰謀。 這不是意外,而是一個可怕而殘酷的

必能把其中一人請得出來。

就算是武林盟主井冷禪親自出動,也未

這人可以說是當時武林中的絕頂高手

隱於武林的高手,同時邀請出來

但唐君武却有本領,把這十個已經豹

但無論怎樣,長白山莊經此一塲浩刦

後,巳不復存在。

不難想像得到,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只要聽見「北極暴君」這四個字 北聖門主,號稱「北極暴君」 代之而起的,是北聖門 ,就

返扶桑。

人僅剩下一個錦兵中衛僥倖逃脫性命,

在三年之內,東洋會被瓦解,十大浪

一大半,給北聖門所吞噬。 不到三年,北武林九大門派,最少有北方遂陷於大混亂。 北武林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浩刦

劍司馬玉憐三大高手,把長安第十六分舵君武却帶着紫蒼道人,九花大師,中原怪君武却帶着紫蒼道人,九花大師,中原怪

百餘高手殺得片甲不留

巳建在長安,並且還打算在京師設立總壇

海南魔教勢力擴展甚速,第十六分舵

,把勢力移到中土。

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甚至連稱雄於北方數百年的崑崙派,也陷 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莫不心驚胆戰。 西、北羣魔亂舞,名門正派

要找唐君武算帳。

海南魔教教主大怒,從神椰島斯撥魔

奮圖强,把武林正道團結起來對抗邪魔的 等到井冷禪發覺到形勢惡劣!非要發 保存得住,也是大有疑問。 說要維持武林秩序,就連自己的性命能否

己算帳

他在長安,就是要等這位教主來找

唐君武沒有離開長安

人,在江湖上冒出來。 但就在這時候,一個藉藉無名的年輕

他的名字就是唐君武!

何門何派。 也沒有人知道唐君武的武功,是來自沒有人知道唐君武的來歷。

但在短短半年之內 ,他居然把當時已

回返西域,十八番僧只剩下三人 一年後,唐君武率領着少林、武當、

氣揚,但却也被唐君武所挫,血頭族匆匆

在西方,血頭族,密宗十八番僧趾高

巳把這位不可一世的武林梟雄置諸死地

海南魔教遂一蹶不振。

人能接得下他十招。

魔教教主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任何

但這一戰,

唐君武只是用了八招,就

,長街决戰魔教教主。

結果,在一個嚴寒的雪夜裏,唐君武

跳,都加快了好幾倍。 其中更有個小胖子,忍受不住當場昏 在這霎眼間,大山莊裏每一個人的心

他也許以爲佟莊主已經死在朱雀的七

首之下。

莊主,簡直就是不費吹灰之力。 佟飛鶴本是甕中之覧,他要殺這位佟 在朱雀的眼中! 無論佟飛鶴反抗與否,都是一樣 朱雀一擊未中,臉色不禁一變。 佟飛鶴早巳是一個死

莊巳沒有任何人懷疑朱雀的武功。

在程蛟、石飛鷹相繼敗陣之後,大山

當他們知道朱雀眞正身份之後,更不

脚 但到現在,他還沒有死,只是挨了

鶴踢出老遠。 但這一脚,却保住了這位佟莊主的性 這一脚當然不輕,否則也不會把佟飛

命 刹那間,在場每個人的眼睛都爲之

變

的老叫化。 裹捧着一個破砵頭,背上揹着一大堆包袱 因爲他們都看見了一個鶉衣百結,手

帮主! 人叢中巳有 人脫口叫了起來:

結果他必然一定會死在朱雀的手下。

就算他存心要閃避,存心要抵擋,但

這少年人的武功,和他的年紀是絕對

天下第一大帮,是丐帮

步向上爬,終於成爲天下第一大帮首領的丐帮的帮主,是從一袋弟子,一步一 風流神丐郭笑山。

郭笑山在還沒有加入丐帮之前,是奇

個奇丐。 當他成爲丐帮一袋弟子之後,便又是

三分的人,實在還不多見。 ,已是一塊响噹噹的金漆招牌,敢不賣帳 到了現在,風流神丐郭笑山這七個字 佟飛鶴在江湖上,雖然也是有頭有臉

的人物,但和這位郭帮主相比,却還是有 所不如的 但若在平時,郭笑山這樣子踢他一

勢必引起極大風波。

這裏畢竟是大山莊。

却是沒有人對他表示不滿。 然而,此刻佟飛鶴雖然給他踢了一脚

也許唯一不滿的,就只有朱雀而已

閃閃生光的荔枝。 朱雀的眼睛已變得像是兩顆荔枝

就是丐帮帮主風流神丐郭笑山?」 他目不轉睛的瞧着這個老叫化:

老叫化微微一笑:「你看我這個老叫

化像不像郭笑山?」 只像個老混蛋,一個專踢別人屁股的老混 朱雀道:「哼!我看你甚麼都不像,

蛋! 老叫化大笑

直混蛋得不像話。」 本來就是個老混蛋,而且越老越混蛋,簡

H 8

H 9 每個人都是一楞。

麼? 郭笑山一笑:「朱密使,你佩服些甚 朱雀却笑了起來:「佩服!佩服!」

這還罷了,他接着又說:「這時候,朱雀越說越興奮,說到這裏不斷鼓掌。 這已很了不起,值得鼓掌,值得佩服。一 ,一個人能有勇氣承認自己是個老混蛋, 「知恥近乎勇,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的混蛋。」 不鼓掌說句佩服的人,也是混蛋之又混蛋 此言一出,衆人又不禁個個都面露怒

沒有人說「佩服」

也沒有人鼓掌。

了一頓。 也正唯如此,每一個人都被朱雀臭罵

只有郭笑山,一點也不生氣。

是個小混蛋罷?」 近乎勇,老叫化相信你一定不會否認自己 ,最欣賞的就是你這種小混蛋,所謂知恥 「不錯,你說得眞對,我這個老混蛋

朱雀一呆。

笑道··「了不起,既不否認,那就是承認 ,值得佩服!值得鼓掌。」 就在他這一呆的時候,郭笑山又已大

說着,他也用力的鼓掌起來

乖乖的跟着老子,別胡亂開罪別人,懂不 問題,最重要的,是你這個小混蛋一定要 麼休說做混蛋,就是做烏龜野狗,也不成 一個像你這麼混蛋的小混蛋做兒子,那 然後,他又說。「我這個老混蛋若能

> 朱雀嘆了口氣。 「我現在總算真的佩服你了,可是,

你為甚麼要踢佟莊主一脚?」 郭笑山淡淡一笑,道:「第一個原因

是不想他白白死在你的匕首之下。

「還有別的原因嗎?」

手待斃之人,也是本帮主最看不順眼的人,還沒有八十歲,但却居然不想活了,束 ,他若不是本帮主相識四十多年的老朋友 冷冷的盯着佟飛鶴·「他現在還很年輕 「當然有,」郭笑山的臉色忽然一沉

佟飛鶴神色木然。

,恐怕剛才我不但踢他一脚,還要補上一

,把他送到西天去。」

揪 郭笑山忽然走上前,幾乎把他整個人 一老佟-你是怎麼啦?活得不耐煩?

想一 死贖罪?你說!你說! 死了之?但你犯了甚麼錯?竟然要以 佟飛鶴的臉色,已經變得和死人一樣

難看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 口氣。

出 但他只是嘆氣,却還是甚麼話都說不

又跟你有甚麼關係?」 知道,你的寶貝兒子已加盟北聖門,但那 郭笑山 的一聲,吼叫道:「我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佟翔天在兩年前離開了大山莊,但却** 佟飛鶴只有一個兒子,叫佟翔天! 此言一出,衆皆相顧駭然。

,這實在是一個震人心絃的消息 現在,郭笑山却說佟翔天加盟北聖門

> 長白山稱雄一時的北聖門,已死灰復燃, 而且勢力南移,直入中土!

誰也沒有見過北聖門的人,又再在江

但此刻郭笑山却說: 佟翔天巳加盟北

是真的?還是開玩笑? 這是甚麼說話?

已經知道郭笑山說的,是個千眞萬確的 事

那寶貝兒子加盟北聖門,你是毫不知情 爲伍的孽畜,難道這還不該死?」

樣。 蛋,再咄咄逼人,休怪老叫化不客氣。」 郭笑山盯着他,忽然厲聲道:「小混

也不會對你客氣!」 中人,你還要給他們加以庇護,恐怕我 朱雀冷冷道。「佟家父子,都是北聖

佟飛鶴之面色煞白。

不是北聖門第九分舵的舵主?」 枉 郭笑山「呸」的一聲戟指罵朱雀。

郭笑山沉聲道:「北聖門第九分舵

但這畢竟只是傳言。 在五年前,江湖中又有傳言,昔年在

但是,當他們看見佟飛鶴的神態,就

朱雀冷笑道:「說得眞好聽,好像你 佟飛鶴似巳整個人都崩潰下來 「佟某教子無方,生下了一個與賊匪

你是甚麼銀令密使,居然含血噴人!」 朱雀道: 「難道佟飛鶴敢否認,自己

設在何處?」

人噴飯之至的事。 對於大山莊的人來說,這才是當眞教

巳跑了,跑得比兔子還快。 沒有人敢追上去。 無論他們噴飯也好,噴火也好,朱雀

就算是丐帮帮主風流神丐郭笑山,也 就算有人要追,也一定追不上

沒有把握能追得上這個「小混蛋」 他一定是上點蒼派找顧影道長算帳! 但他知道這位朱密使去哪裏。 但一直緊釘着朱雀的人是誰,郭笑山

却不知道。 却是世間罕見。 雖然這人沒有蒙頭豪臉,但身形之快

看清楚這人的眞面目。 他知道這人一直緊釘着朱雀,却無法

雀 ,但這人一定追得上。 他不禁有點替朱雀担心 郭笑山可以肯定,自己未必追得上朱

未必會在唐君武之下。 。這少年若能走上正道,將來的成就, 他是囂張跋扈,但同時却也是嫉惡如 朱雀雖然狂妄驕橫,但心腸並不壞。

人個個面面面 他不喜歡給別人緊緊的纏着。 朱雀很生氣。 直緊緊跟隨着朱雀。 郭笑山沒有看錯,的確是有個藍衣人

否則休怪本少爺不客氣。」明磊落,行事何必鬼鬼祟祟?快滾出來, 他忽然轉身,大聲叫道:「大丈夫光

主 ,就是這位佟莊主?」 「你已查得很清楚,開封府分舵的舵

聖門在開封府的分舵舵主,並不姓佟,而:「十天之前,老叫化子却聽人說過,北「嘿嘿!這倒有趣,」郭笑山冷冷道

出一 這大概是你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了,佟 飛鶴就是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又怎會弄 個姓郝的?」 「甚麼?姓郝?」 朱雀笑了起來,

話的人是誰?」 郭笑山冷冷道: 「你可知道,說這句

朱雀淡淡一笑。

「無論這人是誰 都絕對不會把我嚇

「在下巳洗耳恭聽。」 「那麼你不妨聽着

字是誰,他都絕不會嚇一跳 但世事難料。 朱雀很有信心,無論郭笑山說出的名

就給他嚇了一大跳。 郭笑山只是說出了三個字, 朱雀居然

師! 因爲,郭笑山說出的名字是: 「唐祖

竟然是唐武宮的主人 天下間人人尊敬的唐君武! 唐祖師,也就是唐君武! 查出開封府第九分舵舵主是姓郝的人 唐祖師!

而且,他也就是朱雀又敬又畏的外祖

但無論他用甚麼說話去罵人,都不濟朱雀氣得跳了起來,又再破口大罵。

大樹,還有一間破廟子 他唯一能找到的,只是幾隻野兔,七

朱雀找了一座竹林,兩個土坑,八株 這人彷彿像是氣泡般,不見了

八隻老鼠

朱雀咬了咬牙,正要離去,忽然看見

寫道·「前有强敵,休當等閒」 破廟的一塊爛木門上,有一張條子 條子上寫着八個龍飛鳳舞般的大字

但他沒走多遠,忽然一塊石子 他繼續上路。 ,從他

朱雀咬了咬牙,扯下條子撕成粉碎

背後急射過來。 朱雀霍然轉身。

來。這顆石子上,又包着一張黃紙 朱雀拆開,上面寫道。 石子沒有擊中他,只是在他身後滾落 「紙若有 毒

你豈非巳變死人?」 朱雀臉色煞白!

幸好這張紙是沒有毒的

你就會後悔!噬臍莫及!」 他又破口大罵:「若給本少爺抓住

他决定去買一匹好馬,然後趕到點蒼 但無論他罵甚麼都沒有用。

狹長的黃臉胖子。 距離大山莊西南五里,有一座馬塲。 馬塲的老闆,是個臉孔圓圓,眼睛却

他姓樂,這附近的人都他樂伯

H10

,倘若不是唐祖師親口對他說過

他却是絕不含糊的。

他也絕不敢亂說一頓的

朱雀忽然感到背脊有點冷。

副玩世不恭的樣子,但在這等正經事情上

風流神丐雖然行事荒誕不經,老是一

然「呼」的一聲,一掌猛劈過來!

這一次,郭笑山可不是說說便算,果

掌聲呼嘯,震人心絃。

但郭笑山之言,又豈容漠視。 顧影道長在武林中身份不輕。 這人就是點蒼派掌門-

舵舵主,全然是聽信一人之言。

顧影道長

「好!請動手!」朱雀藏好匕首,以

「决不反悔!」

一言爲定?」

掌相迎

朱雀「知道」佟飛鶴是北聖門第九分

點蒼派掌門的說話可靠。

事就此一了百了。」

「不錯!你若接得下這一掌,剛才的

「一掌?」

無論怎樣,唐君武的說話,都一定比

馬場變豬場

我已承認了誤錯,還要怎樣?」

「不怎麼樣,接本帮主一掌!」

朱雀終於回頭,瞧着他。「郭帮主

舵主,就是南天霸主郝一空!」 朱雀瞧了佟飛鶴一眼。

郭笑山又正色道。「開封府第九分舵

然不愧是老江湖,假說拚一掌,原來是要

朱雀暗暗一怔,忖道·「這老叫化果

暗中釘梢,路上小心了!」

用蚊子般大小的聲音對他說。「有人在

但在掌聲呼嘯中,朱雀却聽見了郭笑

佟飛鶴長嘆一聲。 「吾兒不肖,那是事實,但老夫絕不

朱雀睜大了眼睛,臉上的表情 ,就像

個給無賴欺騙了的小姑娘。 他突然掉頭就走。

山莊弄得天翻地覆,現在想一 郭笑山却追上來:「朱密使!你把大 走了之?」

說完,繼續離開大山莊。 他嘆了一口氣:「這次是我錯了!

主倒想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站住!」郭笑山冷冷一笑,「本帮

會喪心病狂,助紂爲虐!」

趁機提醒自己。」

朱雀大叫:「前輩神功蓋世,晚輩佩 這一掌當然是不分勝負。 兩掌相交,兩人各自後退一步

·佩服!

說完, 掉頭就走。

帮主神功蓋世,其實也不啻是在自吹自擂 如此小混蛋,當眞教人噴飯之至! 「這一掌咱們是平分秋色,小混蛋讚本郭笑山沒追,只是聳肩微笑朗聲說道 他越說越大聲,大山莊中

相覷 地覆,到頭來還是要讓他揚長而去! 無緣無故,給這位朱雀密使弄得天翻

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

這位樂伯可算是個白痴。 假如說,伯樂是個相馬的天才,那麼 但這位老闆却不是伯樂,而是樂伯

但這位樂老闆却是個不折不扣的糊塗 在他的馬塲裏,有好馬,也有下駟

好馬的價錢,和下駟的價錢,居然是

完全一樣的。 但這裏却也有個古怪的規定,就是買 無論是什麼馬,價錢一律是一百両。

馬的人,並不能自行選擇馬匹。 辦法是:抽籤决定! 不能自行選擇,又怎樣買馬?

共有馬一百匹,那麼,號數就由一直至一 每一 匹馬都被配上一個號數,假如總

百。 你若抽中第九十九號,那麼你就得買 你若抽中第一號,就得買第一號馬。

第九十九號,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的餘地。 倘若閣下運氣好,可能花一百両,就 若要抽籤,先付銀百両,不貸不欠。

爲奇 銀子,只能買一匹又老又殘的弱馬,亦不 以買到一匹千里良駒。 相反地,倘若運氣不濟,可能一百両

這巳差不多是等於賭博

還認識樂伯 朱雀早就知道這座馬塲的規矩,而且

他現在就想去賭一賭,看看自己會買

- 投胎變成 以一隻豬,那就他媽的噴飯之「說不定轉世輪迴,你運氣欠

樂伯現在沒有噴飯,却差點將剛才喝

掉的酒全都噴回出來。 「難道你不想這座馬塲養馬?而想一 你一定要去找拚命老四?」

 3子都養豬?」 「當然不一

四的下落說出來。」 「既然不想老是養豬, 你就把拚命老

樂伯的手有點顫抖

練箭法,他這時候多半會在大水溪下。 朱雀冷笑。 過了很久他才說。「拚命老四近來勤

次練箭。」 他若不把馬交回來,這就是他最後

個人

一個很驕傲的少年人

的一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人巳離開這間屋

六絕老叟

要找并命老四的箭法,却似乎並新靶距離並不算太遠。 找拚命老四這個人,也不困難。 (找大水溪這個地方,並不困難。 命老四果然就在大水溪下練箭

射了三箭,才有一箭射中靶子 拚命老四的箭法,却似乎並不太好

漢子 拚命老四是個身材高瘦,臉孔狹長的

H12

,却看不見馬。 昔日駿馬羣聚的馬場,現在竟然變成

了一個養豬的地方!

豬和馬都是畜牲。

是一 匹馬。 但現在朱雀需要的並不是一頭豬 ,而

幸好那裏雖然沒有馬,但樂伯仍然住

在那間不大不小的石屋裏。 朱雀看見樂伯呆楞楞的坐在屋子中。 「樂伯!樂伯!」

上次朱雀看見樂伯的時候,他是個滿

臉笑容,看來相當樂觀的老人 但這時候,樂伯彷彿蒼老了,也憔悴

你來了?」 朱雀道。「我是來買馬的。」 他看見朱雀,似是强顏一笑。「小朱

嗎?」 樂伯苦笑答道•「你看見這裏還有馬

朱雀搖搖頭。「那些馬好像都已變成

樂伯道。「不錯,大概連老夫都快要

變成一頭豬了。」 朱雀一怔。

「怎會這樣的?

,直到瓶子裏的酒巳點滴全無的時候 樂伯忽然從桌上抓起一瓶酒,拚命的

朱雀道•「這是甚麼道理?

樂伯苦笑••「拚命老四幾時會跟別人

形容

這個字就是「兇!」

還更兇悍的狠勁。 任何地方,都可以拚出一股比豺狼野豹他是個很兇悍的人,無論在任何時候

也很鋒利。 雖然他的箭法欠佳 ,但拳頭却很硬

豬還更困難。 要說服他這種人,無疑比馴伏一條野

訓 他只是打算來給這個人一個難忘的教 但朱雀並不打算說服他

但就在這時候,箭靶前忽然出現了 拚命老四巳準備再射一箭

個少年人在向他的箭術挑戰 這少年哂然一笑。「箭靶太細小,拚命老四却大喝。「滾開!」 拚命老四本巳瞄準箭靶 但現在,他看不見箭靶,只是看見這

字? 我身上試試。」 你的箭術,恐怕是很難命中,倒不如射在 拚命老四冷冷地說道。「你叫甚麼名

接着,「崩」的一 他閃得眞快! 我會爲你立碑 一聲 ,一箭射出

但很奇怪,當他到達這座馬塲的時候 肥胖胖,那麼就會把所有的豬宰掉。」 講道理?他命令我,若不把這些豬養得肥

却算足一百隻。」 朱雀道。「豬本就是給人宰吃的。」 樂伯道。「他們給我九十九隻豬,但

樂伯吸了口氣,揉了揉眼睛。

「當然是拚掉拚命老四的老命!」

「辨誰的命!」

「年輕人,你坐下來!」

「換而言之,他們若要宰豬,就要宰

不是把我當作第一百零一隻豬?」

「坐下來又怎樣?」朱雀冷笑,

「不是第一百零一隻豬,而是第一隻

「你說甚麼?」

口,恐怕那九十九

足一百隻?」 「那麼第一百隻豬在那裏?除非有豬 「不錯。」

生下 「生小豬?」樂伯嘿嘿一笑:「你幾 小豬出來……」

時聽過雄豬會生小豬出來的?」 「甚麼?」朱雀本來想笑,但看見樂

部都是雄豬?」 伯這副樣子,却又不忍笑出來,「這裏全

時候,第一百隻豬在那裏?」 來,那麼我發誓把牠活吞進肚子裏。」 「那麼,當拚命老四要宰一百隻豬的

樂伯苦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是誰說的?」朱雀聽到這種事 「我也是其中的一隻。」

朱雀很快就放開了手。

牆,竟然給壓凹下去

但這塊石牆已穿了一個深深的洞。

不住生氣起來。 樂伯又是一陣苦笑。 「當然是拚命老四。」

,誰叫我不懂武功,只好任人魚肉。 朱雀跺了跺脚。 「這世間上,本來就是弱肉强食的世

界 「那混帳的拚命老四在哪裏?」

樂伯瞧着他,似是吃了一驚。 「小朱

他打算把這支箭接下來,然後一朱雀本來沒有閃開這一箭的打算 折爲

但當箭射出的時候,他却不能不閃

對於這個人的箭術,他可說是視同兒

他已看過拚命老四的箭術

戲

,而是從朱雀背後射過來的 背後有人突施冷箭。 因爲這一箭,並不是由拚命老四射出

見的高手。 朱雀雖然還年輕,但却已是個世間罕

絕不等閒的强弓。 射出這一箭的人,必是高手 憑這一箭的破空响聲,他已判決出 所用的必是

假如說,從背後怒射過來的一箭厲害這一箭,更是大出朱雀意料之外。 他總算閃開這一箭。既不能接,只好閃! 這一箭萬萬不能接!

有利的時候才出手。 那麼拚命老四這一箭,更是厲害百倍! 它不但急勁,準繩,而且還選擇了最

但對於這一節,竟然再也閃避不及。朱雀能閃開背後的一節,已很不錯。

必中朱雀咽喉

急射過來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道烏光同時這是絕對致命的一箭!

這要命的一箭,居然給這道烏光一擊

「假如你能够在這裏找出一隻母豬出 ,忍 固的石 也不粗糙,就像個讀書人的手 隻豬和我還未被宰掉,你就已經給人斬開 惡魔,無疑是送豬入虎 豬! 沉,很可怕 一塊塊,掛在肉枱上論斤斷両的出售! 「我的屋子給你弄壞了!」樂伯摸着額頭,呆了半晌,才突然道 朱雀瞧着他,一雙眼睛忽然變得很深 樂伯長長的嘆了口氣••「你若去找那

這隻手皮膚皙白,很秀氣,看來一點

他突然伸出右手。

但當這隻手按在石牆上的時候,

那堅

變成另一條好漢。 補妥當,但你的頭若是給人當作豬腦般砍 刀,那麼你最少要等十八年後 但是朱雀接着說的說話,更是出神入 樂伯又聽得有點出神。 朱雀冷冷一笑。 「屋子破了一個洞,很容易就可 以修

大概可以現身了。 拚命老四面色一 一人淡淡笑道: 「金四郎 他大喝! ,你的手下

他們都看見了一個藍衣人。 這人的衣着很隨便,臉上的神態好像 朱雀也是爲之一楞 拚命老四目光一亮

對世間上任何事物任何事情都絕不在乎 這柄刀也像是他這一個人的衣着一樣 他腰間有刀

隨隨便便的斜掛在腰間 對於衣着和刀,這藍衣人都似乎毫不

重視

會把腰間這柄刀丢掉。 最少,他絕不會不穿衣服,也絕對不 但其實,却絕對不然

服和刀,對於這個藍衣人都同樣重要。 我們早知道你會來,但却沒有料到,你 所以,換一個角度看來,也可以說衣 拚命老四吸了口氣,忽然說。「浪子

我性命,我就要感激你一輩子?」 和朱密使早已互通聲氣,一起到此……」 朱雀冷冷一笑。「你以爲你剛才救了 藍衣人笑道:「我却知道你是誰!」 朱雀忽然沉下臉:「我不認識他!

我反而會覺得渾身不自在。」 藍衣人仍然微笑着。 「那最好不過,你若心存感激,那麼

武宮與你聯手,相信天下間已沒有人能抗 拚命老四瞧着藍衣人,冷冷道:「唐 朱雀閉上嘴巴。

(11)

朱雀道。「北聖門裏有個金展冲 拚命老四冷笑·「北聖門 你

朱雀冷冷道。「你早已算準,我一定 拚命老四嘿嘿一笑。「不錯,我就是 ,又叫金四郎一

一口氣。」 去大山莊,也知道你一定會經過樂伯馬塲 ,也知道你一定會找到這裏來,爲樂伯出 金四郎道•「我們早已知道你一定會

藍衣人却嘆了口氣。

氣?你當我是一隻豬?甚麼都不知道?」 藍衣人道。「你知道些甚麽?你甚至 朱雀瞪着他,大聲道。「你在嘆什麼

連樂伯是個怎樣的人,都不清楚。」 朱雀道··「他是個給人迫得走投無路

朱雀道:「當然!」 藍衣人道:「你以前認識樂伯?」

之處? 見他,有沒有發覺,他這個人有甚麼不同 藍衣人道:「那麼,你現在這一次看

藍衣人冷冷道。「他當然老了,因爲 朱雀道:「他蒼老了,憔悴了

他根本就不是樂伯。」 朱雀臉色一變。

「他不是樂伯又是誰?」

冷冷道·「北聖門長安分舵舵主,六絕 「樂六絕!」藍衣人的瞳孔忽然縮小

但相貌却最少有九分相似!」老叟!他是樂伯的兄長,比樂伯大三歲,

到門, ,甚至連馬塲都已易手,他現在大概已 朱雀道·「那麼樂伯呢?」 藍衣人道。「他的馬巳全部賣給北聖

「他去廣東幹嗎?」

荔枝三百顆,這是他多年的心願。」 「吃荔枝。」藍衣人淡淡道:「日啖 「六絕老叟!」朱雀猛然大喝,「你

在那裏! 語音甫落,一人狂笑而來

瞞不過你! 咱們兄弟的事,好像連頭上有幾根頭髮都 「好一個雪刀浪子,果然不同凡响

來者是老人。

這老人正是剛才朱雀誤認爲是樂伯的他手裏有强弓,腰間還有一壺利箭。

六絕老叟! 雪刀浪子!

龍城壁是個怎樣的人。 直到這時候,朱雀總算知道雪刀浪子

但他置若罔聞。 龍城壁曾向他提出警告。

滿

現在,朱雀對顧影道長,也是極感不

四郎和六絕老叟的手下。 若不是龍城壁及時出現,他恐怕已死

在金 朱雀實在整不住這口氣。 大水溪下,殺氣瀰漫。

,狂衝而來。 驀地,一個灰袍老道,騎着一匹白馬

朱雀眼睛一亮。 他忍不住脫口叫了出

顧影道長雖然劍快如電閃,但朱雀却 但他的身子,却還是那麼矯捷。 朱雀似巳無法逃出網外。

絕命的嘶叫,最後的哀嚎。 **倏地,那邊廂金四郎發出一聲嘶叫** 劍越快,反擊之力也是越强。

於把金四郎一刀刺穿了胸膛。 龍城壁已和他戰了三十餘招,最後終

六絕老人面色驟變。

,只是江湖中人,知之者並不多而巳。原來金四郎,是六絕老人的同門師弟 「金四郎!」他大叫。

龍城壁殺了金四郎,六絕老人怒不可

朱雀的首級帶回總部,這可是一件莫大的 這本是一個誘殺朱雀的陷阱,倘若把

郎却已死在別人的刀下 六絕老人狂衝過去,他要跟龍城壁拚 但朱雀的腦袋還沒有被砍下來,金四

龍城壁冷冷道: 「你若一定要爲金四

郎報仇,現在就該馬上離開這裏,去找北 然後再向在下興問罪之師!

六絕老人怒道:「殺鶏焉用牛刀!簡

鼓鈸敲擊之聲。 但就在這時候,不遠處忽然傳來一陣 他巳蓄勢待發。

H14

這聲音雖然並不响亮,但是却清晰可

易 們暫且退下去!」 朱雀大喝道。「老混蛋,想走可不容 六絕老人臉色一變,突然大叫:

而顧影道長,也在這時候擺脫朱雀的 龍城璧沒有追趕。 但六絕老人已遠遠離去

糾纏,棄馬而逃。 X

龍城壁從來都沒有認爲這件事是很簡 局勢演變到這裏,已是異常的兇險。

單 要複雜。 這時候,他更加覺得事情比想像中還

朱雀恨得牙癢癢的。

爺和雪刀浪子的厲害!」 龍城壁忍不住笑了 「老混蛋! 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朱少

朱雀看了他一眼,忽然也笑了起來

風流密使

朱雀帶着愉快的心情,騎着一匹白馬旭日東升,陽光照耀着錦繡大地。

來到了開封府。 開封北據燕趙,南通江淮,於唐時已

極繁盛。 范仲淹評:「洛陽險固,汴爲四戰之

地,太平宜居汴,有事宜居洛陽。」 等名城。 開封是大地方,足以媲美長安、 洛陽

影道長。 來 朱雀沒有看錯,來的確是點蒼掌門顧

這掌門人竟然會在這裏出現, 這裏距離點蒼山,最少有八百里之遙

白馬疾馳而來,在箭靶側始停下 可見絕不

事 顧影道長就任掌門,是近幾個月前的 他在點蒼派, 一直都很少理事,江湖

的眼中看來,可說是一個意外。 上認識他的人,也是甚少 他忽然成爲一派掌門,在江湖一般人

有人會去追究原因。 但點蒼派的事,外人知之甚少,也沒

蒼派掌門 那時候,這位顧影道長,還未成爲點 龍城璧也認識顧影道長

犯,面目可憎」這八個字而已。 但龍城壁却一直對他沒有太大的好感。 要解釋原因,也許只能套用「雖無過 一別年餘,顧影道長很具威儀的人

突。 他製造謠言,要引起自己和大山莊衝

年輕的朱密使。 顧影道長也用同樣的目光, 他冷冷的盯着顧影道長 這算是甚麼居心? 瞧着這位

一起上 六絕老叟忽然大喝。「還呆甚麼鳥? -把這兩個不知死的小子幹掉-

道揚鑣 封,心情仍然是說不出的舒暢。 但龍城壁却不在他身旁,他們已經分 他也喜歡龍城壁這個浪子。 他喜歡開封,但說不出是甚麼理由 朱雀已非初到此地,但這時候重臨開

油炒白菜,然後就向楡林巷而去 楡林巷有妓館 他在客棧裏吃了兩斤熟牛肉,一盆豬 朱雀投店,居於徐家客棧。

開封,而是遠居於杭州。 妓館的老闆叫曾十,但他却並不住在

由他的表弟作主。 曾十的表弟是個著名的花花公子,他 曾十不在妓館的時候,事無大小

親。還沒到二十歲 賦性風流, 嗜賭好色,家中妻妾十餘人 ,就已經是十一個兒女的父

就是曾十 幸好他有一個很懂得賺錢的表哥,那 這種人的開銷當然絕不會少

曾十是大富豪。

在開封府這間妓館,他從來都沒有放

這妓館每年所賺的錢 ,全都歸這個表

任由這表弟花用 這種表哥實在是太好了 而且,曾十還經常派人送銀票到開封

曾十的表弟姓萬,名無憂。

他已三十五歲了,現在的確無憂無慮

了三十六個黑衣漢子。 一聲呼喝,大水溪前,忽然悄悄出現

朱雀瞧着他,忽然問他道。「你怕不 龍城壁淡淡一笑。「好熱鬧

句說話。 龍城壁悠然道•「我也好想問你這麼

,他們也未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笑聲未已,一支長槍巳向他迎面刺了 朱雀大笑。 「就憑這些烏合之衆,就想對付朱少

他身形迅速,出手更是快絕 朱雀縱身,閃開這一槍

雀巳在他背後拍了一掌 這黑衣漢子一槍刺空,正欲變招,朱

堂刀對付這小子一 六絕老叟又在大喝:「用鎖喉槍,地

去。 立刻就有三桿長槍,四把快刀急攻過

氣。 朱雀冷笑,臉上籠罩着一種駭人的殺

顧影道長忽然一聲長嘯,拔劍飛躍而

來

七個黑衣漢子逼退 就在這一刹那間,朱雀已把圍上來的 劍出如電,急罩朱雀 但顧影道長這一劍,却已刺向了朱雀

顧影道長一言不發,手中長劑,彷彿「顧影道長,你果然不是甚麼好人。」朱雀猛然揮動七首,同時厲聲叫道:

玉的艷妾,這兩天又怎能早起床? 這一天,他比平時遲了起床過着逍遙寫意的日子。 但朱雀却吵醒了他 這也難怪,他前天又娶了一個如花似

天而降般,忽然出現在萬無憂的床前 朱雀並未經過傳報, 而且像飛將軍從

已經死定了 「萬老小子,我若是個刺客 你現在

你來了? 萬無憂睡眼惺忪的揉着眼睛。 「小朱

連頭都縮進被窩裏。 他身旁的艷妾已嚇得面如紙白 ,急忙

萬無憂哈哈一笑。 「女人就是這樣子,看見了後生小子

就這麼羞人答答。 朱雀忽然嘆了口氣。

果然是名不虛傳。」 「我實在很佩服你,風流密使之名

?江湖上除了你之外 萬無憂瞪了他一眼。「甚麼名不虛傳 ,還有誰叫我風流密

朱雀瞧着他。

萬無憂搖搖頭。 「你現在是不是光着身子?」 「不,我從來都沒有

光着身子睡覺的習慣。」 他的確沒有完全光着身子。 說到這裏,他從被窩裏鑽出來。

,他的雙脚還穿着一對雪白的襪

飛泉軒的烏龍茶,那是萬無憂最欣賞

H15

紅裙娘子是個騷娘子

是個夢想。 真的想在她身體上打甚麼歪主意,却似乎 發狂,爲她跳樓,爲她做牛做馬,但你若 但她儘管騷得迷人,能够讓男人爲她

但紅裙娘子從來都不給予他任何的機 萬無憂巳「想」了很久。

每次她的回答都只是那句。 「你想死

茶巳由燙熱變成冰凉

遠多於盯着朱雀。 萬無憂的目光,盯在紅裙娘子的身上 朱雀沒有感到不滿。

也就不是萬無憂了 萬無憂若連女人都不看的話 ,那麼這

紅裙娘子也不時的膘他一眼

開封裏艷名四播的紅裙娘子?」 朱雀忽然輕聲對萬無憂說。 一她就是

他忽然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 萬無憂點了點頭。 小小

不是風流密使。」 朱雀皺了皺眉:「我是銀令密使 ,可

銀令密使也一樣要吃飯。 朱雀道。「和尚是吃素的,但狗肉和 萬無憂微微一笑。「風流密使要吃飯 定吃素。

猛然地,背後傳過來一陣尖銳破空聲 ,足見這位管一管絕非泛泛之輩。

競生變故後,現在已連小二都不知所踪。飛泉軒原本還算很熱鬧,但接二連三

朱雀急轉身。

的胆子

朱雀後退三尺

了過來。 但見一道青芒,其快如電般向自己射

在這極短暫的時間裏,只要朱雀微一 這僅是一彈指間的事。

似人,鬼不似鬼的婆娘助拳,又算是一對

他瞧着管一管。「你是仗着這個人不

巳全身顫抖

只聽得管一管發出一下失聲驚呼,人

一公平决鬪嗎?」

管搖搖頭:「你是誤會了,管某 她要殺你,與我無關!」

不認識她,

運疑,他立刻就已經是個死人。 但他絕未遲疑。

在此驚鴻一瞥間,他忽然心頭一陣窒 一看之下,那原來是一枚玉釵。朱雀以匕首擊落了一枚暗器。

又怎會知道她是誰?」

管一管道: 「我早巳說過,不認識她

朱雀怒道:「她是誰?

因爲他看見了一張恐怖已極的鬼臉!

息的感覺。

來

這

「女鬼」却突然開口:

「我是陰來

副樣子?

這是甚麼掌力?竟然可以令人變成這

朱雀神色一變。

朱雀道:「陰來來?」

他從來都沒有聽過陰來來這個女人的

响

他忽然仰天倒下去,發出

一种

然聲

管一管的臉上再也沒有半點表情。

他也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鬼的存在。

名字。

所看見的這張臉,必然是屬於鬼的臉孔無 但倘若世間上真的有鬼,那麼現在他

兔子忽然聽見了豺狼在嘷叫。

他突然一聲不响,掉頭便走,就像是 但管一管的臉色却已忽然變了。

如此可怕的武功。

他從來都沒有遇上過這麼恐怖的女人

金子。」

朱雀連呼吸都屏息下來。

他只希望陰來來殺了管一管之後,就

他的人雖然肥胖,但却溜得比冤子還

離開這裏。

但他失望了

爆裂,而剩下的左眼,却像是死魚眼睛一 頭上,臉龐上的一雙眼睛,其中一隻已經 只是一 那是一 把灰白的頭髮,披散在她的 個女鬼。

般, 毫無生氣。 她的嘴唇,大半邊已爆裂,但下唇右 她的鼻子,疤痕縱橫。

的面前。

是奔馳中的豺狼般,幌眼間巳攔在管一管她雙肩似乎全未幌動,但一雙腿却像

來

「你就是朱雀?」

「是的。」

「你可知道,剛才那支玉釵

,價值多

陰來來沒有走,而是迎面向着朱雀而

可是,他一動,陰來來也動了

過嘴唇,吊着走來走去? 却還吊着一枚巳變綠的銅環。 這是甚麼玩意?居然會有人把銅環穿

死!

H16

有一塊可口香滑的狗肉,只是…… 朱雀道:「只是吃不到口是不是? 「你若是個狗肉和尚,那麼這裏就正

感。

「管一管」的中年人,會是個甚麼俠士。

他忍不住說:「你爲甚麼要擋住我的

朱 朱雀聳聳肩。「這種事,除了你自己 你一向足智多謀,有甚麼妙計?」 「正是這樣,」萬無憂苦着臉,「小

難熬,說不定我快要相思成病,死在開封 萬無憂嘆了口氣,說道:「眞是心癢 ,又有誰能帮你的忙?」

了 朱雀冷冷一笑: 「這倒是天下奇聞

你居然會爲女人想得要死。」 萬無憂道:「你還年輕,懂個屁!」

麼你問計於我,豈非等於問路於盲?」 朱雀道。「只怕我連個屁都不懂,那 萬無憂嘆息一聲。

這騷娘子的芳心。」 朱雀眉頭一皺。 「我甚麼法子都用過了,就是打不動

「你有沒有用過『英雄救美』 這 一招

時候,說不定…… 「幹一齣戲,讓你去扮演大英雄 ,那

你的意思是……」

却永遠都是那麼有效。」 說到這裏,萬無憂忽然臉色一變。 「好計謀!雖然這法子已很古老 ,但

管

因爲在這時候,飛泉軒外忽然衝進了

穿黑衣的人並不足以讓人側目。 令人側目的,是這黑衣人的臉上,戴

着一 這面具令人覺得有一種說不出詭秘之 副金光閃閃的面具

義中人應守的本份。

女鬼般的婦人究竟是怎樣出手的。但在這刹那間,他竟然沒有看出 管一管的臉龐上。 朱雀的眼力一向自負不差

他下手的對象,居然是紅裙娘子 他身形快,出手更快 他來的時候,幾乎就像是一支快箭

,以二對一,就是不公平。」

朱雀搖搖頭。「我還是不明白閣下的

管一

管悠然道·「以一對一,是公平

但在大多數的男人眼中看來, 紅裙娘子是飛泉軒的老闆娘

管

管說道。

「我的意思,是說由

涎的並不是她的財富, 萬無憂猛然一凜,忍不住問朱雀。 這黑衣人莫非是個採花淫賊? 而是她的美色

> 若你也加入追捕採花賊的行動,那麼是以 先生一個人去追那採花賊,那是公平,但管一管說道。「我的意思,是說由萬

酒不喝,丢開佳餚不嚐,也要阻住你的去 二對一!就不公平,所以,我只好放下好

朱雀搖頭。

這厮是不是你故意安排的?

萬無憂臉色一變。 「這絕不是我的把戲……」

人抱起,從一個窗戶飛掠出長街 朱雀也待追上去,忽然一把寒光四射 萬無憂急展輕功,狂追不捨 這時候,紅裙娘子巳被那個豪面黑衣

利,更珍貴。」 功不弱,而且你

,比我這一把更鋒 「我知道你的武 此混帳的說話

他簡直從來都沒有聽過如此荒謬,如

朱雀呆住

管一

管又在微笑道。 而且你的七首

知道,還擋住朱少爺的去路,豈不是活膩知道,還擋住朱少爺的去路,豈不是活膩

瞇瞇的瞧着自己 的七首,攔在他的面前 只見一個肥肥胖胖的中年人,正在笑 朱雀神色一變。

無論遇上任何不公平的事,都非要插手 管不可一 這人微笑着,說。「我姓管,名一管

已經活膩好了。

管皮笑肉不笑地說:

「你就當我

朱雀怒道·「既然如此

,休怪朱少爺

鬼臉女人

管的臉龐上疾刺過去。

他的匕首巳在刹那間亮出

且向管

管一管輕側身, 閃開

「身手果然不賴。」

但朱雀看來看去,絕不認爲這個自稱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本來就是俠

從對方這輕輕一閃,即能閃 朱雀陡然一凜

,這 說。 釵 「這玉釵怎可能值十萬两金子?」

他

朱雀呆住,忍不住瞧了瞧地上那支玉

金子就是十萬両金子,誰敢說不值,誰就

朱雀只好閉上嘴巴不說話

陰來來終於緩緩地放開了手 他竟然全無還手之力。

血色甚至連頰上肥肥胖胖的肉也不見了。 但却彷彿像個乾癟了的柑子,旣沒有半點 **管一管的臉龐,沒有變成血肉模糊** 算? 現在這支玉釵已被你弄毀,這筆帳該怎樣 只聽得陰來來又冷冷的接着說道。

朱雀差點沒跳了起來

在這裏嗎?」 「剛才我若不把它擊落, 現在還能站

不管,但這支玉釵,你不賠就沒命。」 陰來來道: 朱雀道。 陰來來道。「你是站着還是躺着, 「我沒有十萬両金子。」 「我也知道你沒有十萬両 我

我?」 朱雀道。 「那麼妳現在是不是要殺了

你肯聽我的說話,我可以饒你不死。」 朱雀連忙搖頭不迭。 陰來來搖搖頭。「那倒不一定,只要

以聽,妳的說話却是聽不得,依不得!」 陰來來怒道。「爲甚麼我的說話聽不 「這個萬萬不能,甚麼人的說話都可

·依不得?」

微笑。 床去,豈非比要我的腦袋還更要命?」 朱雀眨了眨眼睛。「妳若要我跟你上 陰來來臉上的怒容突然消失,居然在 只不過她這種微笑,也未発是太恐怖

「那麼我現在不妨告訴你,是黃金十

陰來來突地一聲沉喝。 陰來來突地一聲沉喝。「你——找 「郝鈞夫在哪裏?」 少?」

她突然伸出黃蠟般的手

,閃電般印在

X

萬両。」

「不知道。」

那簡直比鬼夜哭還更令人難受。

在我面前, 「別人說你胆色不凡,果然不錯,連 也敢說這種說話。

H17

朱雀一挺胸膛,大聲道。「拚將一死

陰來來怪笑一聲,忽然衣袖一揚。 何况朱少爺未必就見得不是妳敵手!」 朱雀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陰來來桀桀一笑。「有種」 有種!

匕首急刺陰來來的右腰。 這一着,有如天馬行空,又有如驟雨 朱雀急忙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突然

遲緩。 已足以讓一般武林高手爲之心胆俱裂。 撲至,單是從匕首散發出來的那股銳氣, 陰來來出手雖快,但身形却似乎畧嫌

被人所制,就像是忽然給一隻巨蟹鉗住 那知就在這刹那間,朱雀的右腕突然 朱雀的匕首已刺進陰來來的衣衫。

一陣奇痛,使朱雀不得不鬆手

陰來來的手掌,也同時印在朱雀的臉 匕首巳跌落在地上。

上!

比 ,中人欲嘔。 陰來來的樣貌恐怖,手掌更是腥臭無

這種感受,可說是他自出娘胎以來, 朱雀在那刹那間,眞有魂飛魄散的感

嘆一 聲,想不到自己也遭遇上同一命運, 他想起了管一管慘死的形狀,不由暗 第一次遇上。

死在這妖婦之手。

巳是一段悠長的歲月。 時間並不長久。但對於朱雀來說,這彷彿 陰來來這一掌,停放在朱雀的臉上的

朱雀忍不住立刻彎下了腰,狼狽地嘔 陰來來的手掌終於放開了

吐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朱雀忽然發現

這件怪事是一 件怪事。 自己還沒有死一

「不公平」。 倘若管一管還能說話,他一定會大呼

裏 他中了陰來來一掌,很快就掉進地獄

的臉頰。 只是嘔吐一番,沒有步他的後塵。 朱雀停止了嘔吐之後,立刻摸摸自己 朱雀同樣也是中了陰來來一掌,但却

他臉上的肌肉沒有少掉一両。 一摸之下,鬆了口氣。

來 他不禁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瞧着陰來

想幹得這麼絕, 緩的說道·「我可以隨時殺了你,但却不 陰來來的目光却注視遠方,半晌才緩 因爲你還年輕。」

不捨得殺我?」 朱雀道:「就是因爲我年輕,所以妳

命。 意聽從我的話,我絕不會隨便結束他的生 陰來來道:•「對於年輕人,只要他願

毒。」

以絕對放心的。」 陰來來淡淡道:「還有一點,你是可

人上床!」 「除了我的丈夫,我絕不會跟任何男陰來來的目光忽然一轉,盯在他的臉 朱雀奇道。「是甚麼事?」

但他却又在担心另一個人。他担心的事似乎少了一件。 他在担心剛才追了出去的萬無憂 朱雀鬆了一口氣

中原雙絕

是輕浮的花花公子。 毫無疑問,萬無憂平時給人的印象

看來絕不會有甚麼專長的本領。 也許他最大的本領,是很能討女人的 這種靠表哥妓館維持自己生活的人

這位花花公子絕不是一般的紈袴子弟。 那蒙面的黑衣人,挾着紅裙娘子,直 但倘若有人看見他的武功,就會發覺

向開封府外疾馳而去。 這人輕功之高明,恐怕連開封府吳氏

有甚麼人能追得上這蒙面黑衣人。 鏢局的總鏢頭飛君子吳鴻星也比不上。 換而言之,在這塊地方上,已幾乎沒

但萬無憂却能跟得上。

朱雀道•「原來妳的心腸還不算太狠

也一定要追上這神秘的黑衣人! 爲了紅裙娘子,他就算跑斷了一雙腿

在一爿草原上,黑衣人終於停下來

中 現在,萬無憂巳墮進了這可怕的陷阱 紅裙娘子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這本來就是個圈套。

但却遍尋不獲。 朱雀跟隨着陰來來,到處找尋萬無憂 天色已漸黯淡。

憂的下落。 直到夜幕已完全籠罩開封的時候 不知何故,陰來來居然也很關心萬無 ,他

們才知道了一個可怕的訊息。 在開封府外,發現了一個死人。 這人正是風流成性,妻妾如雲的萬無 這死人的身上,還插着兩桿鐵槍

憂!

朱雀很悲傷。 萬無憂眞的死了

多少杯酒。 他沒有哭,沒有流淚,但却喝了不知

得天昏地暗。 陰來來居然沒有再跟着他,任由他喝

等到他清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

正躺着徐家客棧的房子裏。 他又看見了陰來來。 他躺在床上,幸好陰來來只是坐在門

別的男人上床。 看來,這可怕的女人真的不會輕易和

這當然是值得朱雀暗中吁一口氣。

就像是丢掉一個爛包袱 他把紅裙娘子丢在草地上,那種姿勢

黑衣人冷冷一笑。「這句說話,正是 萬無憂厲聲叱喝。 「你是甚麼人?」

王法? 竟然敢在開封擄刦良家婦女,難道你不怕 萬無憂面露笑容•「光天化日之下

從來沒把王法這種滑稽的事放在心上。」 來很少管到甚麼王法,尤其是在下,更加 堂堂王法,在這種人的口中,居然變 黑衣人似是乾笑着:「武林中 人,向

成了一種「滑稽的事 萬無憂冷冷一笑。「好一個不怕王法

的淫賊!

黑衣人似是在瞪着他 「你在罵我是淫賊?」

萬無憂冷冷道:「證據確鑿,豈容你 黑衣人突然大笑。 「荒謬!荒天下之大謬! 「擄刦良家婦女,還不是淫賊?」 「你憑甚麼認定我是個淫賊?」 「當然是在罵你!」

丈夫帶着妻子出外,也算是淫賊了?」 黑衣人笑聲陡落,道:「如此說來

娘子 的丈夫!」 黑衣人冷笑不語 萬無憂振振有辭··「但你却不是紅裙

只見紅裙娘子像是搖風擺柳般 ,緩緩

突聽一陣嬌笑之聲從草叢中傳出

萬無憂一怔。

道自己的舌頭很長,又長又重。 乾坤有多大,他也茫然不知。他只知 他只知道自己的頭很大,也許比乾坤

現在,日月是長是短,朱雀已經不知

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還大一萬倍 他不是第一次喝酒,也不是第一次喝

在唐武宮中偷偷喝,而且還醉過好幾次 來沒有醉得這麼厲害。 但他從來都沒有喝過這許多酒 當他還是黃毛小子的時候,就已經常 也從

已竭盡全力,但仍然找不着萬無憂! 其實,這也是無可後悔的事,根本他 他只是後悔沒有及早找到萬無憂。 雖然這樣,他還是沒有後悔

若不是管一管出手阻攔

算來算去,最可惡的,還是那個管一

也必已像萬無憂一樣,死得不明不白!」 他耳朶邊响起。「若不是管一管,你現在但他才想到這裏,陰來來的聲音已在 朱雀楞住

從床上爬下來,問:「妳究竟是誰? 雖然他的頭又大又疼,但他仍然勉强

「陰來來。」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名字

「那麼,你可曾聽過『中原雙絕』之

雙絕之一。 雙絕之一。 「中原雙絕?」 朱雀一凜 ,就是中原 他知道

H18

是下流,你老是跟着咱們夫婦,總不成是 看上了我罷?」

道萬公子風流成性,所謂風流,其實也就

黑衣人冷冷道。「在開封,有誰不知

「你嘴裏乾淨一些好不好?」

萬無憂目光一閃,怒道。 「我就算看

> 上了一頭公牛,也絕不會看上你!」 黑衣人道:「這就是了,來來去去

笑得很甜,很迷人

一誰說我不是他的妻子?」她在笑

但她的說話,却令萬無憂爲之嚇了一

這一次算了!算了! 花有主,常言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就算 不知者不罪,他又不知道奴家原來已經名 你還是在打着我老婆的主意。」 他本來是個採花淫盜,看在奴家的臉上, 紅裙娘子「唷」的一聲:「當家的

萬無憂吸了口氣,差點沒有給氣破了

都對我很有點意思,可惜你家裏的女人太 勾勾的盯在萬無憂臉上:「我知道你一向 衣人的身旁,但一雙銷魂蝕骨的眼睛却直

妻妾如雲,我怎吃得消?」

萬無憂呆了一

他看見紅裙娘子風情萬種的依偎在黑

後 ,却居然搖身一變,自己變成了淫盜! 他本來是在追拿採花淫盜,但弄到最

不會是個好東西,但現在本公子已沒有興我知道你絕不是紅裙娘子的丈夫,也絕對 趣理會你們的事,所以,再見!」 萬無憂瞪了黑衣人一眼,忽然說。

是我的丈夫!

「妳在說謊!」

「甚麼採花盗?我已說得很清楚,他

「他是一個採花盜,那是人人得而誅

「他是誰,你管得着嗎?」

他……究竟是誰?」

以解釋的理由 它已代表了一切可以解釋或者是不可 這是一句很玄妙的告辭說話 「所以,再見!」

一笑,「撒這種謊對我有甚麼好處?」

「我爲甚麼要說謊?」紅裙娘子吃吃

萬無憂的額上已淌出了汗。

棍 ,碰了一鼻子灰 無論如何,他現在總算是捱了一記悶

加自討沒 到了這種情况,再磨菇下去,只有更

耗子,多管閒事了?」

「既然妳這樣說,那麼剛才我是狗拿

「當然是真的!」

「是……是真的?」

你並不像狗,但却像個採花淫盗。」

萬無憂臉色一變。

黑衣人冷冷一笑·「說實在的一句

一聲「再見」 ,他的身子已折回開封

兵 到開封,實在並不容易 因爲在這爿草原裏,早已經埋藏着伏 但他才離開五六丈光景,就發覺想回

陣法,攔住了萬無憂的去路 個灰衣人,十桿鐵槍,組成了一座

是誰。 但中原雙絕另一人,他却不知道究竟

絶。 ,沉聲道:「我和你外祖父,就是中原雙 陰來來的臉上籠罩着一層冷漠的神色

「外祖父年紀比妳大! 「大六歳!」

經超過七十?」 「六歲?那麼妳現在的年紀豈不是已

「不,只是看來的確不像…… 「難道你以爲我很年輕?」

不是真的?」 說我外祖父曾經愛上一個江湖女飛盜, ,很多事情都不會明白。」 朱雀楞了一陣,忽然大胆的問··「聽 陰來來嘆了口氣:「孩子,你還年輕

忙道··「我也不知道,這……這好像只是 朱雀給她臉上可怖的神態嚇了一跳, 她忽然瞪着獨眼怒道:「誰說的? 陰來來聞言,陡地全身猛然一震。

定不得好死!」 這些都是一派胡言,說這種謠言的人, 道聽途說,看來不大可靠……」 「當然不可靠!」陰來來喘着氣,「

朱雀連連點頭

種必要嗎? 但他却說·「妳好像太緊張了 ,有這

張,我又不是那個女飛盗……」 陰來來似是有點茫然。「我怎麼會緊

女飛盗這件事存在?」 說到這裏,她已有點前言不對後語。 朱雀沒有放鬆,立刻追問••「真的有

孩子,我就是那個女飛盗……」 過了很久很久,她忽然長嘆一聲。「

朱雀怔住。

們當然不可能在一起生活。」 祖父是個好人,但我却是個壞女人,我陰來來吸了口氣,慢慢的接道。「你 朱雀好像已很瞭解。「前輩,我明白

是不是一個壞女人?」 ,世俗之見,本來就是那末殘酷,那末無

那時候,我還暗中罵妳是個妖婦!」 朱雀點點頭。「初時,我的確這樣想 陰來來似是凄然一笑…「看我現在這 簡直就比鬼還難看。 我還暗中罵妳是個妖婦!」

陰來來嘆息一聲,忽然問:「你父親」數也不壞,而且很有正義感。」 朱雀道。「但我現在却認爲,妳的心

呢? 朱雀神色黯然。「死了。」

豪之處,那麼死又何憾? 陰來來也是神色黯淡。「人總是難免 ,只要活着的時候,能有一些值得自

處嗎?」 朱雀道:「前輩,你可有值得自豪之

我還沒有任何事是值得自豪一番的。」 陰來來搖搖頭,說。 直到現在寫止 朱雀道:「将來呢?」

得自豪。」 你外祖父消滅北聖門,那麽這件事就最值 陰來來默然半晌,道·「我若能協助

能消滅北聖門的!」 朱雀長長吐出口氣,說:「前輩一定

這一次到開封,最大的目的是甚麼?」 而是佟翔天!」 他咬着牙:「我要找的並不是萬無憂 朱雀的眼睛忽然紅了。 陰來來道:「找萬無憂?」 朱雀道:「找一個人。」

見子?」 「佟翔天?是不是雲霄一劍佟飛鶴的

「他在開封?」

他 一直都和郝鈞夫在一起!」

「不錯,我要他死,慢慢的死,受盡 「前輩也想找他?」 「郝鈞夫是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

滿怨毒之意。 痛苦才死!」陰來來的聲音,忽然變得充

陰來來的聲音更肅殺。 「前輩好像很痛恨這個人?」

會不會爲他報仇?」 培出一名弟子・但却給人用詭計毒殺、 朱雀立刻回答。 她說:「你若花了三十年時間,才栽 一定會! 你.

,它就絕不會被除下-這是我自己穿上去的,那鉤夫一日不死 陰來來忽然用手一拉嘴唇下的銅環:

天雷神斧

暮春雨綿綿。

在一座用白石砌成的水池旁,坐着了

紅裙娘子道•「這人和陰來來有關係

人? 紅裙娘子間道。「他是陰來來的什麼 雲大官人道•「不錯。」

上一口。

她就是讓萬無憂掉進陷阱裏的紅裙娘

容貌永遠保存下來。」

紅裙娘子道••「人老了,又有誰能把

她穿着一條很美麗的紅裙子

會很想一親香澤,甚至在她的臉上用力咬只要是生理機能正常的男人,恐怕都

過

,她年輕時很漂亮。」

嗎?

雲大官人道。「但她現在已變得很難

看

毛病

雲大官人的眼睛沒有瞎,也沒有半點

貌?

醜

,並不完全因爲年華老去。」

紅裙娘子目光一閃··「她被人毀去容

雲大官人道。「但陰來來現在容貌奇

他早巳看見了這花枝招展、身材婀娜

多姿的女人

久。

雲大官人還是一言不發。

到了最後,紅裙娘子忍不住首先說:

可侵犯的。

北聖門門主,在門下中人看來,是不

她是北聖門的一份子。

「大官人,你是不是很煩悶?」

雲大官人終於轉過臉,凝視着紅裙娘

來來已經逝世,誰料到她還活到現在。」雲大官人嘆口氣:「我們一直以爲陰

他們甚至不敢胡亂提及門主的一切。

紅裙娘子道。「她的容貌又不是大官

活色生香的美女,而是一條母狗。

紅裙娘子在雲大官人的身旁,站了很

字

紅裙娘子吸了一口氣,不敢再說半個

「本門門主。」

「是誰下的辣手。」

但他沒有動,彷彿走過來的不是一個

雲大官人緩緩道•「我殺了他。」 紅裙娘子道•「後來怎樣?」 聽到這裏,紅裙娘子的臉色也變了 「唯一的弟子。」

他就是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郝鈞夫! 這位雲大官人,其實並不姓雲。

殺氣瀰漫,開府封籠罩着一股不尋常

的氣氛。 飛泉軒的紅裙娘子雖然「忽告失踪」

但却仍然照常營業。

一個兇神惡煞般的惡漢。他叫藍砍。 現在主持業務的,並不是女人,而是

樣,以砍柴爲生。 夫。他二十歲之前,也是和祖父,父親一 藍砍的父親是個樵夫,祖父也是個樵

却比祖父和父親多了兩種嗜好 但這種工作,賺錢極其有限,而藍砍

已經把萬無憂弄掉了。」

紅裙娘子點點頭。

「這淫漢一直都在動我的腦筋,但他

勁

人毁掉的,怕甚麼?」

她說出這一句話之後,也覺得大不對

他終於輕嘆一口氣,說••「妳是不是

却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

舊酒 那是賭和吃喝。 他喜歡最好的美食,喝最香醇的陳年

望。 以砍柴爲生,當然是無法滿足他的慾 這全是最花錢的嗜好。

於是,他在友人的推薦下

一個杏袍中年人。

人花錢的地方。 這裏是錦冠台,是開封府裏最能讓用

這中年人,錦冠台的人都叫他雲大官

受歡迎的人物。 ,財帛之豐裕,連他自己都算不出來。 這種闊客,當然是錦冠台上上下 雲大官人是個富商,據說他產業之多

呆坐如故。 麗的衣裳。但他好像一點也不在手, 綿綿春雨,巳沾濕了雲大官人一身華 仍然

她是錦冠台裏,最能討五人歡心 和她在一起時,無論作 昨夜陪伴着他的,是鶯玉兒

憂愁,都會被她一颦一笑,拋諸九霄雲外 然而,雲大官人現在彷彿

她悄悄的退了出去 黨正見沒有打擾他

鶯玉兒離去不久,忽然又出現了另一

却似乎更具有別一種姓人的魅力 她的眉像新月,彎彎的。 選玉兒無疑已很令男人心動 她的確是個很美很美的女人

她的眼睛很靈,又圓又大又明 她的嘴唇雖然略厚,但却充滿着一 種

成熟的風韻,整個人看來就像個熟透

色的殺手,每年死在他利斧的高手,爲數不到五年時間,藍砍巳成爲一個很出 但砍人却剛好相反。

時候,遇上了三十年前名噪天下的斧王艾 原來他在十五歲那年,在山上砍柴的

若凡。 艾若凡的天雷十八斧,早已馳名武林

,他能够成爲一代斧王,當然絕非偶然。 艾若凡生性淡泊,不驚名利,雖然身

懷絕藝,但却從不恃藝欺人。 柴,不知如何,居然誤闖虎穴 那一次,也是合該有事,藍砍上山砍

撲而至的猛虎相比。 藍砍週虎,初時想跑,但又怎能和疾 當時的情况,險極了

到那裏,而這頭比公牛還大的猛虎,已撲,只聽得一聲怒嘯,藍砍的斧頭已不知弄 在他的身上 他情急之下,只好揮斧, 然而,他根本就不是這頭猛虎的對手

但他却很幸運,恰巧艾若凡途經此地 藍砍自份必死。

見狀立刻揮動利斧, 但藍砍却看得很清楚,佔上風的並不 人虎惡戰,雙方鬥得難分難解。 砍殺猛虎。

是猛虎,而是這個不知從何而來的老者 終於,猛虎被殺,藍砍檢回了一條性

法 艾若凡臨走之前,還傳授了他九式斧 當時藍砍還不知道這九式斧法是甚麼

子。」。學白衣,唇上蓄着一撮小鬍

H20

「陰來來是甚麼人,相信妳也曾經聽說過

「不錯,」雲大官人吐出口氣,道:

前,開封府曾經出現過一個神秘高手,他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接道:「在兩年

是不是指陰來來在開封出現?」

但現在我們却遭遇到更大的麻煩。 雲大官人道:「這件事妳雖然幹得不

定都要大大的遭殃。」

雲大官人忽然嗆咳。

恨北聖門主,那麼北聖門所有的人,說不

陰來來是心狠手辣的女魔頭,她若憎

紅裙娘子目光閃動:「大官人言下之

杯,在醉中舞斧,才給一個武林名宿認出 來歷,直到二十歲那年,中秋,他多喝幾 雷神斧的上半闕。 ,這九招斧法,正是斧王艾若凡十八式天

時份,再教導藍砍練習內家氣功。 且又已有了武學根底,一時興起,於夜深 自此之後,藍砍武功大進,成爲一個 這位武林名宿,見藍砍人材出衆,而

出色的殺手。

殺手,他一定不會傳授這九式斧法。 昔年艾若凡知道藍砍會變成一個冷血

那麼他現在很可能馬上趕到開封,親手把 倘若他知道藍砍後來更加入北聖門

但現在,艾若凡的下落,已沒有人知

武林種下了禍根! 他也不知道昔年一念之仁,其實是爲

改邪歸正

於舵主郝鈞夫。 藍砍在北聖門第九分舵中,地位僅次

由北聖門總壇調派到開封府的。 ,但却是並不隸屬於第九分舵,而是直接 至於紅裙娘子,她雖然是北聖門中人

在開封府的地位和實力。 她負的任務,是協助郝鈞夫,鞏固他

紅裙娘子幹得很出色。

她甚至兵不血双,就把唐武宫的風流

對於萬無憂,藍砍一直恨之切骨。 但貪花好色,却是他的致命傷。 其前萬無憂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因爲藍砍最喜愛的一個女人,現已成

爲萬無憂的妾侍。

他常在自怨自艾。

,還要到處拈花惹草。 ,但別人却像是唐伯虎一般,三妻六妾「老天太不公平,俺連一個老婆也沒

有

他甚至快要給醋淹死了

憂却死在紅裙娘子的裙下 藍砍沒有被醋淹死,但風流密使萬無

不二之臣」 萬無憂絕不會是任何一個女人的「裙

他開懷暢飲,祝賀一番。 他實在是愉快極了。 ,藍砍很高興。

現在,在飛泉軒裏,他代替了紅裙娘

(11)

你說該多珍貴?但藍砍却像是牛喝水般 口氣就喝掉了三罎。 從西域白馬城運到開封的香麥小酒

臭又腥的氣味 但他忽然在酒香之餘,嗅到了一陣又

陰來來的手掌 他馬上看見一隻手掌 藍砍放下巳差不多空空如也的酒罎

無論是誰,無論他的胆子有多大,倘

她的模樣固然可怕。

亡 她的一雙手掌,更是代表着邪惡和死

如其來的手掌嚇了一跳 藍砍胆子不算細小,但仍然給這隻突

他想避開這隻手掌。

但他避不開。

着藍砍一 藍砍在鶩怒中,忽然摸出一把利斧

他揮斧,要把這隻可惡的手掌砍下。 可是,這一次他的九式斧法不靈了。

掌巳捏在他的右腕上。

友的神鷹谷?」

陰來來盯着他:

「是不是昔年神鷹七

他剛才所喝的酒,現在都已化爲冰冷 藍砍神色大變。

他額上滿是冷汗

·妳……妳就是陰來來?……」 你看我像不像陰來來?」 你叫藍砍?」

「你的老朋友,就是死在我手下的

若忽然間看見陰來來,都一定會吃一驚。 縱使只是看見她的手掌,也是一

這手掌就像是經過鬼神的詛咒,緊纏

斧頭掉在地上,他的右手也從此被廢。

的汗水

他全身都是冷汗。

「是的。

聽說管一管是你的老朋友。」

下的銅環•「郝鈞夫在哪裏?

陰來來皮笑內不笑,忽然拉動着嘴唇

「我不說假話,我說的每一句

,都是

他的斧頭剛劈出,這隻又腥又臭的手

顆腦袋遲早不保!」

陰來來冷冷道。

「你若敢騙我 「正是哪裏。」

,你這

藍砍連忙點頭・

妳一定是陰來來……一定是……」

你現在是不是很想為他報仇?」

會動手殺人。」 惡劣,只要有人在我面前說半句假話,就 陰來來冷冷一笑。「我今日的心情很 「不!絕不

」藍砍已鬥志全消

眞話,絕對不假!」

鷹谷!」

手掌?」

藍砍吃了一驚,忙道。「郝舵主在神

陰來來發出一聲獰笑。「你還有幾隻

藍砍眼色一變,似在遲疑着。

勒!一陣可怕的折骨聲响起,藍砍的

她目中的仇恨和殺氣更濃 陰來來的眼角在跳動。 藍砍道。「豈敢!豈敢!」

煞星。

但當她離去後,藍砍又遇上了另一個

她沒有殺藍砍。 陰來來走了。

「是的。

而手裏也捧着一個大酒纝的大胖子 他也很怕看見胖子 藍砍一向怕胖 這是一個男人,一個肚皮像大酒爨

他認爲太肥胖既不好看,也不可能會

某。 青袍公子微笑着說道: 「在下正是衞 「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個大胖子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管一管雖然肥胖,但和眼前出現的這

惡的瘟神? 這是甚麼日子, 藍砍的冷汗又再向下滴

居然接二連三遇上這

誰

一拳未奏膚功,藍砍巳知道再纏下去

藍砍斷了一手,心情欠佳,他沒有去

但這人却像是一道闊牆,攔住了他的

藍砍的臉色本來就很不好看,現在給

練成一手好武功。

舵主?」 藍砍神色一凜,道••「你們也要找郝 唐竹權喝道。「郝鈞夫在哪裏?」 藍砍咽了口唾沫•「你們要怎樣?」

誰? 唐竹權又問道。「剛才那醜怪婆娘是

老子的脾氣,一向不太好。」 唐竹權冷冷道。「別敬酒不吃吃罸酒 藍砍吸一口氣,終於說•「她叫陰來 藍砍道•「不知道。」

得驚人的大胖子,藍砍忽然失聲叫道:「聽見「醉鬼」這兩個字,再看看這胖

「老子是個醉鬼。」 「你……你是誰?」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可惜武功却屬於第八流。」

大胖子淡淡一笑·

藍砍的臉色又再變了。

他忽然冷靜下來,冷冷的打量着這個

人一攔,更不好看。

他忍不住怒吼道••

「你滾開! 「你的火氣太大

百

戰的殺人好手,竟然連一個都不見了。

但直到現在,藍砍才發覺,那些身經

不少北聖門的好手混在人叢裏。

飛泉軒本是北聖門的地方,這裏本有

來。 「甚麼?」 唐竹權臉色一變。「她就

嗎?」 是昔年威震江湖,中原雙絕之一的陰來來 藍砍點點頭: 「如假包換。

不是在賣膏藥!」 唐竹權怒道•「什麼如假包換?你又 藍砍平時的威風和氣燄早已被挫得一

是真的? 對陰來來說,郝鈞夫在神鷹谷,這話是不 衞空空走了過來,沉聲道:「剛才你乾二淨,這時候再也不敢多說半句說話。

都斷了一隻,唉,眞是可憐!」

藍砍吸了口氣。

「好胖子,你找死!」

隻手,

「找死」二字甫出口,他已用剩下來

上

又好像籠罩着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殺機

他手裏有劍。

,臉上的神態好像對甚麼都不在乎,但

這青袍公子氣定神閑的坐在一副座頭

一拳重擊在這胖子的胸膛上。

這一拳,他巳用了七成眞力。

水狗,你不但一身又濕又冷,而且連狗腿 大胖子道·「閣下正是不折不扣的落

剩。

藍砍目光一轉,落在一個青袍公子的

身上

以不等閣下的指示,就已紛紛溜得一個不

伴不是怕了老子,而是怕了另一個人,所

只聽得唐竹權又緩緩接道。「你的伙

不是來找岔子,而是來打落水狗!!」

藍砍怒道••「誰是落水狗?」

,老子並不是你的老兄,第二,老子並

「兩樣都錯,」大胖子悠然道:「第

還沒有完全瞎掉。」

藍砍神色駭然。

唐竹權,你的武功雖然不行,但一雙眼睛

大胖子微微一笑:「不錯,老子正是

「老兄,你是來找岔子的?」

衞空空冷笑,長劍突然出鞘。 藍砍道・「絕對不假。」

唐竹權淡淡道。「衞老弟的砍腦袋劍

法 又還能怎樣?」 藍砍臉色鐵青••「你們要剛要殺,我 天下無雙,你是不是想領教兩手?」

但這人的氣度却絕不尋常,也只有第

劍鞘也是凡品。

流的高手才會擁有他那股堅定的自信。 藍砍並不認識這人,但却已猜出他是 衞空空道••「神鷹谷是否巳佈下陷阱

> 等待陰來來跳進去?」 藍砍道•「這個我怎知道?」 唐竹權冷冷一笑。「不知如何,老子

對死亡, 一看見你這種人,就會渾身的不舒服。」 藍某寧願死在你們的手下 藍砍昂首怒道。「我承認有些害怕面 至空沉思片刻,忽然對唐竹權說: 但士可殺不可辱,你們若太過份

次 「看情况,他說的是實話。」 滾! 衞空空道••「好,咱們就相信你這 藍砍道••「本來就是實話。」

他忽然仰天長笑。「我還能滾到甚麼 但藍砍沒有走。

地方,倒不如死在這裏更加乾脆。」 語畢,突然向前狂衝,以頭碰壁。 一碰,血如流注。

這一碰的力道更兇猛,他果然真的具 再碰,脚步已站不穩。 他再咬緊牙關,還要再碰一次。

有求死决心。 而是碰在一塊又肥又厚的手掌上。 是唐竹權救了他一命。 但這一次,他的頭顱並不是碰在牆上

呢? 「老弟,螻蟻尚且貪生,你這又何苦

間,又有何用?」的又是邪途,而且又已斷折一手,留在世 藍砍凄然一笑。「俺武功不如人,走

此路不通,何妨及早回頭,重登彼岸?」 唐竹權嘆息一聲。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既然你已知

藍砍忽然掩面痛哭。

H22

是不是在替老子搔癢?」 「哈哈……哈哈……笑死老子了,你

好响亮一

但更响亮的却是這個大胖子的笑聲。

他哭得很傷心,就像個小孩子。 「俺不是人,俺知道錯了!」

上上大吉之事,你還年輕,何愁他日不成 是個邪教組織,你若决心脫離,那是一件 唐竹權輕撫其背,緩緩道。「北聖門

他這些是衷心說話。

藍砍終於止住了哭聲。

,不再與魅魑魍魎爲伍!」 他忽然挺起胸膛,大聲說:「唐大少 ,從現在開始,俺决定洗心革面

藍砍現在所說的,也全是衷心說話 會變。

去

正途。藍砍就是其中一例。 人會變壞,但也會變好,從收途走入

且成爲一代名俠,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藍砍經此 ,日後果然洗心革面,改邪歸正,並

人毒計

滑 霧迷離,神鷹谷外一片濘泥 ,又濕又

她沒有帶着朱雀一起到這裏。 朱雀甚至巳離開了開封,遠赴杭州 陰來來獨闖神鷹谷

樣做。朱雀沒有違命。 這是陰來來的主意,她一定要朱雀這

北聖門已經向唐武宮的人發動了可怕的侵 他要通知萬無憂的表哥督十,告訴他 因爲他現在的任務,也是極其重要。

> 有失,否則局勢將會對唐武宮更加不利。 萬無憂已經被殺,杭州曾十萬萬不能 但他也是唐武宮中人。 曾十是富商。

這竹舍似乎是新建不久的。 神鷹谷外,有一座竹舍。

乎是在喃喃自語,又好像是在唸經。 陰來來脚步不停,一直向那老道士走 老道士閉着眼睛,口中唸唸有辭,似 竹舍門外,坐着了一個銀髮老道。

但他說的,原來竟是:•「他奶奶個熊 老道士仍然在喃喃唸誦。 ·老婊子來了···

,老婊子來了

原來竟是這種不堪入耳的說話 但陰來來沒有生氣。 外貌岸然的出家人,口中唸唸有辭

她甚至連看都不看這老道士一眼 ,脚

步又繼續向前移動。 她要進入神鷹谷。

去找唐君武!」 「這裏不是唐武宮,你要找男人,該 但老道士却在這時候睜開眼睛,大聲

她只是輕輕把嘴唇下的銅環拉動。她 陰來來還是沒有生氣。

的脚步終於停頓下來,冷冷瞧着老道士。 老道士桀桀一笑。 「無恥道長,想不到你還沒有死。」

是否又已更進一步? 陰來來冷冷道:「你的無恥十三劍 「老婊子,彼此彼此。」

> 三劍再加三式,變成無恥十六劍。」 老道士道··「現在本道爺巳把無恥十

的人,你認爲會有多少?」 陰來來道••

,但本道爺還有八種見血封喉的厲害暗 老道士道:「就算是能够接下這十六

陰來來道.. 「你認爲我一定接不下

擋不住?」

原來已加盟在北聖門門下 的確是個無恥之人,但我還是想不到,你

者爲俊傑,看風駛裡那才是智者所爲 陰來來冷冷一笑。

「七十二。」 「無恥老道,你已春秋多少?」

你不覺得自己實在太可憐嗎?

隨驥尾,給予唐老兒一個沉重的教訓?」 爲本道爺出這一口氣,本道爺又豈可不追 本道爺欺負得太慘,難得有北聖門主願意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昔年唐君武把

話猶未了,無恥道長巳疾聲喝道•• 「

主,此仇此恨,本道爺絕對忘不了 不是他從中作梗,本道爺早已成爲武林盟 老婊子,不必老是爲唐老兒說盡好話,若

「武林中能接下這十六劍

老道士道··「機會是微乎其微。

陰來來嘆了口氣·「你以無恥爲號

俊姝,看風駛哩那才是智者所爲。」無恥道長淡淡道••「常言道,識時務

「這把年紀,還要爲別人賣命,難道

無恥道長搖搖頭,輕咳兩聲才道。

怨,唐君武早巳淡忘,不再追問,但你却 恥,而且冥頑不靈,睚眥必報,昔年的恩 陰來來嘆道••「無恥老道,你不但無

上成爲武林盟主嗎?」 陰來來冷然道:「以你這種人,配得

無恥道長冷笑一聲:「老婊子,本道

爺的事,妳還是少管的好。 陰來來道。「現在並不是我管你的事

妳闖進去必死無疑。」 而是你阻攔着我,不讓我進神鷹谷。」 無恥道長冷冷道:「谷內高手如雲,

始關心到我的死活? 無恥道長道。「本道爺的確不想妳死 陰來來嘿嘿一笑。「你從什麼時候開

在別人的手上。」

明白你的意思了,原來你守在這裏,就是 陰來來「哦」的一聲: 「我現在總算

要親手殺了我!」 一老婊子 無恥道長的眼睛忽然眯成了一條綫: ,妳還不算太笨。」

「笨」字出口,一道寒光巳閃電般向

陰來來的咽喉射至。

霧中,只聽得有兩人在說話 神鷹谷內,也是一片白霧迷茫。

法, 能不能殺掉陰來來? 其中一人說·「無恥道長的十六式劍

劍。 另一人說。「不是十六劍,而是十七

,但他却從來都沒有向別人提及。」 不錯,第十七劍才是最致命的一劍

「本舵主曾親眼見他用第十七招劍法 「既未向人提及,舵主何以知道?

殺掉一人!」

「那人是誰?」

「舵主認爲陰來來能接下所有的暗器 來

沒有施放暗器的機會? 「舵主言下之意,莫非是說道長可能 「不錯,而且這一種可能性極高。」「也許,莫非還有另一種可能?」 莫非還有另一種可能?」

式劍法殺掉陰來來?

「既然如此,他是否可以憑這第十七

「那一劍鳳的具有驚人威力?」

「梧州神鞭韓木。」

「不能,理由是因爲他的對手是陰來

根本 「你是越來越聰明了。」 「陰來來的武功,真的這麼厲害?」

時放出八種見血封喉的暗器。」

道長是暗器能手,雙袖齊飛,能同

「你又錯了。」

她也就不是陰來來了。」 「旣然如此,一旦她進入這谷內,又 「陰來來的武功若是平平無奇,那麼

將如何?」 「這裏是她的墳墓,你我將可親手把

十二種暗器,而每一種暗器,都是神妙絕種類的暗器,倘若雙袖齊飛,那麼合共是

「道長一袖飛揚,已可放出六種不同

「哦?

各具特點的。

「這豈非穩操勝劵?」

她埋葬!」

道時候,谷外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响起

這人的脚步聲,是故意弄得這樣沉重

氣味,飛射而來。話猶未了,一顆人頭挾着刺鼻的

雖然霧中,陰來來仍可看出。明是

個女人的頭顱。

陰來來忽然捧起這顆人頭,驚呼·

人頭滾動,一直滾到陰來來的脚下

谷中似無人 這人並非老道士,而是陰來來 霧中,一人慢步而來。

但在這殺機四代的地方 馬可能會

陰來來忽然大笑。

原來却是一隻縮頭烏龜!」 谷中沒有人出聲。 陰來來笑聲漸止。 「郝鈞夫,老娘一直以爲你是條好漢

唐君武亦然。

倩倩的年紀也不細小了。

倩倩是她和唐君武生下的私牛女兒!

一直以來,陰來來絕對保持着這個秘

倩倩是她的女兒

他忽覺一陣暈眩,天旋地轉

歴把戦?」 驀地,谷中傳出一人慘呼之聲。 陰來來怒道: 「郝鈞夫,你在玩弄甚

人虎惡戰,雙方鬥得難解難分。 上口。

顆人頭挾着血腥氣味而來,但這顆人!!!竟 雖然關才响起了一下慘呼聲,雖从這

己犯了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的人頭,原來竟然是倩倩的項上首級

陰來來怎樣也想不到,這顆滾動而

但她才捧起這顆人頭,立刻就知道自

,還是一無所出。

她早巳出嫁,遺憾的是,她嫁後十年

人頭,她就會給藏在人頭內的一尾毒蛇咬這毒計很簡單,只要陰來來捧起這顆 這是攻心毒計

紅 裙娘子的首級

這條毒計厲害之處,並不在於那一尾

好厲害的毒計

H 24



間,雖然身體細小,但却奇毒無比。 藏在假人頭裏的那一尾毒蛇,黑白相 陰來來巳把毒力向外逼

鋼刀,硬生生的把右臂齊肩卸斷! 陰來來突然一咬牙,從身上拔出一 刀快如電 但毒氣仍然從她的右腕向上蔓延。

了這種兇狠的心腸。 刹那間,陰來來的臉龐,就像是千年 也難爲陰來來能够在瞬息之間,下得

着斷臂之處。 冰峯上的白雪一樣蒼白 她從身上衣裳撕掉一塊布,緊緊裹纏 她可說是又驚又怒,也在暗罵自己一

時大意,未免是太愚蠢! 陰來來嘶聲道:「郝鈞夫,你好卑汚 大概這就是陰溝裏翻船罷。

了一條人影。 的手段,有種的出來!出來! 霧中,一株大樹後,終於緩緩地出現

這人的聲音也像是虛無飄緲,來自遠 人影朦朧。

現在,還是對唐君武念念不忘。」 陰來來咬牙,忽然飛身而起。 她以獨掌出擊,全力擊向這人。 「陰來來,這只能怪妳太頑固, 直到

一掌巳擊中

陰來來却呆住。 她又上當了

木頭人而已一 這人竟然不是甚麼郝鈞夫,而只是一

她狀若瘋子。 陰來來陡地發出了恐怖的叫聲 「郝鈞夫!郝鈞夫……」

竟然又已變成了黑色! 下來,但現在她斷臂處所流出來的血, 雖然她已不顧一切,果敢地把右肩卸 她也許眞的瘋了 ,最致命的還是她的右肩

好歹毒的蛇鬼

就在這時候,她終於看見了郝鈞夫。陰來來也彷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在郝鈞夫身旁,還有一個戴着金面具 ·知所踪。

的黑衣人 她大聲尖叫,發掌 陰來來精神陡然一振。

如雨點般打在她的臉龐上、 她的呼吸再也無法延續 她這一掌再也發不出去。 但她的手掌才遞起,十二點寒星已有 咽喉上

霧未散。

陰來來已死在一條簡單而兇殘的毒計

才趕到神鷹谷 唐竹權、衞空空在霧已散盡的時候,

霧,終於漸漸消散在陽光下。

到襲擊。 他們來得遲,是因爲在半途上突然週

重圍,也並非易事。 於他們人多勢衆,唐竹權與衞空空要殺出 雖然這些人並非武功絕頂之輩,但由

,來到了神鷹谷。 最後,他們終於擺脫了北聖門的糾纏

體

龎中了一掌。 這老道士的兩手,都已扣着暗器。

老道士臉上幾乎已沒有半點肌肉

「你可知道這牛鼻子是誰?」 唐竹權檢視了片刻,忽然問衞空空。

衞空空苦笑。

如你所說,就算老子以前認識他,現在恐 ,」唐竹權搖搖頭,嘆道。「正

衛空空一怔:「那麼你是憑那一點知

忽然退開一旁。

道這老道士是誰?

唐竹權說道。「這個老牛鼻子無恥之

衞空空目光一亮,道·「他就是無恥

在谷外,他們發現了一個老道士的屍

這一掌很可怕。

子却知道。」 孔巳不成人形,又怎能認出來?」 唐竹權沉吟着,道。「你不知道,老

怕已無法辨認出來。

襲擊他們的,當然是北聖門中人

然而,暗器尚未出手,這老道士已臉

「就算我以前認識他,但現在他的臉

衞空空說道:「你以前曾見過這老道

衞空空道·「你認爲他是誰?」 唐竹權道•「憑他手裏的暗器。」

唐竹權道• 「無恥道長的暗器,其中

唐門源出一脈,我怎會不相信。」 子對唐門暗器認識之深,相信你不會懷疑 有四種是仿傚蜀中唐門的暗器製成的,老 衛空空微微一笑·「蜀中唐門與杭州

有這種下場了。一 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個老件鼻子也該 唐竹權冷冷瞧着無恥道長的屍體。「

他臉上的表情也突然爲之僵使! 衛空空這時候已進入神鷹谷內。

衛空空皺眉直進。 但陰來來已死,而且一臂折斷,屍體 他終於找到了陰來來。 谷中傳來一陣刺鼻的血腥氣味。

的 全身焦黑如炭! 一望而知,她是因爲劇毒攻心而斃命

衞空空的臉色很蒼白 「你是不是又

想喝酒了?」 他喃喃地對唐竹權說。

唐竹權苦笑。 「陪!陪!一定奉陪到底。」 「你願意陪伴老子嗎?」 衞空空

旁灣腰嘔吐! 他並不是退開一旁喝酒,而是退開一

開封府裏最豪華的一座巨宅,是屬於

,已足可對付他而有餘!」
郝鈞夫盯着他:「你練的九煞追魂掌井宏吸了口氣。「但……」

黑衣人的身子又是猛然一震。

手裏捧着一個瓦保子。」井宏的聲音似乎 巳迅速把面具上的棋子弄開,匆匆把面具 在顫抖,「瓦保子裏還有顆人頭!」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那年輕的黑衣人 「弟子並不是不敢趕走他,而是他的

的怒吼

黑衣人的喉嚨,似是在發出一陣低沉

誰也不知道,他在甚麼時候來到了開 捧着人頭而來的乞丐,正是丁黑狗

張憤怒得血紅的臉。

他忽然把臉上的面具揭開,露出了一

是開封府的第九分舵。

子是不是已回到飛泉軒?」

他忽然問這年輕的黑衣人。「紅裙娘

但他絕不介意。

郝鈞夫連敗三局。

當然,知道這一點的人,是絕少絕少

並不表示每一個分舵的地位都完全相同。

北聖門在中原設有三十六分舵,但却

三十六分舵之中,實力最雄厚的,正

這宅院竟然就是北聖門的第九分舵。

但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沒有人知道,

金色的面具上

井宏匆匆捧出了一個鐵匣子 郝鈞夫也是面色一變。 「宏,拿刀來!」

佟公子神采不凡,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丁黑狗微微一笑。

「江湖中人傳言

黑衣人冷笑。「不錯,我就是佟翔天

刀鋒呈靑藍之色。 也是他祖傳下來的傳家至寶。 匣中有刀,刀柄鑲六金環,十二明珠 這是郝鈞夫平時不肯輕易動用的寶刀

半點興趣,而且,你又沒有欠我的銀子

丁黑狗搖搖頭。「我對你這個人沒有

你找我很久了?」

我爲甚麼要找你?」

佟翔天道:「你可知道瓦保裏的人頭

,是我的妻子?」

機之沉,手段之高强,實在不容漠視。

殺了陰來來後,郝鈞夫儘量讓自己輕

他喝了少量的酒,和一個黑衣人在對

意中人。」

,我並不是担心藍砍,而是在担心你的

郝鈞夫的呼吸彷彿停頓了一下子: 黑衣人道:「舵主是在担心藍砍?」 連陰來來尚且難冤爲他所算,此人心

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

郝鈞夫拈起一枚棋子,皺眉道:「我

自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郝鈞夫能够成爲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

那混蛋躱到甚麼地方去?

郝鈞夫沉吟半晌,忽然又說:「藍砍

黑衣人搖頭:「不知道。」

井宏沒有看錯。

捧着一個瓦保子。 門外的確有個叫化,叫化的手裏的確

裙娘子的螓首! 而瓦保子裏放着的人頭,也確實是紅

黑衣人原來是佟翔天

在臉上的表情如何

他在驚怒交集之中。 但他的身子在顫抖。

不着。」

丁黑狗道。「這句話倒也不錯,只是

怕連你老子佟飛鶴也懵然不知罷?

佟翔天怒道…「這是我的事,誰都管

莊的少莊主幾時娶妻?休說我不知道,恐

「你的妻子?」丁黑狗一怔,「大山

黑衣人戴着面具,沒有人能看見他現 風情萬種的女人巳再無風情。

說話: 「閣下就是佟翔天?」 但更令他吃驚的,是這乞丐的第一

這是不是你幹的?」 遺憾得很。 的妻子,現在已丢掉了一顆腦袋,實在 佟翔天臉上泛起一層可怕的殺**機**: 丁黑狗淡淡一笑。

極,就算我想殺她,恐怕也力不從心。」 喜歡動手殺人,而且武功也是稀鬆平常之 佟翔天厲聲喝道…「不是你又是誰幹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這個叫化不

H26

他吃掉了郝鈞夫不少棋子 但他的棋藝却一點也不嫩。

他把這些棋子一枚一枚的,放在一 與郝鈞夫對奕的黑衣人很年輕

再賭一次。

狗 「丁黑狗?」聽見這名字,郝鈞夫的

「不認識,但是,他說自己就是丁黑

「他是誰?你可認識?」

副

臉色很不好看,「把這叫化子轟出去。

1

因爲誰若敗了

,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

那種賭注,一定要贏。

井宏說••「門外來了一個乞丐。」

「甚麼事?」郝鈞夫沉聲道。

郝鈞夫道:「是不是丐帮中人?」

但對於性命的賭注,却絕不能掉以輕

棋局輸了,不要緊,可以再下一局。

緊張的玩藝兒。

下棋,對於郝鈞夫來說,並不是一種

武功也不錯,無論是誰想傷害她一根毫髮

黑衣人淡淡道。「紅裙娘子很聰明,

,恐怕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說到這裏,郝鈞夫的弟子井宏匆匆走

他是抱着勝固可喜,敗亦欣然的心情 因爲他從來都不重視棋局上的勝負。

了進來。

井宏是郝鈞夫最寵信的弟子

井宏的神色似乎有些緊張。

H27

湖上有一個專門偸別人腦袋的劍俠? 丁黑狗悠然道。「你可曾聽說過,江

一是衞空空?

的!」 **不淡的聲音,緩緩道。「紅裙娘子是我殺** 「不錯,」不遠處忽然傳出了一個

但佟翔天的眼睛却已變成了一片混濁衛空空的眼睛是清澈的,明朗的。

血絲滿佈。 他緩緩地拔出了劍

個弱質女流!」他的聲音充滿了怨毒的氣 「衞空空,想不到你竟然會動手殺

道,雄虎雄狼固然要除,雌虎雌狼也不能 衛空空瞳孔收縮,冷冷道·· 「虎狼當

衞空空冷冷道。「罄竹難書!」 佟翔天咆哮道:「她犯了甚麼錯?

予她洗心革面的機會?」 看在女人份上,你該給她一次機會!」 衞空空冷笑道。「你豈知在下未會給 佟翔天指骨在作响·「即使罪犯天條

長安鉅富顏錢伯,已是死罪!」 衛空空冷笑道:「在六年前,她封殺 佟翔天怒道··「你已殺了她!」

佟翔天一怔。

秀庭也在場,結果由他作保,硬要在下給但她苦苦哀求,而且恰巧天山南池老人顧 子她一條活路! 上了在下,當時我已準備把她送往官府, 衛空空緩緩接道。「但她很不幸,遇

修翔天啞然。

武功大有進展後,又投入北聖門,助紂爲暗殺南池老人,奪其武功寶典,到三年後 虐,殘害武林同道!」 紅裙娘子居然恩將仇報,兩月後施用毒計 衛空空的聲音更冰冷:「可是,這位

佟公子迷戀於她,豈非作繭自斃? 丁黑狗嘿嘿一笑:「如此蛇蝎美人

滿仇恨,直勾勾的盯着痛空空。 佟翔天的聲音已嘶啞,目光却仍然充

本來就是事實。

「可是,你畢竟還是殺死了我妻之死

敵

「形勢如此,你若不死,我死!」 「所以,你要與衞某一戰?」

腦袋。」 衞空空沉聲道:「我並不想砍掉你的

交給佟老英雄! 衛空空道••「我只想把你帶回大山莊佟翔天冷笑道••「休假慈悲。」

這裏!」 盡他老人家的臉,要我回去,倒不如死在 佟翔天仰天一笑·「我這個兒子已丢

佟翔天道•「絕不後悔,而且就算死衛空空道•「你不後悔?」

在你的砍腦袋劍法下,也不能算是一件很 丢臉的事。」 他的長劍已亮出。 衞空空無言。

~~ 一些霹靂般的暴喝突然响起

你說的好像都是事實一

殺着。 且其中最少有六下可以把對方斃於劍下的

劍法砍開幾段!

是劍?墨星已經點驢技窮? 身形,也絕對不比佟翔天的劍稍慢半分

衛空空不理,仍然順着對方的劍勢

劍急落!

劍如飛虹,輝煌、燦爛!

逼一 衛空空的眼色微變。 劍,他的劍法也足可獨當一面 他是劍法上的大行家。 這一劍迅急,銳利,無論是誰能發出

衞空空已無暇思考。 **佟翔天是從哪裏學到這種劍法的?** 使不出這麼凌厲的一劍十 這甚至不是佟飛鶴的劍法!

佟翔天的劍法,實在令他感到迷惑

劍中有劍,招中有招。 刷!刷!刷

這三劍竟然又隱藏着十三種變化,而

佟翔天冷笑,忽然怒叱。「你是不敢

先出手的是佟翔天。

但衛空空却看出,既使是佟飛鶴,也 佟翔天的父親,是劍中高手。

佟翔天的劍法看似簡單, 劍如電閃, 一招緊接一招 但却又像是

他凌空一擊,從高而下向衛空空猛攻

衛空空若稍不留神,不難會被這幾下

,衞空空沒有半點疏忽,而他的

意外

,猛撲衛空

向上蹺起 ,臉上的表情很興奮,興奮得連眉毛都 「九伯,看你的樣子,準是昨夜又喝

口氣,「可是,我却覺得現在才後悔,未「說得好動聽。」佟翔天深深的吸了程無可限量的青年!」

起。

唐竹權一直都和丁黑狗,衞空空在一

在喝酒。當衛空空與佟翔天惡戰得難分難解的

多了酒。」朱雀翻身下馬。

的事都看得通通透透,來!咱們老少,再替九伯大笑。「好小子,居然連九伯 喝三杯!」

三杯?

但可愿的人和討厭的事却越來越多。

他們本是衝着那鈞夫而來的。

他忽然發覺,上裏的酒越來越香醇

他巳兩年未到開封。

但郝鈞夫不知所除,但是佟翔天,自

在這地方上照掉性命。

唐武宮武王神令

「三杯不够,再來三杯!」

萬萬不能再重蹈覆轍一 嘆了口氣,「這種事,我已領教過一次, 「只怕三百杯後,還再三杯, 朱雀

己的劍刺進心臟一

但他的話才說到這裏,佟翔天巳把自

衞空空忙道:「不!你還可再

若不死,我死!」

他緩緩的接道。「刚才我已說過,你一片鳥雲在他的頭上飄過。

他仰望着天空。

這麼掃與好不好?」 曾九伯「唉」的一聲。「朱少爺,別

,非要先辦安不可。」 「陪九伯喝酒,不成問題,但我有

「還有甚麼事比喝酒更重要?

就已像一顆黯淡的星辰,消失在黑暗的穹

但他的生命還沒有發出燦爛的光輝,

月

十五,杭川天晴。

事

佟翔天甚至比衛空空還年輕。

他們都是學劍的人

佟翔天自戕斃命,衞空空爲之黯然。

上都是木無表情。

衛空空與丁黑狗互望一眼

,兩人的臉

爛驕陽,天氣實在是好極了。

這一天,無霧,無雨,只有微風和燦

過田陌縱橫的曾家莊,來到一間茶葉莊。

掌櫃的是個頭髮灰白,長眉大耳的老

朱雀騎着白馬,從白月橋向東行,穿

他們認爲郝鈞夫一定會出現。

頭

,這裏的人都叫他曾九伯。

這時候,會九伯正在打瞌睡。

他們在等候郝鈞夫。

「我要找十爺。」

亦未爲遲!」 你該先陪我喝三杯,然後再去找他,「督十爺是我的堂弟,我是他的堂兄

朱雀眼珠子一轉。

未見面。」曾九伯磨拳擦掌,又說:「別不時是一定在這裏的,但今天却還

一張馬臉的時候,一切睡意立刻全消

朱雀居然連人帶馬,闖進茶葉莊內。

但等到他忽然發覺自己的面前,出現

頭掃興! 多廢話,來!先喝三杯!別讓我這副老骨 曾九伯興緻勃勃,朱雀委實無法推辭

,只好說。「只喝三杯! 「行!待你幹完正經事情之後,再喝

他三百杯!三千杯!

三杯女兒紅喝得一滴不剩

他又再發五劍,每劍都追擊衞空空的 **修翔天眉心一緊,臉上沒機更濃。**

佟翔天揮劍, 暴喝!

「刷刷刷」之聲, 一被劍鋒擊碎,柳絮亦隨着四 响個不停

對方九九八十一劍。 衞空空的人如飛燕,左穿右插

忽然停了下來。 直到第三次八十一 八十一劍之後,又是八十一劍 劍使出後 ,佟翔天

片蒼白 他的臉色已不再是血紅,而是變得一

?已經知道我使用的是甚麼劍法?」 「衞空空,你是不是已經看得很清整

的武功 苦澀·「大山莊的武功,本來就不是上乘 在的武功,並不是從父親哪裏學回來。」 佟翔天哈哈一笑,但笑聲却是充滿着 衞空空望着他·「最少,我知道你現

種說話若給你父親聽進耳朵裏,那該多難 衛空空沉聲道:「你可曾想到, 你這

往往就是如此殘酷、 衛空空道:「雖然許多事實都不能改 佟翔天道·「但這却是事實,而事實 如此無情。

變,但人却可以變。 「我是不是已經變得無可救藥?」

!只要及早回頭,你還是一個所

曾九伯笑問道: 「你不是要去找十爺朱雀吁了口氣: 「告辭了。」

「不。」曾九伯搖搖頭,伸手向茶葉 他在家裏?」 嗎?

莊內一指,「他在裏面哪!

「剛才你不是說::

信別人的話。」「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會九

步也有點虛浮起來。 P說話,而是他忽然覺得視綫模糊,脚他臉色一變並不是完全是因爲曾九伯朱雀臉色一變。

「九伯,那三杯酒…

頭老狐狸。 服服的睡一覺。」曾九伯在微笑,笑得像 少爺,但却有少許蒙汗藥,可以讓你舒舒

朱雀怔住。

老人,原來竟然早有暗算自己之心。 他迸着一口氣,叫道。「十爺若知道 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看來醉醺醺的

你一定會後悔……」 儘管他在叫嚷,但却已於事無補。

曾十是否會知道這件事,他也不會知 曾十在哪裏,他不知道。

道 因為藥力已開始發作,他很快就甚麼

事情都不再知道。

四月十六,仍然天朗氣清 官道上,一輛馬車自北向南駛來

「朱少爺,你又長高了!」他笑瞇瞇

H28

沒有北聖門的人出現過。

而且馬上離開了開封府。

而且從這一天開始,開封府似乎再也

的

人是誰之後,一大堆罵人的說話,馬上他正想罵人,但等到他看淸楚馬背上

曾九伯大吃一驚。

統統嚥進肚子裏。

不但如此,他還滿臉笑容的,從櫃枱

他不但沒有上前與衞空空一較高下,

但在最後關頭,他却突然改變主意。

備不惜與衞空空一戰。

郝鈞夫早巳握緊祖傳下來的寶刀,進

裏走出來。

他們是隱藏起來?還是全都離開了此

厚的黑布。 車廂門閉得很緊,連窻子都垂下了厚

情就像個兇悍的馴獸師。 他以右手控韁,左手揮鞭,臉上的神 馬車一直向南駛,直到唐家大宅才停 趕車的是個彪形大漢。

他要求見唐老人。 這大漢下車,向門房老僕遞上一份拜

×

他甚至親自出迎。 唐老人沒有拒絕。

「敝上正在車中,等候唐老前輩。」 馬車裏的光綫很黯淡。 唐老人輕輕的點了點頭,登上馬車。 提車的大漢,看見唐老人,抱拳道··

這老人的確很老了,他的年紀看來甚 車裏坐着一個白袍老人。

至還在唐老人之上。 但他的目光却還是很明亮,明亮而銳 他很瘦,一雙枯瘦的手就像是鳥爪

忽然綻出一絲淡而親切的微笑。 當他看見唐老人的時候,消瘦的臉龐

得四叔嗎?」 唐老人臉上的神色恭敬而誠懇••「四 他握着唐老人的手:「至德,你還認

是比以前瘦了?老了?」 白袍老人目光閃動,說:「四叔是不 唐老人道··「人總會老,侄兒也是一

叔,侄兒怎會不認得您老人家?」

樣,但四叔的精神仍然很好。」

,你錯了,四叔現在正生病。」 「唉!」白袍老人忽然嗆咳,「至德

兒其實早已看出。」 唐老人目中掠過一絲黯然之色。 白袍老人却反而笑了:「人老了,總

該有些病痛,這是很正常的事。 唐老人默然。

這次他咳嗽得更爲劇烈,時間也更長 白袍老人又是一陣咳嗽

久。 唐老人皺着眉。

也管不來。」 「不!沒有用處的,」白袍老人的咳 四叔,要不要煎一服藥……」

下……」 的醫術甚至不在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之 人異士,聽說宮中還有 唐老人稽首說道: 「四叔手下不少奇 位金手神醫,他

白袍老人嘆了口氣••「金手姚永道,

的確是位良醫,可惜却能醫不能自醫。」 唐老人神情一凜。 「他巳……」

學醫,手裏捧着一大堆醫書。」 「死了,臨死的時候,還在念念不忘

帮四叔一個忙。」些事,不要再提,四叔這次找你,是要你 白袍老人吁了口氣,揮手接道。「這

您老人家幹點事,但却沒有這種機會。」 敬而誠懇地說,「一直以來,侄兒都想爲 白袍老人又緊握着唐老人的手。 「四叔,別說這種說話,」唐老人恭

「至德,我沒有看錯你,現在這種機

會已經來臨,希望你不要推辭。」

不辭。 四叔交待下來的事,侄兒赴湯蹈火,在所 他忽然從車廂裏找出一隻比拳頭略大 唐老人的聲音沉肅而堅定:「只要是 白袍老人莞爾一笑。 「很好,真的很好!

光華 的錦盒子。 錦盒子打開,裏面立刻迸射出燦爛的

他臉色陡地一變。 唐老人看的連眼都花了。 「這……這是……」他却說不下去

「這是代表着唐武宮最高權力的一面 「武王神令。」

令牌。

道 「從現在開始,你就是這面令牌的 「不錯。」白袍老人點點頭,沉聲說

唐老人的臉色陡地發白

「你要拒絕?」 「四叔……」

「侄兒不是這個意思……」

以有救?」 在不妨爲四叔把脈,看看這種病是否還可 雙腕•「至德,你也精於醫術,那麼你現 白袍老人長長的嘆了口氣,忽然伸出

脈門上。 但他終於伸出了手,按在白袍老人的 唐老人楞住。

唐老人的臉色忽然又變了,變得蒼白 車廂中的空氣是沉悶的

如雪。 腕脈門的手終於鬆開 他長長的吸了口氣,按在白袍老人右

現在還很好,每天還可吃兩碗稀粥。 唐老人胸膛起伏,臉上忽然悄悄的流 白袍老人却微笑着:「別難過,四叔 「四叔……」他的聲音嘶啞而低沉

下了兩行老淚。

唐老人是一塊頑石,是個沒有感情的老頑, 江湖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有人認為

的時候 這些人一定想不到,頑石也會有流淚

浪子在杭

馬車巳遠離而去。

一隻錦盒子。 唐老人目送它在遠方消失,手裏捧着

這是武王神令

涎的,令人夢寐以求的。 對於有權力慾的人來說,它是令人垂 它代表着一種巨大的權力。

面武王神令! 但唐老人却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這

會感到興奮。 唐老人沒有拒絕,但也並不如別人般

這是一種壓力 這並不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

一種沉重的壓力

但唐老人却願意承受。

黄衫大漢「胚」的一聲••「你是甚麼

武林同道,洒家眞爲點蒼派感到惋惜。」 ,無廉無恥,竟甘願追隨邪教麾下,殘害年來可說是多災多難,再加上你一任掌門 居然變成觀音廟前的乞丐,難道你竟然一 新也不覺得羞愧?」 語音微頓,接道。「堂堂一派掌門

鳥物?竟敢對洒家如此無禮?」

乞丐微微一笑··「難道你竟然會看不

他沒有說話。 顧影道長的臉色已變得很難看。

擺的走出了一個叫化子 突聽觀音廟中一人大笑,接着大搖大

主風流神丐郭笑山! 這人赫然竟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

出乎顧影道長意料之外。 郭笑山居然會在廟內,這實在是大大

之尴尬萬分? 上丐帮帮主,他臉上的表情,又怎能不爲 由於他現時正在偽裝乞丐,却乍然遇

常難看。 他本來是一派掌門,但現在却弄得異

郭笑山也沒有放棄揶揄這位掌門的機

會。 近年來人數略減,聲勢也略減,但現在又 不同啦,因爲連這位道爺掌門也變成乞丐 相信在不久之後,將會陸續有和尚、 他哈哈一笑,對黃衫大漢說: 「丐帮

到時又豈愁會寂寞?」 道士、 顧影道長氣得連臉都黃了 道姑紛紛變成乞丐,那麼丐帮

再說! 他條地大喝:「連這叫化也一起宰了

立刻發動了兇悍的襲擊。

面臨最兇險的挑戰。 000

人。 四月十八,杭州城內,來了不少陌生

生意滔滔,客似雲來。 在環南大街的大喜客棧,今天可說是

這客棧的老闆是譚六。

譚六以前是一間鏢局的趙子手,到了

三十六歲那年,才被晋升爲鏢師。

第八流鏢局的小鏢師而已。 但他並不是第一流的鏢師,而是一間

上療傷三次,最後一次還幾乎返魂無術! 城內開設了這間客棧。 於是,他把省儉下來的薪酬,在杭州 他知道自己實在不適合幹這一行。 但他只是當了兩年鏢師,就已躺在床

他從來都沒有甚麼奢望,他只想平平 他並不是個貪婪的人。

穩穩的做生意,賺點錢養妻活兒。 這一天雖然生意不錯,但譚六並不怎

樣與奮,反而有點担心。 因爲他看出,今天在大喜客棧的,全

是江湖黑道上的魅魑魍魎。

「小二!小二!」吆喝的是一個黄衫

堂東方角落一副座頭上 腰間斜佩着一口五環刀,獨自坐在客棧店 這大漢的年紀大概在四十歲左右,他

「大爺,有甚麼囑咐?」小二很快就巴巴的趕上去。

黃衫大漢瞪着眼睛,吼叫道••「洒家

酒拿來。」 黄衫大漢却說• 「且慢!」 小二陪笑••「是!是!小的這就去把

是要些精美的小菜?」

酒 家莊該怎樣走?」 ,不想吃東西,洒家是要問一問,往曾

廟,直向西走便是曾家莊。」 小二向西一指。「從大腸路繞過觀音

面

「走不得!」

那知這乞丐居然身形一閃,攔在他的

了 ,快拿酒來!」 \equiv

就算腰纏萬貫,也絕不會給你一文錢!」

「爲甚麼走不得?洒家沒有錢,而且

他付了帳,脚步浮浮的離開了大喜客 兩鱶烈酒,很快就被他喝個清光。 這黃衫大漢的酒量相當不錯。

觀音廟。 觀音廟前,一個衣衫破爛的乞丐,蹲

根打狗棒。

衫大漢。

黄衫大漠冷冷一笑。

「你也本不該到曾家莊。」 「你本來就不是乞丐。」

「你是顧影道長!」

乞丐手執打狗棒,殺氣騰騰的攔住黃

在說些甚麼。 黄衫大漢嘴裏喃喃自語,也不知道他

看樣子,他已有了五七分醉意 那乞丐忽然嘻嘻一笑。 黄衫大漢立刻瞪了他一眼。

乞丐道··「你走你的路,我笑我的事

小二說••「大爺還有甚麼囑咐?是不

,我是個乞丐?

「丐帮弟子?」

黄衫大漢搖搖頭••「不,洒家只想喝

費唇舌,再見!」

「既非丐帮弟子,洒家也省得與你多

黄衫大漢又向前行。

黄衫大漢「唔」的一聲··「洒家知道

可怕的殺氣,「凡是曾十的人,一律殺無

「不錯,」乞丐臉上忽然籠罩着一股

「難道你要索命?」

「我不是向你討錢!」

檖

穿過大腸路,這黃衫大漢來到了一座

八個手持兵双的漢子

語音甫落,黃衫大漢身後巳出現了十

他手裏捧着一個砵子,門前斜放着一

「笑甚麼鳥?」

劍。 黄衫大漢冷冷的瞧着他。「點蒼派近

棒遠遠丢掉,手裏却亮出了一口鋒利的長

「好眼力!」乞丐獰笑,忽然把打狗

H30

郭笑山似是未携兵器,只憑一雙肉掌 黄衫大漢以一口五環刀,力拚八人。 顧影道長則與郭笑山動上了手。 他們都是北聖門的高手

的劍氣,從他手中長劍閃爍而出 與顧影道長週旋。 只是顧影道長揮舞長劍,一股冷濛濛

劍鋒呼嘯作响。

刺,又再幻上千百點奪目寒芒。 但郭笑山並未受到牽制。 他這一手劍法,果然了得。 一式快劍,化出光華片片,劍勢一挺

竟然是輕鬆無比。 中左穿右插,時而暴喝,時而放聲大笑, 只見他人影掠動,在顧影道長的劍網

但此刻他已是勢成騎虎,萬萬不能示

顧影道長並不是呆子,知道這一次遇

人以弱。 他只好咬緊牙關,全力施爲。

意就可以扭轉乾坤的。 棋高一着,縛手縛脚。

然而,武功這種事情,絕不是單憑戰

襟,狼狽巳極的局面。 郭笑山哈哈一笑。「道爺的劍法眞厲 顧影道長久攻不下,反而陷入捉肘見

與你戰成平手。」 害,恐怕本帮的五袋弟子,很難有人可以 郭笑山居然把自己與丐帮的五袋弟子 顧影道長差點沒給他氣得吐血。

,這算是甚麼話兒?

但現在,他却連罵人的說話都不敢出

都可能給對方所傷。 因爲他已落了下風,稍一不愼,隨時

帮主之職,絕非倖致。 郭笑山能够在丐帮中出人頭地,接任

在故意把他氣得半死半活 郭笑山把他與五袋弟子相比,其實是 同樣地,顧影道長也並非等閒之輩

縱然未能傷敵, 住怒氣,依然把一口長劍使的密不透風, 但顧影道長却是打掉牙齒和血吞,忍 顧影道長若沉不住氣,他就死定了 時之間却也力堪自保。

是與海龜一般,頭一縮,別人就傷他不着 ,倒是高明得很。 郭笑山又自一笑。「點蒼劍法,原來

駡人。 他還是可以保住這一陣 顧影道長聽了還是不說話,也不開口

郭笑山叫道:「向兄弟,別怕,雪刀 倒是那黃衫大漢,以寡敵衆,情况漸 點不妙。

別聽這個老叫化在胡言亂語,龍城壁不在 浪子來了!」 顧影道長終於忍不住,也大叫道:「

杭州! 他是在安定人心,這些話不能不說。

淌血。 個破綻,一掌劈在他的小腹上。 饒是如此,這一掌却是把他打得嘴角 顧影道長急閃,卸退三尺。 但就在這一瞬間,郭笑山真的觀準了

信口雌黄的本領,猶在武功之上!」 顧影道長怒道:「郭笑山,想不到你

且刀巳出鞘!」

正有一個藍衣人飄掠而來。 顧影道長目光一轉,忽然看見廟外

這人不是龍城壁又還是誰?

雪刀果巳出鞘。

絕對不用懷疑的。

顧影道長心知不妙。

道長的身上湧撲。

五道巨大的內力,排山倒海般向顧影 冷笑聲中,郭笑山連環般掃出五掌。

「道爺,請恕本帮主饒你不得!」

掌勢如大刀猛切,殺傷力之强大,是

那黃衫漢子就是鐵霸刀,也是曾十的 一見雪刀浪子,鐵霸刀精神大振。

引出北聖門的羽翼份子。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浪子人在杭州

(

生死之交。 曾十乃唐武宮中人。

不意的反擊。

也是敗中求勝的殺手鐧。

這一手「陰陽鎖喉腿」

,是救命絕招

輕生死 鐵霸刀年紀比曾十爲輕,爲人重義

當然,這種行動,是獲得郭笑山所支

在杭州,而且更和郭笑山保持着密切的聯

的右腿齊膝砍斷!

招突出,使顧影道長大受重創。

他居然揮刀,一刀就把這位點蒼掌門

使出了最後一招救命絕藝,但他也同樣奇

郭笑山並不是木頭人,顧影道長雖然 然而,那畢竟只是「似乎」而已。 刹那間,他反而似乎佔了優勢

顧影道長初時以爲很容易就把鐵霸刀

浪子龍城壁,顧影道長可要大賠老本了

郭笑山的出現已是不妙,再加上雪刀然而,蝗蛸扑身

顧影道長早已想逃。

的和尚。 二之外,全部都是牛山濯濯,頭頂光禿禿只見店堂之內,顧客如雲,但除了小

住小二問。 「這些和尚是從哪裏來的?」譚六抓

嗎? 譚六瞪着眼睛又問:「他們來這裏幹 小二搔了搔鼻子。 「從街上來的

稱讚

全身顫抖,倒在地上亂爬亂叫。

但接着,他已疼得連腰都挺不起來

孰不

這人似乎經不起這種劇痛。

汚。

一條右腿就不見了。

刀鋒輕掠,顧影道長賴以「救命」

刀鋒依舊雪亮晶瑩,沒有染上半點血

着的骨十,遠比死了的骨十甲有利用的價 在這時候殺了曾十爺,他們一定知道,活郭笑山在安慰鐵霸刀:「他們絕不會

鐵霸刀怒拍大腿• 「十年」世英雄

到竟然給自己人照算,真是此可忍

連顧影道長也不禁在脫口

譚六怔住。 小二搖搖頭。「我怎知道?

大謀,我勸你還是忍一忍的好。」

「忍!忍!忍!要忍到甚麼時候?」

「可忍則忍,不可忍也要忍,小不忍

彻 就在這時候,背後忽然有人輕輕拍了

回頭一望,又再吃一驚。 譚六吃了一驚。

倍的大胖子。 他看見了一個身材比自己最少龐大四 在杭州城內,很少人不認識這個大胖

譚六當然也認識他,而且這大胖子更

是大喜客棧的常客。

地暗,而客棧裹儲存的酒,也必將大量減 他每次來到大喜客棧,例必喝個天香

號大醉鬼唐竹權! 這人正是杭州唐門大少爺,天下第

五

唐竹權又再回到自己的故鄉。

算鬆了一口氣。 譚六看清楚這大胖子是唐大少爺,總

證明唐門也在密切注視着這種不尋常的形妖怪實在是太多了,有唐竹權在此,最少 這幾天以來,在大喜客棧出沒的邪魔

聲勢?錯了,雪刀浪子的確人在杭州,而郭笑山笑道:「你以為本帮主在虛張 惡絕,又怎會讓他逃走? 顧影道長臉色發白 但郭笑山對這人的行為,可說是深痛 「郭笑山,你好狠絕!」

秃鹰三十六殺手

向郭笑山的咽喉踢了過來。

怒嘯聲中,他左足點地

,陡地右腿直

他棄劍用足,是要給予對方一個出其

這一天,鐵霸刀是故意從大喜客棧中

但鐵霸刀却未料到,原來雪刀浪子也

用刀的人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郭笑山並不是個

刀從何來?

這是令人大感意外的一刀

但忽然間,他就像是在玩把戲似的 他也的確沒有刀

手裏出現一柄銀亮如雪的刀 他咽了一口唾沫,匆匆把唐竹權拉入

店堂後的帳房裏。 唐竹權炎淡道。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客棧是越來越鳥烟瘴氣了,這滿堂和尚 譚八苦着臉·「唐大少爺,你瞧

尚是老子帶來的? 居竹權眨了眨眼睛:「你以 為這些和

意思、是想知道一下、這裏怎會來了這許 多和尚? 小!老朽絕不是這個意思 ,老朽的

西? 不相關,這些和尚,本來都不是和尚。 唐竹權沉吟着,忽然嘆了口氣。 「不是和尚?那麼他們到底是甚麼車

纍的欽犯!! 「江洋大盗,江湖黑道煞星 ,犯案最

差點沒昏倒過去。 一道… 這怎辦?」譚六聽到這裏

危牆之下 「這還有甚麼怎辦的?正是君子不站 ,這裏你暫時不能逗留。

了大喜客棧,老朽的一切都完了 「這是我的客棧,也是我的命根子,沒有 「不能在這裏逗留?」譚六一跺脚:

失,恐怕却是在所難冤。」 「大喜客棧不會被拆掉的,但若干損

「他們要在這裏幹甚麼?」

裏投店,也許會在這裏大開殺戒,弄得屍 他們也許只是在這裏吃喝一頓,也許在這 「老子不知道。」唐竹權聳聳肩。「

H32

但接着,他却接到了一個令他很不高

曾十已變作階下之囚!

背叛會十的罪魁禍首,是會九伯。

人,原來竟然是包藏禍心,早有陰謀。 這個一直被認爲是督十心腹親信的老 曾十本是唐武宮的杭州令主

鐵霸刀很高興遇上龍城壁。

曾九伯敢對曾十背叛,自然又是北聖

性命。

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斷去一足,萬念俱灰。

顧影道長又怎能不敗?

終於,他橫劍自刎,提早結束自己的

無堅不摧的名刀,忽然就在千鈞一髮之際

刀本在龍城壁的手上。 風雪之刀當然是好刀。

但當郭笑山需要這柄刀的

時候,這柄

會挺身而出?

北聖門的冤崽子可就要遭殃了

「忍到連唐祖師都忍無可忍的時候,

「咱們要等到甚麼時候?唐武宮的人

,閃電般落在他的手上

接,其速度之迅速,簡直已達

州就會變得比現在熱鬧百倍。」

鐵霸刀怔住,怔怔的瞧着這人。

這人是龍城壁。

但却有人代替回答·「不出三日,杭

郭笑山搔了搔脖子,答不上

大小的雨點,在窻外打個不停。 他昨夜喝了點酒,睡意甚濃,連外面 譚六剛從床上爬起,就已看見黃豆般

下着大雨都不知道。 棧店堂。 他匆匆洗臉,穿上衣服,然後走出客

隻剛吞了半斤蒙汗藥的呆鴨 但他一出店堂,立刻就呆住了 ,就像

這裏究竟是大喜客棧?還是一座和尚 他揉了揉眼睛。 「媽啊!」他暗喊!

官。 譚六連臉都靑了 「老子唬你作甚?」 「唐大少爺,你別唬嚇我好不好?」 「倘真的如此,老朽現在馬上就去報

門的暴行 他在很久以前,已聽人說過有關北聖 譚六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譚六怔住, 臉色發青。 「北聖門禿鷹堂的三十六殺手!」 「他們是甚麼人,這麼兇?」

權的說話,暫時離開大喜客棧。 天還沒喝酒,所以說的都是淸醒之言。」 子絕不會在這時候胡言亂語,你瞧老子今 譚六考慮了一會,終於决定依照唐竹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譚老闆,老

的溜走,溜得一個不剩。 譚六走了。客棧裏的伙計,也都悄悄

有離去之意。他們似有所待。 但那些和尚,仍然賴在這裏,絲毫沒

天竺邪神掌

客棧外忽然傳來一陣狂歌之聲

正午,雨巳停。

在這肅殺的正午,環南大街可說是奇

大喜客棧,巳是奇事 三十六個不明來歷的和尚佔據了整間

狂歌而來者,正是丐帮帮主風流神丐 到了正午時份,居然又有幾十個叫化

,浩浩蕩蕩的來到了南環大街

郭笑 郭笑山這位丐帮帮主,的確很特別

冷一笑。

「恐怕你還未踏進衙門,就已莫

唐竹權冷

名其妙的給人在背後刺七八刀!

人望而生畏的人物。 尤其是上任帮主鐵面神丐,更是個人 近百年來,丐帮歷任丐帮帮主都以冷 ,威嚴十足的姿態出現。

也有人說, 有人說他的確不愧是個風流神丐。 他很少會光火,也絕不擺半點架子 但郭笑山却剛好相反。 他並不是風流,而是有點

很厲害。 瘋了 甚至有人說他不是有點瘋,而是瘋得

對不容否認的。 但無論別人怎樣說,有一點事實是絕

弟子擁戴的丐帮帮主。 這位風流神丐,是近百年來最受帮中

方。 某種人的眼中看來,似乎是太不莊重了 手携樽,右手舞動一根竹棒狂歌而來,在 但這正也是郭笑山最令別人佩服的地 堂堂一帮之主,像個市井流氓般,左

我行我素,我走我路。

那三十六個和尚,却好像沒有聽見郭 他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

> ,向大喜客棧湧了過來 郭笑山是羣丐之首。

去?」 「丐帮帮主郭笑山的頭顱在此,誰敢拿他停止了歌聲,忽然在門外大聲說道

個臉上有靑疤的和尚,厲聲喝道··「彭潛 那三十六個和尚還是沒有反應。

五老之一的青虹劍叟褚正豪。 郭笑山剛才所說的,全是確有其事 他本是華 這和尙果然正是彭潛 山派俗家弟子,

山

塞神劍,與本帮主一拚高下?」 已之弱,對敵之長,太愚蠢了,何不用五 已,對敵之長,太愚蠢了,何不用五 彭潛冷笑道: 「那是你自取其咎, 看

在杭州大喜客棧出現。 離開華山一步,但此際却落在叛徒之手 五靈神劍乃華山 他果然真的亮出一口三尺長劍

動 其他三十五個和尚却還是沒有半點異

他根本不理會別人的看法怎樣,總之

笑山的歌,也好像看不見正有幾十個叫化

別人的走狗! 年,想不到原來已投入北聖門下,甘爲你毒殺華山五老,奪劍盗經,銷聲匿跡

師傅是華山

劍!

至寶,整整百年從未

彭潛力戰郭笑山

郭笑山大笑,忽然用竹棒指着其中一

一聲怒喝,彭潛伸出巨掌,疾撲郭笑「郭笑山,你太多管閒事了!」彭潛終於忍耐不住,霍然站起。

郭笑山從容揮掌接下

,劍法一招比一招緊

看來,實在令人爲之不寒而慄。如白雪,但一雙眼睛却是又紅又大,驟然如白雪,但一雙眼睛却是又紅又大,驟然 師

,你害怕了,想離開這裏?」 魯薩班忽然發出一聲寧笑•「郭帮主

得要命,而且很想一走了之,但却捨不得 居然又輕鬆起來, 件東西。」 「不錯,」郭笑山忽然又笑了,神態 「我真的很害怕,害怕

壺。 郭笑山笑笑道: 魯薩班沉聲道。 「本帮主欠缺一個夜 「甚麼東西?

東西? 魯薩班似是一怔,道…「夜壺是甚麼

句 一個和尚立刻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幾

壺這種東西!」 魯薩班恍然大悟,道。「這裏沒有夜 郭笑山搖搖頭

扔出來

像是死狗一般,一個一個的給人從客棧裏

但就在這時候,那六個六袋弟子忽然

其餘叫化,也已紛紛準備展開一塲激

烈的拚搏

大喜客棧的店堂。

命令剛發出,丐帮已有六人飛身闖進

他們都是六袋弟子,武功身手都相當

聲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邪惡意味。

你是血頭族的人?」

「的確不是。」黃髮老人乾笑着,笑

統幹掉!」

他突然下令•「把這裏所有的和尚統

輩

全數死在這黃髮老人的手下

郭笑山臉上的表情,再也輕鬆不來

「你不是中土人氏!」

那六個丐帮弟子,才一個照面,就已

像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不會是等閒之

道理是每個江湖人都不能忘的

對豺狼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這種

江湖上的爭鬥也是一樣。

郭笑山當然更加不會忘記這重要的原

「不,這裏有不少, 但本帮主却只看

情

魯薩班緩緩地退後三步,臉上木無表

個。」 「那一個?」

感到很愉快。」 倘若把你的腦袋砍下來當夜壺,我一定會 「你的腦袋!」郭笑山悠然一笑,

郭笑山畢竟還是郭笑山。

呼

九歲的丐帮弟子已然氣絕畢命。

當郭笑山扶起他的時候,這個年僅十

天翻地覆的血頭族,至今仍然有一人留在他真想不到,昔年曾把中原武林弄得

郭笑山不由吸了口氣。

「正是血頭族最後之神魯薩班!」

「你也就是魯薩班?」

他的胸前,中了一掌。

這一掌的掌印極深,而且連衣衫都被

「天竺邪神掌!」

郭笑山臉色驟然突

又不知厲害了多少倍。

魯薩班的聲音生硬而呆木

帮弟子解决,足見這惡魔的武功

(子解决,足見這惡魔的武功,比昔年看魯薩班剛才輕而易擧的就把六個丐

個,現在才十九歲。

這叫化是丐帮六袋弟子中最年輕的

他扶起其中一人。 郭笑山的臉色變了

班

充滿怨毒,充滿仇恨,「這個人就是魯薩

「一人!」黄髮老人的聲音忽然變得

「血頭族還有幾人在中土?

也不錯。」

「血頭族已和北聖門聯合在一起?」

他叫鄧宇雄,擅長輕功,十八式伏魔

敗對方的把握也沒有,但他還是那副老樣 雖然强敵當前,雖然他現在連一分擊

但魯薩班却吼叫起來。 他現在的表情,似乎真的很愉快

郭笑山朗聲一笑。「自當奉陪,死而 「郭笑山,你敢與我拚一掌嗎?」

> 密 ,兇狠。

彭潛以雙手緊握劍柄,身子却向地上 彭潛忽然一劍刺在地上。 郭笑山却仍然是那末從容 劍峯沒入地底最少一尺。

但以彭潛的武功,又怎能與天下第一

反擊一招,他已無法抵禦。 大帮帮主相提並論。 雖然他一直都在搶攻,但郭笑山只是

死穴。 郭笑山的青竹,巳疾點彭潛身上五個

,對於彭潛之死,並未有任何反應。

但其他三十五個和尚,却仍然若無其

一羣叫化子在大聲喝采 彭潛在驚詫中倒下

事

郭笑山擊殺彭潛的情况 ,唐竹權看得

很清楚。

量 但他絕對沒有輕視其餘三十五人的力 尤其是他們這份鎮定、 沉着的表現

更加可以顯出他們絕非烏合之衆 他們能等多久? 就算他們能等,丐帮的人會陪他們等 他們在等待些甚麼?

有喘息的機會 郭笑山既已來了,就絕對不會讓敵人 丐帮不會陪他們等。

注視之下,與魯薩班拚了一掌。 他毫不猶豫,在羣邪與帮中弟子密切 郭笑山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豪氣下雲,豈懼邪魔外道? 唐竹權面露緊張之色。

誰上前勸阻,都是多餘的 笑山已决心要與魯薩班一拚,那麼無論是 他沒有阻止郭笑山,因爲他知道,郭

有 種駭人的聲勢 這一掌對拚,並不如想像中一般

然後,是一陣無言,無聲的兩隻手掌,輕輕接合。 不久,兩隻手掌分開 兩隻手掌,緩緩遞出 沉默

平 他還是那麼充滿着自信,那麼毫不在 郭笑山却屹立原處,淡淡一

魯薩班的腦袋砍下來當作夜壺 他彷彿仍然具有絕大的信心

丐帮弟子甚至已經有人發出了一陣歡

他們認爲帮主佔了上風,甚至已經擊

敗了這個天竺老魔頭。 但唐竹權却已看出,雙方勝負已分

但勝利 者却絕不是風流神丐-

風流神丐忽然嘴角冒血。

這位丐帮帮主忽然在微笑中緩緩地倒

H34

驀地,客棧裏响起了一陣極刺耳的笑

頭族門下所有寃魂,都要他碎屍萬段,

永 血

他說·「唐君武是罪人,北聖門

一個黃髮老人,突然在客棧內出現

不超生。 郭笑山回答道:「本帮主並不是唐祖

無怨。」

郭笑山敗了。 =

叫 丐帮弟子的歡呼聲,已變作驚惶的呼

死人!! 手:「讓他們走,這位郭帮主已等於是個 他們急急把郭帮主移到一旁。 四個和尚作勢衝出,魯薩班却揮了揮

你

龍城壁凝視着唐竹權,緩緩接道。 郭笑山之敗,確然是前車可鑑。

龍城壁的說話是事實。

血靈芝丸,塞進郭笑山的口 唐竹權匆匆趕到他身旁,掏出一顆碧 他還沒死,但呼吸却越來越是微弱 郭笑山却在這時候睜開了眼睛 中

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

「老夫去!」在唐竹權的背後,

突然

「老子不去,誰去?」

唐竹權一怔。

郭笑山含笑點頭 「郭帮主,你不會死!也不能死!」

個人是誰。

丐帮弟子却聽得很淸楚。 就離開丐帮?」雖然他的聲音很微弱,但 「唐胖子, 你安心,我怎會這樣輕易

唐竹權忽然跳了起來。 「老妖怪,老子也來領教領教天竺邪

定的手攔住去路。 但他還沒有衝出去,就已給一隻很穩

唐竹權很生氣。

老子 攔住他的,正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他盯着這人,怒道。「龍城壁,休阻

龍城壁沒有放開他的手。

「唐兄,說句不中聽的說話,你的五

地方去。」他的聲音就和他的手一樣穩定 絕指法,絕不會比郭帮主的掌法强到甚麼

,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 唐竹權張大嘴巴,但却甚麼話都說不

他也不是個蠻不講理的笨人

是不是你?」

着說。

比不上唐老人。但誰也不敢說,他的本領

這聲音他很熟悉,但一時間却又想不 謀害自己。

回頭一望,只見一個黑髮老人,昂然

濶步,直向客棧而去 「曾十爺!」 睹天日。

雀。 山 他忍不住問龍城壁。「這一老一少, 唐竹權不但看見了曾十,也看見了朱 樣,充滿了堅定和自信。 黑髮老人微笑,他的笑容就像是郭笑

豈不是已經成爲會九伯的階下囚嗎?」 龍城璧淡淡一笑。 「本來是的。」

「但現在曾九伯巳無法囚禁得住這兩 「但現在

人。

「曾九伯死了?」 「死人又怎能囚禁得了活人?」 「爲甚麼?」

唐竹權目光一亮,忽然又說。「這人 「是誰幹掉了他的?老子要去感謝他

在杭州城,他的名氣也許比不上杭州

他被囚禁在一座堅固的石牢中 他最信任的骨九伯,居然勾結北聖門

他們救了出來。 然而,唐老人却突然殺進茶葉莊,把

料未來的逆順? 世事本如棋。 又有誰能够眞正及早預

量着曾十 魯薩班冷笑道:「你要跟我拚掌?」 曾十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打

嗎? 魯薩班凝視着他:「你有信心擊敗我

「不錯。」

曾十是個武林名宿,一身武功深不可 「不是,是令尊大人。」龍城壁微笑

但他還是栽了一個幾乎要了他老命的

他們都以爲,今生今世,再也難以重 不久,連朱雀也遭遇到同一命運。

魯薩班用一種森冷、 詭異的目光

曾十沒有回答,臉上的表情却更爲冷

那支五尺巨劍,已同時貫穿過曾十和 武的地位。 唐武宫中上上下下,沒有任何一人不

心臟中了一劍而死。 血頭族最後一人,就在曾十緊抱下 遵從唐老人的命令。 對於行兵調陣,唐老人在這方面是老

,要做到這一點就更加困難。

尤其是魯薩班的天竺邪神掌那麼厲害

魯薩班兩人的心臟!

然而,曾十却很成功。

他緊抱着魯薩班,嘴裏同時大喝一聲

雀!

些惡賊,統統都要死!」 那三十五個和尚已無可等待,終於有 朱雀終於拔出巨劍,喝道: 「你們這

如 在曾家莊,形勢更是兇險萬分! 但這裏僅是戰火的一端。 ,大戰羣雄

薩班。

只有朱雀例外。

沒有人在事前知道

,曾十會緊抱着魯

喝聲如雷,朱雀在刹那間,渾身感到

班的計劃。

因爲會十早已對他說出了一個殺魯薩

朱雀極刀反對,但曾十却曉以大義。

「魯薩班此人不除,乃大禍!大患

雀都已成爲他的階下囚。 曾九伯本已控制了曾家莊,曾十、 五 朱

唐老人突然從天而降,攻入茶葉莊 但他躊躇滿志的日子並不長久。

宫中精英高手七十二人,在這片地方上嚴唐老人坐陣於督家莊,並且調動唐武 把曾九伯斃於松木紅纓槍下。 朱雀重獲自由。

班相陪,本利俱在,何樂而不爲?」 十爺已時日無多,死不足惜,能抓緊魯薩

陣以待 果然,北聖門的報復很快就來臨。 形勢有如利箭在弦,一觸即發

後,朱雀突然亮一支五尺巨劍,毫不留情

所以,當魯薩班被緊抱,曾十大喝之

朱雀夫復何言? 督十主意已定。

地在曾十背後用力猛刺!

突然在曾家莊外出現。 本是開封府第九分舵舵主的郝鈞夫,

除此之外,還有六絕老叟!

殺氣嚴霜。

却 還是沒有在曾家莊出現。 但是唐老人一直期待着的北聖門主 雙方都是嚴陣以待。

武王神令,使唐老人完全代替了唐君

他們却無法越雷池半步? 江湖,經驗豐富。 雖然北聖門來勢洶湧,但硬拚下來

仗功成戰將行

却還是勇健非凡,雄風不減。 相反地,他的唐門槍法越來越老辣 唐老人雖然年紀甚老,但一槍在手

七分舵之力,猛攻茶葉莊。 郝鈞夫集合了第二、第四、 第

然佔不到半點便宜。 手 ,郝鈞夫雖然發動了狂烈的攻擊,但仍 六絕老叟突然大叫•「唐老人 但在茶葉莊裏的,全是唐武宮精英高 ,老夫

與你决一死戰!」 六絕老叟以一雙黑鋼環,與唐老人週 唐老人沒有逃避,旋風般飛來。

的威力。 旋 十招未過,六絕老叟已顯出了黑鋼環

來就把唐老人迫的險象環生。 只見環影閃動,炁氣迷漫,居然一上

老人解决,大局已定。 六絕老叟精神抖擻。他認爲只要把唐

雙環招式更精絕,出手也更狠毒。

却始終沒有被傷害一根毛髮。 然而,唐老人雖然看來險象環生,但

> 他談話 曾十仍然默然不語,彷彿根本不屑與

魯薩班看着他,眼中已露出了濃厚的 他忽然拍出一掌

他竟然任由魯薩班 曾十却沒有還予對方一掌 一掌擊向自己的

膛!

得起這一掌。 類護體奇功的絕頂高手,也同樣不能承受 即使是已經練成金鐘罩、鐵布衫這一 沒有任何人能承受魯薩班這一掌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姪事。 曾十憑甚麼用自己的胸膛承受這掌? 這是天竺邪神掌,能破護體內功!

開 一陣焦臭的氣味,已從會十的胸膛散

督十何故全不還手。 難道這人竟然是存心白白送死的? 他有把握可以殺會十,但却無法明白 魯薩班的瞳孔已瞇成一綫

魯薩班不相信這回事

開兩袖,向魯薩班擁抱過去。 他緊緊的擁抱着魯薩班,死也不肯放 但就在他心念電轉之隣,督十突然張 他似已察覺到對方有點異動 他忽然收掌。

要緊抱着魯薩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唐老人突然一聲大喝:「撤環! 唐老人仍然只是穩守,沒有反攻 直到六絕老叟看出情况不妙的時候 六絕老叟連續一口氣攻出百多招, 六絕老叟冷笑。「笑話。」

陣冰凉的感覺。 但話猶未了,雙手腕骨突然同時傳來

木紅纓槍便將自己的雙手廢掉。 他怎樣也想不到,唐老人一反擊,松

六絕老叟神色慘然,冷汗如雨

唐老人冷笑。

前 他巳豁了出去。 六絕老叟想叫一聲,突然不要命的撲 「六絕,你還不認栽?」

松木紅纓槍如魚入水般,滑入六絕老

算他要拚命,也是無濟於事。

但這時候,唐老人已是穩操勝劣,

就

叟的胸膛。 六絕老叟臉上的表情完全僵硬。

句說話。 「好一個唐老人……」 這是他最後一

證實。 六絕老叟不是他的對手,這一點已被 郝鈞夫目睹六絕老叟死在唐老人的槍 他已看出唐老人的槍法,異常厲害。

不利的地位。 而且北聖門在這一役中,已漸漸處於 即使是自己,仍然不是唐老人之敵!

少。 他心念電轉,知道再戰下去,凶多吉

他大笑。「魯薩班,咱們一塊兒走

曾十却居然還有一口氣。

話猶未盡,人巳氣絕。

他嘶聲嚎叫•「漢人……眞狡……」 魯薩班在曾十懷抱中,雙目怒凸。 也是可歌可泣的一劍! 這是壯烈的一劍!

誰也不愁會寂寞……」

朱雀在旁,一顆心似已不再跳動。

長劍已向他迎面劈了過來。 但他的撤退令剛發出,一把冷森森的

怕的長劍要砍掉他的腦袋。 未沾上半滴鮮血。他未傷人,却有一把可 郝鈞夫急以寶刀招架。刀勢一展,這 郝鈞夫的家傳寶刀早已出鞘,但却還

知道這是甚麼劍法。他巳戰意全消。 一把長劍却又向左急移三尺。 那是衞空空,使出來的當然是砍腦袋 這時候,郝鈞夫已知道對方是誰,也

人,正是他的四叔一

至此,郝鈞夫大勢已去。 衞空空和唐竹權一起回到杭州的。

把他的腦袋砍掉下來! 他雖然極力反抗,但衞空空最後還是

而大喜客棧的激戰,羣雄也取得了勝利 曾家莊之戰,比預料中結束得更快 但曾十已死,郭笑山也負傷不輕,性

眼的江湖煞星。但這一次,他們幾乎全都 那三十五個和尚,其實都是殺人不眨

但北聖門門主,還是沒有出現過,彷 這一戰北聖門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彿根本沒有這個人的存在。

。人,畢竟是血肉之驅。 大戰後,每個人都難免會有疲倦的感 他是誰?他在哪裏?

> 决門。這兩人的年紀都很老了,而且其中夢境很模糊,他彷彿看見了兩個人在 夢境很模糊, 他在想着剛才的夢。 他斜倚在床上,竭力的在想。 直至夜深,忽然天降大雨 這一夜,他睡得很酣。 但忽然間,他從夢中驚醒 唐老人仍在酣睡中。 唐老人也不例外。

而非。他忽然想到昔年雄霸長白山,不可 世的「北極暴君」。他曾經見過「北極 人又是誰? 他想到不少武林中人,但却全皆似是 唐老人在想。這人的印象更模糊。

有力的大漢。但是夢境裏的人,絕不會是「北極暴君」是一個身材魁梧,孔武 「北極暴君」。 而且「北極暴君」早已死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天邊已漸露 唐老人一直思索下去。

一定是現在的北聖門主!」 唐老人忽然霍然站起。「是北聖門主

唐老人不知道。 但現在的北聖門主又是誰?

疑的。但唐君武此刻身患奇疾,唐老人却 找唐祖師,而且說不定已經找到了他! 唐君武的武功,唐老人是絕對不會懷

暴君」,他是昔年北聖門主。 夢境中,其中一人是唐祖師,但另外 -唐祖師·

他只是有個感光,北聖門主一定會去

實在是一件不堪設想的事。

(四)

飛掠到一座荒山的峽谷下。 一個穿着淡青長袍的人,像是流星般

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 這人戴着一頂很奇特的竹笠。

都是用石頭所造成的。甚至連他的脖子

但這青袍人却好像根本不是一個人

大漢這麼一扯,居然對青袍人毫無損

緊按着一支劍的劍柄。

人邪門,劍也邪門。

×

日影更偏西。

泥路, 駛到谷中。 驀地,一輛馬車,從一條不太寬闊的

他動的是丈二長鞭。 青袍人仍然不動。 但那趕車的大漢却已動了

漿塗地。

揪了回來。大漢險死還生,但却還是勇氣 量,居然把去勢急勁的趕車大漢硬生生的

十足,要再向青袍人撲擊。

手,閃電般抓住大漢的衣裳。

手雖枯瘦,但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力

廂門突然被撞開。白影一閃,一隻枯瘦的

但也在這一刹那間,一直緊閉着的車

他急不及待要去找四叔——唐君武唐老人想到這裏,立刻就離開唐門

,恐怕立刻就要氣絕斃命。

無論是誰,給這種馬鞭套住脖子一扯

大漢咬牙,用力一扯。

嗖!長鞭已套住了青袍人的脖子

但青袍人却還是紋風不動

這附近也好像沒有人。

這把劍也很特別。

人劍都同樣具有一種可怕的殺氣。

趕車的是個大漢。

馬車徐徐駛來,在青袍人兩丈之前停 車廂門緊閉,連窻子都垂下黑布。

也很清楚。

倘若北聖門主真的找到了唐祖師,那

萬鈞之勢飛擊而下的

大漢出手極快,這一鞭更是挾着雷霆

跡不見。青袍人默默的站在谷中,左手緊山荒凉,峽谷下更是連飛鳥走獸也絕 竹笠很寬闊,四週還垂下一層黑紗

傷

人已被帶動,凌空飛摔開去。

這一摔,力道奇猛。

只見一隻蒼白的手輕輕一抖,大漢的

他伸出了手,也扯着馬鞭

青袍人終於出手了

麼一撞,恐怕仍然難発撞個腦袋開花,腦石。敢算大漢督經使過鐵頭功,但若被這

大漢身不由主,迎頭撞向一塊鳞峋怪

青袍人站在谷中,動也不動。

他向青袍人發出了凌厲的襲擊。 他鞭的不是馬,而是人。

唐祖師穿一襲雪白長袍,神情嚴肅

他的主人,就是唐祖師一

但他却被主人喝止。

青袍人道••「昔年我與北聖門全無關 「但現在尊駕已是北聖門 爭,先發制人者未必就是佔了優勢 青袍人沒有催促,他在等待。高手相

急。 擊致勝者,才是真正的高手。青袍人不着 能等、能忍、能把握最重要一刹那一

則他根本不必來。這一時。他知道,由 時。他知道,唐祖師絕不會逃避, 反正他巳等了許多許多年,也不急在 否

也是很不公平?」

人,你有病,怎能跟這惡魔决戰?這豈非

其難。」

青袍人道:

「大勢如此,不得不勉爲

唐祖師嘆了口氣。

「公平的决鬥,永遠不能以多欺少。」

唐祖師凝視着他,一字字緩緩的說。

大漢搖頭。「不-

係。

唐祖師道:

他對大漢說:「你回去。」

大漢忽然跪在地上,以首叩地。「主

着寶劍接受自己的挑戰。 他相信,唐祖師一定會從車廂裏,持

往往是人類腦袋無法想像得到的 他想的不錯,但世間上有很多事情

夜色從黃昏裏靜靜而來,却又在晨曦 七

半點忙,你留下,老夫反而要分神照顧

沒有忘記我的劍?」

唐祖師道•「東贏落月劍,只要看過

,就一輩子也不會忘掉。

雖然看不見你的臉,但却看見你的劍。」

唐祖師的目光遙注遠方,說:「老夫

青袍人冷冷道。「這許多年了,你還

唐祖師接道。「你不走,帮不了老夫

了揮手:

「你回去,這是命令。」

大漢神色慘然。

不公平,却又何妨?」

大漢不懂。他正想開口,唐祖師又揮

「你已知道我是誰?」

一件事都絕對公平,尤其是對自己,縱然

今日統領北聖門的,並不是個漢人。」

「恐怕中原武林人物,誰都想不到

青袍人沉默了許久,才慢慢的說道:

唐祖師道••「我們不能要求天下間每

那豈非更連累了我這個老人家?」

他終於依言退出峽谷。

青袍人默然。

劍出鞘,劍光流動。

他忽然緩緩地拔出了腰間佩劍

大漢無言。

趕車大漢已消失了踪影。

唐祖師遙注着遠方晚霞,夕陽把他的

臉龐染成金黃色。

青袍人這才開口說話。

青袍人的聲音很乾澀,他的漢語也極是生

「唐君武,你終於出現在我眼前!」

中悄悄逝去。 他巳等了一個晚上。他仍在等。 長空已蔚藍,旭日斜照在青袍人身上

鮮紅如血,是松木紅纓槍。 **倏地,谷中來了一個灰袍老人。** 他仍未有半點無躁的舉動。 這老人鬚髮皆白,唯獨手中一槍紅纓

老人,而是車廂內的唐祖師! 青袍人的姿勢仍未變。他等的不是唐 是唐門老祖宗唐老人來了。

見,又似是根本不屑看他一眼。 他的一雙手也冷如冰 他沒有看那青袍人一眼;旣似是看不 唐老人臉色如冰。

然而,過了很久很久,他還是沒有從 唐祖師在車中,他盤膝而坐。 他用一雙冰冷的手,打開車廂門 他把松木紅纓槍插在地上。

他身上袍白如雪。

已乾血漬! 袍雖雪白,但在襟前却有一縷鮮紅

血是從唐祖師嘴角流下的

山風吹來,一羣烏鴉在遠方飛起 一派紅血淌下

他似無半點悲慟。 馬忽嘶鳴,唐老人却是無言。 唐老人抱着他敬愛的四叔離開馬車 一代宗師赫然已在夜中坐化。

他只是漠然,他只是寂寞。 他似早已知道這一刻的來臨。

的神秘青袍人。

真正悲慟的,是那等待出劍一擊已久

吹了整夜山風的落月劍,被主人用沉

痛的力量插入泥土中。 「唐君武!你好狠!你好絕!你讓我

等了無數歲月,却在這時候離我而去!你 死去的弟兄復仇?……嗚…… 死,我去哪裏找對手?我去哪裏爲九個 他伏地狂哭!

他已不像是高手,而是像個瘋子

唐老人抱着唐祖師,木然佇立。

日漸高昇。青袍人吳聲漸止。 他只知道,敬愛的四叔已離人世。 他不知道青袍人是否會向自己攻擊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竹笠下的黑紗擊成粉碎 他忽然拋掉笠帽,又從地上拔劍,把

H38

『北極暴君』。」

乾笑之後,又是一陣咳嗽

「昔年北聖門主,是個粗暴狂徒,他

他 重回 馬車。

唐祖師咳嗽一聲•「好。」

「你去取劍,我等你。

唐祖師道:

「馬車上。」

青袍人道:「劍在何方?」 唐祖師又說:「老夫也會學劍。」 青袍人一劍在手,氣勢凜然。 唐祖師微笑•「好劍!」 劍氣森寒,逼人眉睫。

唐祖師乾笑。

青袍人道:「他已死。」

車廂裏出來。

夜色巳臨。唐祖師仍然在車中

唐祖師說道:「你本來不是北聖門的

竹笠一除,青袍人露出了本來面目 他頭上白髮如銀,兩眼深陷,容顏瘦 !統統都要殺!」

他木然道: 「你果然是扶桑島國十大 唐老人這時才看了他一眼。

浪人唯一生存者 他狂笑着,「你是唐老人?」 青袍人大笑。「不錯,正是錦兵中衞 錦兵中衛!」

會落月劍法!」 「唐君武旣死,你來!你來!你來會 「正是唐老人!」

人沒有回答。

剩下錦兵中衛了 他繞到唐老人面前大聲道:「唐老人 錦兵中衞又在狂吼。「咱們東洋會十 中衞了,爲甚麼沒人殺了我?」有九個死在唐君武手下,現在只

你不敢?你不敢會一會東瀛落月劍?」 他只是把唐祖師抱得更緊。 唐老人還是沒有回答

但忽然間,他又把劍收回,身子一擰 劍在空中, 錦兵中衞突然雙手舉劍。 似欲一劈而下

,目光落在馬車背後。 車後有人。一個帶刀而來的藍衣人

唐老人能找到的地方,龍城璧也能 但唐老人能否接得下錦兵中衞的落月 唐老人能接得下的一劍龍城壁也能。

龍城壁更不知道。 甚至連唐老人和錦兵中衞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世間上有種人,絕不會在面臨不知

九步

道後果事情的時候,就臨陣退縮。 龍城壁無疑就是這種人。

飲已來到中土的東瀛高手。 他神態恭謹地,面對着這位在多年前

「雪刀浪子?」 「我是龍城壁。」他一字一字的說。

「正是。」

錦兵中衛突然厲聲大喝! 「好!你現在是在替唐君武受我一劍 字出口,可怕的一劍已擊下

是無數劍影在閃動。 劍光耀眼!雖然只是一劍擊下,但却

但每一道光影,都可以在瞬息之間 每一道光影,都似是虚招。

把對手斬殺於跟前。 只要有一分猶豫,立刻就死! 面對這種劍法,絕對不能猶豫

龍城壁沒有猶豫。

雪刀在同一時間發招。 龍捲西風!

錦兵中衞只發一劍,他却以四刀相迎 龍翔字外 龍遊八荒一 飛龍鑽海一

四刀拚一劍,那只是電光石火間的事。 颯!風雪之刀却橫架於兩人中央,刀 落月劍忽然回入劍鞘。

鋒光華映目生寒

他回頭,無言離去。 錦兵中衞一笑,笑意凄然 ! 兩步

龍城壁沒有感到興奮,只是默默回乃

劍快,錦兵中衞身中四刀而亡。」 但唐老人的評語却並不是這樣。

候一夜,錦兵中衞精銳之劍招巳化爲急躁 平庸,是故勝敗不足論英雄。」

同年,中秋夜。雨綿綿,無月無星

趕車者乃一大漢,他是舊地重遊。 車廂門雖閉上,但憲子却沒有垂下黑 一輛馬車,緩緩駛到此峽谷。

有七八分醉意。 奇胖之人,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

城壁。 馬車後,尚有一人,騎驢而來。

笛越吹,風雨似越寒凉。 這不是一個好中秋。 本是月圓之夜,却是適逢綿綿秋雨。

在這荒僻之地,誰在奏琴? 是琴聲。

他這一闕笛曲,是從陰來來遺體上找 朱雀笛聲仍然繼續。 他說。「落月劍法本勝一籌,然而久 這一戰,江湖中人評•「雪刀比落月

竹權。帶着七八分醉意者,是雪刀浪子龍

他人正少年,英姿颯爽。他是朱雀。

驀地,不遠處傳來「錚錚」聲响 笛音單調、

朱雀在驢背上吹笛。 肅殺。韻律悲昂、壯烈。

這位東瀛高手,只走了十步就倒下。

出來的。陰來來已死 與自己所吹的一模一樣。 但這時候,朱雀所聽琴聲,居然曲調

誰所奏? 荒谷有人,而這人竟然是唐老人 朱雀很快就獲得了答案 他不禁暗問。「這是誰的曲?這曲是

的父親,居然也會奏得一首好琴音。 唐竹權怔住。他從來都不知道,自己 他忍不住問唐老人。

「是誰所譜?」 「此曲何名?」 「戰將行。」

唐竹權整着一肚子悶氣,忍不住問龍 唐老人不答。

城壁。「你可知道?

,乃唐祖師與陰來來前輩 唐竹權吁了口氣。 龍城壁緩緩道:「此曲乃二人合力共

唐竹權微微一笑,說:「原來如此?」朱雀忽然問道。「甚麼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意思,就是原來是這樣的! 朱雀怔住。

有另一個人。他上前仔細一看。「郭帮主 !你的傷勢…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現這峽谷中漂 朱雀忽然驚呼

的中秋夜,忽然變得熱鬧、 笑山的聲音:。「江湖上許多人都以爲我已 現嗎?」郭笑山突然出現,立刻使這愁思 經死了,但你瞧,本帮主現在不是神龍活 「好小子, 」黑夜中傳來風流神丐郭 高興起來…

星施出天星掌・至此翟天星明白原來赫連夫人在試他的武功… 是赫連容若的女兒,她在赫連夫人的指示下向翟天星施出香氣,暗器等,最後更逼翟天 有八位長白山參帮帮主到來參加壽筵之時,翟天星心中更疑,不知這主人家有何怪事發 景象,並無喜慶氣氛、翟天星心中奇怪、當主人赫連容若開門相迎,並告訴翟天星記還 生……晚上,翟天星在客房中歇息,突見窻外有一人影閃過,翟天星忙縱身追出,原來 前文提要:

午夜傳怪聲

父親身旁。 僕一旦為赫連翠韻預備椅子,坐在她

粗菜,後日賤辰,當再爲諸位預備精美菜 赫連容若道• 「衆位兄弟,這餐洗塵 只見厨房已送上各種菜式。

「二哥客氣,這味西湖醋魚已是天下美 紫旗牌傅仲達夾起一箸西湖醋魚說道

南宮宇 盧 令

不絕口。 衆人紛紛舉箸,有爲這味西湖醋魚讚

忽然,一陣環珮叮噹之聲,自外面傳 又是酒過三巡,衆人都十分高興。

華貴的婦人,身旁有兩個丫環攙扶着。 • 道• 「娘親,爲什麽你不好好休息?」 赫連翠韻連忙站了 起來, 奔向那婦人 衆人正在詫異,門外已站了一個雍容

這婦人正是赫連夫人。 八旗牌立即站了起來,齊聲道:「夫

H40

翟天星傳奇故事

頻頻出兇案

星到杭州垂柳山莊一聚,翟天星欣然前往,垂柳山莊中一片蕭條 前文書至赫連容若六十大壽,派了大紅請帖給翟天星,邀霍天

上薄施脂粉,一身淡素衣裳,頭髮似是經 翟天星打量這位赫連夫人,只見她臉 赫連安人道。「我沒有什麼!」赫連容若道。「夫人你……」

過悉心梳理。 病之人,也許是脂粉在燭光之下, 一、也许是指份在燭光之下,看不到她的臉孔略帶紅潤,看來不似一個久

她的蒼白。

多年,大夥兒可好?」 赫連夫人檢袵道: 「衆位叔叔,久別

衆人道:「托大哥之福!」

牌不說托二哥之福,而說托大哥之福 兩個丫環連忙攙扶,可是,赫連夫人却 翟天星感到有些奇怪,爲什麼八個旗 正在狐疑之際,赫連夫人嗆咳了兩聲

歇歇!」 赫連容若連忙上前道· 「夫人你還是

都到齊了 一聚! 赫連夫人止住咳嗽,道。 ,難得有這良機,我定要與眾人 「衆位叔叔

赫連容若親自搬了一張椅子,放在夫

遠道而來,請多喝幾杯!」 赫連夫人却沒有坐下,續道:「各位

衆人道:「夫人美意,在下等定必遵

露笑容,可是嗆咳又起。 赫連夫人道:「那好極了!」 說罷臉

尊敬,似乎對赫連容若也沒有那麽尊敬。 當一面,可是,對這位赫連夫人却是十分 那八位旗牌,而今都是北國參帮之中,獨 點,翟天星並不覺得奇怪,最奇怪的是, 是假裝有病,而且,她實在十分虛弱,這 還有一點最令翟天星奇怪的,赫連容 翟天星看在眼裏,知道赫連夫人並不

休息一下!」 若與這位夫人,似乎並不投機! 赫連翠韻扶着娘親,道:「娘親,你

便回去歇息!衆位叔叔,垂柳山莊待慢之 處,尚請各位包涵!」 赫連夫人道:「孩兒・我說多一句

後才可回去!」 發生了什麼事,請各位好好住下,解决之 赫連夫人道。「假若垂柳山莊之中, 衆人道:「夫人言重!」

發生什麼事?」 赫連翠韻道: 「娘親,我們山莊豈會

叔,你們可答應我這一言?」 赫連夫人道: 「孩兒不懂事!衆位叔

·便是八旗牌之事·那會未决而退!」 衆人毫不猶豫,道:「垂柳山莊之事

生?

究竟垂柳山莊之內,將有什麼事故發

又嗆呀了幾聲。 赫連夫人對這答話,似乎極感滿意,

> 赫連夫人並不理會,續道:「翟大俠 赫連容若道• 「夫人……

翟天星忽然想起,小樓之內傳出的聲音 你也不能例外,對嗎?」 這話明明是要留着翟天星,就在這時

正是赫連夫人的聲音。 翟天星回答道:「在下豈是慣於袖手

赫連夫人道:「我知!」然後十分滿

意地笑了一 赫連容若終於忍不住道。「垂柳山

會 之內,有八位兄弟, 發生什麼事!! 還有翟大俠在・ 又豈

還是回去休息!」 赫連翠韻也道:「爹爹說得對, 娘親

攙扶,出了偏應,衆人重新坐下。 赫連夫人向各人施禮,緩緩地由丫環

能 一時興奮,見衆位遠道而來,才放任說 赫連容若說道:「衆位兄弟,賤內可 可是,衆人却沒有了剛才的興緻。

話 也曉得赫連夫人是話裏有因。 這番解釋,更令衆人滿腹懷疑,任誰

他所遇到的事,八位旗牌並沒有遇到 在二更時份才完,衆人各自回房休息。 是什麽事?連翟天星也感到摸不着頭腦。 翟天星心中比各人有更多疑問,因爲 赫連容若頻勸衆人喝酒・這席酒終於 但是,赫連夫人所指要發生的事,又

若太身也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如果他 翟天星觀人於微,他知道甚至赫連容

> 知道,他不可能在這喝酒的兩個時辰之內 ,全無破綻

翟天星心中嘀咕 赫連夫人一人,究竟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知道快要發生什麼事的,只有

五更鼓响,翟天星巳朦朧入睡。 他當然不能去問赫連夫人

翟天星盥洗之後,披衣而出 翌日清晨,春日的陽光洒滿了院子

緻的景象。 如果是夏天・垂柳迎風,定有一番清幽雅 方,都是遍植垂柳,可惜而今只是初春 垂柳山莊佔地頗廣,差不多每一處地

削, 翟天星也看不清楚他是誰人! 那人垂手而立,背向翟天星,一時之 忽然,院子盡頭之處,站着一人。 翟天星沿着小徑, 漫無目的行着

嘆息 鬱悶的嘆息與春日的陽光,顯得極其 翟天星正想回身,却傳來一聲沉重的

他 不諧調,翟天星忍不住停下步來。 口音,竟是垂柳山莊的主人赫連容若 翟天星道:「赫連兄,你早! 「翟兄!」那人已發現了翟天星,

睡? 赫連容若答道:「你早!昨夜可曾安

在嘆息!」 翟天星道: 「很好!赫連兄,你似乎

「翟兄,你認爲我不該嘆氣?」 赫連容若並不掩飾,又嘆了一口氣道

嘆息!! 翟天星道。「我猜不到你有什麼值得

赫連容若低首不語,半晌才昂起頭來

了夫人?」 時・便聽到赫連翠韻最後一句話。這時,八位旗牌已來到。他們剛進門 金旗牌饒勇夫第一個道:「是誰害死

說? 赫連翠韻並沒有回答,反身撲向赫連 赫連容若道。「孩兒,你爲什麽如此

因,輕聲地對赫連容若道:「赫連兄, 扶起小姐,讓我看看! 夫人屍身,哀號道:「娘親, 翟天星也覺得赫連翠韻這話,話裏有 娘親……」

的 也沒有什麼異樣的顏色。 眼皮,並沒有中毒的痕跡, 翟天星走近床沿,首先揭開赫連夫人 赫連容若扶起了女兒。 再看看指甲

切看來,赫連夫人應該是壽終正寢的 赫連容若吩咐丫環道:「你們先扶小 爲什麼赫連翠韻會如此說? 床上被舖,也沒有掙扎過的跡象,一

姐去休息 入推開,哭道··「我要陪着娘親……」 兩個丫環應命,可是赫連翠韻却把兩

赫連容若道:•「孩兒,你又何必苦了 赫連翠韻哭着道··「我又何必苦了自

己? 會打點一切!」 歇,這裏的事,有你父親和八位叔叔,自 翟天星也道。「小姐,你還是先去歇

兩個丫環又再扶着赫連翠韻,她不再 赫連翠韻望着翟天星。

可是,她的哭聲還沒有止住,喃喃自

個賢慧妻子,一個善侍親心的女兒,很多 恰似世外桃源, 人連羨慕也來不及! 臉上出現了笑意,但笑容却是苦澀的。 翟天星道:「赫連兄,這垂柳山 而且你擁有美好家庭,一 莊,

翟天星沒有答話,因爲這到底是別人 赫連容若道· 「表面的確如此!」

人不敢置信!」 後,轉眼巳是十年,這十年之內,變遷令 赫連容若道:「翟兄,我與你分別之

翟天星道:「赫連兄,你似乎是滿懷

,我們還是回去!」 翟天星道:「赫連兄,難道你不信任 赫連容若道: 「一腔愁絮,滿懷落寞

在下?」 赫連容若道:「不, 我相信你,這裏

不是談話之所,還是回到垂柳軒再談! 翟天星跟隨着赫連容若,向着西面

果在夏天,這些楊柳定會把這小小的垂柳 軒蓋着。 垂柳軒外,所植的楊柳更是綿密,

陋的幾件傢俱。 軒內並不是想像中那麽豪華,只有簡 赫連容若道·「翟兄詩ー

在此處?」 翟天星有點奇怪,道:「嫂夫人也住 赫連容若道:「這便是蝸居」

語地道••「娘親,你死得可苦…… 都忍不住的鼻子一酸。 孤女喚母,聲聲凄楚, 使在房內的人

此時,八位旗牌也走近床前,仔細看 赫連容若仍是呆呆的站着。

大變,還望各位原諒,夫人入病,我也知 赫連容若說道。「眞想不到莊中遇此

人是給人謀害的?」 急,竟然又把赫連容若喚作副帮主!頓了 頓,又道,「爲什麽翠韻姑娘竟會說夫 饒勇夫道•「副帮主……」他一時情

赫連容若道··「孩子一時激動…… 紫旗牌傅仲達道••「夫人患的是什麼

病? 赫連容若道··「夫人自從與我隱居垂

柳山莊, 鬱成病! 一直是落落寡歡,大夫說她是抑

衆人輕輕地嘆息。 赫連容若道·「已有八年了! 傅仲達道:「病了多久?」

連兄,節哀順變,早日爲夫人料理後事爲 翟天星見衆八並無主意,便道••「赫

河下瀉,原來他一直在忍着淚水。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 赫連容若昂起頭來,兩眼淚水有如江

八旗牌也紛紛慰言。赫連容若吩咐莊

中家人,打點夫人後事

轉眼巳是三天。 垂柳山莊之內,一片苦愁

反抗,緩緩地步出了臥房。

H42

老爺來了!」 「翠韻,娘親怎麽了?」

赫連善搶先推門進了小樓,道:

他們隨着赫連善,經過東廂,直趨小 赫連容若如夢初醒地道•「去……」 翟天星道:「我們立即去看看!」 赫連容若呆呆的站着。 翟天星也大大地吃了一驚。

剛近小樓·便聽見一陣哭聲。

道 赫連容若急步入了赫連夫人的閨房,

她見了父親,便站了起來,撲向父親懷中 赫連翠韻正在伏於床沿,低聲飲泣,

> 夫人。 粥,躺在床上歇了一會,便突然嗆咳起來 息,實在是太遲了,他呆呆地望着床上的 停止,而且手部巳開始冰冷 連夫人, 我正要叫人入來之時,她便喘氣……」 剛巧我進來向娘親請安,她不停地咳嗽 赫連容若走近床沿,用手探探夬人鼻 赫連翠韻激動地道:「太遲了! 赫連容若道•「快請大夫 翟天星見事態嚴重,也走上前來, 簡直判若兩人。

急速步聲,接着便是赫連善喘氣的聲聲。

赫連容若正想解釋,外面却傳來一陣

翟天星點首不語。

爲什麽山莊主人却是住在這簡陋的小軒?

赫連容若道··「你覺得奇怪嗎?」

翟天星更是奇怪,偌大的垂柳山莊,

赫連容若道:

「不,我日夕生活,便

翟天星道。

「這垂柳軒是你淸修之處

昨夜,她還是好好的,爲什麼……

赫連容若輕輕拍着女兒肩部,道:

赫連翠韻道••「娘親今早喝了一碗稀

哭道•「娘親去了!」

赫連容若道··「不,她住在東廂過處

見赫連夫人臉如枯槁,與他昨晚所見的赫 他輕輕地把着夫人脈門,脈搏已完全

「老爺,夫人死了!」

赫連善急步入來,滿臉緊張神色,道

赫連容若道。「進來!」

赫連容若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問

赫連善重覆地說了一遍,聲音充滿了

「你說什麼?」

翟天星覺得有點奇怪,假如赫連夫人

如此。 剛剛死去• 赫連容若道··「翠韻·娘親瀰留之際 她的手沒有道理那麼快便冰冷

流言· 對你說過些什麽?」 翟天星鑑貌辨色,便知道這話兒是個 赫連翠韻冷冷地道: 「沒說什麼!

赫連翠韻仍是冷冷的道•「半句也沒 赫連容若又道:「半句也沒有說?」

痛 病了這麽久,去了也許使她冤却更多的苦 赫連容若似乎如釋重負地道:•「夫人

親是給人謀害而死的「 赫連翠韻忽然尖叫地道。「不一 娘

大廳之內,已設置了夫人靈位,赫連

韻姑娘也再沒有哭聲。 出奇的冷靜,赫連容若在靈前不語,連翠

謀害而死,這話雖然經過赫連容若的解釋 可是,却無法找到半點解釋 各自回到居處。翟天星心中有無數狐疑。 赫連翠韻在激動中說話,母親是被人

翟天星與八位參帮旗牌,祭奠完畢

人謀害的可能,然而,這話表示什麽? 但他並不信服。 從種種跡象看來,赫連夫人並沒有被

簡陋的垂柳軒內。 看她對夫人情深一片,沒有道理要住在那 夫人久病,赫連容若不想打擾她,可是, 人同樓,內中似乎另有奧妙之處一 赫連容若獨居於垂柳軒內,並不與夫 也許,

然不能在他悲苦之際而向他詢問 星傾吐,但忽然傳來夫人死訊,翟天星當 而且,他有滿懷心事,太來要向翟天

附件麼? 赫連夫人一定有向女兒作臨終囑咐・但囑 雖然,她一再向父親否認母親在瀰留之時 ,說過半句話,可是,翟天星可以肯定, ,那麽,赫連夫人究竟向她說了 赫連翠韻是唯一親侍在夫人跟前的人 些什麼?

的話,又怎會說給翟天星聽? 不能直接問她,而且 只有赫連翠韻一人知道,翟天星當然 ,連父親也不願意說

連密若與夫人,女兒三人,却並不簡單。 垂柳山莊之內,人口十分簡單,但赫 翟天星在這三天之内・並沒有閒下來

> 全沒有發現。 ,他走遍了垂柳山莊之內每一角落,但完

,對赫連夫人的逝世,都感到異常的悲哀 ,他們對赫連夫人那份感情,並不是同情 他也暗中觀察,八位遠道而來的旗牌

之心,從何而起?難道赫連夫人,在未來 位旗牌,分別已有十多年,究竟這種崇敬 ,而是一份崇敬! 翟天星有點不明白,赫連夫人與這八

天星與八位旗牌都沒有吃到壽酒,只吃了 只是副帮主的夫人! 一頓素筵。 今天正是赫連容若的壽辰,當然,翟

比尋常?可能性是有,但並不大,最多她 西湖垂柳山莊隱居之前,在參帮的地位不

衆人意興闌珊,都提早入睡。 入夜之後,靈堂之內又有一堂法事。

思紫懷,翟天星提早入睡。 但微風吹送,送來陣陣誦經與木魚聲 低沉的梵音,迴盪在微風,倍令人愁 翟天星居處的東廂,離開靈堂十分遠

夜半 一陣低沉的嘆息聲使翟天星從

夢中驚醒。 他不動聲息,仍躺在床上

那陣歎息之聲又起上

可是,外面聲沉影寂,那裏有半個人 翟天星一躍而起,破窻而出

有何聲息,甚至是低微的呼吸之聲,也難 以翟天聲的武功,三十丈之內,無論

逃過他的耳目一 翟天星正想轉回身,却瞥見了一個人天空鳥雲密佈,一片黑沉沉。

> 可是,那女子身影閃過,並沒有在假 翟天星縱身一躍,撲向假山 一個女子的身影,在那片假山閃過

> > 才稍爲安定, 赫連容若並沒有死去!

饒勇夫道:「翟大俠、赫連兄愛妻信

棺木,背上却隱隱可見呼吸起伏,他的

翟天星走近一步,看見赫連容若擁着 赫連翠韻哀道••「我爹爹……」

·但隨即推翻了這個荒謬的推想! 翟天星心中一凛,難道是赫連夫人回

道是赫連翠韻? 理 垂柳山莊之內,只剩下一個女子,難

着她。

連,她究竟有什麽事? 她一定有事要向自己傾吐, 是的,一定是赫連翠韻!

上,翟天星便發覺有點不大對勁。

當他們放赫連容若在偏聽一張長椅之

赫連容若全身癱瘓,臉孔呆點

赫連容若是個學武之人,也許,他隱

之處却傳來一陣人聲一 人聲嘈雜異常,仿佛有極其嚴重之事 正在胡思亂想,左推右側之際,靈堂

劍傷,也不至于如此。

燈光之下,赫連容差的臉孔,畧呈微

全身有如一堆爛泥,就算他受了什麽嚴重 居在垂柳山莊,巳把武功放下,可是,他

堂

靈堂之內,却是大放光明!

進了靈堂,只見赫連夫人棺木之上

身上的解毒之藥。

赫連翠韻已經吩咐了家人,急往找大

,拿出一個小小的瓷瓶,那是他常帶在

翟天星道:「快請大夫」」隨即在懷

不過,我這瓶解藥,也能暫時止住毒性憂

翟天星道:「我不知他中了什麽毒

饒勇夫扶起了赫連容若,掀開了

好了 饒勇夫第一個便看到翟天星,道。

衆人讓開,翟天星可以清楚地看到伏 翟天星忙道:「發生了什麼事?」 「翟大俠也來了」」

阳巴

假山之後,是一片常綠的矮樹叢。

重,竟然…

<u>:</u>

假如眞有回魂之事,赫連夬人也沒有 到東廂,可是,自己並沒有眼花。

麼精明。

赫連翠韻連忙扶起父親,其他人也帮

衆人正在擾攘之際,並沒有翟天星那

翟天星忙道:「他並沒有死去!

個陌生的男子漢,因此便在假山之處留 但自己是

發生 翟天星立刻回房,披上衣裳,趕赴靈

紫

八位旗牌與赫連翠韻都圍着伏在棺上

赫連容若-

梁人不知他發生了什麽 中的赫連容若拋在地下

就在這時,饒勇夫狂叫一聲,差點兒

影

假如他是自絕經脈,他又何苦要先斷自己聚ノ有點詫異,但立時也明白週來!

舌板: 赫連翠韻道:一有人謀害我參多!

許之意。

頭部・這樣才沒有使赫連容若被拋起ー

翟天星眼明手快,一手托着赫連容若

饒勇夫吃驚地道…「副……帮上的舌

綠旗牌郎克指着翟天星道:

象人面面相覷

翟天星錯愕地看着他那驕傲的神色。 鄔克續道:•「你看,我們各人都是衣 整,只有他一

内,竟然沒有了舌頭-

赫連容若頭向右側,一口鮮血便立即

容若的口腔,翟天星一看,也呆了

聚人都已看得清楚,赫連容若口腔之

翟天星不特他說完。

伸伸手捏開林声

赫連翠韻之外,只有翟天星一人,是衣衫 聚人 看着翟天星,嚴堂內各人 ,除了

陣略略之聲,聲音異常刺耳而恐怖!

赫連容若已然甦醒,口中發出

饒勇夫非聲道。「副帮主,是誰割去

不會是兇手。 赫連翠韻是赫連容若的女兒,她定然

翟天星並沒有解釋,他是一個不喜歡

知說什麼,然後,又噴出一口鮮血。

先把他放下,看看身上 他首先搭着他雙臂

連容若張大了明巴·咿咿呀呀的不

有沒有其他傷痕!

翟天星仿如觸電,突然放手。

赫連容若右腿同時下墮!

翟天星又再提起他右脚,又突然放手

翟天星臉上立時變色。

殺人也並不一定要衣衫齊整!」 藍旗牌龐傳鼎道·一這個可能性不大

莊唯 紅旗牌閔子毅冷然說道。一人心不可 剪一刀也接口道。「翟大俠是垂柳山 一外來資客,他沒有道理這樣做了一

人,定是個心狠手辣之輩,以翟大俠行事 傅仲達道:「挑斷赫連副帮主經脈之

之磊落……」 久?」言下之意,他也有點懷疑! 银旗牌寇弘道·「你認識翟天星有多

識翟大俠多久?」這反問令寇弘一時爲之 臉孔慈祥的黃旗牌巫澤道: 「你又認

語塞。

莊之內,只有我們九個客人,如果要懷疑

翟天星道:「紙筆」

翟天星道・「你們不用爭等・垂柳山

赫連翠韻瞟了翟天星一眼,似乎有嘉衆人聽了・一時也默然下來。我們九個人也都有可能。」

活孰也來。 人,可是,他舌根已斷,並不能把心中之 聲,看他的神情,似乎他是知道謀害他的 躺在良椅上的赫連容若,忽又呀的

藥囊進來。 间時,一個大夫模樣的人,提着一個 翟天星道·一快拿文房用具-一個家人不用吩咐,已往襄走。

生命並沒有什麼危險,只不過他已成了廢 他仔細地看了一會,道: 我……」 赫連翠韻道:一大夫,我爹爹… 這位大大,只不過是一位普遍的大夫 大夫道·「老爺全身主要經脈已斷 「大夫來了!」

內毒物消去,止了舌機的血而已!」 翟天星道: 「他中的是什麼毒?」 大夫道:「我只能開藥力,先把他體 赫連翠韻哭道:「大夫你救救他!」 大夫道:「是柳梗!」

是他中的是柳梗之毒,垂柳山莊之內,遍的是其他毒物,也許會顯示出殺人者,可 吞下 植楊柳,任誰也可以採得柳梗 衆人心中不斷嘀咕,假如赫連容若中 大夫開了藥力,便立即離去 ,會暫時昏迷,但害不了性命,」

翟天星扶起赫連容若,把筆插在他掌那家人早已滿了文房四寶。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他右手十指俱 可是,一放開手,筆便跌在地上。

廢! 這個殺人者,真想得過到! 饒弱大道:「再試試左手。

意? 林連翠韻道: 「翟大俠。你有什麼主 結果仍是與右手一般「 聚人均是十分失望

,跡?! 翟天星道: 衆人互相望了 一今夜有沒有人發現有外 一眼,道。 「沒有1

你爹爹有沒有仇人?」 赫連翠韻想了一想,才道:「我從來

翟天星道。「既然沒有一

翠韻姑娘

投聽說過。 你爹爹回垂柳軒休息,我會跟各位叔伯商 翟天星道: 一翠韶姑娘,你還是先扶

赫連翠韻與幾個家人 ,攙扶着赫連容

能爲力 若,赫連容若似乎有點不大願意。 翟天星看着他們離開了靈堂, 却又無

處,可知道他有沒有仇人?」 諸位,你們與赫連副帮主有過一段時期相 剪一刀搶着道·「沒有·我可以肯定

大夫解釋地道:「柳梗含微毒,如果

也不知道一 這垂柳山莊,外人並不知道,甚至連我們 赫連副帮主爲人忠厚,是個忍讓謙和的 傅仲達道: 「我也可以保證,而且

「那麼,你們怎麼來?」

H44

饒勇夫歎道•「副帮主爲何夢自絕經

有說錯,赫連容若身上主要經脈也斷了!

八位旗牌立時又再否驗,翟天星並沒

赫連翠韻驚異道:「什麼?」

翟天星說道:「他全身主要經脈已斷 赫連翠韻急道:「他怎麼了?」

脈而死? 翟天星道:•「他並不是自絕經脈!」

廳

是有謀害赫連容若的可能! 「因此,宅中任何一人,包括我自己, 人-」頓了一頓,看着各人神色,又道: 謀害赫連容若的,只有是垂柳山莊內的 翟天星道:「外面既沒有仇人,那麽 也

翟天星道:「事情未明白之前,任何 衆人沒有說話,只瞪着翟天星。 「你打算怎樣?」

人也不能離開垂柳山莊一 也就是我們之事,我們决不會離去! 衆人異口同聲道・「赫連副帮主之事

一夜無話

經過昨夜一番擾攘,衆人都睡至日上

忽然,垂柳山莊的大門,有人輕叩門

侍 但並沒開門,只派剪一刀往通知翟天星。 翟天星走到大門,八位旗牌正屏息以 八旗牌住近大門,因此他們首先知道

翟天星吩咐赫連健開門

石盒,極其恭謹地說道:「這可是垂柳山 門外站着一老者,手上捧着一個墨色

翟天星道。「請他進來」」 赫連健回自向翟天星示意。 來人道。「赫連小姐!」 赫連健道: 「正是,你要找誰人?

印乱的刻印老者,老者跟着衆人往偏那人躬身而進,翟天星一看,原來是

翟天星道··「快請小姐 0

偏聽,只見她臉色蒼白,雙目無神。 老者道。「小姐,這是你購的鷄血紅 赫連健應命,不一會,赫連翠韻進入

這位小哥, 老者便跟着赫連健出去。 赫連翠韻接遇了那石盒·道··「你跟 因爲刻章費工,我遲送來一天。」 往收取銀票!」

盒中的兩一 赫連翠韻手中的石盒,已然墮在地上。剛走到門檻,只聽到「噗」的一聲 石盒落在石板地上,立刻破裂,連那 個印章,也斷成四截。

那老者驚駭道:「小姐,你急什麼不

惜,可惜**−** 那也者看着地上一堆碎石,搖頭道: 赫連翠韻道: 「你去收銀票吧ー

惜?這雙鷄血紅是印中極品,還有我三夜 老者瞪了饒勇夫一眼,道:「什麼可 饒勇夫道:「有什麼可惜?」

兩日的刻工一」 赫連翠韻道:「不用多言!

辰的禮物,爲什麼她竟會這麼不小心,並不重,而且是赫連翠韻選購祝賀父親 在地上? **慶勿,爲什麼她竟會這麼不小心,摔重,而且是赫連翠韻選購祝賀父親生** 翟天星心中也覺得十分奇怪,這石盒

麼,但一時之間,竟念十分模糊,又想不 出所以然。 心中有說不出的懷疑,他心中似乎抓着什 衆旗牌對這事並不在意,只有翟天星 難道是她知道父親無望,故意如此?

雖有男女避忌之嫌· 翟天星仍决定親

助 自問問赫連翠韻,相信對這件事一定有帮

些丫環道: ,翟天星叫丫環通傳,却仍不得要領,那 「小姐心情極壞,不願見任何

不見,定有莫大苦衷。

翟天星終於忍不住

也忘了男女有嫌

難道今夜

直趨小樓而去。

第三支弦又斷一

連翠韻摔碎鷄血紅印章,是一種示意! 翟天星忽然有一個怪異的念頭一

呢? 她是否爲了表示對父親的憤慨而摔碎印章

沒有這個可能一 實在太荒謬,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來,都 能是謀害她父親的人——可是,這個念頭

仍然不能找出半絲頭緒一

晚飯之時, 仍沒有見到赫連翠韻

在寂夜裏,特別响亮,幾個丫環已被驚醒

翟天星急嚷•「翠韻姑娘-」這聲音

赫連翠韻竟伏在古琴之上。 翟天星放眼一看,大吃一驚。

,紛紛走來。

神俱碎,才彈出此種既有悲哀而又激動的 湖之時,豈不是聽過?不過,這時的琴音 却有點凌亂而動盪,赫連翠韻一定是心 琴音飄來,音調似是聽過,對了,遊就在這時,小樓傳來一陣琴聲。

嘆息未定,忽然是「錚」內一聲。

可是・赫連翠韻整天躱在那小樓之內

她是受人要脅,隱瞞其中內情? 其中苦處,定是她父親被害關鍵。 赫

唯一可靠而踏實的方法,便是親自詰

初更已過,翟天星無法入睡。

琴弦之聲,倒也十分熟悉。 第二次弦又動一 接着,又是「錚」的一聲 這不是彈琴之聲,而是斷弦之音。

翟天星心中十分疑惑,赫連翠韻拒而 的世俗禮節

這示意只是針對一人,是他的父親!

聲道·「翠韻姑娘!

翟天星輕身一縱,已到小樓門前

小院寂寂,樓內燈光掩映 再沒有琴聲傳來。

如果這個猜測正確,赫連翠韻也有可

翟天星越想越糊途,足足想了一個下

問赫連翠韻

琴音·翟天星情不自禁地嘆了一口氣

翟天星雖不是個精通音律之人、但對

山莊,又要發生一件可怖之事? **豳** 鼓是一種極不佳的預兆,

他又喚了一遍。「翠韻姑娘!

他索性推開了

小門。

他輕輕地推開小門,門竟是虛掩的

翟天星感到有點寒意。

仍沒有應聲一 翟天星再喚兩聲 沒有應聲。

樓。

開

內 ,滿臉是痛苦神色,翟天星連忙把琴弦扯 赫連翠韻的頭部,竟是纏在琴弦之上

翟天星也不再避忌什麽,直入小樓之

那時,八位旗牌也聞了訊息,奔來小

一個丫環驚呼道:「小姐死了!

赫連翠韻已死了,翟天星實在無法相 只覺一片冰凉,再按鼻息已無呼吸。 翟天星撥開琴弦,按手在赫蓮翠韻額

半晌之前,他仍聽見琴聲琤琮 擺在面前的,却是鐵一般的事

信

你! 眼看到翟天星撥開琴弦,便道: 最先到達小樓的是綠旗牌鄔克,他一 「果然是

饒勇夫也到,看到此中情景,駭然道

小姐她怎會…… 翟天星有點怒意,道:「你是指我殺 **鄔克道・「我的猜測並沒有錯ー**

邬克冷笑道:「證據俱在,你還要狡

翟天星略爲移動身體, 翟天星反應極為靈敏,閃身避過。 鄔克雙掌立時

「快抓着這殺人兇手! **鄔克見翟天星避開了他雙掌,怒道**: 小樓面積並不大,已擁滿了人

然怕他,就讓我親自擒下這殺人兇手!」 **鄔克見沒有人動手**, 翟天星冷笑。 喝道:「你們既

翟天星並沒有還手,只是連連退後。左拳右掌,向着翟天星胸前而來。 朗聲喝道•• 「賊人休

小窻之前。 翟天星避開了他八招,但也被迫退至

H46

鄔克並沒有停手之意,突然雙腿一蹬 「飛仙踢腿」,向着翟天星胸前踢

傷到了他,自己更是百詞莫辯! 早已對他武功了然於胸,可是,他並不想 太來,翟天星已接過了鄔克十多招 因為在這個時候,無論有意或無意

唯一能避開這雙腿的猛然來勢,只有翻身 出小窓之外一 小窗之後,再沒有迥旋餘地,翟天星

穿窻而出 他沒有猶豫,撲身閃開。身如疾矢

18 一的花雕欄杆,完全踢碎,而且身體控 制不住,也從窓中衝出 鄔克雙腿・勁道十分凌厲,竟然把小 0

鄔克大聲道・「衆兄弟,快來抓着此

兇手 **衆旗牌聽了,無論是認爲翟天星是否** ,也只好急步而出

天星被赫連翠韻試武功之地 小窗外面,正是一空曠院子,也是翟

不用逃走—」 鄔克剛穩身於地,便道:「翟天星你

翟天星道:「我爲什麽要逃走?」 鄔克道:・「衆兄弟,上!」他自己明

功定在自己之上,因此他才喚起各人,希白,翟天星可以連續躱開他十招有餘,武 應聲而上的只有兩人,一個是饒勇夫 翟天星可以連續躱開他十招有餘,武 可以生擒翟天星

所懷疑 若伏在棺上之日,也是這三個人對自己有 翟天星也不覺得意外, 因爲在赫連容

另外一個是閔子毅一

獅張口」 版口」「餓虎撲食」 饒勇夫身如巨獅, 「剜心側胆」 三招 「青

,隱隱有雷霆萬鈞之勢。

異,「飛鳥囚泳」「游魚翔空」 子毅,爲人冷峻異常,練的功夫也十分怪 道的指掌功夫,實是陰險異常, 了來勢,身仍未定,閔子毅又巳攻來。 他忽掌忽指的攻向翟天星,原來這閔 翟天星不慌不忙、施展天星步,避開 兩招反其

鐵鎖星橋」,攔腰掃向翟天星腰間 風抹月」 鄔克也不甘後人·矮身伸腿横掃。 ,輕輕地化解了這兩招

翟天星斜身横阻,「移宫换羽」

「承筋」穴上戳去,只聽見「呀」的一聲 **鄔克巳倒在地上** 翟天星倐忽一指彈起,向着他的小腿

而知,他的腿功已有一定造詣 是指鑌鐵,兩者都是鑄劍最佳材料, 早已有「寒鑌腿」之稱,寒是指寒鐵, 鄔克練的是腿上功夫,在北國一帶 可想 鑌

承筋」之穴,這實在是一大諷刺。 可是,翟天星的一指,却已點着他

麼不上?」 半臥在地上,返身道:「你們四人爲什 鄔克老羞成惱, 可是自己又無能爲力

請暫時停手,聽小弟一言! 傅仲達挺身而出 饒勇夫與閔子毅向翟天星連攻多招 「兩位大哥

京時市後**羅去**。 早巳明白並不是翟天星對手,但二人爲了 聽到傅仲達之言

傅仲達說道。「三位,這不是動手

到竟然叫人停手,忍不住罵道: 鄔克以為傅仲達顧全參帮義氣,想不 「你這吃

廢! 的漫罵並沒有介意,淡然說道:「鄔旗牌 如果不是翟大俠手下留情,你的右腿已 傅仲達爲人一向淡薄而有智謀,對他

爲了惡傷和氣,反手一彈,向你脚板湧泉傅仲達道。「鄔克,假如翟大俠不是 之穴彈去… **鄔克怒道**: 「我只是一個不

擅勝場! 剪一刀忽然開口道。 「指腿雙絕

間 院子的氣氛也和緩下來。 衆人聽了 ,都發出會心微笑,立時之

看那殺人者有沒有留下痕跡! 傅仲達道:-「我們還是再入小樓, 衆人再無異議。

上床上,並圍在她床前哭泣。 赫連翠韻已不在琴上,丫環已把她扶

之處,這個兇手實在是個高人-翟天星異常小心,也找不着半點可疑 衆人看了一遍·並沒有任何發現。

• 「翟大俠,剛才手下留情,在下不知如 忽然,饒勇夫走近翟天星處,低聲道

何感激! 翟天星笑着道。「老兄,是你手下留

再說下去,饒勇夫爲人十分勇悍,但智計 饒勇夫感激地望了翟天星一眼,沒有

却是普通之極,他知道自己剛才使出三招 ,如果翟天星狠心硬接,自己性命不知能

人剛直可敬一 以才向翟天星說出此話,翟天星也感到此 否保存,他雖是勇悍,却是仁心厚道,所

隱隱含有怨恨之色! 他仍然有意無意之間瞪視着翟天星,目光 閔子毅臉色木然,他爲人本是十分冷 與此成强烈相反的却是鄔克的自光,

中在想些什麼一 峻,在這個情况之下,沒有人會知道他心

喪事一切打點,都不用翟天星與八位旗牌 赫連翠韻生前有幾個知心丫環,因此

起靈前薄紗,有說不出的陰森與詭異一 翟天星望着兩副簇新的靈柩,心中勇 香烟紫繞,靈堂寂寂,微風吹過,撩 靈堂之內,又多放了一副棺木-

之內偶遇,夤夜小樓院子試武,都一一再 遊湖聽琴,岳王廟內喟歎,西冷印 社

赫連翠韻的三次笑容, 竟變得那麼飄

,上天實在太殘忍了 人生如朝露,對於這一個美麗的姑娘

砂挑的頂相,就算赫連翠韻不知道其中頂姑娘一命,而且還可能得知赫連容若經脈 早一步到小樓之內,豈不是可以救回翠韻 **陣顏喪,假如自己不是爲了世俗的禮節** 相,也一定知道其中多少內情 翟天星心中除了悲哀之外,還感到一

訴自己一些什麼?難道她也是為了男女之究竟赫連翠韻那夜在假山閃現,要告

嫌而不敢現身? 可咒的禮法!

劃者,也是計劃的執行人。 其實是脈路分明,一切都似乎是依照一 計劃而行,行兇者當然是這個計劃的策 這件事由始至今,粗看來是混亂不已 這個狠毒的行兇者·下一個步驟又會

維。 一陣尖叫聲打亂了翟天星的思

難道行兇者又再實行計劃中的另一步 尖叫聲來自西北,凄厲而恐怖!

翟天星搶步出了靈堂,向着西北方奔

去。 路經院子,傳來一陣人聲

轉瞬之間,他們已經來到尖聲發出之 翟天星不語,繼續前奔。 饒勇夫問道:「又發生了什麽事?」 七位旗牌亦巳聞到尖叫之聲。

柳軒 發出尖叫聲之處竟然是赫連容若的

「慢着ー 衆人正想搶進,翟天星突然回首道:

鄔克呢?」 衆人停下 翟天星看看衆人,道。

影踪!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 ,果然沒有鄔克的

中 饒勇夫道··「我以爲他一直在我們當

麼事,都要力持鎭定! 入軒之後,不要擁在一堆,無論發生了什

衆人頷首。

點了要穴,暫時並沒有生命危險,因此翟二人,他們還有氣息,似乎是被人用重手 翟天星一看, 原來是赫連健與赫連善

臥房之內,第一眼便見到赫連容若躺

可怖的神情。

翟天星沿着他目光看去,不禁「呀」

前 胸前一柄長劍,直揷心胸,只留劍柄在胸

木牆之上。

在他身後淌下 地上是一灘鮮血,而且還有鮮血不斷

翟天星是個不易放棄的人,還是向着

冰凉,似是沒有了氣息。 翟天星懷中的人正是閔子毅,他遍體 剪一刀功力較弱,立時嗆咳不止。 會抓不住階梯,而下墮於台底? 他究竟看見了 本來剪一刀武功也不弱,爲什麼竟然

聲音 上的 突然, 一聲,烟台之下傳來一陣重物下墮的 「呀」的一聲, 接着便是「砰

剪一刀巳完全沒有了氣息。

一刀! 翟天星在烟霧之中,揭聲喝道•• 「剪

聲音甫停,烟台之下,便傳來一聲慘 沒有應聲。

四人併肩站立

翟天星第一個進入烟台之內,僅可容

服制勝。

位置,假若烟台之內有敵人彈出,也可克

剪一刀頷首,衆人在外分別佔了有利

• 剪兄,你身尽較矮,隨我入烟台—

翟天星輕聲道•「各位暫時屏着氣息

麼烟窟之處, 竟有白烟洩出?

這個時候,根本沒有人會生火,這白烟氣味濃烈,衆人均要掩鼻 時候,根本沒有人會生火,爲什

叫 內迴响不已,震耳欲聲。 烟台之內,地方窄小,這聲音在烟台

翟天星不知下面發生了什麼事,又喚

而上。

到了牆壁一半,便是那個用作眺望之

身,施展了壁虎遊牆之功,向着烟台之頂

一刀沿梯而上,自己却運功凝氣,一個縱

牆壁之處,有一小梯,翟天星示意剪

窻衝出,雖然他懷中擁着閔子毅,却能身 翟天星心中一急,索性從烟台內的小

仍然沒有應聲。

如枯葉, 剛穩身於地,却不見了在烟台之下守 墮地無聲

候的龐傳鼎、巫澤與寇弘三人 台進口 翟天星先放下了閔子毅, 閃身入了烟

烟台之內・漆黑一遍,根本不能看清 只見地上躺着一人

楚 翟天星從懷中抽出火摺。

沁起

剪一刀已從梯階爬上。

却躺着一個人,翟天星連忙上前,把那人

是威猛

烟霧之为

• 並沒有人出

擊,角落之處

會自然發出,敵人出手越强,反彈之力越

全身運勁,只要敵人一出手,那股驟力

便 他

翟天星屏住呼吸,衝向烟霧之處,

這小室正是烟起之處。

台頂是一個僅可容二人之小室。 再運功遊身・向着台頂而上。 翟天星極日眺室,莊外漆黑一遍。

小,而今蜷縮在一角,有如一團爛泥。 上的正是剪一刀,他的身體本已是十分 翟天星用火摺子照亮他的臉孔,只見 火摺一亮,翟天星也嚇了一跳,躺在

> 翟天星首先進了軒內 臥房門出,有兩個傭僕模樣的人倒在 那簡陋的客廳並沒有人影

天星再踏入臥房。

他的臉孔扭曲,雙目發光,發出極其

的一聲,叫了起來。 鄒克龐大的身軀,竟貼在木牆之上

說得確切一些,鄔克是被那長劍釘在

閔子毅驚駭聲叫道•• 「鄥賢弟!

而去 衆人應聲, 出了垂柳軒, 翟天星道:「快追」 分別向四方

那裏有人的踪影? 有什麼光采,放眼看去,只見樹影叢叢, 那時已是入夜·一彎眉月懸空,却沒 翟天星縱身一躍, 上了垂柳軒屋頂

翟天星抱起了剪一刀・低頭走出烟台 五人一擁而上,

在這短短的一柱香時間之內 ,竟然連 向着翟天星斜斜劈去

在地上的兩個死人,閔子毅臉孔發紫, 續死了二人,這行兇者的確是神出鬼沒。 一定中了烟霧之毒而死。 翟天星又再亮起火摺子,細心察看躺 他

時措手不及,才會墮下烟台 烟霧之毒,加上見到一些詭異的情景, 他的臉孔也略呈紫灰,相信他也是中了 剪一刀呢?下墜是他致命之傷,不過

害。 翟天星心中有些不安,倘如他沒有叫

忽而 就在翟天星沉思之際,五條人影已條

饒勇夫第一個奔至,喝道: 來者三是五位旗牌 「原來竟

龐傳鼎接口道。「翟天星, 你還想抵

本是滿臉慈祥的巫澤,竟然也鐵青着 翟天星心中明白,這個誤會實在太大

臉道。「翟天星,我們與你究竟有什麼仇 翟天星道:「五位-

故意撇下饒大哥與傅七哥,引我們到此, 寇弘並不讓他說下去,搶着道:「你

赫連夫人生前所居的小樓而去 翟天星只好失於而 小樓聲沉影寂,鄉無人跡

其他人等亦已到了垂柳軒內 ,不發一

行兇者身手的迅速,連翟天星也感到

剪一刀突然叫了一聲, 衆人被他嚇了

剪一刀道:「你數一數一 饒勇夫道•• 「什麼事?

翟天星一眼射去,立時發現又少了

衆位往大門一看一 山之計,饒兄,你與傅兄守在這處,我與翟天星道:「不要中了行兇者調虎離 饒勇夫道•• 傅仲達道•• 「閔旗牌呢?」 「也許他有所發現?」 「他是奔向大門之處」 不知是誰的發問。

寇弘與翟天星同時飛向大門。 饒勇夫點首,剪一刀,龐傳鼎,巫澤

烏衣,是看守大門的老**僕**-翟天星走進一大門之處,躺着一個人影,此人一身 ,也是被人用重手法點了要穴,昏迷在 翟天星輕功最好,首先到達大門。

之用。 有一個小窗,又可作守護莊院,向外眺望 用來燒去宅中枯草廢物之用,烟台之上, 這種烟台,很多古老大宅都有,本是 有一個烟台-

烟台之頂,有一個小小烟窟,正冒出

可憐剪老弟 饒勇夫巳忍不住氣,喝道。

饒勇夫使的是一雙日月輪,虎虎生風 中兵器齊亮-

至, 翟天星並不想誤會加深,盡量騰移幌向着他胸前七大要穴點去! 翟天星昂首避過,寇弘一雙判百筆已

中金算盤,攔腰殺來,翟天星

八顆金光閃耀的算盤子已疾射而來,霍一個縱身,騰起五丈,當身在半空之際 星雙袖同拂,把八顆算盤子拂下

子をであ、雙退一就、借勁使力。飄身向着他腰際揮來,翟天星看得真切,迎着狼身未着地,龐傳鼎的一雙狼牙棒又向星隻者 10.2. 後退了五丈。

舞着,四件兵器從十六個不同的角度刺向 四人並沒有慢下來,又是一擁而上! 五人同至,只有傅仲達沒有出手。

誤會,可是,自己又不能用强,假如施展 能使其中誤會冰釋,反會招致更不可解的 「天星掌」,這四人定被震開。 翟天星知道,這樣糾纏下去,不但不

棒先至,此人的臂力雄渾,劈下之勢,有 若雷焦轟頂,翟天星不再猶豫,雙掌挺起 ,眼看便要用一雙內掌, 翟天星竟然一個矮身,龐傳鼎的狼牙 去接了這根狼牙

(未完)

烟霧越來越濃,翟天星幾平也忍不住

他面目浮腫·四肢脫臼,看來他是突然遇

一陣震驚,失足墮下烟台

翟天星道:「不用了!

剪一刀道:

「用不用我帮忙?」

前文提要: 把上海的張玉簫和老大富兩帮人馬搞垮,王雁施計使張玉簫和老大 上回書至王雁在上海受了幾番挫折之後,决定糾集舊日伙伴,

手下也多星散,張玉簫和老大富爲了爭奪這塊肥肉,雙方搏鬥起來,結果雙方死傷慘重 悲痛,他的左右良將均失,變成一個無臂司令…… 等人猝然發難;游堅等人在毫無準備之下,全部倒在血泊中……游堅之死使張玉簫十分 富兩帮人馬發生火倂,自己則坐收漁利,虹口是以前唐超的一塊肥肉,現在唐超已死, 張玉簫的得力助手游堅人手較多,戰勝了老大富的手下,正退至小巷,忽然王雁小包

美人空設計

英雄巧定謀

上海是座不夜城,雖是午夜,大街上

燈火依然發出醉人的光芒。 王雁一直走到「七重天」舞廳這才停

笑。

嗎?

「隨便叫兩個來。」

位小姐來坐枱子

王雁是個項兒。小包只是隨從,兩對眼睛 四道秋波齊往王雁那邊送去。 那兩個妞兒見過不少世面,一眼看出

「老闆貴姓,怎地不常來捧捧場?

王雁輕輕一笑。「以前來過你們還不

你兩位叫啥芳名?」 在,近來因爲生意忙所以少來一點,

推開了門,裏面光棧暗淡,舞池上一對對

文圖

「逢場作興!」王雁輕輕設了一句,

「大哥,你原來……」小包聳聳肩笑

阿拉看儂也不像常出來白相的,以後多點 「阿拉叫小翠。」穿綠旗袍的說,

喝吧,不用客氣! 王雁又是輕輕一笑。「儂叫點什麼的

翠喝酒,阿拉請儂跳舞! 小紅連忙把王雁輕輕一拉。「儂請小

一分輕鬆熟練,小紅把身子靠得更緊。「間沒來舞廳裏泡,但跳了半支舞後步子已 **儋**還未告訴阿拉貴姓。」 着時,加上腿筋靈活,雖然已有好一段時

阿拉姓王。」

光,最近一定發了大財啦!」

「說小財嘛,阿拉心中弗高興,說是

動。的男女輕擁着,依着音樂的節拍慢慢地舞

「兩位請坐,先生,可有相熟的小姐

那個舞女大班應了一聲,不一會兒兩

老闆生意忙嘛,您說是不是? 另一個穿着紅色緞旗袍的說:「人家

來嘛!」

王雁欣然同意,他人長得帥,衣着又

「王先生做啥生意,阿拉見你滿面紅

大財那又自家弗好意思!

這種人一定有很多女人了!」 挺,幾乎撞痛了王雁。「王先生,像你 「那也弗錯嘛!」小紅把堅實的酥胸

量使自己保持笑容。 「你錯了,我一個也沒有! 一王雁盡

音越來越酥,身子也越來越軟。 「儂騙阿拉,阿拉弗信!」小紅的聲

弗信,阿拉也弗法子!」 王雁擁着她的小腰轉了一個圈。「儂 剛說到這裏,音樂恰好告了段落,

港。 雁便拉着她回座位,入了座王雁才發現小 包實在也頗有兩下子,跟小翠說得十分入 四人談談笑笑,時間過得很快,

巳到了舞廳打烊的時候了,小紅突然問道 「王先生,儂住在啥地方?」 「很遠。」王雁察言辨色說, 「不過

儂要是方便的話,阿拉送儂回去 小翠接口說。「阿拉跟伊共同一座房

坐了兩架黃包車飛赴小紅的香閨 上了樓,王雁看房裏的佈置 「這更好!」小包拉着她出門。四人 不知怎的

會這麼快便肯讓自己及小包進她香閨 們兩個在七重天必是個紅牌, 難道真的是姐兒愛俏又愛鈔?王雁心

寢室。 沒等他倆來得及商量已被小紅及小翆推入中暗暗生疑,他稍稍向小包打了個眼色。

換件衣服就來!」說罷出房而去, 小紅迅速解下外套。 寢室內,只亮着一盞昏暗的床頭燈 「儂先坐一下

王盧 龍令 埔

江湖無處不

聲音。王雁心頭又是一動,莫非小翠也去相差半分鐘,小翠的房也發出關閉的手把房門關上。

了浴室?她兩人在攪什麼鬼?

讓張玉簫收買了?」 頭。「這個妞兒難道是張玉簫的人?還是 王雁心念轉了一會,倐地生了一個念

掏出手鎗壓在枕頭底下。 扭着腰走了進來。「儂還不脫下長袍? 連忙背着身說: 「阿拉弗慣在人面前脫衣 打開了,只見小紅穿一件薄如蟬翼的睡袍 儂別見笑!」說罷熄去床頭燈,隨即先 王雁見她來得快,疑念頓時稍減,他 正想開門出去看個究竟,房門條地又

「儂又不是頭一遭還怕倜哈?阿拉都 一小紅隨又把燈開了。

眞棒!阿拉一見到你就神不守舍! 一聲。「儂說得有理!」解下了衣衫。 王雁咕地一聲笑了出來,一雙鐵掌立 小紅的嬌軀立時貼了上來。 王雁眉頭一皺,腦子隨之一轉,輕笑 一體身體

小紅立即嬌喘起來。王雁再也不浪費

即自她袍底伸了入去。

春光,翻身上去……

又亮着。只見王雁說道。「開着燈才有意 起彼落,床頭燈突然被人熄去。可是隨之 紅帳不斷地搖幌着,粗濁的呼吸聲此

的興!」 嬌又伸手去按燈掣,王雁左手把她按住 聽大爺的話,別意火丁大爺!做了 阿拉弗要,怪遊人的一 小紅撒着

H50

紅帳搭得更急更調烈、終ナレ柳柳節

以關燈了吧,阿拉睏死啦!」

「等一等--」

了一下頭髮,偷偷向街上望下去。 不久王雁穿好衣服下了床,他在鏡前整理 接着只聞小紅半聲「唔唔」的叫聲, 對面街角人影閃動,透露出一片殺機

來 王雁冷哼一聲,跑到小翠的房間敲起門

走啦? 「啥事?」小包在那裏問了一句,

一老 心,你有 捲烟沒有?」

床。「這兩個臭婆娘是張玉簫的人!」 輕把他推開,立即原上床上、紅旗一陣掙 小鱼…… 修成褲把門打開,王雕輕 hu 嘘了 口氣反身下

九成是要把咱老包的命賣掉 變。「大哥,如今如何?」 一下?他媽的,難怪剛才 义际义勋。 小包臉色

把燈關掉,然後跟小包伏在門份。 王雁隨子熄去了燈,接着又到小紅的寢室 「別怕,咱有辦法,你跟 日外!

氣不敢喘一口。 聲,聽聲音人數還不少。王雁及小包連大不一陣,第口上傳來 阿沙河的步發

奉大漢自 - 惟及小包身邊經過,中心之 吱地一聲打開,立即湧入了水條, 点, ,一方是憑聽覺認出對方,一方却竟沒所 門柄「得」地一响,銷給所丁,大門

以見 個破鑼般的聲音喝看 首在小紅及小翠的寢 " (好的 住)

聽聲辨影,手臂一抬,食指猛扣,盒子炮 黑暗中已有好一段時間,經能適應環境, 叭叭叭」地吐了一大串火光-緊接着小 王雁立即自大門後竄出,他的眼睛在 不要累了女人!」

鎗聲中傳出一連串的慘呼聲。

在地上一滾,又再射了一枚子彈。 王雁後脚一蹬把大門關上,隨即身子

身上都中了好幾鎗。 兩間寢室門邊共倒了九個大漢,這干人 估計已沒有生還者,小包才把燈亮開

王雁跨過大漢的屍體走到床前揭開紅

裸被縛着,機械小阻被一塊手帕塞得滿滿 一張臉比死了四十九日的屍體還難看。 「你答應不大聲呼叫,我便把你口中的 土雁把鎗管抵在她腦門上,冷聲地說 只見帳裏床上小紅像 條白鯊般赤裸

小紅驚恐地點頭,王雁把她口中的手 「誰叫你這樣做的?」

手帕拿出來!」

大爺迫……阿拉……」 「王爺饒命……阿拉……是,是被劉 那一個劉大爺?」王雁聲音更冷

天赤身臥在雪地上般。 拉也不曉得一」小紅聲音抖得好像大冷 劉……劉……人家都叫他劉師傅, 你知道的只這些?」

一張玉篇?他是劉昭元!」 他……他好像是張……張老闆的保

小紅哀求地說: 「剛才你

幾步,左右觀看了一

下,又向前走了幾步

們 迫阿拉兩個 一入舞廳他剛好也在裏面尋樂子,他便

暗號?」 一他叫你關燈?這是個通知他上樓的

小紅臉色比雪還白、 是: ;阿拉吃

的是那口飯不致反抗!

要多少錢?」 並沒有劉将元。 以後別再讓我施見一你說,今夜咱睡了你 王雁放下了她。回頭一室,她上倒的 一今日我暫且放過你倆,

剛才叉弄得阿拉好生舒服: 一阿拉……阿拉不要錢…… …阿拉寧願給 ·何况王爺

小包在後面聽着「咭」地一聲笑了出

句,他隨即拉着小包離開。 不成老子是男妓?」王雁沒好氣地罵了一 「媽的,你給咱錢老子那成了什麼?

足走向後頭。 ,隨之把它用力關上,却拉着小包躡手躡 他故意把脚步放得很重,把大門打開

道在後。王雁兩人輕輕自後樓梯走了下 這座樓子共有兩道樓梯, 心道在前,

像伙不好對付! 先下去探探路,你在上面把風,劉培元那 走了幾步, 小包輕聲說: 大哥,我

點,不要逞强!」 王雁沉吟一下,說:「也好,你小心

有個氣窗,王雁站在窗前把鎗取了出來。 小包應了一聲狸貓般躍下樓梯,梯間 一會,只見小包走出後巷,他走了好

,昏暗的小巷四處靜幽幽黑黝黝,沒見

能說不快,可是劉啓元比他更快,身子一時左腿蹬向劉培元的小腿,信幾下變化不

偏, 右臂一横,以肘架住他的手腕,接着

着不敢動 裏突然鏡起一條人影,聲音比冰量冷地說 郊裏打了個手勢,就在這時 別動!否則老子的鎗可要吃菓子! 小包背後沒長眼睛,不知情况立時 ·打了個手勢,就在這時候,巷角水構小包一顆心道才放下,他轉身向王雁

包的小臂上

二 劉培元的堅硬的手刀切在小 ,痛得小包眼淚水幾乎滴了出

右臂飛劈而

王雁認得他正是劉培元,心中 「快說,王雁那小子呢?

說時 **進那時快,劉昭元右腿秦**受指的便是他的手刀(掌緣)堅硬如綱

原來劉培元那個

一鐵臂鍋刀

外號

踢小包的心窩!

口冷氣。 「你不設,老子便不敢開鎗麼?」 倒抽了

那邊! 培元這次語氣更冷 小包人急智生向左指了一指; 他在

館擊飛。 圍之內,爲求保障小包的安全他食指立時 意識地轉了個身,剛好在正雁鎗曾射程範 一扣,「叭!」地一鎗,把劉培元手中的 王雁的名頭畢竟不同凡响,劉培元下

加猛虎向他撲去

勾,小包羅地摔倒,劉培·海笑一聲

足尖一用力,躍開一步。

劉屠元早已把這

切料到, 左脚輕輕

塞小包頭頂砸下,小包不敢再與之硬砸

,把劉唇元迫退一步!他一退即進,不脚一掃

飛起一脚蹬向劉培元的腰際一 與此同時小包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

站隱點!·咱手中的鎗,向不聽使喚。 千萬

個冰原的聲音適時傳來: 「劉培元,請

拉動館膛的聲音,劉培元身子霍坤

髮之際、倐地聽到

聲輕微的

慢

前,他先求自保略退一步,右臂揮起劈下 便知道危險巴至,這時刻小包的腿已至身 ,切向小包的脛骨一 劉培元手掌一麻,手鎗脱手飛出,他

回脚,上身一長猛地一拳搗出-小包學的是猴拳, 身手十分靈活。

美人計,不想真的應了那句賠了夫人又折

上雁迫前一步,說道:「劉師傅設下

允出汗珠像黄豆般大

是在,一張臉如同死灰,大冷天時**頒角**這句話比什麼都有威脅力,劉培元猛

只好急速地自樓梯走下 劉培元見小包的拳頭來得勢猛。不閃 王雁見兩人已糾纏在一起不便開鎗

不避,一拳跟着擊出

小包身子隔溜溜一轉,改打爲掃,同

處發館算得了什麼英雄? 劉培元强自鎭定。「王雁,你躲在暗

你何嘗不是躱在暗處用鎗指嚇小

融了,甘願自殺!」 胆的便跟咱以拳脚見個高低。姓劉的加果 也不見得是英雄所爲吧!」 劉培元突然大聲地說:「王雁, 你有

時日了,對不起,現在就送你上路!」 冷冷地說:「不過姓王在道上也混了不少 「劉師傅的激將法果然不錯! 上于雁

元开流滿臉,嘴角的肌肉不斷抽搐! 王雁的食指立即放在扳機之上,劉培

的子彈經已用光。 可是子彈並沒有射出來,這刹那, 包都是不由自主地一愕。料不到鎗膛內 「得!」扳機一動,撞針猛力擊上, 王雁及

的豹子向王雁飛撲過去! 劉培元仿以從地獄歸來般,像頭飢餓

王雁無暇細想,隨手把鎗拋掉,同時

左拳猛向劉培元的胸膛搗出

劉培元右腿一匝又狠狠地使了招「老樹盤 把那一拳格住了,刹那雙脚經已着地, 劉培元的手臂一沉,使了一招封閉手

王雁一躍避過,食中二指採出勾向對 同時左掌斜劈劉培元手腕!

劉培元頭一低,左掌一豎迎向對方。 雙掌互碰,兩人各退一步。

身外功在上海確是數一數二!」 如此堅硬,難怪有『鐵臂鋼刀』之稱,這 王雁心中忖思:「這傢伙的掌沿竟然

開聲凝氣大喝一聲,一招右鑽拳條地擊出 全身佈滿了勁,左右雙手虛擊兩招,霍地 劉培元一退之後,猛地吸了一口氣,

H52

一拳力蘊千鈞,勢如奔雷,眨眼即

這是內家拳的四兩撥千斤之法。

拳右掌霍地使了鷹爪功的 招四式使得乾净闲落 劉培元又是一聲大喝,拳法一變,左 一招拗步殺腰掌

一半條地一沉,瞪其膝頭。不料劉培元那一脚竟是虚招,腿蹬了

左右脚連飛,這招連環腿使工雁退得

王雁立時一個後躍,劉培元猛喝一聲

不覺倒在地上

劉培元獰笑一聲,右腿直向他小腹蹬

摘向其下陰一

是踢向王雁的顏面。

王雁頭(低,右手一招「猴子偷桃」

王雁立即偏身一閃,雙手搭向對方雙

立時又再變招,不讓對方的手纏 雙方一來一往,一時難分勝負,王雁 劉培元認得對方這式擒拿手的厲害

突聽見一陣步履之聲傳來,急叫。 快把他的鎗拾起來,準備迎擊對方的援 包

地上。

左脚上,接着

扣一綾

劉培元登時摔倒

王雁一滾左右腿齊出,挾在劉启元的

劉培元的棄館,接着奔向巷口 小包應了一聲,箴前幾步,所身拾起

的心窩! 陸地使了招「蹬心眼」,以足跟蹬向對方 拳,王雁慌忙以左臂格之,劉培元的左腿 劉培元趁王雁說話分神,倏地擊出

起

,王雁手腕

沉,右脚同時踏上其膝頭

聲,膝頭

手脚同時猛一使力・

足踝,接着猛一拽拉,劉培元肩部離地飛

王雁頭一偏,雙手奇快無比地握住其

立時使了招蹬腿,飛踢其頭部!

王雁如一頭豹子般向其撲去,劉培元

他反應十分之快,脚一圈一掃,王雁的 這一爪快如閃電, 王雁右手幽靈般抓向劉培元的足踝 劉培元本能閃開, 的五是

搗黃龍」。 不分勝負 李搗出,王雁也同時使了招「直 兩人又各自退了一步

寬解! 更多謝你的安排,使王某苦悶的心情得以 「很多謝她,使我的神經得以鬆弛 「小紅剛才沒有消耗你的體力?」

接着又一拳擊在其太陽穴上。

噗!」鮮血立即迸出,劉启元連吭

切掙扎便漸漸靜止,王雁鬆開雙手

劉培元臉部向地反抗無力,不一會兒

手猛握向其頸脖。

圈,落地時臉部向地!王雁竄前一步,

雙

鎗聲。王雁不知情况如何,速戰速决,雙

恰在此時,巷口突然响起一陣清脆的

劉培元怪叫一聲,臉上的汗珠如小河

論,劉培元的身子如風車般轉了一個

雁沉肩坐馬,左掌反劈其小臂關節,這是 連消帶打。劉培元又再一腿蹬出,這次却 劉培元更怒,一掌切向王雁肩頭、王

也沒吭一聲。

王雁解决了他却也不敢稍停,立時奔

剩下三顆子彈!」 地丁一把鎗給他。 ,小包聽見解音 「大哥小心」 等 服手

對方援兵有

多少個?

靈活為跑來後巷等候咱們!」小包伏在牆的人,他們必是守在前街,而劉瑶元心思 邊,雙眼注視着前方,輕聲地說:一剛才 已給我解决了兩個,看情况最多只剩下兩 不是接兵,可能是剛才與劉昌元來

劉培元的屍體向後拋出去一 奔回巷口,他向小包打了個眼色,條地把 王雁回身入巷內,拉起劉培元的屍體

一那人立時倒在街道上,另一人見勢頭不 對,立即隱入街角裏。 一館!小包緊跟着對方發了 「砰!」對面街口立時有人探頭發了 鎗,

步,已消失在黑暗中。 王雁一拉小包的手,向前竄去 只幾

王雁輕輕推開那座木屋的木門

閃着異光望着自己。 頭 不由嚇了一跳,只見黑暗中一獨眸子

生: 大哥,你,你去……我,我怕你發

「秀姑娘你還未睡?」王雁訥訥地說

便把他解决掉了!」 伏擊劉培元,晞,大哥硬是耍得,幾下子 小包接口說: 「咱到『七重天』舞廳

聲音有點空洞,一你們入房吧,我去拿水 是嗎?大哥眞令人欽佩-」蘇秀的

: 「我跟小包出去走了一趟!

來讓你們燙燙脚ー」

了一身汗,要洗倜燥了 「隨你,反正鍋內有熱水。 「不必啦,秀姑娘你自去睡吧,咱出 」小包低聲地說

面盆到鍋裏勺水。 個做錯了事的小孩子,怔怔地拿着 雁低着頭,不敢觸及她的目光,他

蘇秀在黑暗中,視力仍然十分之準 一伸拿走他的水瓢,替他在鍋裏勺起

天』舞廳?」 王雁訥訥說不出話來,一顆心怦怦地 「大哥,你們怎知道劉培元在『七重

不去七重天難道去那種不入流的地方混? 是道理帕大哥一想便想出來啦! 人會不去那種地方麼了憑他今日的地位, 小包接口說:「他媽的,劉培元那種

蘇秀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远身人房。 一對對……秀姑娘你先去睡吧!

王雁及小包連忙胡亂地洗净了身子, 三座木屋只兩個睡房, 隔隣的幾棟住

住一問,因此小包洗了澡便到隔隣的房子 的也是自己兄弟,蘇秀住一個房間,王雁 正解關好了 , 他把外衣解了抛存椅上, 接着鑽 人門,吹着口哨鑽入自己

內暖暖的,好似有人睡過,王雁把棉被二 二,王雁舊地覺得有里、,被屬

誰在這裏脚過,但,那是爲什麼? 王惟一順心登時亂丁起來,他猜出是

揭,被上尚有一絲若陰若現的幽香。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才朦朦朧朧地睡

天巳不早了 醒的,他揉揉雙眼,簓縫裏透入了亮光 王雁是在蘇秀的一聲開飯啦的叫聲吵

七八條大漢。「大哥吃油條! 王雁伸一伸懶腰披衣出房,小廳中已

坐了 條吃了起來。 王雁盥了口,盛了一碗稀飯,點着油

元放倒,可有這回事?」萬源塞下了油條 「大哥,聽小包說昨夜你跟他把劉培

贏得他好 一大哥沒帶鎗去? 「真的・那像伙的拳脚着實不錯,我 一個大漢訝然而

問 小包大聲嚷着:「子彈用光哩!

咱們下一步又如何打算?」 如今張玉簫的左右雙臂祁已被斬斷

有二件事咱們要先辦好!」 王雁把稀飯一口喝乾,沉毅地說:

「什麻事兒這般重要?」

網打造。 那邊但,萬一有什麼意外,也不致被人一 我想咱還得多找一個。並派一些兄弟搬到 語說狡兔三窩,又謂人無遠慮必白近憂, 「咱這個窩遲早一日必彼人發覺,俗

「第二件事呢?」小包問。

他會重用准? 「現在張玉簫的兩個心腹大將都已死

,可能也會重用蕭志成!」 「鄭清!」小包第一個嚷着。「還有

王雁沉吟了一下,說:「這兩個都有

「正是。」對方不爲所動。「張老闆 麽?這樣你們不是有五塊,咱才兩塊?」 張玉簫不平百沙發上跳了起來。「什塊唱者關提議不分秋色,每人分一塊!」

硬要您答允!! 老闆說,他素來上張公平競爭,他絕不敢 聽簡泉傳來「嗤」地一聲冷笑。 一時,你們可真是欺人太甚呀!」 咱

你們老闆在什麼地方住在那裏你總知道吧

張玉簫怒火高昇, 沉聲說:

老徐

,煩你打個電話向他請示一下行不行?」

事嘛,俺怎能拿得主意,不如待老闆回來

「張老闆說得實在太難聽了,咱們的

不是省油的燈!」

狗急跳牆可也不是好玩的事,姓張的可也你看怎麽樣?老徐你不要欺人太甚,儒知

存你老闆回來再說。」 米·他呻吟了一聲,說道: 一暫時如此 四句話外菜內剛,張玉蕭号會聽不出

盤,讓您先挑!」 對方說:一剩下的那二塊地

咱老闆回了電報便給你雷記!

「明天。」

「要快!」

「好吧,咱便替張老闆效勞一次,待

能收到吧!」

張玉籬輕罵了一聲·「那麼打電報總

「但咱老闆住的那裏沒有電話。」

」張玉簫冷峻地說。「你們先挑吧!」 隨便。大爺索性讓你們多佔點便宜

來人往,川流不息,直至凌晨燈才熄去。 張玉簫果然不出王雁所料,擢用了鄭 一夜,張公館燈火通明,大門口

內的電話突然响了。

第二天黃昏,傭人剛擺飯菜,放在廳

傭人接聽了之後說:「老爺,您的電

张 清及蕭志成作其副手 玉飾暫時與老大富取得協議,轉移方向 件使王雁出乎意料的却是

舞廳,他倆直接到小紅的香閨外等她。 這一夜,王雁及小包沒有到「七重天

們老闆回電啦?」

「咱老闆來電說,張老闆的提讓他十

一 對方故意頓了一頓:

「不過

張玉簫精神一振。「老徐,是你?你

立即傳來一陣尖細的聲音:

「張老闆,您 聲,聽筒鬼

張玉簫抓起電話,唔了

冷落。小紅及小翠自個僱車回來。 當小紅把門匙取了出來時,王雁及小 今夜到七重天捧塲的火山孝子出奇地

小紅及小翠嚇了一跳。「儂……」 「歡迎嗎?」王雁臉上不動聲色地問

H54

說?

老闆說小節方面他另有看法

「哦?」張玉簫有點緊張:「他怎樣

包便在她面前出現。

争了四塊地盤,而您只有一塊,剩下的

他說張老闆似乎獅子開大口,咱已

肯去查一下?」 活習慣查回來,至於蕭志成的,那位兄弟 可能,小包,你把鄭清的底及他的一切生

一個大漢說:「咱去!

一定要趕在老大富跟張玉簫的糾紛未了 「大哥,我昨天聽見人說張玉簫把蔣 「好,就是如此,這二件事越快越好

大富的一員驍將,王雁聽後大喜。• 「這樣 裏解决! 南幹掉了,他們的恩怨沒有可能在短時間 蔣南在白虎堂內坐第三把坐椅,是老 一個大漢喜孜孜地說。

之後,在關鄭清及蕭心成的 切

對咱們可就更加有利了!」

資料已經收集齊全。

金龍帮的幾個頭目 王雕便下令手下放出消息,說準備跟 作合學張玉蕭,而且派人伏擊了

頻得手,唐超留下來的淡塊地盤大多巴落 在這種情况之下 ,老大富的 白虎藍賴

張玉篇連連受挫之後。 分形劣

突、小如讓他一步,而写出手平了力對付他想暫時還難以與老大高作正問的循,他決定把策略改變一下。

連失幾個地盤,也因此他覺得干粗實作比因爲假如不是正確的搗亂,他記碼不致於 老大富更加可良。 他把他的失敗全部歸答於

後抓起了電話,叫總機替他駁到老人 他躺在沙發上再把計劃想了一遍,

大本質。

,找誰?」 接電話仍然是那個姓徐的軍師。 喂

闆回來了沒有?」張玉簫此刻有求於人, 語氣不得不放軟。 「老徐,我是金龍的張老闆,你們老

吉,發大財!」姓徐的却跟他虛應着。 張玉簫心中罵娘,嘴上却客氣起來: 啊,是張老闆,恭喜張老闆新春大

「恭喜恭喜,清叫你們老闆來聽電話,咱

回來嘛!有什麼事?張老闆可以交代下來 有要事要跟他 時量! 上次咱已告訴您說咱老闆要過了 一張老闆真善忘,今天還不到初十哩 一五才

了一頓,看看對方有什麼反應。 到上我相見呢?」張玉篇說刊过事故意頓 電本屋兩兄弟嘛,何必為了區區小利曲弄 一老徐,咱這樣想,咱們金龍殿日虎

續说十人。 不知老徐您的看法怎樣? ,小上簫心中又駡娘了,他咬了 可是聽筒裏只傳來幾聲「嗯嗯」 學才

"咱只是伙計,老闆不在,咱可不敢

對方傳來了一陣大笑。「左長闆,唐 家對分下吧,這不是比互式和見好磨?」 家對分下吧,這不是比互式和見好磨?」 家對分下吧,這不是比互式和見好磨?」 塊,剩下的二個花落誰家還是未知之數 超的地盤咱們已拿下了四個,你哪个」

咱老闆會答應你的條件廖? 這樣吧,咱拿三塊,四塊儲你们

得罪。她把門打開後,便請他兩人進去。那個地方混的,自然知道這種人絕對不能不數班……數班……」小紅及小翠在 入了屋,小紅及小翠刻声指呼,斟酒

小紅,你老實告訴我 遞烟,寬衣搥骨比妻了潭温柔體貼。 上了床之後,工雁突然問小紅道:一 ,你是不是張玉簫的

阿拉根本弗見渦張老闆。

是怎樣搭上劉培元的? 「道的?」

一阿拉

迎的話,你假得把情况老實告訴我。」「小紅,你歡迎我經常來學?假如歡 重天必叫阿拉坐枱子。」 小紅嚅嚅地說: 「他捧了阿拉好一段時間啦,每到七

如此彼便跟阿拉相熟了。 「就這些?」

的是以後。」 王雁輕輕一笑。「這倒沒問題,要緊 「嗯,他連這裏也沒來過!

小紅把臉貼在他胸膛上。「以後怎麼

小紅壓倒。 許任何人來這裏!」王雁突然一個翻身把 「以後我不許你再跟他們來往,更不

是小生子嗎?」 漢倉惶地奔過來,小包驚異地說:「那不剛穿過了幾條街道,只見前面有個大 。直至日上三竿才帶着輕鬆的心情離開。 這一夜,王雁及小包索性在這裏過夜

「小生子,是不是有事找我?」 王雁心中也是驚詫異常,迎上幾步。

> 得急喘得很厲害。 小生了氣急敗麼地說:「大 大调: 他的

人聲地問: 州瓜於什

見們可安全? 「損失如何?」「權心頭天急,「弟在咱還有點準備,否則个堪改想手」 昨夜金龍帮的人突然問題擊咱們,

木屋也被他們放火燒光啦! 「有十多個受傷,死了四五個,那些

张玉翰選對時機,趁老了不有才來!人哥 咱立即找上他,跟他拚倘明白!! 小包咬牙切齒地說: 操他奶奶的

弟兄們在那裏安歇? 王雁不為所動地問: 小牛了,如今 一都撒去新居啦!受傷的弟兄也有秀

要不然只怕弟兄們的損傷會不止此數! 四處打探! 姑娘料理!萬源哥怕人哥會中垣伏,派人 ,幸好你看出這批豺狼的嘴臉先有準備, 帶頭的是誰? 小生子一口氣說來:「大哥

中無大將,竟然當起先鋒來啦! 「那矮子?」小包大怒:「這小子蜀

跑回去。 以後總有機會跟他們算了 「先回去再說!這一筆帳咱們記着, 王雁拉着小包

熟識路徑的人入去不難迷路。 面,這地方木屋星羅棋佈,密密麻麻,不 「新居」比較偏僻,也是在貧民窟裏

這地方是王雁精心選擇的,因爲利守

靜便看得清清楚楚。 不利攻,只要把暗哨設在邊緣,外面的動

上經開一絲笑容。「大哥你回來啦!」 蘇秀正在爲傷者換藥,她見到王雁,臉 「情况我已知道!你快替他們上藥吧 一推開門,一股草藥味道便衝鼻而來

弟兄的身後事!」蘇秀頭也不回地說。 「他帶了幾個人去辦理那幾個被殺的

萬……萬兄弟呢?」

玉簫的行動作了新的揣測。 斷地動着。他重新估計了形勢,以及對張 王雁出去在附近走了一個圈,腦子不

個得力的助手圍在燈前研究了他擬想的計 定走險着,跟張玉簫來個正面拚門! 晚飯之後,他召集了萬源、小包及幾 到了黃昏,他已有了一個計劃,他决

實施,又吩咐各人去準備一切。 最後王雁决定這計劃在正月十五日夜

溅血 江 伏屍火車站

班。她打開門見到王雁十分驚愕。「王爺身整齊地坐着黄包車去找小紅及小翠。春寒料峭,雪霧無風。王雁及小包一

,儂……儂怎得空閑來瞧阿拉?」

上班啦,陪咱兩個吧! 「你打個電話到舞廳請個假吧, 「小紅,今天是元宵佳節,你倆不要 明個假吧,多少錢我! 王雁輕鬆地說:

小紅遲遲沒有抓起電話,她瞪着一對

沉,

是劉岳元的情婦,現在又勾上了鄭淸,你

「你的底細咱早就掏出來了,你以前

探聽及跟踪,自己却趕回張公館。

他立即派了兩個精悍仔細的手下出去

張玉簫聽了他的報告之後,咬牙切齒

小紅,別再裝蒜啦!」王雁臉色

鳳眼說。「王爺今日可有什麼安排?」 王雁把手上的一大包食物放在桌上,

出來啦!」說着伸手在她臉上揑了一把。雪景,晚上回來麼,嘻嘻,那就不用再描 「咱先吃點東西,然後到外面去欣賞一下 「王爺既然如此賞面,阿拉自然得捨

出去吃飯,阿拉跟小翠今晚不上班啦!」 馮先生,阿拉是小紅。今日王爺來請阿拉 舞廳。不一會兒,大概電話經已接通。「 命陪君子啦!」小紅抓起電話接到七重天

友嘛,她也弗法子上班。」 就這樣吧!什麼?哎呀,小翠要陪他的朋 對方問她誰是王爺,小紅半撒嬌地說: 人家又不是不補償儂的損失!」大概是 一王爺就是王爺嘛,你問這許多幹嘛

包也取了四副筷子及碗碟回來 小紅收了幾後便忙着拿出洋酒捲烟,小 王雁臉露笑容,對她的答話十分滿意

然放下杯筷。「時間差不多啦,走吧!」 小紅忙說·「阿拉還未吃飽,吃完再 四人邊喝邊吃,才吃了一半,王雁突

咱買點送酒的拿到黃浦江畔邊看邊吃 」說着便把她拉了起來。 王雁按住她的手。「等下還有好東西

忙跑到浴室 「哎呀,阿拉還沒洗手哩!」 小紅連

個眼色 見有扎眼的人,他返身入廳,對小包打了 縫,向下張望。街道上人來人往,倒不 王雁走到小紅寢室,把一扇窻子打開

,我先下樓去找車

一說罷開門下樓

一副焦急的樣子。他心頭冷笑一聲,大王雁回頭看看小翠,只見她坐立不安 「快點」 」小紅在裏頭應看 一這次他的語氣頗

真是急性子,人家姑娘嘛: 小紅這才把門打開。「哎呀,王爺你

下樓。 巳叫了車子呢。」王雁不由分說拉着她倆 「好了不要再說了,快下樓吧,小包

的洋車,細脖銅喇叭擦得閃閃生光。 後頭還跟着一輛空車,這兩輛都是嶄新

大,功夫也在行,跑起來又快又穩。 軟,坐了上去挺舒服的,車伕年輕氣力 「先兜去南京路-」

「到南京路幹什麼?」小紅把頭靠在

王雁肩膊上。

的腰肢 車子很快便在南京路的一家食物舖子

弄好,小包提着包包上車。 順便打了個電話,電話剛打完,食物也已 停了下來,小包連忙跳下車人店購買,他 當她經過小紅的車子時他發現地上有

向,停車的地方頗爲荒凉。不過却有座小

王雁却忙又去敲浴室的門:「小紅快

到了樓下,果見小包坐着一輛黃包車

王雁拉着小紅坐了上去,墊子寬,弓

「買點好吃東西。」王雁輕輕捏着她

上車 一塊粉紅色的手帕。小包眉頭一揪,悄悄

一直向南駛,王雁不停地指點方

冰雪尚未消融。 亭臨江而立。四周有頗多的積雪,江內的

「這地方有什麼好看?」 小紅看了小亭一眼,有點着惱地問:

吃飯吧! 都沒多一個,不如回南京路隨便找家舖子 小翠也忙說。「是呀,風又大,連人

倍! 回頭對車伕說:「兩位大哥請多呆一會兒 等下咱仍然坐你們的車子回去「車資三 小包說道:「你怎能敗大哥的興1

走 小翠使着性子。 「不,阿拉現在就要

王雁從旁勸着。 「既來之則安之嘛,坐一會兒再走

車子大聲嚷着。 小包着急地說。 「不行・阿拉要走!」 小翠跳上一輛

王雁忙說:「那請翠姑 小紅勸他。 算了 小包,她既然沒興趣讓她走 一這怎可以…… 娘先到大上海

,小包把東西拿出來! 亭子裏有張石桌,三人邊吃邊談,說

飯店訂個位子,咱在這裏呆一個鐘頭就去

的都是些不着邊際的話兒 過了將近半個鐘頭,小紅神情開始焦

急起來。

小紅惶急地說・「許是剛才凉着肚丁 一不,阿拉有斯內急,但這裏: 「小紅,你身子不舒服? 「就在亭」

子下面吧!咱不看便是! 小紅急得直搓手

王雁一皺眉頭,冷冷地說:

的小子呢?」 鄭清急問。「小翠,小紅和那個姓王

去,他們只打算逗留一小時哩!」 「他們在黃浦江畔的臨江亭,鄭爺快

眼色! 省得驚動巡捕房的人!」他向蕭志成打了 鄭清心中大喜,暗道:「那裏更好

死那個姓王的,大家都有賞!要是再讓他 蕭志成忙說:「弟兄們準備,等下打

逃脱,大家回去都不好交侍!」 鄭清對小翠說:「快帶路!」

還在那裏!」 個探子,大聲說:「鄭爺,那小子跟小紅 小翠跌跌撞撞地跑着,迎面又奔來

「沒有!鬼影都不見一個,只有那個 「附近有沒有人?」

姓包陪着他!」 蕭志成說: 「這正是良機,快走!

有意把阿

拉帶來這裏的?

小紅鷹鷹地說。

下爺,你……你是

一門利用你掏咱們的情報,咱也利用你…」 小包接口說:「這叫做將計就計,他

不知是什麽意思?」

巳不剩

地,王雁仍沒離開的樣子。

一秒一秒地近去,桌上的食物早

快去,事情就這樣决定,巡捕房的事我會

他在廳中踱了兩圈方步,揮手說:

反問他:「你們就不動手啦?哼!」

且在街頭上……巡捕房那裏不好說話!

「要是讓王雁看出苗頭呢?」張玉簫

「但咱們可以不在那種地方動手,而

裏,人少可不容易堵截到他--

「要,一定要,假如他停在大街小巷

「大哥,要一百個人這麼多?」

有辦法擺平!」

鄭清連忙下樓,且派人去找人

一會兒,一個手下跑回來報告: 小紅在南京路上失了一塊手帕,

出來放在石桌上

王雁冷喝一聲。「住口

一乖乖地吃東

不是要去通知金龍帮的人!

「包爺冤枉,阿拉可是一個善良的人

你在南京路上丢了塊手帕,又支開小翠還 乖乖坐着!」小包拍着桌子吼着: 「剛才

一放你媽的屁!聽懂聽不懂都得給我

「王爺你說什麼?阿拉可聽不懂!」

百個弟兄分頭追擊,四面包圍,一定要把地說: 「今日便是姓王的死期,立即調一

你揹着她跑! 鄭淸嫌小翠走得慢,忙說。「大楊

一個壯健的大漢立即蹲下揹上小翠走

映下,黑白分明 少人影,深褐色的人影在雪白的雪地輝小包回頭一望,果然見到遠處出現了

來得越多越好,讓老子過足

設着正想站起身,冷不防被王雁按下! 你們還不快跑?你們不跑阿拉可就……」 小紅聽出情况,詫異地說:「王爺

不要罵,也不要回頭,否則老子便立即請 「臭婆娘,你乖乖給我坐着,不要叫

你吃一枚『黑棗』

饒了我這一趟吧! 之下才叫他們擺佈的,可怪不得我… 才叫他們擺佈的,可怪工得我……你「王爺,你……阿拉是迫於無可奈何

句話,老子就把你先給斃了。」他眼角 干雁雙眼一睜。「由現在起, 你再說

提到十足十,只要一到射程之內,王雁三 厚度巴不足於涉足過河,因此鄭清的信心 背後便是黃浦江,雖然江面還結冰, 一瞥,只見那羣人逐漸走近了 鄭清把四隊人馬分成四個方向前准、 但其

回頭對手下說:「快上前! 人的身上都得如蜂巢般洞穿 ,鄭清冷笑一聲:「死到臨頭還不知!」眼看那三人仍無所覺,依然談笑甚歡

必像游堅那樣事事奮不顧死! 止了前進——雖然經已十拿九穩,他又何止了前進——雖然經已十拿九穩,他又何

鄭清把手槍握在手上 看來再上前一文餘,射程便已能及 ,準備下令開槍一

着傳來陣陣的慘呼聲! 一聲,只見雪花飄揚,人翻馬仰,緊接 就在他滿肚密圈之際,前面突然轟隆

面的人隨着槍聲倒下了一大片。 際,槍聲突然「叭叭叭 這下變化突然,鄭清尚摸不清頭腦之 一地响了起來 "前

王雁及小包已不知去了何方 地一流・「難道是王雁佈下魚餌等我們上 掩蓋了,這當然是對方伏下的,他心中時 草草蓆之類的東西,雪一下便把一切渦裝 來前頭地上被人挖了個大坑,上面蓋以柴 鄭清連忙伏在雪地上,游目四顧,原 一舉目一望,前面臨江亭空空如也,

H56

可能又趕不及。

要快點

,要不然他們就離開一

「嗯,她說姓王的要帶她回去。鄭爺

個姓包的小子又到小紅小翠那裏。 馮大班打來的。「鄭爺,今天姓王的跟那

鄭清哦了一聲。

「是小紅打電話出來

槍出發。

的意思。」鄭清連忙點起人馬,持械携

「再去追,這是表示對方還沒有停下

電話响起,鄭清抓起一聽,是七重天

色的?

「粉紅色的」

「哦?」劉淸再急問一句:

「什麽顏

因為那裏形勢對他們不利,而且要調動大 放下電話,立即决定不在小紅家裏動他, 鄭清沉吟了一下。「我知道了。」他

那裏

那家食物店前碰頭!

四隊人馬分四個方向趕往南京路,在

到了那裏,只見小翠一臉惶急地站在

指揮則由蕭志成担任「

每兩隊又設一個指揮,他自任左指揮,

他把手下分成四隊,每隊有個隊長,

蔽目之際,一陣冷槍掃過來,水牛般肚 少些人手上褶有槍,有情况凌亂,雪節進,但前頭雪地突然冒出了不少

設還擊了 他們便學槍向前盲目的掃射起

因為坑裏佈滿了刺刀及利器! 傷頗大,跌下陷阱的人大多不供

在爬動,他吃了一驚,閃到 個賞大洋十枚,殺死王雁賞一百! 拿王雁的頭回來,你不用再來見我。」張玉簫的話也好像在他耳畔响起來:「張玉簫的話也好像在他耳畔响起來:「 瞥,只見潔白的雪地上 他咬牙大叫。「弟兄們殺呀,殺死 一目光 不

而且一頭鬈髮飄舞,還是個女的! 不久鄭清已看出那是個穿紅衣的人

樹後注視看。

火陡地升起,大叫一聲··「小紅!

紅臉上突然現出一絲令人難解的痛苦,接,鮮血濺落在雪地上,像桃花般鮮艷,小 拉小紅!」 「砰!」一顆子彈立即穿過她的胸膛

去,只見他的手下大都已找到隱蔽物學槍

他立即命令一個手下跑回去向張玉簫知,只要我守得穩,困也把你們困死

得已方槍多彈足,勝算較大,更加 之地飛舞。鄭清這個地方好似比較隱蔽, 既然沒有掉命及失敗的顧慮,他便雄 人發覺·他心中盤算了 雙賊月滴溜溜地向左右視看, 炒豆般响着,雪花在離地三尺 一下,覺 放心

一棵樹後 槍,蕭志成離他不過三四丈,他也是藏匐伏地上,向前猛爬前幾尺,擧手射了 伏地上,向前猛爬前幾尺,攀手射了鄭淸心頭一動。「他們去了那裏?」

一陣槍聲,這槍聲來得奇怪又突然,他裏!」 鄭清話音剛落,冷不防後面又响 「快找找王雁,這小子不知又跑去了 一跳,連忙向蕭志成滾過去

可真的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蕭志成大 吼一聲•「王雁就在這裏!」 「他媽的,後面還有人哩, 咱們這下

內潤了出去,反兜在他們後頭,他旁邊還蕭志成的手望過去,只見王雁不知何時自 有十來個持槍的大漢。 「在那裏?」鄭淸大驚急問,他隨着

即舉槍向這邊射擊。 這時刻王雁發現了鄭清及蕭志成,立

」一連三槍全射在蕭志成的身上! 自己取了他的位置伏在樹後, 鄭清十分機警,他猛地准開蕭志成 「叭叭叭!

一點,吸引對方的注意。 鄭淸驚魂甫定,反手之槍自樹後伸出

變化之後,金龍帮的人才醒起應 金龍帮因為中了 暗算捐 因為中路發生意外便 区到一棵光秃秃的 一他怒 那裏! 他匐 不但找不到王雁,蓮小包也不見人影。他希望能够找出王雁的藏身之所,奇怪, 在幾 找不到王雁,連小包也不見人影。

「仰媽的,是你這個臭婊子!

聲,心頭大喜,上身一抬:「鄭爺,是阿那女人果然是小紅,她聽到鄭淸的卟

還擊,他心頭略爲一寬。「現在鹿死誰手 鄭淸擦一擦額頭上的汗,轉身向側望 着撲在地上

頓壯,大喝一聲,斧頭直劈下來,又快又 那個大漢一見他手上沒有武器,胆氣掃迫退對方一步,同時又踏前一步!

其小臂上 王雁閃身一閃,左手揮處,拳頭擊在 ,右拳奇準無比地擊在他鼻樑上

「啪」地一聲,鮮血登時迸裂而出! 王雁立即又向另一個大漢撲過去。登時鱉住,拋下斧頭,撲倒在地。大漢只覺一陣昏眩,接着心窩一陣劇

枝剛好跌落在鄭清頭上一

雪塊向上拋射出去,雪團穿過光秃秃的樹原來小包終於爬至樹後,他捏了一團

手中槍被踢

個正着,飛出丈餘。

地,雙脚一上一下蹬出,小包冷不及防,

鄭清反應也十分快,身子一仰肩頭落

天色漸 晚,北風又緊。

由自主地向前一俯,鄭清的左拳已狠狠地在小包的肩後,力量雖不大,但小包也不在小包的肩後,力量雖不大,但小包也不也就在同一時刻,鄭清的雙腿已反蹬 擊,激鬥依然未息。擊中挾雜着呼喝擊,刀斧碰撞聲以及慘呼擊中挾雜着呼喝擊,刀斧碰撞聲以及慘呼

敗,因此鬥得十分激烈。 把其剷盡,一個是困獸猶鬥,不甘心其失 把以不到盡,一個是困獸猶鬥,不甘心其失 小包跟鄭清的拚鬥也未分勝負, 個

落地上,鄭清右手迅即抓向落在雪地上的 同時他拚命擰腰翻倒,小包立即被拋

擊在他胸膛上!

來脚往鬥了好幾十招 ,也都偏於輕靈快速,故而只一陣便拳兩人的身裁差不多,拳脚功夫所走的

小包突然不退,左手切向其手臂,右,鄭清立即竄前一拳搗向其小腹。 激鬥中,小包故意賣了個破綻, 躍退

清的胸膛,鄭清急退兩步,小包一

個鯉魚

包雙脚一曲一張使了一式反瞪腿,飛踢鄭

鄭淸大吼一聲,立即向他撲過去,小

右腿貼地一掃,把手槍踢飛!

小包雖然翻倒,頭腦依然十分冷靜

打挺直得身來,兩人立即糾纏在一起!

王雁見樹後沒有槍聲,連忙率着手下

,只見小包跟對方貼身厮鬥,又不便

王雁只得向前面衝去,食指連扣

退 脚跟着飛蹬對方腹際,這一 ,由於腿比手長,小包有把握後發先至 招只要鄭清不

腿 退 攻個對方無力反擊,不料,鄭淸並沒後 ,他的右脚也同時飛起,反踢小包的 只要鄭清一退,他也有把握扳回先機

H58

劈向王雁的胸膛,王雁略退半步, 即赤手飛向一個大漢,那大漢斧頭一橫, 倒了十來個大漢之後,子彈用光,王雁立 手中槍子彈尚未用完,形勢立即改觀,擊

左脚一

立即

撂倒幾個金龍的大漢。

王雁連那七個生力軍投入戰場,由於

小包猛喝一聲, 左脚一 沉落地,左國

> 飕飕飕」掃了 他猛吸一口氣,伸出不干食指連扣, 一梭子彈! 一板,又抽出一柄盒子炮

鄭清認得其中有個聲音是發自王惟之口 言下果然奏效,具聽哎唷之聲四起

得他忙不迭縮回樹後,他摸一換耳朵,咒「砰!」一顆子彈在他耳邊擦過,嚇 罵一聲·「好狡猾的小子!」 頭一陣大喜, 不由探出順顧太張看。

少,己方並未受到太大的威脅。 帮及王雁的弟兄正在用刺刀格門,他看了 下,學得對方雖然人人聽勇,但人數却 回頭一望,背後槍聲早已停了 ,企能

苦思沒計脫身。
苦思沒計脫身。 至於王雁那邊,因爲尚有子彈便不斷

條生命! 假如你們放下武器,咱們便放過你們 王雁突然大聲叫道: 一金龍的人聽着

王雁冷笑一聲·•「我王雁說一是一你們弄成幾廢,豈不是生不如死。」 鄭淸忙說: 「不可聽他胡言,他們把

說二是二,假如你們放下武器,我們絕對 動你們分毫。

這句話比仙丹符咒還靈, 人放下刺刀跪在地上 立即有幾個

大哥幾時放過一個叛徒? 能够逃過一死,但日後將永無安寧之日 兩個棄械投誠的人。「你們今日即 鄭清大怒,右手連抬, 「砰砰」 即使聲

漢,立即重新拾起刀斧厮殺起來 這兩槍及那句話又鼓起那些棄械的大

又重,正是小包的得層絕招。隨之飛蹬對方頭顯,這招連環腿使得又疾 擊其胸膛,左手如爪抓向小包的下腹, 鄭清頭一低,霍地竄前一步,一 版, 海飛

一招更毒 切,左脚一翻 ,人隨之滾

對小腿,這是小包的另一絕技 時快,小包的雙脚如毒蛇般纏向鄭清的 倒地上,鄭清那兩招自然落空,說時遲那 「飛剪」

清在離地兩尺之處撲倒地上。 的厄運,可是小包比他快,足板一勾, 好個鄭清,一躍而起,欲避開被剪倒 鄭

在半空,雙手巳蘊滿勁力。 小包立即自地上竄起向鄭清壓下,

中抽出一把小刀向飛撲過來的小包戮去。中抽出一把小刀向飛撲過來的小包戮去。 避開, 只好咬牙用手迎向鄭清的手腕。

縮手 滾,小包登時倒在地上。 鄭淸痛得哎唷地叫了一聲,身子一侧,,雙手剛好落下,踩在其大腿上。

鄭淸反客爲主向他撲去!

」雙手抓起地上的積雪向他拋去 小包人急智生,大叫一聲:「他媽的 脚步不由一 頓,小包雙脚一個反蹬把 鄭淸冷不防被積雪沾上眼

上鄭淸那柄手槍,同時立即扳下扣機・ 清脆的槍聲一 响,鄭淸立即應聲倒 立時滾開去,抓起地

這响槍聲,也驚動了在場上殺紅眼的

但是如果……」鄭清在樹後下斷打氣。 每人都有重賞,足够大家樂上好一陣子, ·兄弟們聽着,咱們打贏了, 回去後

足,眼看對方在以衆凌寡的情况下逐漸佔 又因鄭清禧在路中衝不過去,無法支援手 血花、性呼聲此起彼落,土雁一分心焦, 上風,他更是連連跺脚! 打門更為激烈,潔白的雪地上佈滿了

向前贏人。 小包也是急得不停地搓了 大哥,

斷事用活勸告對方,以便轉移鄭清的注意 眼看小包離鄭清那棵樹口不足一丈, 王雁沒可奈何只得舉槍掩護,他仍不

,王雁 雁早已一眨不眨地注視着,那槍還未發射鄭清的右手槍又自樹後伸了出來,這次王 立即脱手飛出,這時候小包立即一個急伏 「噹」子彈擊在鄭清的槍管 已先他一少發射 ,手槍

這次他不再質質然伸出去開槍,屏息靜聽 ,希望一擊即中。 ,在地上滾去。 鄭清聽見聲音,另一柄槍立 即端出

先沉不住氣,手槍陪自地向外掃了一梭子 但也沒發出聲音,鄭清聽不到聲音,首小也慢慢爬動,積雪很厚,爬得不快 小包慢慢爬動,積写很厚,

驚胆跳 槍擊着 這一次他行動 ,可是那一陣密集的槍聲却使他心

上一摸,就在這個時候已經握着槍撲 突然一凉, 嚇了他 由

小包一槍解决了鄭清,又飛前一步拾人,不由一齊住了手。

,那些人的勇氣在這剎那間好似猝然消失 他雙條槍管在金龍帮的帮徒臉上移過

個,絕不客氣!快!」 「乖乖放下武器, 否則包爺便一槍

他,既然撕破了臉皮,不是他死, 簫的命也不太長久了,我姓王的絕不死了,你們還為他拚命,告訴你們, 王雁也接腔道: ,我姓王的絕不放過、命,告訴你們,張玉 便是我

相效尤,紛紛求饒命。 安份份做個良民!」這話之後,衆人都爭個先開口;「王爺饒命,小的以後一定安,一齊把手上的斧頭拋在地上,不知那一 那夥大漢彷似鬥敗了的公鷄, 小知那一

們離開! 兄弟用槍看着他們,過了午夜才可以放他 依然為非作歹,可別怪我心狠手辣,不過 是你們自己說的,以後要是讓我看見你們 現在你們還不能離開,小生子你帶幾個 王雁眉頭一皺, 沉聲地說: 「這些可

及小包和萬源奔向黑暗之中 王雁又點了五個手子敏捷的兄弟 以以

永安百貨公司後面的那間金龍車行去。 王雁不敢掉以輕心,他先帶着人奔到

索起來,找出了兩柄槍及一些子彈,這才 制服了裏面的幾個伙計,他便立即搜

不足够,不過總比完全沒有槍强得多 這八個人像一支箭似的向張公館急馳 八個人每人都有一柄槍,可是子彈却

的店舖早已關上門,即使在家的也很多已 熄燈躺在溫暖的被窩裏了 張公館的附近比較偏僻,這時候附近

燈照之不及,溶化在黑暗中 一盏,張公館却似是地獄的十王殿般,路 一片黑暗,昏淡的路燈老遠才有

凱旋而歸,這次却有八個,只要冷靜行事 此信心頗大,那一次他們只有三個人尚能王雁有了上次夜襲唐超家的經驗,因 ,智勇兼行成功的機會十分之大。 張公館前後左右,不見一個人影,王

還是他今夜不住在此地? 雁中十分詫異。•「這是張玉簫佈下的圈套 一時之間不能委决,萬源說:「大哥

,我上去瞧一瞧動靜?」 「好,不過一切要小心!」王雁點點

却躺着三四具屍體,看情况好似是張玉簫 **兒他奔了回來報告:「大哥,房前房後都** 萬源竄前幾步,身形已不見,不一會 裏面亦好似沒有動靜,不過房後

籲佈下的詭計。」 過還是那句話,小心爲上,提防這是張玉 「哦?是誰早咱們一步來此?」 王雁 下,毅然地說。 一進去看看,

去,偌大的庭院只有狂風在那裏迴旋,別 無他物,他不敢張聲,又躡手躡足走入大 大門終於被弄開,小包第一個竄了入

> 容易踢翻傢俬或其他東西,這樣便會成了 到了這裏他不敢再動,因爲黑暗中很

廳

狙擊手的目標。

一聲,肯定大廳之內沒有人這才劃亮了一 他靜伏了好一陣,連呼吸聲都聽不到

實了看法,第二根火柴亮起時,他已找着 火柴的光綫雖然微弱,却足够令他證

地方。」頓了一頓,他又說。「不,由樓 也在這時入來。「搜一搜他的睡房及其他 電燈的開關,隨即把燈開亮。 大廳裏的傢俬有點凌亂,王雁及萬源

進行,一定要快。」 下開始,逐間搜查!咱三人帶着人分三組 萬源說:「假如他不在此,一便是去

邊去了。」 「他親家袁慶祥家,要不便是跑到租界那

是老大富聽到了什麽消息,派人來此偷襲 ,張玉簫猝不及防,只好倉惶離開。」 「很有可能,」王雁點點頭,「大概

見玻璃上放着一張白紙,這張紙抄了很多 火車到各地的開行時間。 西擺放十分凌亂,他忍不住走前一望,只 王雁推開了書房之門,看到書桌上東 房門逐間被打開,裏面都沒有人

京的火車最後一班車二十一點二十三分 紅筆劃了一個圓圈,圓圈裏的字是:到南 王雁取起一看,紙上有一行字被人用

到一個鐘頭,他立即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指向八時卅分,距離火車開行的時間已不 大聲嚷道: 王雁抬頭望一望牆上的掛鐘,時間已 「小包,萬兄弟。快走,

玉簫可能要坐火車離開這裏!

坐滿了人,烟霧嬝嬝,人聲吵雜 火車站候車室燈火通明,長長的板櫈

骨碌碌地轉動着,好似獵人在找尋獵物。 黑色的毡帽,低着頭像在打瞌睡,旁後的 頂破毡帽歪搭在腦袋上。這人一對眼睛 人長得肩圓臂闊,咀中叨着一根香烟, 靠牆角,坐着兩個人,一個戴着一頂

月台的閘口打開了,前頭的人羣已開始移 大堂的掛鐘巳指向九時零五分,通往

寧願坐在角落打瞌睡也不與人爭先恐後 加上人羣鑽動,場面十分凌亂,難怪那人 聲,小孩的哭聲,送別的大人們泣啜聲, 他旁邊那人仍然沒動,他只好再坐下。 此刻好車室是十分凌亂,火車的汽笛 叨烟的大漢緩緩站了起來,回頭一望

個火用一下。」 純白的羊毛圍巾,模樣兒十分瀟洒斯文。 斯文白淨的青年,一件藏青色長袍,一條 他揚一揚手中的捲烟,道。「先生,借 他畢直地走向大漢,大漢雙眼瞪着他 大漢正在焦急中,眼前突然出現一個

籐篋把烟接來點燃了自己的烟。「謝謝! 他,把手上的烟遞了過去,那個青年放下 大漢十分機警雙眼一眨不眨地注視着

覺腰上一陣劇痛,那青年已一拳抵在他腰 捲烟突然向他噴射過來,大漢剛一怔,猛 下來,剛接回捲烟,只見那個青年口中的 他把烟交回給大漢。 大漢一顆懸起的心, 此時才略爲放鬆

前文提要:

手武功,把五名「太歲」嚇住了

。其後,工傷陽突然現身求見

汹汹的來到梁王府門前,出言不遜。要見公子襄,却被公子襄雨 前文書至「東南霸主」工傷陽麾下的五名「五方太歲」

把他推到牆角。 住了他的右手,伸起一腿抵着他的小腹, 他哦地叫了一聲,青年的左右手已抓

便已「醒」了,他悄悄拿起了皮篋奔向 那個打瞌睡的人一見青年走過來借火

拳向後搗出 的後腰,這人反應十分之快,立時反身 背後那人正是王雁,在人叢之中不敢 後腰上突然一痛,一塊硬物抵上了他

然大叫紛紛閃開,連稽查也不敢叫他把票 中飛向月台,王雁舉槍大聲呼喝,搭客嘩張玉簫一拳擊退王雁,立即鑽入人叢 果然是金龍帮的老大張玉簫 開槍,只好偏身一閃避過那一拳,也在這 一刻,王雁巳清楚地看到那張臉龐,這人

小的小包。 個人持械的大漢,跑得最快的却是身裁矮亡命地飛奔,王雁在後急追,背後還有幾亡命地飛奔,王雁在後急追,背後還有幾 子拿出來

小包持槍急喝。 「張玉簫,你逃不了啦,快站着!

拔出手槍, 回身發射 張玉簫突然把皮篋向他拋過去,立即 「砰!」子彈在小包旁邊的一條柱子

開花,小包立即藏在柱後,同時把槍膛拉 清脆的槍聲嚇得一干搭客亡命飛奔,

尖呼聲此起彼落,彷彿世界末日 張玉簫發了一槍之後立即聚在一條柱

子之後,王雁等人亦各自貼在柱後監視着 (以下轉入80頁)

俠義傳奇故事 凉玉 令 奇 達來意,要求公子襄交出「忘情天書」,仲孫湫自然不允。就在這時,東北、西北、西 見公子襄,仲孫湫正侍回話。突傳來「請他們進來」之聲,仲孫湫聞言,只好答應… 南三位霸主先後到達,目的均在這部書。東北霸主辜倖村排衆而前,要求仲孫湫通報引 也被拒絕,雙方正在爭持之際,仲孫湫由府內走出,聲言代表公子襄,於是江傷陽即消 名男僕女婢各自露了

不忘 飯恩

白天竇寶劍

男,兩個女 有幾個趕路歇脚的人,其中有一桌,兩個在一家野集的歇舖裏,稀稀落落地坐

起來的時候,一排白牙齒,像在陽光下的 注意,那男的長得高大英挺,額角高,笑辨四人當中,其中一男一女,尤惹人 刀尖一般耀眼。

以看得妙肆, 激美的服光,更加多看幾眼,女子看女子 有多美,跟自己能不能比,有什麼了不起 斥一了,而女的也喜歡看女的,看看對方 性也」,至於男的看男的,就是「同性相 喜歡看男子,男的看女的,當然是「食色 看的人是男是女的,都喜歡看女子,不太 ,因爲此男子看女子不用顧忌,所以更可 ,要是真的好看,氣量大的女子,也會以 但最吸引人的,當然是那女子,不管

糖花兒,祇在舌上便融入心坎裏去了 而這女的,看了讓人想吞了一服蜜麻

(460)

必報干金諾

唐甜。

裏去了 好像什麼都看不見,因爲他也是掉進「河 自己好像掉入了糖湖卡丁。 就越發笑得甜,蕭七看得眼睛發呆,發覺 唐甜知道很多雙眼照在看她,所以她 一他掉的是「酒壺」 司是、鐵些飲

這酒,是萬萬不能喝太多的 唐胡腻聲道。 「鑢」一哥,你有黄疸病

又埋首喝他的酒去了,宛似沒把唐甜看成 向唐甜笑了一笑,麦示無奈,聳了聳肩,可惜鐵恨秋不能不飲酒,他只是咧嘴 個女子

話。「我不明白。」 越是要與他說話,但是蕭七却要跟唐甜講 鐵恨秋越沒把唐甜看成女子, 唐甜說

明白我在一路上替武林同道做由幾件不 唐聞甜甜一笑道。一我知道,你是不 的事情時,所說的那些話 一咱們剷平了一人九

皮老闆就是黑白道兩吃的『人狼』涉叔李九妹的黨羽,更助『劍試鏢局』掀開 極柔至盟。大享名聲 這幾事都做得極爲漂亮,也使我們的『剛 峯』 牛八德的股匪,又掃蕩『笑裏藏刀』

之,胡裏胡塗喪失性命更不計其數 又道:「從前蕭秋水就不懂這『順天則日 黑道人物下手,就可享有俠名 ,結果四面不討好,部下衆叛親離者有 討好勢力大的一面,另外擇實力較弱的 走兩面得靠人的路 唐甜笑眯眯地道: 更重要的是我們 要快竄起,心定 她笑笑

麼東西來。 好似失去了什麼似的,可是又說不一是什

蕭七點點頭,他點了頭,却忽然覺得

話……要找『忘情天書』,咱們捷足先登 ,不是更好嗎?」 「但我還是不瞭解,爲什麼要說那此

,但她的語鋒像刀冷靜清楚。 唐甜又笑了 ,她的甜笑足可把人融化

天書』已早在他手裏,只是捂着不說來罷 我倒真認爲公子襄貓哭耗子,難說『忘情 去……所以,我們要武林豪傑先替咱們闖 憑我、你、鐵二哥、唐三千,還真闖不過 是武林中享有盛名的『正氣歌』之傑,單 是死人,別說公子襄他本人武功深不可測 人得利,就不難窺出時機了 。首先要把公子襄攬得頭暈暈!咱們要漁 ,單止他手下『歌衫氣伯正人君』。人, 「捷足先登?固然是好,但公子襄不

唐甜道。「那麼這一逼,至少迫得公 蕭七道·「如果不在他手裏呢?

> 子弟、只要發了很,沒有找不到的,省了 咱們替了大在轉尋覓覓上。 子襄全力去找。以他的實力,加上七十一

『十方霸主』等人攫走了呢?」 蕭十又問。「如果這下找到了, 却給

會那末快:扒兩撥給人撂倒的,」 是?別急躁、了子襄不是易駒的角色、不 唐甜展顏 笑道:「你心急要去是不

蕭七長長地叶了一口氣・一口把盃酒

問地孫隊 後去找公子襄麻煩的道理,如此拚下去,霸主。。『九面龍王』的,那有不爭先恐 淡淡所紅色來 蕭七看了,比喝酒谩醉。唐甜也,口把酒飲盡,兩頰即刻現出 擒羊的,也啃着了石頭——到時候,咱們 公子襄的實力,必定大爲折損。這干餓虎 你想,這一干武林豪傑,加上什麼『十方 『剛極柔至盟』,就可以出來幹一番大事 『忘情天書』,研究『天下英雄令』 我以唐为妹妹的名義,有意無意 7 子襄已找到蕭秋水了,正在

蕭七喝了一口酒,嘆了一口氣,又呷 酒,再嘆一口氣,斜睨着唐甜。

的時候了。 「然後就是引出唐門實力,稱霸武林

唐甜甜眯眯地笑道:「那你嘆什麼氣

個字。 蕭七盯着她,好一會,才緩緩吐出幾

的人。」唐甜臉上的酡紅似桃花一樣醉人 唐甜淡淡地笑道:•「因爲你也是唐家 「老實說,我不知因何要帮妳?」

> 南霹靂堂的雷震天,大風堂的上官双,都人對唐門,而飲譽江湖的一流高手,如江 嫌棄罷? 是名震天下的好手,你 ,她的聲音更溫柔若夢。「近二百年來, 你當然不會

也拿捏不穩下,却去想据住唐甜的菜蓴 蕭七一聽,心跳加快,握住酒盃的手

唐甜却別過臉去叫籲恨秋道 鐵恨秋沒好氣地瞪了唐甜一眼 鐵恨秋也。喂了一暋,仍然以管飲 一你爲什麼叫鐵恨秋? 道

足可君臨天下的『英雄令』: 唐甜「噗嗤」笑道:你恨我自己一生人還沒見過蕭秋水 林的『忘情天書』 道,創『剛極柔至盟』,却以顧飲酒 「我是鐵星月的弟弟 當然姓鐵 恨秋是 ,以及足可號令江湖的 足可雄霸武 你假我們

,一反他平常含糊亂說話的態度。「我是唐甜,慢慢地說,說了好久,才把話說完唐甜,慢慢地說,說了好久,才把話說完 所以我才來的,妳懂了沒有? 喝酒,而且還可能見着蕭秋水蕭大俠…… 去那,要咱去,咱就去,何况沿路他供我 麼江湖名利。我跟蕭七,近廿年朋友, 鐵恨秋,我不懂什麼武林紛爭,也不要什 『蜀中唐門』,你揀那一樣有興趣?」

唐甜居然依然甜笑。「我懂。

秋面前,宛如一座山似的,戟指駡道:「得比牛高馬大的男子漢澤高大,站在鐵恨「霍」地站起來,跳到鐵恨秋面前,她長 「砰!」地一聲,唐三千一捶桌面

> 女人在大發脾氣。 來,在地上摔得簡稀門粉碎 客店的人都吃驚地看見 鐵炬秋却眼明手快, 一的東西全給她 拳擂得蹦跳起 **他能腰虎背的 护弊** 但酒爨子

沾的酒沫了。道: 好酒 咕嘟咕嘟啪喝了:四口酒 十十 際機嘴巴

唐三千? 彿還是第一次正式看到她一首: 睛比他還大的女人,同行中許多時日 然後抬頭看看這個身數比他還高,眼 好風是

鐵恨秋忽然大聲道 · 一切, 唐二千道。「怎樣?

惺相情, 還是大打出土,沒有人知道 內沒有人知道跟着!去會生榜 極人健 爲蕭七在這時說了一學、「來下、一、 他們等的人來了 沒有人知道跟着一去會生精一個人

他們等的人是誰?

「賣劍啊。」

他們等的是一個賣劍的人

個人,賣兩把劍

人是落魄的人,但他落魄得 點也不

子很挺,身上的衣服雖已洗得發白又將破 他皮膚很白 個子很高,但瘦削,屬

裏安居樂業,正在吟詩作對的女人 彷彿落魄賣劍的不是人,而他只是在這 但他還是不在乎。 就大模大樣,而且十分開滴的华下來 他進來,叫了聲。一百劍啊

身不知如何。 他放在桌上的劍,有兩把。 把全墨,一把純白,劍鞘如此

,全身一震,失聲道..

蕭七點了點頭,唐甜沒有再說下去

守門的狗,都夾着尾巴一聲不响逃走了。 間彷彿風都不吹了,樹上鳥都不叫了,連 在東,西、 裏的人,都已悄悄的走得一乾二淨,因爲 這些人一出現,也沒什麼,只是天地 而且在這時候已不能再說下去,店子 南、北四方,都出現一些人。

而這些人少說也有三四十個。 但是這三四十個人,到了這茶館前,

只有一身充滿殺氣的人,才有這種魔

便自四面八方站住,雙脚似椿子釘入土裏 般,再也沒有誰移前一步。 除了兩人。

步踏入店來, 個人在櫃枱換了個熱茶壺 一個人拿了三個盃子,老實不客氣地往 這兩人穿得甚爲光鮮,人中有痣,人 上的桌子邊 坐

個把 個盃子擺着

般正常,好像理所當然似的,拎起茶盃,好像一個人看到自己一隻手有五隻手指一個拿起茶盃,說。「請。」個學起茶盃,說。「請。」

H62

鐵恨秋在旁,禁不住喝了聲•「好內三人都把茶一口喝乾淨。

「那要看人

的灌到肚子裏去了 拎着,也教人受不了,二人却都隨隨便便 鐵恨秋掃了一眼,那文士依然毫不在乎。 那三盃茶是遏熱的茶,就算在瓷杯外 那人中有痣的兩人,都稍稍回頭,對

「我們要買劍。」 左邊人中有痣的人指指桌上的 , 道

的人。」 右邊人中有痣的人說:「多少?」 文士淡淡地道·「我的劍要賣給識貨

展,道。「三千両?」 左邊的人略略皺起了眉頭,然後又是 文士豎起了三隻手指。

有這個價值。」 雁蕭二俠的『陰陽雙劍』,有這個份量, 文土搖搖首,淡淡地道。 右邊的人使個眼色,道。「昔年蕭開 一一 两,或

那一人斷未料到,如此便宜,左邊額

就算是交個朋友。」 繁紅巾的道。「一千両罷,我們買了。」 文土淡淡地道。「三両,或三百両, 石邊額繁藍巾的道: 小兄弟,我們

爲的只是先還一椿。 賭債三百両,我家欠柴米三両,我賣劍, 兩人相顧愕然,文上道:「我爹欠人 或少了,我都不賣。」

紅巾漢笑道。「兄弟規短奇怪!那究

文士斜乜着眼,他的鼻子着質又挺又 晚上卸新裝

藍巾漢頗有自信地大笑道。「小兄弟

汪逼威壮大俠!」 ,你知道你的劍賣給的是誰?便是威震四 「十方霸主」之 「四方霸主」

道。「汪大俠? 那文土淡淡地抬頭,掃了 人一眼

雷重手」汪逼威的大名,抬出來壓不死人 ,也可以壓彎人腰脊的。 那文士却抓起兩把劍,拍拍身上的 兩個眉心有痣的人 一齊點頭,一九

一移動,那文上便顯得前進不得,後退無 兩人相顧一眼,迅速站起來一脚步稍 般,便起身要走了

塵,小心得就好像他的袍子是金絲織的

七,也戲了皺眉頭, 路了,這等配合的天衣無縫。 今在旁的蕭 紅巾大漢伸手作勢一欄道一一怎麼?

了一個字: 那文上宛似完全不 賣。」 知險境 從容地說

兩條大漢,客爲髮了一口氣一點巾遊 然後伸出了。隻指頭

是說,他出三萬,我只賣給他劍鞘 一碰劍鞘。」他的鼻子翘得高高地。 怎麼?還是三両,或是 日?」 要伸手拍那文七的肩膀。實父情地道 藍巾漢的大手,僵在平公、又工繼續 「任逼威這種人,不出一萬 体想碰 L---牧

藍巾人僵在半空的手,突然佈滿一青

這野店並不十分乾淨,蒼蠅嗡嗡地盤

着蠅的聲音清晰可聞。 衆人入店已一段時間 因為這是唯一的聲音 ,却在此時才對

藍巾漢冷冷地加上了一句。「否則躺

话,他說。「收回你的話。

隔了好半晌,才有人說話

紅巾漢說

事。正二 作優八人,七年前『打鼓嶺』上的姦殺慘 長九,仲長十,你們兩人,替汗高成為虎 那文上坐下,慢條斯理的点道。一种

道: 十分詫異的神情來,紅巾漢臉色 紅巾漢:藍巾漢兩人的臉上 你究竟是誰? 沉,喝 都現出

紅巾漢喝問的同時,藍巾蓮二

奠下殺着的風聲。 紅巾漢的叱聲如雷,完全商意了藍巾

戰鬥在驟然間結束。 戦鬥在縣然間發動

去。咽喉處各冒出一股血泉。 監市、紅巾兩條大漢,分左右兩邊倒

賴紅痣外,便是致死不信的大眼睛。 現在他們相同處,除了眉心印堂處的

那文上彷彿沒有動

,正是我們需要的人 **那兩柄劍仍在桌上。** 唐甜低聲向蕭七道。 「好快的劍法」

以左劍刺殺右邊的藍巾漢。 右手使黑劍,以右劍刺殺左邊的紅巾漢, 白劍鞘內的是黑劍,他以左手使白劍 蕭七冷冷地道: 「黑劍鞘內的是白劍

,這次她沒有把笑容堆在臉上 唐甜偷偷地瞄了蕭七繃起的臉孔一瞥

鐵,拍拍身上塵埃,靜靜地要離開 ,彷彿他也從不欠人賬。 他喝了茶,就要付賬,就算一兩文錢 又士殺了兩人之後,慢慢的把盜中的 ,品嚐似的飲完,然後起身付下兩文

文士的步履,走到門口,忽然淡淡地 但茶店外的人羣,並沒有散去 「你可以下來了,九月天的太陽,並

不好晒。」 只聽茅棚頂上,一個聲音大笑道。「

好耳力!只是我汪某人,向來喜歡騎在別 人的頭上,包括閣下的頭上!」 聲音是這樣說着, 個又矮又肥的肉團,人不到四尺半 人巨飄然躍下。

中柱了一根鐵楞。 唐甜忽然明白門外那些人爲什麼不走

高,但是有百來斤重,一身金衣熠熠,手

他們的憑藉還在一 因爲他們的頭頭在這裏

這時茶店外又走進來一個人。

一個背上掛了搖鼓,咚咚作响,帶油

出去的當兒 當三四個「神秘人物」皺着眉頭要把他摔 他彷彿是路過鑽進頭來看熱鬧的 一那三四個人都莫名其妙的

生了 這之後就沒人再敢動這個優憨憨的書

狂逼威比那文士矮一個頭,但至少和

肥三倍有餘 但他手裏的拐杖 ,却比文士還長上一

文士淡淡地道。 他笑着問。「你就這樣走了 一我沒錢替他們買棺

兩個得力助手,就這樣便溜之大吉了 文土道,「不必相送。 哦

手拾來,就像拈起一支鵝毛也似的 人高度,純鐵打造,手臂兒粗,在他左 汪逼威拾了拾他的鐵楞杖,那粉杖

夫向下屬的家人交代。 一也好,至少你要賜告名號,好讓老

文士道。 「這樣吧。」汪逼威也表示無奈。」 ,你也不知道。」。 「我在江湖上,沒字沒號,

的兩條命罷。」 你把兩把劍留下 文土淡淡地道。一三條命 勉强算抵『仲長雙雄』

誰的命? 汪逼威奇道。「三條命?」又問。

文士冷冷地道。

該死了。 來造就你的一方獨母。 官府,將師門發得一人不剩,鷄犬不留 前,你陷害結義老大方墨洲全家,又勾結

一你不把劍留下,就連命也得留下。 汪逼威大笑。他的長杖忽發爲

,但却不是因爲看見她

死工 右手谷執一、 但留在地上的是他沒有生命的騙體 名震四方 沒有人敢相信。 劍是白光 ,九雷重手狂逼威,竟忽然

性命 ,已在女外,而它們的 巨喪

有這個人,不愁不得天下 笑傾城』、『福慧雙修』 - 趙師容的遺學,已經好 唐甜的眼睛發着亮。「『王展梅』 她奮傲地低呼•「我們『剛極柔至 一只有這一雙劍,才是公 ク未現江湖 陽陽二 唐甜的 的

何間蜜、純真、可爱,那文十 她甜笑的走過去,可是不管她笑得如 眼精發了

他服裏只有那剛從外面進來的携油紙

· 你這種人,早

到了第三劍,黑白合一 劍是照常

雙「魔劍」拚命。 他們的信心已然失去:誰都不敢跟那

于襄的勁敵! 上齒輕咬下唇。

一攻一守,發出破空的失嘯

,雙枴飛起

那些包圍的人,來得快,退得也快

傘的警生

「你來了。」

那文上的眸子裏,發出友善祥和的光 他們倆緊緊握着對方手腕,然後面對 沉害生笑態可掬。

女,人家閨秀 張欖子給唐甜。唐甜帶着含蓄的甜笑。盈 呼唐爾坐,那書生却趕忙鬆了手,騰出一面坐下來,唐甜就楞在那邊;文土沒有招 那齊個可口的女孩子坐在那完一年就當 眼神傳個看放鞭炮的小孩子一般外、唐甜 盈坐下,誰都看得出來,她是一個名門淑 一樣朝上翘得高高地。除丁雪那言生的 河是那文上的 雙眼睛 ,就像他鼻尖

茶師即在東京 您也是我們借重的人物。 我、蕭兄、鐵二哥、唐三千等一起圖…… 唐甜,近來創立『剛極柔至盟』,跟兄弟 八事生介紹道: 一她就是獨中唐門 上沒什麼兩樣。

在辦書生身上道。 唐甜正在等接話頭,那文十和只熟切 你近來可好?

,便又道: 「這位就是方小哥兒, の覧閒 那書生笑道: 好。」生恐唐舒進放 他是當年趙師容的人室弟子,權力帮李 柳漬倒後,他傷心失辜,從此遁跡

江湖上可以再起個: 灣州笑語晏晏地道。 其實倒

兄弟我要走了。 方覺閒打斷道。「容兄若沒有什麼事

万覺閒淡然站起 ,那書生也只

於戴了一口氣,向容肇祖道。「容三郎, 你知道,我從來不要人報恩……」 望向蕭七。蕭七痴痴地看了唐甜 會,終 。容肇祖乾咳一聲,望向蕭七。唐甜也 起: 陷進去了。」

我的大恩大德,是當然要報的。」 容肇祖趕忙道:「六年前,你冒死救

道。「容兄,我告辭了。」

「打鼓書生」容肇祖一

時僵在那兒

不必賣劍了。」隨後向那容姓書生一拱手

方覺閒淡淡地道。「我要出名,早就

沒名兒,俗語說的好。豹死留皮,人死留

們都靠您的庇蔭呢……這番打天下,不愁

剛極柔至盟』留你來行俠仗義,替天行道

道。「不管何事何地,答應我們,出一次甜笑得好像狐狸太太敲着了小鷄的門,笑

方覺閒根本不理,只是平平直視容肇

:憑你武功,是武林一把黃羅大傘,咱

起來。唐甜可急了,道:「方小哥兒,『

不知如何是好;唐甜粉臉一寒,叫道。

何時何地。」 代求方小哥兒一次,要他出一次手,無論 蕭七長吸一 口氣,毅然道。「那請你

請答允我們出一次手,無論何時何地。」 沒敢與對方直接接觸,道:「方小哥兒, 「對象是什麼人?」 方覺閒緩緩地,緩緩地點頭,然後問 「好。」容肇祖轉向方覺閒,眼睛却

子和老奶奶之戰,那還活得了? 唐甜眼珠兒一轉。蕭秋水麼?跟老太爺 公子襄……對一公子襄一 容肇祖又望向蕭七,蕭七轉望向唐甜 「九面龍王」麼,沒什麼應付不了 一十方霸

三郎,敢問一事。」

兩道靑筋。

真的要叫我嗎?」

容肇祖沉默了半晌,終於道。「是

。你答應過一

不涉世事的修爲,全給毀了……容兄,您 兄,我這一停下來,可以感覺到,我一生 仍然走了幾步,越走越慢,終於停了下

來

方覺閒一直往前走,他聽到了叫聲,

,沒有回頭,他的聲音出奇的低沉。「容

咬牙,趨前說道•「方小哥兒。」

容肇祖臉上一陣陰晴不定,終於咬了

,多有拜託了。」

蕭七站起,向容肇祖一拱手,道。

蕭七又長吸一口氣,擰首向容肇祖說 她笑得又像一滴蜜糖,輕輕吐出三個 「公子襄。」

我曾欠你一個情,答應替你做一件事。」方覺閒回頭,長吸一口氣,接道。「

容肇祖勉强笑了笑,想把氣氛弄好。

「公子襄。」

在

『剛極柔至盟』

,不會是褒

之力的聲音,沉重地道。「公子襄。 看着自己雙手,彷彿每一 容肇祖聽了,臉色一變,他垂下了頭 個字都有千

聲音低沉得就像是弔唁。 「公子襄?」方覺閒眼睛矇朧了,

悠悠的憶起,在那黃土的沙原上 ,當晚霞

H64

麼事,而且,我只答應,做一件事,只一

方覺閒定定地道:

「你只要說,是什

容肇祖望向蕭七。蕭七望向唐甜。唐

件事。



引

方面派出南宮絕率衆迎擊連雲寨人馬,雙方在松林展開遭遇戰。劇鬥之際,祖鰲虹、 亦不予追殺,他判斷南宮絕經此一敗,不會捲土重來,遂率隊而回… 虎及時趕至。兩人立即加入戰圈。奮力厮殺,結果、南宮絕不敵,率餘衆潰退。祖鸑虹 **撊**途截擊,因此乃由方浪、秋霞留守王府,祖鸑虹即與金虎趕往途中接應。 府,參見王爺及徐階後,祖驚虹請示情况,由於大隊人馬尚在途中,深恐裕王方面派人 前文提要: ,隨祖驚虹、方浪、秋霞三人,浩浩蕩蕩前赴景王府護駕。到達王 前文書至方浪終於說服連雲寨寨主金虎,率領全寨嘍囉改邪歸正 **奥然・裕王** 金

伊賀七忍者

在一羣太監侍候下,來到了景王府門前。 **胖**胖,樣子有些滑稽,尤其是笑起來的時 從轎子出來的,也是一個太監,矮矮 將近正午,一頂裝飾得甚華麗的轎子

小母鷄,陰陽怪氣。 他的笑聲更惹人發笑,就像是懷春的

想再替景王惹麻煩。 是在景王還沒有命令下來之前,他們都不 然都已經豁出了性命,不在乎這個人,但 那些侍衞都忍着沒有笑出來,他們雖

監總管馬永,一向甚得皇帝寵信。 這個人事實也麻煩得很,他也就是太

據說他五歲便已進宮,但能够在衆多

効忠裕王爺

實在不簡單,總有其過人之處。 太監中脫穎而出,做到「秉筆司禮監」

軍國大計。 筆司禮監」,可以爲皇帝代批奏疏,參與 太監有大有小,職位最高的就是「秉

的了 與裕王之間的明爭暗門,沒有人比他清楚 便慌忙走去告訴馬永,好像他這種聰明人 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斗胆將皇帝刦去。 ,當然立即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回事,景王 他也知道早晚必有事發生,却是怎

,才能够保持清醒。 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他用手猛担人

一件他要做的事是封鎖眞人府,連

人,裕王甚至已經有命令吩咐下來,格殺

眞人府事發,徐階一走,那些小太監

洩漏出去,否則,本已分成兩派的朝廷大夜將藍田玉送到秘密的地方,嚴禁將事情 容他控制的 臣勢必先引起動亂,到時候,這件事就不

直到他認爲藍田玉說的全都是事實。 跟着他與藍田玉詳談了一個時辰,

很清楚的了,以後的幾個時辰,全都是用 在考慮應該投向那一方。 皇帝到底落在那一方手中,他當然也

得親自走一趟,探清楚雙方的口氣。 到現在他仍然拿不定主意,所以他非 第一個他要去的地方,也就是這景王

他也已考慮到裕王府的人已經將景王

以免惹起太大的誤會。 府重重包圍起來,不敢要太多的人跟隨 是什麼人,他選擇這個時候進去景王府。 進入景王府的在裕王方面也許就是敵 亦為了好讓裕王府的人看清楚,來的

勿論。 在他來說,也沒有多大分別的了 在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只是他現在巳 經在鬼門關之前徘徊,進不進去景王府, 馬永當然知道,這一次進入景王府實

由他們 裕王府的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聽 一行人經過。

轎子到了景王府門前,馬永才鬆一口

態安詳,特別是徐階,完全就沒有事的 見馬永,徐階張九成侍候在景王左右,神 景王也沒有要馬永等多久,在大堂召

樣。 這早已在他的意料之內。 看見徐階,馬永也沒有驚訝的表示

就沒有多大好感。 是眼神透着三分不屑,對於太監,他從來 景王的神態也是與平日並無分別,只

,景王張九成都沒有作聲,一切由徐階應 雙方並沒有轉彎抹角,說話直截了當

神態始終保持冷靜。 會同各王公大臣來將皇上接回去。」 徐階 經不止一次想動這個人,但始終動不了 馬永看見徐階,便已覺得頭痛,他已 「皇上不錯在這裏,馬總管也大可以

以解决這件事。」 本領,但小的却有一個很不錯的計劃,可 徐階笑笑。「洗耳恭聽。」 馬永也始終一臉笑容。「小的那有這

的很想弄清楚一件事。 馬永開門見山,道…「在說之前 小小

道:「那風是王爺登基之後,如何處置小 馬永也知道徐階明知故問,仍然回答 「是什麼事?」徐階其實明白。

向都甘於現狀。 馬永笑了笑。 徐階反問:「你要如何? 「小的一向很知足,

ははない

徐階道:「你還要做這個秉筆司禮監

也只有景王能够作主。 多年,除此之外不懂得做別的了。 徐階目光轉落在景王面上,這件事 馬永道·「小的已做了這個職位這麼

> 監可以代批奏疏,參與軍國大計景王盯着馬永,道:「據說 「據說秉筆司禮

「這方面,奴才經驗豐富,請王爺放

馬永的笑容更盛。

景王冷笑道:「你做了這麼多年的秉

半邊嘴巴,垂下頭去,樂不可支。 筆司禮監,一切當然駕輕就熟,對於你的 才能本王也絕不懷疑一 「王爺見笑了 馬永以手掩住了

道的也已經很足够。」 人壞在你手下,本王雖然不全都清楚,知 馬永一怔,景王接道:「以你這種聰

景王還有話。「這些年來一共有多少

人。」 隨又道• 明人,當然有辦法要本王答應之後非要履 ,肯助本王一臂之力,本王也許會考慮饒 馬永笑起來,笑得有些兒虛假,景王 「你罪大惡極,但若是真心悔改

清楚。」 就是這許多,你可以回去考慮清楚。」 你一命,再看你表現如何,重新錄用。 馬永欠身道:「是,奴才一定會考慮 馬永只是笑,景王繼續道。「本王話

怎樣的?」 張九成不禁插口道:「你那個計劃是

用於今天,也許我回去想想,會有一個更 馬永狡猾的道:「很不錯,只是只適

是威脅。 永的話,景王同樣明白,冷冷道。「你這 張九成也是一個聰明人 ,當然明白馬

馬永道:「奴才豈敢

不就請馬總管在這兒考慮? 「我們這兒也很安靜

景王點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

日落之前,小的仍然留在王府這兒,又沒 有消息回去,小的就是想到了什麼好辦法 ,只怕也沒有用處的了。 馬永道。「不是不可以 ,問題在今天

狡猾,果然是狡猾。 張九成怔住,景王冷笑道:「人說你

徐階插口道。「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

惜徐大人根本不能够肯定。 「也許是的。」馬永神態不變。

的事 徐階冷笑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

就不會再回來的了。」 張九成道•「我看馬總管一出這兒

乎。 景王道••「回來與否,本王倒不太在

爺對於奴才的印象,也許會有些改變。」 錯了,只是奴才以爲這是用人的時候,王 馬永忽然歎息。「看來奴才這一次來

「這不錯是用人的時候。」景王笑了

笑。 馬永恍然。「王爺意思是,座下已經 「可惜你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够人用了,用不着奴才來賣命。」 全都是忠貞俠義之士,沒有一個是卑鄙小 景王深以爲樂的 「本王所用的,也

人。」 「奴才這眞的來錯了。」 馬永長歎

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說什麼好計劃?· 「奴才看來也真的並不是個聰明人,連一

的人也一樣能够想到。」 景王冷冷道:「你能够想到的,本王

悔改的機會。」 你 什麼面目留在這兒?」馬永一些也不動氣 ,而且顯得有些垂頭喪氣的,長揖到地。 ,但你若願意悔改,本王也不會不給你 景王道:•「你要走,本王也不會難爲 「如此奴才還有什麼勇氣獻醜?還有

「奴才不敢。」 「但你若是投靠裕王府,那就很難說 「王爺海量汪涵,奴才衷心感激。」 馬永恭恭敬敬。

景王冷笑。「你真的不敢?」 馬永道: 「王爺不相信,奴才也無話

毫不在乎的樣子 景王揮手,到現在仍然是

有什麼事情,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 徐階看在眼內,面上陰晴不定, ,面上陰晴不定,好像 出去,一切合乎禮

始終都是恭恭敬敬。 徐階目送馬永去遠,一聲輕歎。

許他真的有一個好辦法。 景王還未說什麼,徐階說話已接上。

來的你道還不是毒計?」 「那也許不是我們所能够想得到。 景王搖頭道。「這等卑鄙小人,想出

徐階笑了笑,方待說什麼,景王已接 「本王也絕不相信,你們想不出更好

「他們本就是一丘之貉,走在一起原怕這厮離開之後,轉投裕王府那邊。」 徐階沒有回答,張九成插口道**「只

> 就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件。」景王坐正 反而會影响我們的士氣。」 「我們若是將他留下來,說不定

邊。 法,適用於我們,亦未必適用於裕王府那 也是的,而且即使他真的想出了什麼好辦 徐階仍然不作聲,張九成接道。「這

替裕王府那邊想一個,以便失意於這邊之 我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也當然不會忘記 人一向有如牆頭之草,首竄兩端,旣然爲 徐階聽到這裏,終於道:「馬永這個

後,立即就可以轉投那邊。」 景王道••「其實他應該先到那邊走一

麼跑來這裏?」 「可不是。」張九成一皺眉。 「他怎

他以爲皇上巳經被我們說服了。」 徐階笑笑。「因爲皇上在這兒,也許

府的人會放他進來?」 張九成恍然頷首,又問:「怎麼裕王

先吃些苦頭,殺掉他的威風,那到他轉投是他們看準了我們不會收容這個人,讓他樣階道:「那相信只有一個解釋,就

獨沒有傳說中的聰明,而且顯然比不上裕一個很聰明的人,現在總算明白這個人非徐階却歎息在心中,他一直以爲張九成是張九成是 他們的時候,就容易應付了。 王座下的歐陽易

便要得六神無主,方寸大亂?不盛世才能够表露出來,面臨生死關頭,不盛世才能够表露出來,面臨生死關頭,相峙到現在,難道這個人的聰明才智在太 但景王在他的協助下,却能够與裕王

> 並不以爲有必須要弄清楚這件事,清楚了 又有什麼好處? 到底怎樣,徐階沒有問,這個時候他

> > 坐下來,一個恭恭敬敬,一個客客氣氣

馬永施過禮,問過安,裕王連隨請他

大家看來都有相逢恨晚之意。

,憑自己的手段,絕對可以控制住這個

馬永一顆心安下來,突然有一種自信

王 恭候,將他護送到裕王的臨時行莊。 尤其是當他看見裕王府的人,笑容更盛 ,儘管怎樣生氣,他始終都一面笑容 裕王沒有要他找,而且派了人在路上 馬永出了景王府,果然就是要往找裕

甚有成就,在那座小鎭甚有體面。的也只是一個普通人,只不過在生意方面 來之前,只是一座普通的莊院,住在那兒 那座莊院原就是裕王所有,在他未到

這四戶人家在一個月前終於被弄走,將屋子賣給他們,只有四戶人家是例外。 跡,出的價錢也不低,所有人家都很樂意取代,他們所用的方法非常溫柔,不着形 人家在一個月之前,已完全爲裕王府的人 那座小鎭只有百來戶人家,這百來戶

中他原是不準備用暴力的,到底是事與願這件事的人深感遺憾的一件事,在這件事却是被埋在一間破屋的廢井裏,也是負責 違

有氣勢,裕王那之上一坐,真令人有些印與裕王府的華麗相提並論,但也佈置得甚來之前三天才重新加以佈置,雖然不能够來 高不可攀的感覺。 莊院的陳設本來也甚簡單,在裕王到

不可攀的感覺,一下子便消掉大半 竟然是忍不住要下來迎接的時候,那種高 馬永也沒有例外,可是當他發現裕王

可是他仍然比較看好景王,否則也不看不出,但他却自信,絕不會與這個人發生衝突,裕王一旦得天下,朝中他仍然能够呼風喚雨。 的計劃,景王却令他無趣之極。會多此一舉,他也事實想到了一個很不錯 狠辣總也有一段距離,而對於歐陽易他却却是深信原出於名門正派的人,即使怎樣 是完全不敢輕視。 個解釋,只怕沒有第二個解釋的了 陽易南宮絕這種助手,除了庸人多厚福這 等人相助,只怕早已倒下去。 有景王的精明能幹,若非有歐陽易南宮絕 經很淸楚,旣沒有景王的深得人心,也沒 王。對於這個裕王爲人怎樣,他本來就已 好像這樣的一個庸人,竟能够得到歐 他不知道南宮絕的武功到什麼地步

慌張,現在當然更加鎭定了。 幸好他沒有厚此薄彼,亦巳替裕王作 ,所以裕王請他到來,他一些也不

本王也不知怎樣担心。」 ,太好了,方才有報說公公進了景王府 裕王隨即道:「能够在這兒見到公公

才去景王府目的也只是叩問皇上聖安。 裕王看似竟信以爲真,接問: 「奴才該死。」馬永慌忙解釋。「奴 「公公

了出來。」 瞧不起奴才,沒有幾句說話,便將奴才趕「沒有——」馬永歎息。「他們根本

,焉能對公公如此無禮?」 ,公公爲國事鞠躬盡瘁,又是秉筆司禮監 裕王亦自歎息。 「吾弟還是這個脾氣

信也不會做得多久的了。」 朝天子一朝臣,奴才這個秉筆司禮監,相 馬永大樂,試探着詢道: 「有所謂

裕王驚問。「公公這樣說,莫非……

「皇上精神日漸不足,奴才以前聽皇

上的口氣,似有退位之意。」 這不管是否事實,總較說皇帝離死不

遠好聽得多。

不知公公… 是由本王繼位,要借助公公之處甚多,只 裕王顯然明白馬永的意思,道:

馬永立即道:「奴才早已决定爲王爺

効命,這一 裕王一笑道:•「有公公相助,何事不 點,王爺倒不必懷疑。

馬永不忘道: 其實長幼有別,這個

裕王笑問道: 「公公難道不知道,父子傳給王爺還傳給那一個?」

王現正在吾弟府中?

「該知道的奴才都!知道得

裕王點頭道: 吾弟若非如此,公公

想必已替吾弟想到了 個好辦法

算得是一個好辦法。 馬永也不再轉彎抹角,道。 「那也不

裕王接問道。「現在公公知道了本王 子全都是忍者

個人給王爺。」 馬永笑笑道:「奴才現在只想推薦的心意,又不知有何妙計以敎本王?」

皆知,智謀非凡,有甚於臥龍鳳雛。」 歐陽易那邊連忙道。「公公見笑了 馬永道: 「王爺座下歐陽先生,人盡 裕王道: 「那個人武功智謀……

多。 歐陽易只是一個庸人,要公公賜教之處正

訓練的殺手。」

南宮絕點頭,馬永隨即道。「不同

乃揉合中原過去的武術與雜技而成。」 探敵情,暗殺敵人的伎倆,有人研究過 在,大都是一些易容變裝,暗器火藥,刺

裕王道。「這豈非有些類似你替本王

不知道——」是一個武功高强的高手。」裕王接問。 馬永連聲•-「客氣客氣。」 「那是說,公公要推薦給本王的 : 乃

> 異常人,六親不認,視死如歸。」 是,他們大都是自孩童開始便巳苦練,

任何表情 到現在南宮絕仍然不發一言,面上也無 馬永看了看站在裕王另一邊的南宮絕

麼?

,裕王却問道:「他們六親不認,那認什

南宮絕不能不承認馬永所說的是事實

地位·

馬永笑顧裕王。

「利益ー

譬如金錢

以怪責,反而好言安慰。

裕王道• 「這倒也簡單。

「他們亦極重信諾,至死不渝,這

放心 裕王順着他的目光一轉,道。「公公 ,本王一切自有妥善安排。」

請王爺當面一試。 馬永點頭。 「這個人武功如何,還是

點

,王爺盡可以放心。」

裕王頷首道:「人在什麼地方?」

「離此不遠,一接到奴才的消息,便

中原武林? 的武功如何,姓南宫的亦心中有數。 派的高手,姓南宫的雖然不全認識,他 南宮絕終於忍不住開口:「天下所有 馬永很冷靜的道:「南宮公子說的是

南宮絶一怔。 「那難道不是中原武林

個人。」

同意,奴才這就吩咐手下去發訊號通知這 會立即趕來。」馬永接下去。「王爺若是

自東瀛伊賀谷 裕于 府官絕一皺眉 以屬下所知,伊賀乃忍循流派之一 | 詫異地間・「何以見得?」 | 絶一皺眉。「旁門左道。」 ,乃是伊賀派的掌門人。」 馬永笑了笑。 「這個人來

有何見教?

「公公言重。」

南宮絕冷冷地道:

然道。「且慢!」

馬永應聲回首。

「南宮公子不知道環

裕王揮手,馬永方待退下

,南宮絕突

有人的耳目進來。」

這一點本領也沒有,嘿嘿……」 去,只是冷笑兩聲。 馬永點點頭,退出了珠簾之外 馬永微微一怔,南宮絕道: 他沒有說 「若是連 ,南宫

絕隨即揮手,一下尖銳的竹哨聲從手中 堂外隨即傳來了同樣的竹哨聲,一下

有 的 急接一下,遠遠傳了開去。

手,有敵人接近,要他們打醒精神,小心 裕王知道那是通知守衞周圍的侍衞殺

防範。 也未能殲滅連雲寨的人,他始終都沒有加 南宮絕雖然兩次失敗,殺不了皇帝

絕現在這樣做。 絕也實在已盡了力,所以他並不反對南宮 這是因爲他知道對手實在太强,南宮

到那裏去,要不要也沒有多大關係的了 訓練的殺手的耳目也瞞不過,武功再好不 馬永推薦的這個人,若是連南宮絕所

化日之下,要瞞過那些殺手的耳目偸進來 圍必定禁衛森嚴,在夜間倒還罷了 所訓練的殺手,而且裕王在這兒,莊院周個人的身手非凡,可是也不敢輕視南宮絕 很清楚,不由亦有些不安,他雖然知道那 竹哨從馬永頭上飛過,馬永當然聽得 ,光天

,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他現在已有如弦上之箭,不能不

到了堂外,他在一個太監耳旁吩咐了

H68

「公子要一試這個人的本領。

兒,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公公旣然說得這個人如此本領,要進來這

色的鳥兒,雙手往上空一送,放了出去。 幾句,那太監隨即從袖中取出了一隻碧綠 那隻鳥兒雙翅一展,眨眼已飛過院子

守衞的殺手雖然不能够稱得上高手,但耳 目光落在他面上,嘴角綻着冷笑 高牆,消失不見。 馬永這才退回來,退返堂內, ,在周圍 南宮絕

環境他亦經過詳細研究,應該安排守衞的目敏銳,又豈是一般人可比,這座莊院的 告訴馬永: 地方他都已安排妥當,無一遺漏 他雖然沒有作聲,面上的表情已等如 「倒要看你那個人如何混進來

樣不知道那個人這一次又會用什麼辦法 馬永看得出,也沒有作聲, 因爲他一

沒的出現在他眼前。 方,都能够在很快的時間走到去,神出鬼 每一 這之前,他先後已經試過那個人幾次 次,那個人都能够找到他藏身的地

十重監視。 那個人雖然知道這個地方,却要經過百數 不同的是,這一次的環境完全不同

對他也有很大的好處。 若是那個人能够成功,非獨對裕王

「不知道本王要等上多久?」 裕王目光也是在馬永面上, 突然道。

「應該不會太久的。」馬永硬着頭皮

也就趁這個時間聽聽公公的高見。」 「如此最好,」裕王笑了笑。 「本王

妄滴漏,放在裕王旁邊的几上,亦自笑了 歐陽易那邊隨即轉身過去拿來一個銅

> 相當的笑容 舒服,面上却仍然沒有任何的表示,保持 馬永看見這個銅壺滴漏,心裏頭更不

宮絕,始終沒有表示多大好感。 ,很誠意的聽馬永提出他的意見,只有南 裕王始終是那麼的客客氣氣,很用心

時間也就在這種情形下消逝

半個時辰過去

掩飾自己心裏的不安。 巳不 職出,馬永是要藉說話來拖延時間,來無道理,只是稍嫌累贅,甚至歐陽易亦馬永的話越來越多,滔滔不絕,說得

他才明白了 反應與理解比一般人遲鈍還是什麼,只有裕王的耐性出奇地好,這到底是他的

情越來越冷,也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變。 他的興緻,南宮絕也不會,只是面上 歐陽易看見裕王這樣,當然不會破壞 一的神

邊一道屛風的前面 子突然離椅飛出,一射三丈,落在裕王旁 「誰?」 一聲輕叱,南宮絕頹長的身

歐陽易目光落在滴漏上,然後所有的視綫 裕王輕「哦」一聲,馬永喜形於色

,都集中向南宮絕。 翻,將那扇屛風推過一旁。 南宮絕擋在裕王之前,拔劍,左手接

額頭幾乎抵在雙掌之上。 跪着的姿勢有異於那些侍衞,雙掌相對 屛風後跪着一個裕王府的侍衞,只是 「紅葉叩見王爺。」是男人的聲音

陰沉之極。

「紅葉?」裕王目光落在馬永面上

裕王點點頭。「好,你抬起頭來。」永走到裕王身旁,恭恭敬敬。 如 女子,裕王看着不由一怔,馬永隨即道 「王爺,他是個女孩子。」 裕王又一怔,紅葉隨即站起來,衣衫 那個侍衞將頭抬起, 唇紅齒白,姣好

葉一遍。 也似瀉下來,長幾及腰,更見嫵媚。 迅速卸落,裹頭是一襲柿紅色的緊身衣裳 ,身材窈窕,帽子脫下,一頭黑髮,瀑布 「是個女孩子?」裕王上下打量了

終王道··「你是弄倒了本王的侍衞 聲音也一變,有如出谷黃鶯,悅耳動人 換上他的服裝混進來?」 「彫虫小技。王爺見笑了。 」紅葉的

易 天化日之下,不出此着,要進來實在不容 裕王接問道•「本王那個侍衞現在怎

紅葉道:「這附近禁衞森嚴,又是光

樣了 ,也應該醒來 紅葉道:「我只是將他擊昏,這時候

搜索了。」 裕王笑了笑,道••「南宫,通知他們不要 語聲甫落,竹哨聲已然在堂外傳來

起 ,這一次竹哨聲尖銳而短促。 南宮絕轉身揮手,又是一下竹哨聲响

姑娘如何?」 刻 ,接又問南宮絕。「南宮,你看這位紅葉 ,所有的竹哨聲完全滅絕,裕王點點頭 堂外隨即响起同樣的竹哨聲,不過片

南宮絕沉聲道: 「屬下斗胆說一句

「這就是奴才推薦給王爺的人。」馬 化裝易容,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能够將人殺掉,進去也只是白費氣力。」 裕王頷首,轉對紅葉。 歐陽易接道。「對,能够混進去而不

你殺人的本領。」 紅葉神態冷靜。「我能够殺人麼?」 「本王想看看

盡可以將我殺掉。」 紅葉看看南宮絕,笑了笑,裕王連隨 南宮絕冷冷的道。 「只要你殺得了

的意思其實是要看看你如何殺掉景王府的 王座下最好的一個,你們不妨切磋一下 道:•「南宫是本王的得力助手,武功是本 點到即止,莫要傷了和氣。」 紅葉只是笑,馬永忙插口道:-「王爺

自傷殘殺損失的只是本王。」 人 裕王點頭道。「方今正是用人之際

口道…「王爺放心,屬下手上自會留上分 裕王微微頷首,坐向原位,南宮絕接 「對極了!」馬永隨即帮上一把口

自退了回去。 「很好 -」裕王悠然揮手,馬永忙

然跪坐在原地,一動也都不動。 南宮絕脚步橫移,到了堂中, 紅葉仍

風範。 清 湯 -」南宮絕伸手,完全是高手

一窈窕的身子一動,縱身向南宮絕撲去 似,姿勢之美妙,却又非貓兒能及。 她的動作非常奇怪,有如一隻貓兒也 紅葉緩緩站起身來,道。「得罪 南宮絕劍巳在手,身形木立不動,冷

然盯着紅葉撲來。

身形藉這劍尖一點之力,翻滾着回斬向南宮絕却一個風車大翻身,劍先着地 南宮絕却一個風車大翻身

反而往上拔起來,接一劍刺出 柱旁悠然飄揚,南宮絕人劍在柱前一頓 紅葉一轉,又退回柱後,一角衣衫在

而出,南宮絕一劍正向紅葉面門刺到。 紅葉嬌呼一 即時他頭上一塊承塵一開,紅葉探頭 聲,承塵上一滾而沒,南

宮絕一劍刺空,身形落下,滴溜溜一轉。 他的身形方回到原來那個方向,後面

之上。

紅葉倒退的速度,竟然在南宮絕一劍追擊似乎並不困難,事實可也不簡單,尤其是

早巳算準了南宮絕有此一劍,一口眞氣並而他的雙脚竟然還未接觸到地面,看來她

那刹那紅葉的身形突然倒退了回去,

意一劍之下將紅葉擊傷,一挫馬永銳氣。度角度都是到了他用劍的極限,他也是有更一半,南宮絕的劍已刺出,這一劍論速

一半,南宫絕的劍已刺出,這一劍論速紅葉在南宮絕身前三尺處落下,才落

沒有吐盡,所以才能够及時提

倒退,這

光突然從球中射出,射向南宮絕後心。 掌中一個圓圓的鐵球,嗤的一聲,一道閃 條柱子後紅葉一閃而出,欺向南宮絕,

所有人齊皆一聲喝采,南宮絕却一些丈,但竟然還是追不及紅葉倒退的身形。倒退,劍一出,身形亦展開,馭劍疾擊三

南宮絕顯然也算準了紅葉必定會留力

的鋼條,一射竟逾一丈。 那些一枝闊不到半寸,尖端鋒利已極

即縮回去,縮進那個圓球內 「嗤」地一聲,鋼條從身旁射空,隨南宮絕腦後彷彿長着眼睛,半身猛一

的大蜘蛛也似倒掠上一條柱子上,然後壁超出常人體能的速度倒掠開去,一隻紅色

虎般貼在那兒。

繩子。紅葉也就是借這條繩子的帮助,以後曳着一條綫香也似的粗細,接近透明的

驚訝的神色也沒有,他已經發現紅葉的背

從紅葉手裏射出來,又突然縮回去。 如歐陽易之輩,那刹那只看見一道銀光 這一出一進,快如閃電,武功目力不

「這是傳說中的飛劍!」歐陽易脫口

聲,目光轉向馬永 馬永只是笑了笑,裕王亦仍然保持

面笑容,一 鋼條才回球內, 些變化也沒有。

脚竟就踏着旁邊的 一條柱子走上去,其快 紅葉身形又拔起,雙

倒飛了出去,那些暗器簡直就追着他的身 形射在承塵上,相距都是半尺,有如量度

她從柱後轉出來,已立足地上,仰首揮手

十數枚十字形的暗器先後射向南宮絕

那刹那南宮絕却已伸脚往柱上一蹴

落下的身形突然又拔起來,劍再刺紅葉。

南宮絕半空中猛提一口眞氣,本來要

紅葉嬌笑,身形一轉巳到了柱後,到

似的劍光一閃,凌空飛射向紅葉。 南宮絕看在眼內,冷笑揮劍,匹鍊也

一塊承塵後消失。 紅葉身子一翻,不等劍刺到,人已在

> 兩聲,穿破兩塊承塵。 亦虛空懸起來,劍突然刺上去,「奪奪」,五指如鈎,抓住了那條柱子,整個身子南宮絕直飛到那條柱子前,左手一探

射出 面冒起來,迅速散開 承塵後沒有聲响,兩股白烟却從劍洞 另一般白烟旋即在他身旁丈許處的地 ,南宮絕兩劍落空,身形却巳落下

急响,白烟往後飛捲。 南宮絕冷笑一聲,袖一揮, 「獵」地

竟然與那條鋼條一樣。 那條鋼條飛斬向那團白烟,身形的迅速, 膛。南宫絕劍一拔,身形風車轉動,貼着 身形倒飛,又混進白烟內,「嗤」的那條 鋼條即時又從白烟中飛出,射向南宮絕胸 紅葉赫然已立在白烟中,輕笑一聲

白烟中消失,一下金鐵交擊聲接起 白烟這片刻散得更開,南宮絕刹那在

烟中飛出,左右飛出了三丈。 白烟應聲一裂,一紅一白兩條人影從

一笑,右手一枝短劍護在胸前。 南宮絕右邊身形甫落即射回,劍一抖 左是紅葉,神態看來並無變化, 「格

飛旋,斜斬了出去。 「嗡」的一團劍光罩向紅葉。 那刹那,又一股白烟冒起。 南宮絕劍出如閃電,與身形落下同時

衆人不由自主抬頭望去,只有南宮絕例 白烟迎劍一裂爲二,紅葉巳不在烟中

紅葉也不是在承塵下,相反

,南宮絕雙脚交替,一隻螃蟹也似移開。貼伏在地上,飛滾過來,劍斬南宮絕雙脚

形亦快起來,劍同時反擊。 ,人劍一快,南宮絕身

急閃, 意料之外 尺不到的短劍突然一長再長,暴長二尺多紅葉短劍一接,「錚錚錚」三聲,一 變成一柄長劍,這一着實在大出南宮絕 劍同 ,但他的反應也實在敏銳,偏身 時劃出

成三截斷落。 但他的劍那刹那亦一絞, 聲裂帛,南宮絕衣袖穿了一個洞 紅葉那枝劍被震

出 ,南宮絕劍一抹,錚地封開 紅葉棄劍,暴退, 鋼條迅速從球中射

正當此際

手! ,裕王隨即站起來,撫掌道。 「好,好身 紅葉南宮絕蓄勢待發,聞聲齊暫停下 「住手 -」裕王倐的一聲暴响。

會拚出命來,那是本王的損失。」 南宮絕道•「我們還未分出勝負。」 「這樣已經足够了,再拚下去不難就

沒有把握將紅葉擊殺全身而退。 來 ,他不能不承認紅葉亦是一個高手,也 南宫絕無言收劍,事實這一番接觸下

指教。一 裕王施禮,再轉向南宮絕,一聲••「多謝 紅葉亦自將兵器收回,拜伏地上,向

南宮絕一偏身。 「不敢當。」

未告訴本王,要的是什麼報酬。」 紅葉轉回原位,裕王隨即問。「你還

恭敬敬。 府邸,讓我派在中原發揚光大。」紅葉恭 「事成之後,只請王爺在皇城中賜一

裕王詫異道: 「這對你本人好像並無

H70

一數枚佈滿了尖刺的鐵球飛滾在南宮絕要

紅葉窈窕的身子緊接一折,手再揮,

多大好處。」

父素仰中原地大物博,能够在中原蒙受皇 ,設立門戶,乃是至高無上的榮耀。」 裕王一怔,問。「令尊是……」 紅葉道。「這是家父多年的心願,家

少林無憂大師所挫,不知所踪。 白雲齋前來中原,挑戰中原武林各派、爲 「據說十五年前,有一個東瀛劍客就是叫 裕王看看南宮絕,南宮絕沉吟着道。 「家父白雲齊。」

並不是件容易事。但若是朝廷許可,也沒 人敢反對,令尊這一着,亦可謂老謀深 南宮絕冷笑。「在中原武林爭一 紅葉道••「那就是家父。」 席位

紅葉拜伏道•「我們一共來了七個人「却還要看看你們的本領。」 「這無疑是你們的 機會了 裕王笑

一頓隨又接道: 「都是伊賀派中的高

願意用他們,我立即召他們到來。」 裕王大喜。 裕王點頭。「本王既然用你,又怎會 紅葉道。「離此不到十里,王爺若是 「其餘六人現在那兒?」

沒有任何的變化。 「多謝王爺。」紅葉再拜伏,語聲却 捨棄他們?」

利祿。 麻木,惟一能够打動他們的,就只有功名 據說做忍者的無論男女,感情都已經

感到這問題,這也是難怪,畢竟他出身需林多少難免有些影响,裕王看來並沒有考 他們若是在中原設立門戶 ,對中原武

王之家,對於武林並不太熟悉。

他這種深沉的人,縱然有什麼不滿,也不 會說出來,又何况在這個時候。 南宮絶那會子亦沒有任何表示 好像

了七個人?」 永,待紅葉抬頭,忽然道:-「你們一共來 歐陽易更就不會理會這許多,只有馬

罪。 會,未便對公公言明,隱瞞之處,尚祈恕 紅葉應道:「因爲一直都到處在找機

多心 只是王爺旣然答應了用你們,也就不要再 「不要緊-專心一意爲王爺做事才好。 馬永皮笑肉不笑。

「一定的。」紅葉冷冷的一笑

不在紅葉之下。 六人,從他們的進來,已可以看出本領絕派的精銳,紅葉的武功,有目共睹,其他 精銳,紅葉的武功,有目共睹,其他 伊賀派來的七個人絕無疑問都是伊賀

光輝煌,突然燈火齊動,裕王馬永歐陽易 不覺眼前一花,到他們視力恢復正常的時 ,一個白衣老人巳出現在堂中。 他們到來的時候已接近二更,堂內燈

堂外跨進來,身形有如流水行雲,快得很 南宮絕清楚看出,這個老人是悠然從

詭異。 這句話入耳,衆人齊皆動容,南宮絕 紅葉一旁隨即道:「家父白雲齋—

也不例外。 白雲齋當年一劍東來連戰七省,最後

爲無憂大師挫敗,武功之高强可想得知 隨即拜伏施禮,他的年紀看來已不「伊賀派掌門白雲齋見過王爺。」 輕白

> 過,披肩白髮飛揚,氣勢不凡 ,鬚髮俱白,滿面皺紋有如刀削,急風吹

尺 劍長達五尺,施展開來 一分短,一分險,一寸長 威勢可想得知 (,一寸强

長的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內外功沒有相當造詣,要使動一柄這麼

「掌門人不必多禮,請坐一

雲齋的 身柿紅色的衣衫, 與白

人就在堂中出現,有如幽靈一 白雲齋才坐下 雲齋才坐下,一個手策木二一身白衣一並,份外觸目 個手策木杖的老婦 樣

淡的烟霧,令人疑幻疑眞。 燈火同時又晃動,「獵」地一聲,從窗外 老婦人施禮,在紅葉之下跪坐下來 紅葉即道。 「伊賀忍者ー 阿幻。

「風天坊ー 一」紅葉跟着介紹。

又出現,這個老人一身淡碧色的衣衫,秃二人相繼在阿幻旁邊坐下,一個老人 七色,嫵媚動人的女人悠然從門外掠進。 頂,面如滿月,身材亦是肥胖胖,水桶 語聲甫落,衆人眼前一亮,一個衣衫

光一掃,衆人的心頭不禁一陣茫然,也這 他也就像水桶一樣從門外滾進來,目

他手中握着一柄無鞘古劍,長竟達五

一一裕王

白雲齋再施禮,移身在紅葉之旁膝跪

,擁着淡

飄進了一個中年和尚。

了碧霸---」紅葉悠然接着介紹。才發現,這個老人的眼瞳也是淡碧色。

的都是長只七寸的飛刀,那些飛刀的形狀人,一身黑衣,上下滿縛刀囊,插着囊內 原武林常見的柳葉飛刀 有異一般,一柄柄有如柳葉,却絕不像中 ,一身黑衣,上下滿縛刀囊,插着囊內 最後走進來的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

黑衣青年施禮,在碧翁身旁坐下 紅葉道:「這是左源太。

很好,很好 上掃過,實在難掩那一份喜悅,連聲: 裕王目光一一再從這七個伊賀忍者面

成之後,本王 紅葉七人一 定會格外厚賜。 齊拜伏,裕王接道。

一七人齊應一聲,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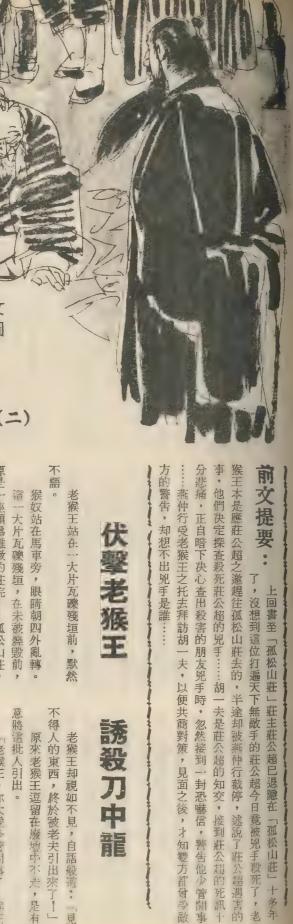
陽為助,再加上伊賀派七個高手,又何愁 竟好像只從一個人的 裕王隨即仰首又道:「本王有南宮歐 口內發出來。

喜王爺。」完全是一派奴才模樣。 大事不成?」 歐陽易一旁點頭哈腰連隨一聲。

認識。 ,一雙眼睛彷彿已凝成冰石,這片刻之間 他已經對那七個伊賀忍者有一個大約的 南宮絕並無反應,面上亦無任何表情

當年恥辱。 這一次再出現,拿着一柄那麽長的劍,不 成就不會很大,否則早已再上少林, 待言在劍術上又有所突破,但可以肯定 武林,在劍術方面的成就當然高得很,而 白雲齋當年一劍東來,以劍挑戰中原

却是看不出是擅長什麼。 〈未完〉他絕對有信心將之擊敗,至於那個阿幻他 紅葉的武功方才他更巳親身領教過



伏擊老猴王

一大片瓦礫殘垣前,默然

原是一座頗爲雅緻的莊院 這一大片瓦礫殘垣,在未被燒毀前, 猴奴站在馬車旁,眼睛朝四外亂轉。 隨着莊公超的被殺, 孤松山莊,

就只有眼前這滿目的蒼凉。 些廢墟中搜尋了一遍,結果,一無發現 老猴王黯然神傷不巳。剛才他巳在這 亦被燒毀…

半個時辰 時已入夜,老猴王站在廢墟前 ,足有

到口邊,見老猴王那個樣子,又吞回了肚 猴奴幾次想開口催促老猴王離去,話

莊,老猴誓必爲你找出兇手!」 猴王垂着的頭,慢慢抬起,愴聲道:「老 ,眼前景物更見悽凉,老

包圍起來 ,幽靈般出現了十多條人影,將馬車與人 語聲未落,黯黑的夜色中,嗖嗖連响

H72

猴奴乍見人影閃現,

燕仲行受老猴王之托去拜訪胡一夫,以便共商對策,見面之後,才知雙方都會受

述說了莊公超遇害的

十多年

原來老猴王逗留在廢墟中不走,是有不得人的東西,終於被老夫引出來了!」 老猴王却視如不見,

着他的人影中,有人陰惻惻地發話。 不到你却不知趣,与你,你死定了 查死人的事,上次任自自上已放過你, 谷中好好的猴王不做, 「老猴王,你太爱多管間事 印學巴巴的想來 % 在上 圍

不清發話人的面目。 今夜夜色太黑,老猴王蓮足了目力, 老猴王循聲向話整傳來處望去,可惜的人暴中,一

老猴王先不理會發話的人 「猴奴、你先上馬車」 ,關照猴双

付的是老猴王。 沒有人欄阻猴奴。看來,這批人馬 猴奴尖應了一聲, 一躍上車

聲問 , 莊公超是否你們所執? 老猴王冷

說! 仍是先前發話的人影作客

驚得尖叫出聲。

像裝了彈簧般,也不見他怎樣作勢,就那 樣站着,人却嗖的一聲,躍射向那個發話 」老猴王尖吼一聲,足下

王凌空擊來的一掌。 閃避已然不及, 那人影估不到老猴王 好疾出 來勢這樣驟快, 掌, 迎向老猴

大步的人影,伸出的右手已改掌爲抓。抓形去勢不停,射撲向那被震得向後連退四下去勢不停,射撲向那被震得向後連退四 大步的人影,伸出的右手已改掌爲抓 那人影想不到老猴王竟然在雙掌交擊 人影的左肩膊骨 然震响聲中

站穩,老猴王一只看來像鬼爪一樣的右手之後,身形毫不阻窒地向他撲抓落,脚才 肩衣的五指,驚慌之中, 還未平息,如何閃躱得了老猴王那巳觸及 ,指尖已沾及他的肩衣。 那人被剛才一掌震得翻湧不巳的血氣 不由發出了一聲

劈向他右手腕臂。 **肩頭,驀的兩道寒光自右閃劃起,一齊砍** 老猴王眼看右手五指就要抓實在那人

然能抓碎那人肩頭,但,自己一隻右手, 老猴王見來勢兇猛, 若然不縮避,雖

悽叫。 碎聲,同音响起那人痛極難忍發出的 再次暴伸出 劃過,老猴王是何等樣人,身手靈捷無比 勢非被兩道寒光砍斷,無奈中只好縮手。 疾縮的右手於寒光閃劃過的刹那,修的 手剛縮,兩道寒光交互着在他面前閃 把抓了個實。但聽一陣骨 一聲

手亦同時向左一擊,但聽「啪咯」一擊脆老猴王一把抓實那人肩頭,閑着的左

胡一夫接到手下送來的這張紙條後

人的慘嚎聲 一道寒光衝天而起,跟着响起另一個

骨碎裂,手中刀脱手甩射向夜空。 原來,老猴王左手 一刀的人影右手臂上,老猴王 拳, 擊在那個自

分從幾個方向,攻襲向老猴王週身上下一拳將一人手臂打折,起碼有六七道寒 立時如鬼魅般撲射向老猴王,到老猴王 第一聲慘叫响起,散站在四周的人影 ,起碼有六七道寒光

手五指一緊,運動一 制的人提起,順手一論,將那人當作兵器 迎擊向那環身攻到的寒光。 老猴王眼見六七道寒光將要臨身,右 提,硬生生將那個 受

,想是被自己人砍劈死了。 人,發出幾聲慘厲的嚎叫,叫聲突然戛止 寒光縱橫閃劃中,被老猴王抓掄起的

攻。 將他掄動着,以擋架着那十多條人影的 老猴王不管抓着的人是否死了, 仍然 狂

蓬血雨 起的寒光不斷砍劈在那人身上,濺射出大 此人是同伴,瘋狂地衝殺向老猴王,閃劃 那十多條人影可眞狠得下心 ,也不管

虚發出 尖哨聲,狂攻他的人影,於尖哨聲乍响, 沒有起身。突的,夜空中响起一聲銳烈的 他冷不防的擊得倒飛而出,仆跌在地, 立時向四外一退,同時伸手入懷。 老猴王一面掄動那人的屍體,一面乘 一掌, 擊向那些人影,有幾個, 再 被

飛向正面的那條人影,老猴王同時雙脚在屍體一掄,條的手一鬆,那屍體打着旋, 老猴王眼利手快,更不怠慢,將手中

> 有奇! 而起,筆直地躍射向空中,一躍竟然五丈地上一蹬,整個人恍如跳蚤般一下子彈躍

是從四外濺射, 落在他立身的地上 在空中暴响起, 七八道烏光分從那些人影中 ,火光與硝烟炸閃湧漫,火地上,一連串猛烈的爆响聲光分從那些人影中投擲出, 如星火流螢,滿空流閃

空中,一個俯衝,衝撲向那個被旋飛而至 簡單,更難視物,老猴王就於這時,身在 粉身碎骨 機早一步躍騰在半空中, 聲震得耳鼓嗡鳴,心驚不已,他若不是見 夜色本巳黯黑,被這一炸, 此刻, 硝烟瀰漫 怕不早巳

人上空。 的屍體逼得閃避不迭的人影,嗖的撲臨那 住了那個人的衣領,另一手往那人胸前 人未到,手巳伸出

點。那人才驚覺衣領被抓,剛想有所動作 ,胸前大穴已被點,霎時動彈不得。 疾

起,兩步躍向馬車。 老猴王身形落地,手一抄,將那人抄

他心胆俱碎,呆在車上,一時不知怎好。 不見老猴王,只道老猴王被炸死了,驚得 及見老猴王一躍上車,才驚喜得回過

去,

神來,歡叫着,在車上跳起來。

七八條人影這時正向馬車撲來。 「快趕車!」老猴王疾喝。

,韁繩一 不一會,就將那七八條人影拋入黯黑 控,三匹馬拉着車廂狂奔而去。

只一抓,一把抓

馬車上的猴奴,乍聞連串炸响,又瞧

猴奴尖應一聲, 「啪」聲甩了個响鞭

就在他身形衝空躍騰起的同時 老猴王人在空,也不禁被那連串爆响 夜色

會死了! 啊? 伙,觸手之下,不由尖聲道。 接着一 猴奴道。

悔得將那人屍體用力甩摔出車外。 鼻淌流出的血渍,就知吞毒死了,不由懊 全無,瞧那比夜色還要黑的臉色,眼耳口色還要黑幾分,伸手在他鼻前一探,氣息 依稀看到那人搭拉着一顆腦袋,臉色比夜 接着將那人劈胸抓拉起, 就着夜色,

「是不是回猴王谷?」 「主人,咱們現在去哪裏?」 猴奴問

「什麼地方也不

放火燒了,巳加緊了戒備

泮湖樓就是第一堡的榜樣! 字條上寫着:「速殺燕仲行,否則

點向一旁傾側翻倒。 嗖嗖擊中,三匹健馬在車廂外悲鳴跳動 猴奴的身體剛進入車廂,弓弦聲驟响 終於弓弦聲止,車廂也停止了震晃傾 ,令到車廂再次猛烈震晃,有兩次差

老猴王端坐在車廂內,沒事人一樣 車廂外一片寂然。

雙目微閉,對於外面的情况毫無所聞。 但,當猴奴忍不住想伸頭出車廂帘外

要命!」 窺看時,老猴王這時一聲低喝:「你想不

看 嚇得猴奴趕緊一縮頭,不敢再往外窺

車內 車廂外久久沒有動靜,老猴王亦端坐 一動不動。

出來!」 幾時你變成了縮頭烏龜,窩在車廂內不敢 終於,車廂外傳來語聲: 「老猴王

耳不聞。 老猴王對傳入車廂內的嘲侮話語,

着雙眼。 猴王一手掩住了咀巴,作聲不得,直巴眨 猴奴却忍不住, 剛想張口回罵,被老

堡,

在下深感不安,

在下就此告辭!

馬

啪」作响,驅趕着三匹經已全力奔馳的健

正狂奔急馳在一條荒僻的泥土道上。

蹲坐在車轅上的猴奴,馬鞭甩得「劈

還胡一夫。

你瞧瞧這張紙條。」

燕仲行伸手接過,

「前輩,在下此來,連累了貴「前輩,在下此來,連累了貴

見過禮,胡一夫手一伸:

「燕少俠

塵土蔽空中

一輛三匹馬拉着的馬車

燕仲行只好走進廳中

西給你瞧瞧。

巳叫道:「燕少俠,請進來,

老夫有點東

疑的

城內外老夫已派了很多人手,留意形跡可

,你若要去探查,也好。」

燕山行辭別了胡一夫,出堡去了!

胡一夫頷首道•「你說得不無道理

道來得不是時候,剛想轉身退出,胡一夫 見碎毁的八仙桌,臉色鐵青的胡一夫, 說泮湖樓被燒毀的事,

白鐵青的胡一夫,知,及至進入前廳,瞧

外查緝一 仲行皺眉道··

下。

前輩被殺的事,眞會潛入堡中搗亂!」燕

「前輩,在下想到太原城內

燕仲行一早起身,就聽見堡中人在談

拳捶碎了一張楠木八仙桌。

是可忍,孰不可忍,胡一夫氣怒得一

手不弱,

只怕他爲了令前輩你撒手不理莊

「前輩,來人兩次飛刀留字,

看來身

等於不將他胡一夫放在眼內

在眼內

己的臉,對方這樣做,明是不將第一堡放 說出去,豈不有損第一堡的威名?丢了自 自己,竟然連對方的一點影跡也見不到, 方兩次飛刀留字,堡中百多名好手,包括 略一過目,不禁氣怒得渾身戰抖起來,對

巡防,那賊子只要敢再來,保他出不了堡

堡中要加緊戒備才好。」燕仲行提議。 「前輩,這人敢放火燒拌湖樓,看來是老夫不將話說明在先!」

掙扎

「老夫早已吩咐他們加强警戒,日夜

行沉聲問。

「前輩不是想將在下殺死吧?」 「慢着!」胡一夫伸手阻攔!

燕仲

廂中

至於老猴王

9

大概又寫在那密封的車

「燕少俠,老夫若要殺你,怎會給紙

出一陣驚嘶聲。

奔馬驟然頓窒,車廂猛烈一陣震晃,

人立而起,硬生生收煞了奔衝的去勢,發

奔馳中的三匹健馬,

條的前蹄揚踢,

先射馬,上兩次都被你仗着馬快,逃了, 今次,你的馬全被射死了,看你還能逃得 「老猴王,有道是擒賊先擒王,射人

侮 了?」車廂外有人哈哈大笑起來 老猴王仍然是悶聲不出 一任那人嘲

老猴子! 得,老子放火燒,看你窩不窩得住! 沉寂了 你以爲龜縮在車廂內,就奈何不 會 ,又有語聲傳入車廂:

聽見用火燒,猴奴可着了慌,掙扎

深沉的夜色中

夫休矣。」 老猴王喘了口氣。 「好厲害的 , 嘿嘿, 嘿,老

剛才還以爲你被炸死了 猴奴邊眩喝着 邊道: 驚得不 知怎辦才 猴奴

你不就不用替老夫趕車了 「靏兒,若老夫死

不趕車, 你叫猴奴做什麼

老猴王笑罵道: 摸放在車廂前,被點了穴的傢 「鑫東西

去太原第一堡!」 老猴王沒好氣地道。

太原第一堡中,由於昨夜泮湖樓被人

現了第二張飛刀留字的紙條! 泮湖樓不但被燒毁,堡中第二天還發

造不成了燒豬? 只不過想誘激咱們出去,好讓他們像射死 要放火燒,早就燒了,還等到現在,他們 老猴王低聲叱罵道。「蠢猴,他們若 ,他們若真的放火燒,咱們

原因。 王爲何剛才一任那人嘲侮,始終不出聲的 那三匹馬一樣射殺咱們,你明了吧?」 猴奴給老猴王解說,總算明白了老猴

殺千刀的老猴子, 又等了一會, 再不出來,眞的放火燒 車廂外有人怒吼道。

老猴王依然對車廂外的怒吼,不理不

廂亦起了一陣輕微震動。 旁,雜草樹叢中的埋伏者,再也忍受不住 如珠串般响起一聲「篤篤篇」暴响聲, ,一陣弓弦聲中 這一來, 車廂外, 「篤篤」暴响聲,車「馬篤」暴响聲,車 可能隱蔽在土道兩

被幾枝劉矢射裂,銳利閃亮的矢頭,穿進寸多兩寸厚,紅木做成的壁板,竟然 板壁,露出光亮的箭頭。

坐在車廂正中,耳聽着爆豆一樣的脆响聲 先覺般,箭頭透穿入車厢的刹那,他已挪 ,聲色不動。 原本靠坐在板壁上的老猴,像有先知

麼把戲了!」 吐了口長氣,自語道。「不知他們又要什 「篤篤」爆响終於停下 老族王終於

好! 以爲你不出車廂,老子們就奈何不了你! 谷的主宰,竟然胆小到不敢走出車厢,別 咱們就耗下去,老子不相信你能三日 「老猴王,想不到以你一 個堂堂猴王

燕仲行連忙謝罪道:「在下孟浪,誤

H74

住

住,接一縮,將猴奴整個人抓入車廂內。 一抓,就將猴奴拋摔出車外的身軀一把抓

條的車廂中閃電般伸出一條手臂,只

胡一夫淡淡一笑,道。

前輩,請前輩真怪!」

會了 「這也難怪你

仇雪恨!」

上老夫的命,

也要將兇手查出,爲老莊報

出去。

個人被頓窒震晃得拋離車轅,朝車外摔跌 蹲坐在車轅上的猴奴,由於事出驟然,整

死去的朋友,漫說是一座泮湖樓,就算賠

想告訴你,你不用走,老夫不會怕,爲了 條你看!」胡一夫急忙解釋道:「老夫只

三夜不吃不喝不拉屎

豈不是要餓死? 猴奴一聽,又心慌了。「主人,咱們

咱們就可乘黑突圍溜走一 老猴王安慰道:「不用條,天一黑

怎辦?」猴奴担憂地說。 「他們若乘咱們不覺,偷偷掩過來

雙耳 不過我的雙耳,你少担心。」老王猴豎起 「只要他們掩近車廂一丈,他們都逃 「別再說話分了我的精神!」

猴奴閉咀不敢再說什麼。

要和老猴王耗下去。 大概過了 伏擊老猴王的人,似乎真的有半個時辰有多,外面一點

猴奴就只有巴眨着雙眼,望着老猴王耳朶貼在車壁上,凝神靜聽對方的動靜。 先前那鎮定,開始有點不安起來,不時將 想從他的表情去窺測出他們處境的安危 聽不到對方的動靜,老猴王開始不像

人感到如置身地獄,死寂得叫人心虛發慌 一輪箭,這樣,最少可以知道對方的動靜 老猴的不安。他寧願對方大吵大嚷,再放 靜也沒有,老猴王也察覺不到,這加深了 ,難受得緊。 ,好對付。但,現在這樣沉寂,沉寂得令 差不多有一個時辰了 ,外面連一點動

唯!你們到底是誰?爲何三番四次襲殺老 對方不出聲,老猴王今回出聲了。

等了一會,外面聲沉影寂,沒有人回

怎不回答老夫?」今回到老猴王放聲嘲罵 「王八羔子龜孫子,你們啞了不成,

然死光了,從地上消失了那樣 依然聽不到一點反應,就像那批人忽

甚麼陰謀詭計,他暗暗下了决定,這次再安,暗中斷定對方之所以這樣,一定在要 車廂窺看一下 聽不到對方的回應,决定冒險一下,溜出 聽不到對方回答,心內越加不

對方,什麼話也說了出來 就在你們頭上撒尿了!」 「王八烏龜灰孫子, 老猴王爲了激怒 再不出聲,老夫

老猴王恨得咬牙不巳。

黑,對方也一聲不吭,眞是一報還一報。 老猴王來個不瞅不睬,現在老猴王這般嘲 挪開身體,老猴王在車底板上摸索了

入來。原來,車底有一塊活板。一陣,手一起,立有一綫天光從車底透射 腦袋倒伸出去,雙手撑着板洞邊沿,預防 一有動靜,好將腦袋迅速縮回 掀起活板,老猴王從板洞中小心地將

過車輪空隙,目光迅速地往路兩旁掃觀, **運一個人影也看不到,只有草樹在風中搖** 子,居然連老夫也騙了!」將腦袋縮回 曳。老猴王心裏暗罵一聲:「好狡猾的賊 腦袋伸出板洞下面,左右打量着,穿 「主人,情况怎樣?」猴奴急不及待

,現在可以出去。」老猴王在車內模到一 「沒事了,那班龜兒子原來早就走了

樣東西,放入懷中

脹,他不明白,老猴王爲何要將車廂密封在的,他在車廂這一會,蹩悶得他頭昏腦 ,難爲他受得了 猴奴一聽可以出去,滿心歡喜,說實

鑽出去 猴奴一手掀開厚重的車帘,就要往外

想死?我可不想你死,來,讓我先試探 却被老猴王一把抓住。 「冒失鬼,

溜出車底,輕輕倒身在車底地上 說完, 身才沾地,左右手同時揚抖,兩蓬黄 看他們是否全走了? 身形如蛇般迅捷地從板洞 H

樹叢中 光從他手中散射開,射向路兩旁的野草雜

射得葉落草折,過後聲沉影寂 「噗拉拉」 一陣碎响,野草雜樹被擊

泥土。「猴奴,你可以出來了!」原來他 的散碎黄土。 剛才抖手散射出的不是暗器,是泥土道上 飛快地再次打量了四外一次,拍掉手上的 ,身形在車底地上一彈一竄,從車底竄至是,老猴王確定伏擊他的人全撤走 ,脚沾地,身形風車般疾轉一圈,目光

躍出,碐空一個觔斗,輕靈地落在地上。 嗖的,猴奴如脫繩馬騮般從車廂內竄 「嘩,車廂差點變了刺蝟!」猴奴望

着車廂板壁上密山麻的箭桿,吐舌不已。 的不在和他們拚鬥,而是想用密集的箭雨 插着不少長箭,由此可知,伏擊的人,目 說也射插了不下二三十枝箭桿,地上亦斜 射殺老猴王與猴奴 三匹業已倒地死去的馬,每匹身上少

> 經訓練,能够臨坑條頓縣停,後果不堪設 寬廣足有一丈的深坑,要不是三匹馬久

三匹死馬的前面,是個深淺足有二丈

簡直不用想, 「樣版」。 眼前的三匹馬就是一個

將我心愛的馬車毀了,老夫發誓為遭毀的搖搖頭。「猴奴,走吧,那班賊子、居然 搖搖頭。「猴奴,走吧,那班賊子 密插着箭桿的馬車和地上死去的三匹馬,老猴王有點捨不得地看了看蜂巢一樣 中,現在,他和地上三匹馬沒什麼分別 中,現在,他和地上三匹馬沒什麼分別。不是老猴王及時一把將他從車外抓回車廂 猴奴看得有點呆了 他是想起,若

快步奔去。 吭,緊跟在老猴王身後 猴奴哀憐地看了看地上的死馬 ,問聲

馬車報仇!」當先繞過那個土坑,古前路

失望,他察覺不出是誰在暗中監視着他 下,不及掩避,被他發覺,但兩次都敎他 兩次驀然回首,希望監視他的人, 盯視着他,令他感到很不舒服。 他不由暗暗稱讚監視他的人的高明身 刻起,就感覺到有一雙眼睛時刻 行自從在被燒毀的泮湖樓前站立 猝然之 他試了

心裏有了主意。 確實不大容易。燕仲行於畧一思忖下, 長街上人來人往,要查察出監觀的人

一緊盯在他背上。 在背的感覺,因爲他仍然感覺到那雙「眼 信步走在長街上,燕仲行有一種如芒

他裝作漫不經心地在長街上東逛西看

,從人多的地方逛到人稀的地方

不論他走到那裏,他仍然感覺到那雙

脚步加快。 穿插於靜僻的小巷中,燕仲行逐漸將

前面是一個彎角,燕仲行一閃身,拐 ,屏息不動。

雙眼一眨不眨地凝視着彎角處。 貼在彎角另一面的牆上 有輕悄如飄絮的脚步聲入耳,燕仲行

只要有人影出現,他敢寫包單,準能

一把將他抓住 輕悄的步聲來到轉角處,却停了下來

燕仲行不禁罵了聲•「狡猾!」

角的這面,燕仲行疾抓出的手驟然停住 步聲終於猶疑着從彎角的那面轉到彎

鼻子拱嗅向地的大黄狗! 臉上是哭笑不得的表情 從他走來的彎角處,走出一條不時將

張口吠叫起來 低下頭,伸長脖子,朝熊仲行脚上嗅了嗅 是漫不經心地抬頭望了燕仲行一眼,跟着 大概覺得氣味不大熟悉,「汪」一聲, 一見燕仲行貼身站在彎角處,先

個閃轉縱躍,從那條仍在吠叫的黃狗身上 狗踢死,無奈牠只是畜牲,人是不能和畜 燕仲行直恨不得一脚將身前這條大黃 較的,故此,當狗吠聲一起,身形 閃轉過拐角 ,一眼就瞥見前面小巷

發足追奔向小巷的那一頭 他也不理會那條街尾追吠的大黃狗

個小山崗。

子毀了,咱們就不會受這勞苦。」 嘀咕道••「要是那輛馬車不被那些龜兒 的陽光,猴奴有點眼花,閉了一下眼抹一下臉上汗水,抬頭瞧一下猛烈晒

「你那個恩主是誰?」

「恩主?」老猴王有點不明白地問。

「這個不能告訴你,待你在閻老五處

「惡梟」

吧,不然,天黑也走不到太原城。」 猴王吐了口氣,沒好氣地說道。「走

半百老者。 城?這個黃土崗,就是你們的埋屍之地! 隨着話聲,崗腰處冒起一個身材髙大的 「啊哈哈,老猴子,你還想走到太原

王尖銳地問。

岑木得意地笑着。

「老子不會答覆你,你自己去想吧?

岑木惡毒地望着老猴王。 見到莊公超,他自會告訴你!」

「莊公超是你那個恩主殺的?」老猴

包圍起來。 多條灰衣漢子,將站在崗頂的老猴王兩人 悄沒聲的,沿崗腰處,幽靈般冒挺起二十 隨着那在崗腰冒起的半百老者之後,

明白原因,雖則他已猜到幾分。

「然則,爲何要殺老夫?」老猴王想

「因爲你和莊公超是知交,而你又不

的半百老者,一字字道: 的二十多名灰衣人,然後注視着那個身材 來是你!」 高大,身穿土黄長衣,唇上長了幾根鼠鬚 老猴王略一環顧正在漸漸向崗頂移動 「惡梟岑木・原

圍截老猴王,與他的一向作風大異。 上,有名心狠手辣的獨行大盗,今次率衆 惡梟岑木,不是無名之輩,是西北道

」老猴王肅聲問。

殺

,還有晌午前的伏擊,都是你們幹的?

「這道上的截殺,與及孤松山莊的圍

次,就算你有幾條命,也要一一留下! 「惡梟」岑木得意地嘿嘿笑着。 「老猴子 ,你終於鑽出那破車厢,今

馬車,

看你怎樣逃!」

脫,只因你有那輛馬車,

今次毁了你那輛 「兩次都被你走

「不錯!」岑木答。

來 作風!」老猴王一手執着猴奴,不讓他亂 因何率衆圍截老夫?這不像你一向的行事 動過手才知,老夫問你,你我素無仇隙 「老小子 ,你別得意,誰留下,待會

奴

果,後來悄沒聲地撤走了,原來就是想他

亂箭將馬射死後,想誘他和猴奴出車廂不

老猴王恍然明白了,晌午前因何他們

倆離開車廂,埋伏在這山崗,圍截他和猴

「好陰毒的手段!」老猴王心裏暗罵

「老猴子,告訴你一個秘密,讓你死

子我只好送你歸天!」 作風,你我毫無仇隙,但恩主要你死,老得眼閉!」岑木冷冷道:「老子已改變了 王明知故問。

不到二丈處,停下來,手中巳多了把鬼頭子們動手?」岑木一飄身,躍至距老猴王子們動手。」吳來一飄身,躍至距老猴王

這個土崗上吧!」 動手了斷自己,有本事的, 清秋大夢,老夫就算嫌命長,也不會自己 老猴王嗞牙一笑。 「老小子 就将老夫留在 酸你的

木頭胸。 中巳多了一條丈長的猴皮軟鞭,抽擊向岑話未說完,手一掄,「呼」一聲,手

若被其一鞭抽中,莫不肉爛皮掀。 鞭梢上,繫着一個有無數尖刺的小鋼球, 的猴王鞭,這條鞭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 這條猴皮軟鞭,就是老猴王仗以成名

亮的鋼球堪堪抽擊在他面門的刹那, 然說打就打,招呼也不打一聲,差點着了 老猴王一鞭,幸虧他眼明手快,就在那刺 岑木想不到以老猴王的名聲身份,居 疾忙

題,回答得明明白白。的死,所以一定要殺你!」岑木對這個問官安份地就在猴王谷,到處去追査莊公超

這正與老猴王心中的猜想脗合

腰的刹那,手中鬼頭鈎直取老猴王腰際, 一拗腰,避過老猴王致命的一鞭。 吃了個啞巴虧,不由惱怒起來,於拗

向天的岑木鼻樑。 一抖一沉,抽了個空的長鞭鞭背去勢一頓 直恨不得將老猴王鈎到個腰穿腸臟流。 鞭梢上的鋼球隕星飛墜般墜向拗腰仰臉 老猴王不待岑木鬼頭鈎刺到,手中鞭

擰側 神入化,心頭一凜,百忙中只好勉强將頭 岑木萬想不到老猴王長鞭使得如此出

側擦過,岑木只覺耳垂處一凉,繼之一陣 「呼」的一下急响,鋼球從他耳際頸

一聲,表面却不動聲息

「老小子,你真的要殺老夫?」老猴

H76

向下滾了幾轉。 火辣辣般發痛,連忙一個側滾,順着崗腰 腰身一個彈挺,從地上挺躍起,一

掩着被鋼球尖刺擦傷的耳朶 「給老子射! 散圍在崗腰處的二十 多名大漢, 一邊急吼

右手,

來不及搭箭,揚弓遮擋猴奴直取雙目的

拿箭的左手,箭鏃朝外一送,戳向

與猴奴兩人立身處攢射 岑木一聲令下,急忙張弓搭箭, , 耳聽岑木一聲「射」!道聲.. 老猴王一招得手,正想乘機制服岑木 朝老猴王 「不好!

慢那麽一點點,就會被射中。 ,二十多枝箭從他兩人身上激射過,只要身才沾地,耳聽弓弦崩响,嗖嗖連响 」不進反退,一個倒縱,躍落猴奴身邊, 一把抱着猴奴,滾身倒在地上。

向天空。 地,「崩崩」兩响,兩枝長箭脫手離弦射 纏向那兩名剛搭箭在弦的大漢足踝上,右到兩名大漢脚前,猴王鞭如靈蛇般貼地竄 名大漢身驅向前一傾,接向後一交摔跌在 纏繞上兩名大漢的足踝上,被他一抽,兩 手猛一運動,一抖一抽,猴王鞭毒蛇一樣 身形却往前疾滾而去,兩三個翻滾,疾滾 老猴王身形才沾地,放手鬆開猴奴,

睛般,分別準確地膨點在兩名大漢的丹田 怠慢,鞭梢一抖,鞭梢上的鋼球像長了 老猴王見一鞭抽纏向兩名大漢,更不

散, 癱在地上,起不了身。 兩名大漢悶哼一聲,身一抖,眞氣渙

閃過幾枝冷箭,一個匯縱,跳竄到一行動緩敏快捷,輕捷如猴般,左縱右 一面,猴奴也不輸蝕,仗着身驅瘦

> 跳起,右手二指一曲,直取那大漢雙目。 名正自往空弦上搭箭的大漢身前,往上彈 那大漢想不到猴奴身子如此輕靈快捷

原來猴奴在他揚弓遮擋的刹那,却縮 那知兩皆落空,猴奴躍起的身形忽然 下陰却一陣蝕骨難受的

自主彎下腰,眼中有淚水溢出。 劇痛,痛得他殺豬般張口嘶叫,人亦不由 在他眼前不見了, 墜回地上,來了一招「猴子偷桃」 從

住,弓箭掉落, 那漢子下陰伸手抓揑 那漢子如何禁受得起,只痛得站身不 彎着腰,雙手掩向受創的

田野 」一陣碎响,那大漢半聲也叫不出,口中揑住那漢子喉頸,雙手十指一緊,「喀勒猴奴見機不可失,雙手一伸,一把抓 鮮血,頭一垂,咽了氣。 猴奴見機不可失,雙手

不用再怕那些弓箭了 將他整個人遮蔽了。做了他的擋箭牌, 身後,一轉身,雙手撑持着那大漢的身體 ,整個人借勢倒翻躍落那業已咽氣的大漢猴如一下捏碎那大漢喉管,足下蹬彈 由於他身軀瘦小,故此,那大漢的軀體 他

長箭再向他攢射過來。 名已渾身癱軟的大漢,遮擋在身前 而猴王亦恰於這時,左右手各執起 ,不怕

箭牌, 令岑木眼睜睜看着老猴王兩人各自找到擋 而他連搶救,攔阻也來不及。 都發生在極短的時間,短得

些箭手更是只有乾瞪眼的份兒,因

箭牌-搭在弦上,老猴王與猴奴巳各自找到了擋 二箭還來不及上弦的刹那間。到他們將箭 爲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他們第一箭射出,第 他們的同伴。

箭在弦上,就是射不出 他們猶豫着不敢射,恐諛傷了同伴

牌,令到兩人有恃無恐。 擋在他倆身前的同件面向他們,有了擋箭 他們的包圍, 而且,老猴王與猴奴兩人都已脫出了 不再是腹背左右受敵,而是

半, 是佔盡優勢,想不到晃眼間,優劣之勢各 岑木眼見形勢刹那轉逆, 一點上風也佔不到 剛才已方還

砍折 只氣怒得他臉色鐵青,鬼頭鈎一揮, 一棵野樹,狂吼・「射!」

件?不由有點猶豫起來。 人,但却未曾殺過自己人,如今一聽岑木 令發射,那豈不是活生生的射殺自己同 那二十多名弓箭手,雌說都是兇殘之

一聲暴吼,「射」

雷,暴吼道…「給我射!射!射!」 **岑木見手下不聽他命令,不禁暴跳如**

地睜瞪着。豆大的汗珠從兩人頭上冒滾落 不得的大漢,於聽到岑木下令發箭的刹那 大張着口,却叫不出聲。 一張臉嚇得血色全無,一雙眼驚怖萬分 只可憐那兩個執在老猴王手上, 動彈

猴王與猴奴立身處攢射。 那些弓箭手迫不得巳,只好一齊朝老

然抽搐了幾下,被亂箭攢體而死。 兩名執在老猴王手中的大漢,身軀猛

老猴王與猴奴却毫髮無損。身上少說也插着五六枝箭。 三個做了老猴王與猴奴擋箭牌的大漢

向奔馳來的燕仲行,不言不動,雙目死死 燕仲行於心生戒意時,自動將速度減 望能從他臉上表情的變化,窺測到一點此讓燕某死得明白。」 燕仲行望着趙驥,希 人的心意。

上移注到他背後。 「不能!」 趙驥目光忽然從燕仲行臉

注視着他身後的地方,心內忽然一動 燕仲行見他目光從自己臉上往旁一 移

向他腦後 一道尖風就在他心內一動的同時,襲

嗖一响,尖風自他腦後上空掠過,堪堪 燕仲行心知不 妙, 身軀猝然往前傾伏

閃避過背後的暗襲。 身形一擰一挺,燕仲行人已挺立起

不加以提防,從剛才趙驥以眼示意,他知 面向半路,背對趙驥 他不但將整個後背讓給趙驥, 而且毫

覺暗自好笑,但他暗自提高了警惕 往河灣那裏跑。燕仲行追在後面,見了不

凡是一個想擺脫追踪的人,最好就是

高明的輕功,

在江湖上一定大有名頭

高姓大名?

「正是燕某ー

山 燕仲行點頭

「朋友

决不是江湖上的無名之輩,

燕仲行雖不認識此人,

,就憑他那一身

稀疏的樹林子,那人不往樹林子跑去,前面是一道河灣,河灣的一面是一

却個

中龍」燕仲行?」 子却認識他。 刀阱劍陣等着他,他也顧不了

到不對勁,但既已追到這裏,就算前面有

量着燕仲行

燕仲行不認識這個精壯漢子

精壯漢

「你就是一刀斬七蛟的

瘦削結實,一雙糯光閃射的眸子,亦在打

一臉精悍之色,穿一身緊身勁裝,身材眼前這個漢子,三十多四十不到年紀

地方越來越荒僻,連燕仲行也有點感

多里,前面的人仍向前飛馳

不經不覺,燕仲行追離太原城已有十

可能是為了將燕仲行引入陷阱,故意保持來有幾次可以輕易地甩脫燕仲行的追逐,

前面捷如飛鳥一樣向前飛馳的人,本

定的距離,不讓燕仲行追上,也不將燕

前,拿眼打量着眼前這個由城內追到城外

慢,逼近到那人身前二丈多處,遂停步不

地盯注在逐漸逼近的燕仲行身上。

,輕功勝他一籌的人

道趙驥對他沒有惡意 要不是趙驥剛才及時以眼示意,令他

在地上 他挺立起的同時,盤龍刀巳脫鞘而出 心生警惕,只怕他如今很難還能活着挺立 也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法,總之,就在 斜

豎在胸,作勢戒備 絲肅殺之氣從刀鋒上漾發出,站在一丈 漾起一蓬淡淡的金芒,刀鋒如雪似霜 盤龍刀果然是把好刀 刀身金黃閃樂

距離內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一絲肅殺之氣從刀鋒上漾發 刀中極品! 身穿苧麻長衣的人,就感受到了, 讚道: 面對面站在燕仲行身前一丈處的一個 「好森冷的殺氣! 盤龍刀果然是 不由 脫

文處,施放暗器欲將他殺死,身穿苧麻 燕仲行冷冷望着不知何時來到他身後

個字可以答覆的,從不用兩個字。

「無!」這個趙驥真是個妙人,用

「有仇?」

燕仲行問。

「那麼爲了什麼原因,可否說明?好

去,一具飛擲向岑木,一具飛擲向那羣站 大吼一聲,將兩具屍體論起,脫手飛擲出 在一起的弓箭手。 不等那些弓箭手第二次箭到,老猴王

早已轉身朝山崗下飛奔下去。 上的屍體擲向弓箭手,不等老猴王呼喝 老猴王兩具屍體擲出 猴奴有樣學樣,奮起全身勁力,將手 ,看也不看,掉

頭就往崗下窟躍。 人會來上這一手,被飛擲至的屍體弄得手 岑木與那羣弓箭手都料不到老猴王兩

忙脚亂,閃避不迭。

山崗下, 股恨怒之氣充塞在胸臆間,無處發洩。猛 岑木雙目冒火,直恨得七竅生烟。 及至閃避過後,老猴王兩人已窟躍至 身形隱現在崗下草樹間

隱現的身形,亂射一氣。 那羣弓箭手只好追着老猴王兩人窟躍 射了一會,那羣弓箭手皆自動停下來

老猴王兩人已踪影不見。 。他們不是不想射,而是沒有了目標一

離, 追不上前面那人影,始終隔那麼三四丈距 燕仲行不得不佩服前面那人的輕功了 無法縮短。 無論燕仲行怎樣拚盡全力追趕, 始終

流身手,如今,竟然追趕不上前面兩人。其實,以燕仲行的輕功身法,已屬一 得, 自愧不如

這條鐵索,如能將這人擒下,或許能探查放棄追逐,但又不甘心,他不想輕易放棄由窮巷短街追到郊外,燕仲行幾次想

長衣,年約五十多歲,馬臉凤眼鷹鼻的人 ,凝神戒備

物,一個勁敵。 從來人一身苧麻長衣,一張馬面,他

令他毫不察覺,他知道此人是個扎手人

這個麻衣馬臉人

,能逼近他一丈之內

巳猜到來人是誰

此各不相欠,他是他, 「席拙,煩上復貴東, 告辭了 他正想問,背後的趙驥已然開聲道。 我是我, 趙驥恩義巳還, 兩不相干

話說完, 從燕仲行身後一 ,飛馳而

去

視着,都沒有動 馬面人,都沒有理會趙驤的離去,互相盯燕仲行與那名被趙驤喚作席拙的麻衣

的麻衣馬臉老者,正是江湖上有名的魔頭 ,人稱「麻衣馬面勾魂客」的席拙! 燕仲行沒有猜錯,眼前這個相貌醜惡

兩道都沒奈他何,只好對他遠而避之, 戒,殺個不亦樂乎,由於他武功高,黑白 管黑白兩道,只要他喜歡,他就會大開殺 此人自出道江湖,就以殺人爲樂, 近 不

原城外出現,並且要殺燕仲行。 已遠遁深山,永不出世,想不到他却在太 兩年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有的甚至說他

人物,否則,怎能指使像席拙這樣兇名昭頭身份,指使他的人,一定是個不簡單的 道席拙是被人指使來殺他的,以席拙的名 馬面勾魂客」席拙的惡行劣跡, ,故此一見他,就猜想到他的身份來歷 燕仲行雖然出道較晚,但對於 從剛才趙驥臨走所說的話, 燕仲行知 聽聞不少 「麻衣

是條康莊大道,看也不看,眼看着就要

那人一個勁地朝河灣馳去,活像前面

頭衝進水裏,他却猝然頓停,只差一步就

早已想到了這點,

故此邊追邊戒備地留意

物,

何以先是跟踪燕某,復又將燕某引來「趙朋友可算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人

此地

,是何用意?」

燕仲行問

「殺你!」趙驥斬截地說

着四周的環境,提防有突發的意外發生。

水性,就是另有居心。燕仲行頭腦靈活

這人往海灣水邊跑,若沒有一身精熟

如何能在水中將稱霸黃海的海寇斬殺! 逐浪蹈波斬殺的,若沒有一身高明水性, 就只有水,要知道,燕仲行於黃海之濱, 走,地獄無門偏闖!河灣那面無路可走, 易脫身。但,眼前這人,可說天堂有路不 鑽入樹林子中,藉着林子的掩護,份外容

黄海七蛟,其中三蛟,就是在海上 把盤龍刀。斬殺雄霸黃海的七名海

號

友好俊的輕功。」燕仲行想起了此人的

「原來是『千里追風』趙朋友,

趙朋

人。 覺得他當之無愧。果然是江湖上有名 是中華习。」燕仲行想起了此人的外

趙驥沉着臉,對燕仲行的讚語,

不作

衝進河水中。 那人在水邊停步,快速地擰轉身,面

H78

想不出,當今武林中,有誰有能力、資格 去指使席拙殺人。 他腦中閃電般閃轉着各種念頭,就是

想不出就不想,以免分了神。這是燕 一貫行事準則

你噌噌老子勾魂刺的厲害!」 魔頭,已將插在腰帶上的勾魂刺抽出 剛才你僥倖躲過老子的追魂釘,今番 陰森森一笑,席拙鼠眼眨動。「燕仲 事實上也不容他多想。因爲席拙這個

說着,踏前一步。

有一條尺長的凹槽,是一件極爲歹毒的兵長短,通體烏黑,粗如槍桿。刺尖修銳。 ,通體烏黑,粗如槍桿。刺尖修銳。席拙握在手中的勾魂刺只有五尺七寸 燕仲行持刀在胸,不言不動

可能是殺得人多的關係,刺尖不見光

席拙見燕仲行不言不動,又再踏前一 「老子今天一定要殺死你!」

牆, 寒殺氣,突然强烈了幾近一倍,就像一堵 瀰佈在他身前。 燕仲行仍然不動,刀鋒上散發出的森

「因何要殺我?」燕仲行終於開聲。

• 「所以我要你死!」 「因爲你是最後一個接觸莊老鬼的人 你多管閑事!」席拙冷森森地說

仲行突然問。 「泮湖樓是不是你們放火燒的?」燕

所爲,怎麼?你要爲胡一夫討回公道?」 拙直認不諱。 「無錯,確是老子派人去燒的!」席 「兩次飛刀留字,都是老夫

> 死有餘辜,今天,燕某要爲武林除害!」 燕仲行長吸了口氣。「你作惡多端

的勾魂手段!」 擎道··「好狂的小子,今天讓你嚐嚐老子 手中指筆直刺向燕仲行心胸 「哈哈……」席拙仰天乾嚎幾聲,獰

他刺破一 燕仲行瀰佈在身前的森寒殺氣,硬是被莫小看了席拙這平平無奇的當胸一刺

拙刺來一 「叮」一聲脆响。堪堪用刀身擋煞了席之一寸,斜豎在胸前的盤龍刀一側一豎燕仲行仍然卓立不動,待到刺尖離胸 刺

三刀,故此他不敢硬接,側身閃退一步。 到連席拙這樣的高手,也分不清一刀還是 這三刀,雖然簡單,但勝在快疾,快

揮去 勢一 轉,金光暴閃,一刀攔腰向席拙腰間燕仲行見席拙退避,先機不可失,刀

的一 飄退, 一退九尺,閃避過燕仲行攔腰揮斬

席拙先機已失,怪叫一聲,

身形急速

腿 欺進的身形, 燕仲行一 刀勢往下一沉,削斬席拙雙 刀揮斬空,刀勢一迥,隨着

起,盤龍刀從他足底削劃過。 人在空中,「嗤」一响,席拙終於可

以反擊,勾魂刺疾刺燕仲行眉心

門上擦過,刺了個空 燕仲行抝腰仰臉,席拙勾魂刺從他面

之勢,在空中一個翻滾,嗖的落在帳仲行席拙不等燕仲行有所動作,藉着刺空

腰背 迴,從脅下穿出 足在沾地, 身形不

」一聲脆响,刀刺相擊在一起。形如旋風般一旋,盤龍刀環身繞劃, 背後,燕仲行心內一懷,疾忙一擰腰,身想揮刀還擊,席拙已然先他一步翻躍在他

席拙却於刀刺相擊的刹那,左手疾出

拙手腕 一震之力,盤龍刀反彈,以刀背砍擊向席

仲行,但他一隻手腕,亦非被燕仲行刀背 逾流星,席拙如不縮手,雖可一掌擊傷燕 擊碎敲折不可。

兩敗俱傷, 席拙所不為, 故此 9

聲中,一連向燕仲行環胸刺出十六刺! 左手縮,右手伸,席拙勾魂刺「嗤嗤 席拙已使出了他的絕招:「勾魂十六

席拙雙足一頓,整個人如跳蚤般彈躍 一刺封擋不了,就會當塲爽命!

都非死不可,否則何謂「勾魂十六刺」」 身前要害大穴,故此,若被他刺中

刺,

燕仲行於拗腰仰面避過席拙一刺, 「鏗

一掌向燕仲行右腰處電閃般擊去! 燕仲行在猝然之下, 藉着刀刺相擊的

這一招用得妙到甕巔,借力反彈,快

只好縮手。

刺

刀封擋,未必能一下子擋得十六刺,只要 **燕仲行料不到席拙出手如此之快,** 迴

目的而發,而是每一刺,都是刺向燕仲行 要知道,席拙這十六刺刺出,不是無

毒蛇出洞般刺向燕仲行身形不轉,手中勾魂刺倒

行一退八尺,再退丈一,席拙十

離他胸前要害人穴不

,追刺燕仲行

席拙

幾近 躍進的身形 六刺竟然緊迫不捨, 是避過了,胸肩處却被席拙這疾如流星的 將身形一個擰側,「噗」一响,心臟要害 刺到,速度之快,大出他意料之外,疾忙 一刺,刺了個對穿。 這一退,已退二丈,不知怎的,已退高拙的追刺,一咬牙,三退!一寸。燕仲行見一退再退,仍然擺脱不 這一刺,速度比原來的十六刺,快了刺,星渡虹飛般刺向燕仲行心臟! 燕仲行足下向後一蹬,向後彈退。 燕仲行眼見席拙這一刺如天外飛虹 席拙刺出的十六刺招勢不變,隨着他 一倍。

的席拙 水中,一大蓬水珠,泥沙濺擊向正在獰笑 强忍着,足下蹴揚起— 一陣錐心的劇痛令到燕仲行臉色煞白 一他本已立足於

燕仲行非死不可 未能將燕仲行置於死地,只要再來一下 席拙一刺刺入燕仲行的胸眉處,雖然

掩擊濺射向頭臉的泥沙水漿。 漿兒頭兒臉向他濺擊到, 左手袍袖一揚 他正想將刺拔出, 冷不防一蓬泥沙水

腹破,血濺腸流! 燕仲行盤龍刀一刀砍劃在他胸腹上,胸裂 這一回他可上了當,但見金光乍閃

决鬥 黄埔江

•本文承自59頁•

紛紛效尤 前 竄出,跳到另一條柱子後面,其他人亦則巡捕房的人很快便會到來,他立即向 他看一看周圍環境,决定速戰速決

地回敬了一槍,迫得張玉簫又縮入柱後。 泥地。小包不讓他第二槍再叫响,「嗖」 王雁向前迫近。「張玉簫,你逃到天 張玉簫大驚伸頭出柱學槍向王雁發了 ,王雁在地上打了滾,子彈嵌入了小

涯海角,老子都要你的命。」 張玉簫不吭一聲,只急促地呼吸,他

吸了一口氣,盡量使自己鎮定下來。 腦門又是一陣發脹,心頭大驚,連忙長長 此刻王雁的手下已紛紛迫近,把張玉

槍便在他肩膊旁邊擦過! 這兩槍好似强烈的刺激針藥般,使他 學槍

肩膊,張玉簫剛一移劇身子,「颼颼」兩 簫包圍起來。柱子不很粗,側身剛好容下

動地匿着,他心中細細地數着。 也自柱後窟了出來, 還擊,「砰砰砰」連發數槍,王雁不爲所 完全失去了鎭定,他霍地躍了出來, 張玉簫最後的一顆子彈射了之後,他 槍管指向他的心窩。

「這下你該心息了吧。」 張玉簫臉上冷汗像小河般淌下, 食指

管並沒有子彈射了出來。 不由自主再一扣,「得!」撞針擊空,槍

」王雁迫前一步,手腕一抬,食指尚未 「好啦,你去跟唐超及鄭元龍相聚吧

> 道。「這個無用的傢伙竟然嚇死了!唔!小包飛躍上前伸手在他鼻端一摸,叫扣動,張玉簫的身子突然如軟泥般癱下。 好臭好臭,他媽的,敢情他把屎尿也撒了

死了 出來啦。」 度驚恐之下, 張玉簫本就有高血壓及心臟病,在極 心臟抵受不住刺激結果被嚇

吧, 王雁突然大叫一聲。「且慢!」 七個人立即奔向閘口,才跑了三步 要不然巡捕房的人來後可就麻煩。」 小包看了周圍一眼說:「大哥,快走 住了脚低

小包急得跺脚: 「大哥,快嘛!」 頭沉思。

丧爲何會被人用紅筆圈住?是誰圈的?」 跟金龍帮决鬥的事而乘虛襲擊張玉簫。」 ,張玉簫也是被他迫走的,九成是老大富 王雁喃喃地說:「一定是老大富的人幹的 小包一急間:「那咱怎麼辦?」 「不好,張玉簫桌上的那張火車時刻

間 富的人在等着咱們,不能出去。」正獨疑 一命,又向咱們暗示張玉簫的逃命方向: ,只見穿藏青色長袍的青年快跑過來。 萬源說:「火車外面已給巡捕房包圍 小包急問。「老萬外頭是不是……」 「好一條老狐狸,他故意留下張玉簫 此刻火車站之外可能已有不少老大

車。 了 咱們快上車,我巳買了票子。 「好毒辣!」王雁急聲道:「快上火

,王雁等人立即飛躍上去,握住樓梯的扶 (續完)

手翻入車廂 「嗚ー 火車長鳴一聲緩緩開動了

•本文承自64頁。

爲他對唐甜的「情」字勘不破……這頃刻 在他對蕭七的感恩圖報,在蕭七,也許是 對容肇祖的一飯之恩,在容肇祖,也許是 ,三人心裏不約而同的,都有些感動 ,一諾千金」,在方覺閒,也許是指他

唐女俠!唐方。

唐女俠」只有一個,而且就是唐方。 又是唐方!江湖上,人人都知道

人的輕唱:「姑娘我生來愛唱歌呀一唱就 職幾個姊妹在她房間裏,唐方輕快的唱着 最髮,「瀑」地垂掉下來,就連唐甜是女 孩子,也一陣心動。只聽唐方那末旁若無 被子,也一陣心動。只聽唐方那末旁若無 被子,如她東起如雲 是幾大籮……」 方雖名份上是她的阿姨,可是在年齡上,小姨。但是她確實知道,她不如唐方。唐 唐甜實在不明白知道那裏比不上她的

的 貝齒都露出來了,齊齊白白的,酒渦深深 ,很清楚地知道,這小阿姨,不但比自己 ,在房櫺的走馬燈下,唐甜瞥了這一眼 唱着又抿嘴笑,忽又「花」地一笑,

飛上了靨,只見她自己又神秘的一笑,輕這小姨雙賴僧白,但又紅酡酡的兩朵快樂,而且比自己好看,更比自己年輕。

快的歌聲輕而低哼••「郞在一鄉妹一鄉

:有朝一日山水變……

都不顧慮了。連武林中也是唐家裏最有威愛得那麼動心,連名震天下的唐門規矩, 見過不是勁裝的我呢。」 上玉簪,笑着說,那麼快樂••「他,還沒 裝,穿上水色羅裙,讓烏髮重新梳妝,飾 了在房裏羨妒的姊妹。她卸下了常着的勁 望的女人:唐老太太的垂愛也無動於衷了 。她那麼不經意的唱歌,自己笑,甚至忘 ·,可是誰都知道,這小姨戀愛了。戀 唐甜不知道這首歌是浣花蕭家蕭秋水

老太太及唐老太爺子作出一塲迄今尚未知 戰」,而蕭秋水入川,橫掃唐家堡,與唐 曉。唐老太太囚住了唐方。唐方不快樂了 她把事情,用巧妙的方法,讓唐老太太知 邇八表的蕭秋水!這更使唐甜妒忌。於是 勝負生死的殊死戰…… ,以至唐方出蜀,在武林中掀起「唐方一 可是蕭秋水不遠千里,歷盡艱險來找她 那個「他」,便是日後名動武林,聲

美,比她年輕,也不如她快樂了 唐方終於失去了蕭秋水……就算比她

而且唐方還要公子襄去找蕭秋水! 可是竟又有了個公子襄!

也是爲見唐方,而不惜與公子襄一戰! 盡了麼?……連這野店裏一個懶散閒人, 難道天下間的美的好的,都讓唐方佔

她是唐甜啊! 而她自己呢?她也是唐門的人,



艷鬼借女屍

親率百餘衆來犯、鳳棲梧當機立斷,部署迎敵,並與鐵雁躍上高牆,果見曹廷,胡子玉 喪。鳳棲梧及鐵雁探討鳳生與中原五義結怨的因由・並共商復仇大計。這時・突聞曹廷 走近去,鳳生悠然甦醒,張口却不能言,旋即氣絕。鳥帮餘衆匆匆趕回鳥王府、隨即治 **梁始得安然通過峽道。繼續撤退。歸途中,鳳生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鳳棲梧一見,急**

前文提要:

・慘敗而歸・幸得鳳棲梧及時趕至・先將敵方埋兵殲滅・ 前文書至執綠林牛耳的鳳生,於率衆夜襲胡家莊時、

身負重傷 鳥帮餘

及鴿組等人立於牆下,鴿組的人一見鳳樓梧及鳥帮弟兄等人,個個俯首,不敢仰視

利用鳥帮向我們報復,也選正了對象。」 威震天下,事實有他們成功的地方,她 曹廷亦自歎息。「鳥帮能執綠林牛耳 「叛徒」之聲仍然不絕於耳,曹廷胡

子玉的對話也只有燕南才聽得到。 到現在為止,他還是不明白那到底什

盯着他。 麼回事,頭才抬起來,就發現鳳棲梧正在

自己刀下留情。 光,燕南絕不相信這一次鳳棲梧仍然會對 鳳樓梧的目光是那麼冷酷,只看這目

的已倒下?」 胡子玉接道:「鳳生可不在,難道眞

會知道的了。」 曹廷道。「他到底怎樣,我們很快就

對我們多少也許有些帮助。 曹廷淡然一笑,勒穩胯下已被驚嚇着 胡子玉道。「鳳 医梧看來很冷靜,這

的坐騎。 · 振聲道· 「中原五義* 喝罵聲終於逐漸停下來 曹廷胡子玉中,曹廷這才

踏入死亡陷阱?!
是佩服帮主,如何忍心看着他與一羣兄弟是佩服帮主,如何忍心看着他與一羣兄弟

「帮主夜襲我們五師叔… 「你們已知道誰是誰非的了?」

就是。」 「既然不知道,通知胡子玉暫避一時

們,是我們兄弟會商决定…

不能不談,這之前不談眼看形勢不利才來

鳳棲梧道。「只是要看清楚你們是否

胡子玉道:「要怎樣看。

以慰帮主與死難諸兄弟在天之靈。」 鐵雁忍不住道:「先讓我們處決叛徒

胡子玉尚未作答,鳥帮各人又叫嚷起

胡子玉道:「可是我們也有我們的門

··「這是廢話,我只要你們說清楚,此來光一抬,話才說到這裏,已給鳳 虔梧藏住光一抬,話才說到這裏,已給鳳 虔梧藏住

是戰是降。

服任何人,戰與否,只决定在公子。」 鳳棲梧道••「江湖人以血還血,何須 曹廷一怔,道。「中原五義絕不會降

再問?」 鳥帮弟子轟然齊應,曹廷高聲道。「

公子難道不想知道何以有這種事發生? 道,只是在未明白你們的來意之前: 鳳棲梧劍眉一揚,道。「不是不想知 曹廷道。「我們的來意,就是要說清

楚……」 ,其他的那裏去了?」 鳳棲梧截道。「你們一共來了百多人

可。 望再有不必要的傷亡。」目光轉向那十二 個鴿子。「他們所以跟來,只因爲非來不 曹廷道。「等在路上,我們只是不希

鳳樓梧道。「他們本來就是你們的弟

白說出你們的本來身份,則絕無疑問。 還是怎樣且不說,你們加入鳥帮,並沒坦 ,才投到鳥帮,那知帮主竟然偷襲…… 鳳 樓梧截道。「這件事是我大哥不對 鴿首插口道·「因爲佩服帮主的爲人 「那是因爲我們恐怕傳出去……」

中,不乏名門弟子出身,却不見也門象尔靠我大哥,又怎會在乎別人說話,鳥帮之 鳳樓梧喝道。「你們若是一片誠意投

我們承認是……」

還魂祟仇

領門下弟子到來拜訪鳳帮主……」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喝罵聲又起,鳥

帮一衆顯得更激動。

失聲道:「帮主死了?」 麼,那十二個鴿子亦惶然抬起頭來,一個 曹廷胡子玉燕南總算清楚他們喝罵什

望着鳳棲梧。 却笑得那麼苦澀,曹廷並沒有作聲,只是 胡子玉看了曹廷一眼,只是笑了笑

出那麼一箭。 將箭射下來,雖然他們表現得已恨不得射 儘管喝罵,那些鳥帮的弟子沒有一 個

梧命令之前,不會輕擧妄動。 無疑問,對鳳棲梧絕對服從,在未得鳳棲 鳳樓梧出奇的冷靜,一直到那些鳥都 他們絕無疑問都受過嚴格訓練,也絕

弟子停止了喝罵,才應道。「家兄已去世 ,有什麼話跟我說也是一樣。」

曹廷看了胡子玉一眼,胡子玉鬆過 只要鳳ি唇肯跟他們說話,事情便

「不知道……」

曹廷插口道。「這倒不能完全怪責他

鳳樓梧冷笑道·「那他們怎麼不阻止

避免,大家總有機會坐下來談清楚。」 帮主與一羣兄弟的前去,只要那一戰能够 曹廷歎息道·「我們承認當時都非常

激憤,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方面,所以現在

談,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胡子玉悶哼一聲。「那你到底打算怎

樣?」

有誠意?」

來了,鳳 樓梧等他們稍靜才道: 「帮有帮

帮的人,不依帮規處置,難息衆怒,就是 鳳樓梧冷笑道:「我只知道他們是鳥

我願意談,鳥帮的人也會反對。」

敗,上前道。「二爺要怎樣處置我們?」 鳳棲梧道。「我不是鳥帮的人,我不 帮衆又轟然齊應,爲首的鴿子面色灰

帮規難道完全忘掉? 鐵雁厲聲道:「你們加入的時候唸的

們反叛了,到現在爲止,我們何當有片言 鐵雁道:「你當我們是什麼東西

選怒你們的妻兒。」 轉對羣鴿道:「你們 聽到了,

既爲中原五義門徒,又是鳥帮的一員。」這件事我們並沒有做錯,只錯在我們不該 羣鴿尚未有反應,燕南巳嘶叫起來: 羣鴿無言垂下頭,鴿首又道・「事旣 ,我們也只有依照帮規自行了斷。」

,我們未得師長許可,擅投鳥帮,已是該 ,身爲鳥帮一員,竟然出賣鳥帮龍頭帮 鴿肖截道·「燕師弟不必爲我們說話

燕南道••「你們都是血性漢子,大師

樓梧••「鳳公子能否等… 曹廷揮手道。「我明白-」接問鳳

鴿首搖頭道。「我們死不要緊,只是

主,更是罪無可恕……」 「你們並沒有做錯,爲什麼……

胡子玉沒有飛身去撲敷,到他們發覺鴿首 要擊下這枝箭却是絕不成問題,所以曹廷 ,快而狠準,但以鴿首的武功,要避開 話口未完,一枝箭巴「颼」地射向鴿

箭直射入鴿首的眉心,鴿首慘叫中倒

鳳棲梧霍地回頭,望向箭射處,道:

通」的掉進壕水裏。 也是該死!」左手拗弓,右手一柄短刀已會死,趙勇未得命令,擅自放箭殺叛徒, 不是他們反叛,帮主不會死,我三弟也不一個漢子應聲躍上牆頭,嘶聲道。「

衆齊皆怒吼,羣情汹湧。 氣,道·「好!好漢子!」語聲一落,帮 沒有人作聲,鳳棲梧深深的吸了一口

在坐騎下。 個拔刀或刺進心胸,或抹進咽喉,濺血倒剩下那十一個鴿子也就在怒吼中一個

流 牧那一個,怔在那裏,目眦迸裂,血淚奔 燕南一旁看得眞切,要救,却不知該

曹廷鬚髮皆顫,嘶聲道。「好,他們 胡子玉偏過頭,不忍目睹 L__

手巳按在劍柄之上。 燕南咬牙切齒道: 「大師伯 右

這樣死去,一些價值也沒有?」 曹廷斷喝道。「你是要他們十二個就

以談的了……」 曹廷接仰首,一字一頓道:「現在可 燕南如晴天霹靂,怔住在當場。

不守崗位!」身形倒翻,掠下高釐,瞿回一頓,再吩咐··「鐵雁跟我來,其餘人 鳳棲梧頷首,振吭道:「放下吊橋」

橋緩緩放下。

着曹廷胡子玉燕南等三人。 牆頭上的帮衆箭弩紛紛上弦,集中向

可以應付任何突然的襲擊。 梧右手按着刀柄,雖然沒有拔刀,但絕對 緊相隨。兩騎先後在曹廷之前停下 些無可奈何,燕南仍然一面的悲憤之色。 吊橋落下,鳳悽梧飛騎奔出,鐵雁緊 曹廷的身子挺得筆直,胡子玉顯得有 鳳棲

是不信任我們?」 鐵雁的手緊握在雁翎刀柄上

就要我們信任,那有這麼容易 燕南叫出來。「姓鳳的 鳳棲梧冷冷的道:「只憑十 一條人命

凄梧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 燕南恨恨的咬着嘴唇,雙拳緊握,鳳 曹廷斷喝截道。「住口!」

們。 子相信亦已問清楚,就算鳳帮主的親信, 也不知道鳳帮主到底是為了什麼要攻擊我 曹廷接道。「在我們到來之前,鳳公

,也就在這時候,「軋軋」聲响,那道吊 鐵雁亦躍了下來,上馬緊跟着鳳棲梧

曹廷看在眼內,搖頭道: 「鳳公子還

胞兄弟,自小在一起,鳳公子當然亦清楚 鳳棲梧默認,曹廷又道:「兩位乃同 底下也曾對我說及,中原五義都是好漢子 家兄與你也曾見過面,拉過交情,家兄私 我們與兩位的長輩亦無任何的仇怨。」 鳳棲梧點頭。「以我們所知,這之前

交朋友。」

鳳棲梧看在眼內,一皺眉

却只以為那是關外的烹調手法不同,怎也 兔肉,我們却從來沒有吃過那樣的兔肉 ,味道很鮮甜,很可口,她告訴我那是 曹廷隨即道:「她給我們弄來了一盤 ,那竟是人肉……」

話亦在寒噤下中斷。 胡子玉的表情變得更奇怪,曹廷的說

子玉,看不出半點說謊的樣子。 「人肉?」鳳棲梧看看曹廷, 看看胡

曹廷點點頭道:「也就是千里獨行的

到,竟然真的吃到了 吃他的肉,但只是說說而已,做夢也想不 弟子,我們雖然有言恨不得寢他的皮, 胡子玉苦笑接道•「他殺了我們 心愛

「一個女人。」曹廷又歎了一口氣是這個人。」

「一個旣年靑,又美麗,身材又動人的女

鳳樓梧不禁道•「那你們是怎會知道

逡巡一下,我因爲是老大,給留下來。」 仍然不知道,因爲飽着肚子,索性四面 曹廷歎息道。「我們吃光了那盤人肉

土,途中曾感染風寒,而我們亦只是打算 個人從不同方向四面隨便看看。」 胡子玉道••「這主要因爲大哥不服水

一定不會放過這個女人,我們在驚訝之餘

胡子玉道••「若是給千里獨行遇上,

却怪在這個女人年靑美麗動人。」

「是一個女人本來不足爲怪

「怎會是一個女人?」

鳳棲梧一怔。

不禁爲之捏一把冷汗。」

了一杯茶,她本來就是一個很動人的女人 兒去,那個叫做依依的女人就來了,送來 攤開地圖,正要推算千里獨行將會逃到那 ,那會子更加動人。」 曹廷接道:「我一個人留在屋子裏,

她來看着。」曹廷搖頭道•「我們當時都

條一人村的人,是她的爹爹,早些時病逝

「她告訴我們,她叫做依依,看守那

,官府還沒有找到繼任的人,所以暫時由

很可憐,當時已入夜,我們也就在那兒住 沒有考慮到這是否謊話,只覺得這個女人

鳳 屡梧方待問,曹廷巳說道••「她的

鐵雁冷笑道。「帮主從來沒有枉殺過

令兄快人快語,在你面前當然更不會作違 頭,不敢再 兒若再多說這種廢話,我便將你趕掉。 心之言,可見得這之前,他對我們兄弟五 人並無惡感。」 燕南一聽便知道曹廷動了眞怒,垂下 燕南方待回話,曹廷巳厲聲道: 作聲。曹廷轉對鳳棲梧道。

也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回事,一直到聽 鳳僂悟道:「那是爲了 曹廷道:「在胡家莊一戰之前,我們 什麼?

了令兄那一番話。」 曹廷道:「是真的,那也是我們兄弟 「也是說,你們真的做過那件事

爲什麼要那麼殘忍? 鳳樓梧道:•「那到底是什麼人,你們五人有生以來所做的最糟的一件事。」

們五兄弟都不是沽名釣譽之輩,俠義之名曹廷却道。「鳳公子首先得明白,我 到底是什麼人?」 ,完全是行俠仗義得來。」 鳳樓梧冷截道。「我只是要知道,那

可知道有什麽人在挨了十三槍,十七劍曹廷反問。「以鳳公子的見識廣闊 仍然能够活下來?」 一十三刀,再給扇骨痛扎、流星鎚亂撞

鳳棲梧沉默了一會,問道。 「有什麼

「沒有 「那個人當然是死定了 曹廷搖頭。

鳳棲梧道:

至可以完全看見她整個胸膛,我年輕的時領子敞得很開,俯身將茶放下的時候,甚 候曾經荒唐過一段日子,成家立室之後, 是你們的惡行却給別人看見

住她的誘惑,貪婪的盯着她的胸膛。」 已沒有在外面胡混,可是,我竟然禁受不 曹廷垂下頭,鳳棲梧鐵雁這時候巳開

不是曹廷這種身份的人還會說出口的。始相信曹廷他們的誠意,好像這種話,本 不是曹廷這種身份的人還會說出口的 「然後她突然抱着我痛哭,懇求我帶

那回事,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 麼美麗的胴體,竟就與她立即在床上幹了 侍候我,在我還沒有答應之前,她身上的 樣的地方,絕無疑問是一件很令人可惜的 整個人都迷失了。」 衣服已經完全卸下來,我從來沒有見過那 事,跟着她說只要我答應,她願意一輩子 去。「好像她那樣美麗的女孩子,留在那 她離開一人村,帶她到中原。」曹廷說下

哥就像是一個白痴。 胡子玉接道: 「我闖進去的時候,

鳳 棲梧追問道。 「你幹什麼闖進去

胡子玉不以爲意,自顧道。「我走了,想不到却給老大佔先。」 鐵雁冷笑道•• 「也許他是瞧上了那個

那個桶子必定很大,水載得多了,那知道幾口,我知道桶子是那麼沉重,我還以爲 都已回來,聽得我驚呼,一齊走過來。 桶子上倒着一個屍體,其他三個人那時候 越拉越覺得不對勁,及至拉上來,才發覺 旁邊,覺得有些渴,本待打一桶水上來喝 一段路,看見並無發現,回到那口甜水井

「一具屍體便將你嚇成那

便是酒泉,穿越大戈壁,就是塞上第一雄 甘州,出張掖西門,是流沙地帶,過高台 之臂,張中國之腋」的張掖,西魏時更名 關嘉峪關,再西進抵玉門,安西,疏勒河 一頓才接道。「一人村就是在甜水井。」曹廷間,幾與城齊,再進才是甜水井。」曹廷 便可看見瓜州古城,四周皆沙,堆積之 「然後就是張掖,漢書所謂『斷匈奴

責却非常重要,非獨要供給旅人飲水管理 住宿,還要警戒馬賊,負有放哨使命。 「一人村只有一人,乃敦煌縣府所派,除 不必納糧之外,尚有一院平房可住,職 「你們到那兒幹什麼?」鳳僂梧忍不

曹廷道••「我們是追一個人追到那兒

「就是那個人?」鳳康梧追問。」

曹廷搖頭。「我們追的是一個採花賊

鳳樓梧詫異的重複了這一句。「一人曹廷道。「那件事發生在一人村。」

千里獨行。」

嶺,沿莊浪河前行 曹廷緩緩道。 ,古浪後便是武威。 「出蘭州經永登上烏鞘

里之內,先後姦汚了二十七個女孩子,

曹廷接道。「這個千里獨行在不足百 鳳棲梧對千里獨行這個人並無印象

四十六個人,其中三男一女,是我們的

譽,專治風濕。」 胡子玉接道:「那也就是薛平貴所謂

產品就是王蝦蟆家傳的狗皮膏藥,遠近馳 一馬離了西凉界的古凉州,最出名的一樣

曹廷繼續道•「再西進永昌,即古沙

筝,胭脂小山,霍去病大破匈奴於祁連, 陀國,更過,到山丹,便可以看見祁連雪 息,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匈奴有歌: 『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

到了一人村。」曹廷歎了一口氣。「那條那附近只有甜水井有水可飲,所以我們追古滅附近,更就完全失去他的踪跡,再過

一人村,的確只有一個人。」

胡子玉補充道:「我們說的那個人就

多要將他抓住,但都給他逃掉,到了瓜州

「我們由中原西追至安西,幾次差不

鳳棲梧道••「我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

鳳樓梧沉吟不語,曹廷看看他又道:

E84

屍體一絲血色也沒有,背上的肌肉不見了 鳳棲梧皺眉道•「會不會給井水浸洗不會那樣鮮,若不是,怎可能沒有血?」 毫無血跡,若是巳死去多時的人,肌肉絕 老大一片,那顯然是用刀割下來,割口亦 胡子玉又打了一個寒噤,道:「那具

麼嘈吵也不見他走出來一看究竟?」 每個人都想吐,再想到大哥,怎麼我們那 行的屍體,然後我們想到了吃的那些肉, ,而更令我們震驚的是那竟然就是千里獨 胡子玉道•「屍體只有頭脚部份濕水

現? 除了發現白痴般的老大之外,還有什麼發 鳳樓梧忍不住追問:「你們闖進去,

會先退出去,我們叫了幾聲,大哥都沒有我們都很尷尬,若非大哥神態有異,眞的 哥這才突然清醒過來。」 急起來,衝出去拿了一桶水,依依要阻止 反應,問那個依依,却只是流淚,三哥着 裸着身子,怪可憐的偎在大哥身旁,當時 ,三哥已然將那桶水盡潑在大哥身上,大 胡子玉道:「那個叫做依依的女人赤

說吃的竟然是人肉,才轉爲驚訝。」 常不悦,大家不錯是兄弟,但這種情形之 ,他們也應該知道迴避才是,但到他們 曹廷道。「我醒來第一個感覺就是非

里獨行這種高手,竟然會倒在她手中,這 拿不出來,還有井裏的屍體,還有好像千 然不習慣這種被人喝問,終於生氣了。」所有的問題她都不能够答覆我們,她也顯 「依依仍然說那是冤肉,但冤骨頭却

個女人才向我們報復。」年才將之忘掉,想不到二十年後的今日那

那件事,他是問最糟的一件,也只有這件 • 「令兄問我們,有沒有忘掉我們做過的 鳳棲梧又沉默下去,胡子玉接着說道

在一旁,但除了我們,除了她本人,有誰胡子玉呻吟着道:•「當時即使有他人 會清楚? 十七劍,二十三刀,我們還省不起來。 曹廷道:「但他若不提及那十三槍

大哥說清楚?」 鳳棲梧不由點頭。 「怎麼你們不跟我

意。」 相信就是閣下趕到來,亦難以令他改變主 當時那種環境,還有什麼話能說得動他 信也不會做出這種事情,既然迷失了, 胡子玉苦笑。「令兄若非巳迷失, 在 9

麼回事, 接道: 「站在我們的立場,雖然知道是怎 曹廷歎息道•「這種事無疑難以令人 鳳棲悟仰首向天,沒有作聲,胡子玉 除了一戰之外,亦無選擇。」

些っ 置信 鳳 傳 任 接 門 道 • • ,却是事實。」 「你們要說的只是這

的是否有關係, 這樣,鳥帮之中發生過什麼事情,與我說 雖然怪異一些,我們似乎只有接受。」 下應該比我們更明白,令兄什麼時候變成 曹廷道:•「令兄是怎樣的一個人,閣 閣下亦應該清楚,這件事

實證明 鳳 悽梧冷笑道•• 「應否接受,有待事

曹廷道。「在我們來說這是報復,對

絕沒有人會相信一個那麼漂亮的女孩子生 氣起來,竟變得那麼可怕。」 胡子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若非目睹,

「是怎樣?」鳳棲梧急急追問。

道: 「人怎會變成那樣?」 巳不是美麗,而是恐怖。」胡子玉搖頭接 樣的肌膚亦變得通紅,那給我們的感覺 「她的眼睛變成了血紅色,本來白玉

功 劈出第一刀,一塲惡戰就那樣展開了。」 ,他們却認爲她不是人,老五在惶恐中 曹廷道•「當時我認爲是一種邪門內 胡子玉道:「她全身赤裸,沒有兵器

很想殺人,而奇怪的是,我們也都有那種 出那一刀,事後他告訴我們,當時他實在 裸,我們下不了手,只有挨打,到現在我 底是她真的那麼厲害,還是因為她混身赤 們仍然想不透,就是五弟,也不知怎會砍 ,只是用她的指甲將我們一一弄傷,那到

感覺。」 當時不住笑,好像覺得很有趣,那又給我全都傷在依依指甲之下,殺機更濃,依依肉的影响,總之,我們很想很想殺人,到 憐香惜肉之心沒有了。」 們 一種被戲弄的感覺,大概因此,那一份 曹廷苦笑道。「那也許是因爲吃了人

子 一位狂 個結實,然後大哥的槍就刺進了她的身 胡子玉道。 「當時大家都顯得有些瘋 也不知是怎的,她的一隻脚給我抓了

砍了她二十三刀,還有老三的流星鎚。」 胡子玉接道: 「十三槍,老二刴了她十七劍,老五 「還有我的扇。」

曹廷苦笑道••「我們當時大概都瘋了

間的恩怨?」 這塲災禍中止,待事了之後,才了斷彼此其他人來說却是一塲災禍,我們何妨先將

鳳棲梧沉吟道•「那邊不遠有一座空 鳳悽梧道。「我們需要考慮。」 曹廷道•「我們可以等。」

在那兒。」 置的農莊,你們可以暫時留在這裏。」 曹廷毫不猶疑的道。「好,我們就等

問道。 曹廷一抱拳, 「這十二個師兄弟…… 一鳳
唐伸手送客 勒轉馬頭,燕南旁邊急

緩緩離開 裏,不是更適合?」 不是更適合?」曹廷神色黯然,策騎「他們的家人都在鳥帮,留他們在這

,亦只好跟在後面 胡子玉無言跟着離開 ,燕南看在眼內

樓梧 却 沒有平靜過,不住翻騰,鐵雁呆望着鳳 鳳悽梧目送他們離開,沒有動,腦海 9 亦沒有作聲。

沒有作聲,胡子玉終於忍不住道。 「老大 你看姓鳳的會不會相信我們的話?」 曹廷道。「一定會。」 走出了老遠,曹廷仍是頭也不回,也

我們之間有何仇怨?而且鳥帮之中顯然也你難道看不出,就是他們也不清楚鳳生與 **曾發生一些極不尋常,也不能够解釋的事** 那與我們所說的,也顯然大有關係?」 胡子玉忽然發出了一聲苦笑。 胡子玉輕「哦」一聲,曹廷接道。「

「這種事,我們雖然是當事人,仍然是 曹廷當然明白胡子玉的心情,歎息道

竟然會對一個女人這樣做。」

身上射出來,光亮得令人目眩,一閃即逝 瞇起眼睛。 到我們看清楚的時候,那個女人已經倒 「然後我們看到了亮光。」胡子玉半 「那種亮光好像由那個女人的

鳳 棲梧奇怪問道。 「你們是真的看到

五個人……」 曹廷道: 「一個人也許會看錯,可是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 是錯覺,誰也不敢說,而更可怕的事情也 ,那刹那,我們的腦袋完全空白。會不 胡子玉截道:•「我們却也不敢太肯定 會

玉 鳳棲梧目光一緊,鐵雁亦呆視着胡子

蒼白 蒼白起來,最後變成死魚肉一樣,那些血快便染紅了整塊地面,她的肌膚同時逐漸 來 繼續流過不休,一個人竟然會流那麼多血 心亦同時沉下去,他想起了連雲莊密室內 ,實在難以想像,也是我們生平僅見。 鳳棲梧目光更緊,面色沉下來,一顆 「大量的血由依依的身上流出來, 「那是血。」 田依依的身上流出來,很胡子玉的聲音陡然高起

肌膚便皺摺起來,豐滿的乳房甚至乾癟萎 不正是那樣? 「她就像是血做的 ,血流盡了之後

安順那個寵妾的屍體。

胡子玉說的情形

澤,就像是蛆蟲,剛取出來的骨髓?」 鳳棲梧脫口道: 「肌膚跟着也失去光

們的確有那種感覺,你 胡子玉曹廷齊皆一怔,曹廷道。 「我

子仍能够活下來?」 滿肚子疑惑,其他的更就不在話下。」 胡子玉道••「大哥真的相信依依那樣

解釋這些事?」 曹廷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能够 燕南脫口道。「怎會有這樣的 人?」

曹廷亦苦笑起來。 「那是什麼東西,現在有誰能够肯定

的有?」 燕南歎了一口氣,道:「那種事,眞

那是否完全出於胡謅,却也不能够完全否 那是否完全出於胡謅,却也不能够完全否 些令人難以相信的遭遇,我們雖然不知道 曹廷道。 「自古以來, 不 少人說過

有吸人血的人亦不足爲怪。」是絕不會錯的,旣然有吃人肉的人,就是 曹廷接道。「我們當時吃的是人肉

燕南沒有作聲,只是搖頭

出來,正是他們的弟子 勒住了坐騎,一羣人立時從前面林子裏奔 ,那幢農莊巳在望,曹廷突然

看見這些忠心的弟子,曹廷胡子玉無

,被牽入這件事之內。 他們都是無辜的人,只因爲一片忠心

這真的是一塲災禍,到什麼時候才終

意回去。

意回去。

意回去。

意回去。 目送曹廷三人消失,鳳僂梧仍然呆在

鳳樓梧截口接問道。「那之後又怎樣

沒有變化,之後我們遍搜屋內 盡。 死狀都並無不同,混身的鮮血好像都給放 裏再撈出了六具屍體,裝束雖然不一樣 也沒有任何可疑物件發現,倒是從那口井 曹廷道•• 「我們呆到了天亮 一個角落 ,屍體再

鳳棲梧劍眉深鎖

無存 後兩個沙堆,發現了兩具馬屍, 這個沙堆,發現了兩具馬屍,也是滴血曹廷跟着道。「之後,我們翻開了屋 ,我們開始懷疑那個女人依依……

麼多的 都是給她吸進了體內,所以她體內才有那 胡子玉道: ı L 「那七個人與兩匹馬的血

「吸血的女人……」 鳳棲梧倒抽了一

得眞切,一齊望着鐵雁。 兩條牛,還有我們那些不見了的兄弟。」 他雖然放低了聲音,曹廷胡子玉仍聽 鐵雁再也忍不住悄聲道: ,那

人村是不是月圓前後?」 鳳樓梧突然問。「五位可記得,到達

曹廷道••「那是七月的十五。」

曹廷三人又看看鳳樓梧,雖然沒有說出 又怎樣了?」 帮也曾出過怪事,與他們所說的有些相似 事?曹廷正要問,鳳棲梧已道。「那之後 兩條牛,失踪了的人,到底是怎麼一回 這表情已無疑告訴曹廷等人月圓前後鳥 鳳樓梧沉默了下去,鐵雁驚訝的看看 口

原,之後雖然沒有任何事發生,也經過多 「我們帶着疑惑的心情回中

的事情反覆細想。 鳳樓梧其實是在將鳳生性情大變前後

那之前,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開始是由婷婷被據。他獨闖連雲莊,

婷的屍體。 押着安富步出密室,當時他只是想尋回婷 入了連雲莊之後,也沒有,一直到他

屍 簾,看到了地上的血,那具倒在血中的女 到他進入了密室,下了石階,碎去珠

屍的情形與曹廷胡子玉說的並沒有不同 血都是由那具女屍流出來,而那具女

怎會變成那樣子? 布袋的乳房,那麼年輕的女人,死後肌膚 萎縮皺摺的肌肉,乾癟得有如個兩空

似乎並沒有說謊的必要,那只有令鳳棲梧 安順會說過婷婷已經嚼舌自盡,當時

是憐憐的屍體 死的應該是婷婷,然而他們看見的却

那兩個字似乎已沒有多大分別 又可怕,「小妖精」 安富說憐憐是一 這三個字與「淫婦」 個女妖精,旣可愛

他也不會那麼隨便, 兄弟雖然是黑道中人 他甚至默認與憐憐私下勾搭上,安家 而他言下的意思,顯 ,對於這種事,相 信

然那是由於憐憐挑逗 鳳生極少會醉酒 鳳樓梧不田想到去年中秋發生的事 ,但那天夜裏竟然會

奇怪?而鳳生更不是那種重色輕義的人。 醉到與婷婷發生關係也不知道,是不是很 鳳樓梧也清楚記得鳳生當時並不像醉

得那麼厲害,正如他在連雲莊大堂看見安

順

這兩件事是不是太巧合? 她說的若全都是事實,那個憐憐的行 然後鳳棲梧想起婷婷當時的話。

動非獨有些瘋狂,而且邪得很 安順旣然與憐憐幹了那回事,似乎沒

可是以平日胆小的她,怎敢看下去? 婷婷跟着的說話 ,却似乎不像說謊

像野獸的爬行,現在想起來,一樣令人毛 也是妖異,那種像貓叫,像狼嘷的聲音,到他們離開的時候,安富的神態舉止

婷婷當時對自己的態度是否也有些陌

時候,他胯下的坐騎不是又悲嘶起來。 婷騎的那一匹,而鳳僂梧催騎接近婷婷的 跟着是那匹馬 ,不住悲嘶·尤其是婷

那種反應,實在難以相信。 馬若是因爲都忠於安家兄弟,才作出

懼 那種反應與其說是討厭,母寧說是恐

鳳棲梧現在却才想到那會是恐懼

那的驚訝。 **怖感覺,在發現鳳生婷婷二人在床上那刹** 鳳棲梧沒有忘記那一輪明月給他的恐 之後就是鳥莊總壇的突變。

廷胡子玉他們說的那樣。 些怪事,那些被吸乾了的屍體,不就是曹 在他離開之後,鳥帮總壇就發生了那

跟着就是鳳生的襲擊中原五義

弄清楚事情的眞相,我們便不該拒絕。」了他們不少人,當他們甘願一死來請我們 婷婷道。 「看來他們的口才遠遠在我

都不知道,但他們都甘心爲大哥賣命。 原五義結下了仇怨,鳥帮所有的帮衆也全 不知道大哥在什麼時候,又爲了什麼與中 鳳棲梧接道。「胡家莊一役之前,我 「甘心便成了。」

朋友。」 盡鳥帮的所有人力,爲那個人來報仇,那 個人當然是他的好朋友。」 中原五義曾經嚴重的傷害了他的 「聽他們說,大哥找中原五義,是因 鳳棲梧一頓接道:「大哥不惜傾 一個好

十三刀,還以扇骨扎臉,流星鎚痛擊。」那個人刺了十三槍,砍了十七劍,刴了二 隨去的兄弟都聽到,中原五義曾經聯手將 婷婷接問:「你見過這樣殘忍的人沒 婷婷道。「這大概沒有什麼不對。」 「沒有。」鳳傳梧道。「胡家莊前,

在這種情形下仍然能够生存,關於那件事 ,曹廷胡子玉方才已經說得很淸楚。」 鳳傳梧搖頭。 「我也沒有見過一個人

「只要是眞話我就相信。 「仇人的話你也相信?」 「那是眞話?」

我從來沒有聽過,也似乎沒有可能發生的 「他們說得很眞實,雖然他們說的是

事,但我仍然覺得他們不是在說謊。」 件事。」鳳悽梧重重一頓。「嫂嫂大概 「主要是因爲他們說的話令我聯想起 「所以你放走他們?」

> 五義手下那個人報仇。 七劍,二十三刀……鳳生是爲了倒在中原 鳥帮的人都聽得很清楚,十三槍,十 那完全是一種報復。

道, 生提及這件事,他們是兄弟,什麼事不知 什麼事不可以說? 鳳樓梧却完全不知道,也從未聽過鳳

的事情。 那難道是婷婷進入鳥帮總壇之後才

個人,鳥帮總壇也是在婷婷進入之後 鳳生也是在有了婷婷之後,變了另外

出 現了種種奇怪的事情。 月明之夜,豬牛鷄鴨等大叫大鳴,

近瘋狂。 十一個小伙子無故失踪 ,被發現的屍

咽喉破裂…… 體滴血無存,兩條牛也一樣,突然倒斃 鳳生不時將臉埋在冷水中,是不是爲

惱 了頭腦需要冷靜一下?什麼事令他那麼煩 鳳生臨終的那種凉凄的笑容,那兩顆

眼淚,還有那無聲的兩個字「災禍」 在鳳棲梧腦海中浮上來。 叉

方才自己不也是幾乎迷失在婷婷的 這難道還不是災禍?

逗中?鳳棲梧機伶伶突然打了個寒噤 依依,憐憐,婷婷…

策騎往吊橋奔回 鳳棲梧霍地回頭,道。「隨我來!」 連名字也竟然是這麼巧

高牆上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所有的目光都充滿了疑惑 **定什麼一回事,鐵雁也**

停流皿,頭顱給剝下來的女人屍體。」沒有忘記在連雲莊密室我們看見的那具 「那是憐憐的屍體。

那具屍體滴血無存,就像當年一人村甜水 個人無故失踪,只有一具屍體被發現, 鳳樓梧又道:「近年來總增這兒有十 婷婷淡然一笑。「我說我不知道。 「一個屍體怎會有那麼多的血?」

井所找到的屍體。」 鳳樓梧道: 婷婷道:「說得太遠了。 「我其實只是想問嫂嫂

件事。

帮助。」

「婷婷— 婷婷道:「沒有人會阳止你 「嫂嫂到底是什麼人?」 -」婷婷好像覺得很可笑

失笑起來。 鳳棲梧一聲歎息 , 婷婷接問道: 「你

個不情之請,還望嫂嫂答允、」 以問我,關於我的任何事。」 鳳樓椿道。「要問的巳問了,只有

成了 「只要你不是在這個時候要我嫁給你就 婷婷說了一句令所有人齊皆怔住的話

看清楚 「我只是斗胆請嫂嫂將舌頭伸出來,讓我 鳳樓梧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緩緩道。

「這只是一件小事。 ,鳳樓梧接道。

又看看鳳棲梧 其他人亦無不甚感詫異 ,看看婷婷

穩了婷婷。 一些也不像在說笑,目光灼灼

婷婷呆了好一會,以笑笑,道:.「你

問,到底沒有問,默默跟在鳳棲梧後面 吊橋,小心看守,任何人未經我許可 一樣不知道鳳樓梧在打什麼主意,雖然想 進了門,鳳悽梧一揮手,道・「拉上

自進出,格殺勿論!」 他的話聲異常沉重,也異常認真,面

容肅穆,絲毫笑意都不見。 那些帮衆齊應一聲,吊橋旋即軋軋的

拉起來。

梧在他們面上一轉,道。「你們都隨我來 執兵器,隨時準備殺奔出去的帮衆,鳳棲 。」策馬往前行 高牆前面的空地上,悍立着的十隊手

身後,步履整齊。 衆人齊應一聲,魚貫跟在鳳棲梧鐵雁

鐵雁終於忍不住問: 「二爺,到那兒

一個人,問清楚一件事。 鐵雁知道那是什麼人,沒有問那是什 「總壇— 鳳棲梧一字一頓。

有再說什麼,帶着一羣人默默走向前 最前,目光亦逐漸亮起來,一路上 麼事,緊跟在後面 長街到處燈火輝煌,鳳棲梧 一騎走在 一他都沒

> 嫂 弟

經過詳細的考慮,他已經知道要問什

經沒有流淚。也許她的眼淚已經流乾。 婷婷仍然一個人守在靈堂內,只是已

她垂着頭,眼蓋亦垂着,一個身子動

医堂中香燭長然,烟飄繚繞,燈火凄看來却仍然是那麽漂亮動人。 也不動,面容亦無變化,泥塑木雕也似

肯,那也是無可奈何。」 鳳樓捂道··「我不想用强定要看?」 婷婷道:「有些事情還是不 ,嫂嫂堅持 要太清楚

鳳稷悟道。 「事情到這個地步 ,却非

弄清楚不可。」 婷婷笑問••「你對我什麼時候變得這

樣兇?難道真的因愛成恨? 這對你我都無好處,對事情也沒有任何 鳳樓梧道: 「嫂嫂沒有必要說這些話

爱的婷婷?二 婷婷道. 「你真的懷疑我已不是你深

出舌頭來看看,嫂嫂何必說這些廢話?」 否則,何一定後悔。」 婷婷頻笑道:·「你最好還是不要看 鳳像梧冷冷的道:「我只是要嫂嫂伸

經够我後悔的了。」 鳳樓悟道·「這之前我所做的事情已

將我帶到來這裏?」 婷婷道:「你是說你將我救出連雲莊

- 午壞衆人的心情也竟然要在笑聲中動 婷婷笑起來,銀鈴也似的笑聲,很動 鳳樓梧道:「也許都是。

聲:「別笑! 樓唇也不例外,舌疑春雷,突然大

嫂竟笑得這樣開心,難道不覺得過份?」很多。鳳倭梧接道:「這是什麼時候,嫂渍,婷婷的笑聲沒有給喝停,但聽來已弱 鳴擊震動靈堂,衆人的心神亦爲之 / / / / / / / / / / · 一這也是你對嫂嫂的態

> 兒,由淡而濃,婷婷逐漸迷離在烟中,看迷,烟飄到婷婷的身上,彷彿就黏漿在那 來是那麼的不眞實。 馬蹄聲、脚步聲由遠而近,婷婷似置

若罔聞,毫無反應。

四個舵主 先走進來,後面跟着鐵雁內外四個堂主 風從門外吹進,衣袂聲響,鳳棲梧當

露出疑惑之色,就是鐵雁也不例外。 三個頭,跟着他的人跟着叩頭,眼瞳中都 鳳樓梧率先在鳳生的靈前跪下 加了

毫不變。 婷婷沒有回禮,維持原來的神態,絲

鳳傳梧接着在婷婷的面前跪下••「嫂

却是:「曹廷胡子玉走了?」 婷婷這才緩緩的抬起頭來,第一句話

鳳棲梧反問・ 「是誰告訴嫂嫂他們走

婷婷道:「有關係麼?」

,不見嫂嫂外出,也沒有敢進來驚擾嫂 鳳樓梧道:•「我們問過靈堂外面的兄 婷婷道•「我只是猜想。」

他們到來說過什麼話?」 婷婷道:「我只知道他們是殺你大哥

鳳樓梧接問:•「那麼嫂嫂可猜想得到

「他們沒有走遠,我所以放走他們仇人,而你竟將他們放走了。」

我能够肯定他們該死。」 是因為我絕對有把握將他們抓回來, ·只要

「大哥雖然是死在他們手上,「他們難道不該死?」

却也殺

嫂再不張開嘴巴,伸出舌頭來,我們可興樓梧臉一寒,道・「都是蜜話・ 客氣了。

之日,你都會爲今夜的事情後悔。 **婷婷笑容一歛,道**: 「鳳沒悟 ,有生

不懂得說其他的了。一 鳳樓相道。一除了這些廢品之外

婷婷終於伸出了她的舌頭,只是短短 「就是廢話,也只有這一句的了 松

,這却已足够。 燈光照射之下,鳳樓梧看得很廣楚

佛就是兩個漩渦,非微目光,鳳隻播的囊 注,那刹那不由一陣目眩,婷婷的雙暗彷 淺紅色的傷痕橫過,顯然是曾經漸一來 婷婷的眼睛同時大亮,鳳傳悟目光深

婷婷的舌頭異常鮮紅,近舌尖寸許,一條

鐵雁也就在這個時候脫口叫出來

魏也不由自主投進去

鳳ি唇 的眼睛,當然想不到那一聲驚呼,反教了 所受的影响那麼大,他從來沒有見過那樣 亮的眼睛,遠比別人强烈,却沒有鳳樓梧 他站在鳳棲梧身後, 一樣看見婷婷發

迷失 那 一學若是再遲一些,鳳棲梧也許已

光一店、婷婷的目光却一黯,嬌腦接紅起 一聲,鳳棲梧混身一震

什麼事情 廖事情,目光一緊,道•「果然不樣悟一皺眉,彷彿已知道那刹那發 (未完

東

增删·潤飾 修訂本

服下毒藥,每年由宗流給一次解藥以保性命,史雲程無可奈何。只要答應衆使上也不 爲已甚。史雲程得保性命,接着,衆俠土隨天池怪俠在小天池上暫時棲身。 痛心。……天池怪俠等人施計使史雲程掉入流沙中,史雲程大叫救命,後來宗流要他 計,忙趕回貝爾湖畔,在湖畔遇上錢能,錢能將黑獄被毀的事訴說一遍,史雲程十分 有不少人歸降天池怪俠等人……史雲程趕到雅克山,只見山上一切已被焚毁,心知中 離開黑獄,接着各俠士攻進黑獄裏,經一番苦戰,把獄中幾百名囚徒救出,而獄中也 上回書至天池怪俠會同衆俠士施計攻陷黑獄,首先是用調虎離山之計,使史雲程

在紀恩堂裏跪下 遙向五台山 史雲程離座前來,對着西南方跪下,算是 。史雲程不敢不依,只見堆金山倒玉柱 話說當日天池怪 凌空長老之靈祭告,懇求饒恕 情寢息,便叫

程背着各人跪下;說時遲,那時快,那人晃晃利劍直向史雲程背後刺落。那時史雲 疾起疾落,如風便到,座上無人不驚起。 風掃出,那人手裏的劍竟脫手飛開,給疾 突然又見老尼靜因衣袖迅速一拂,一股疾 風一捲落到老尼衣袖裏。這些舉動,作書 人雖然說了一大堆話,但實際上不過是一 瞬眼間的事罷了。各人定睛看時,原來是 忽然座上一人,閃電般躍出,手持明

> 彪記恨心頭,出此一手 學技,後來把孟葉害成終身殘廢,因此孟

尼也是曉得孟彪不會刺中史雲程的,說不 躍離座時, 史雲程雖然背着跪下, 已是聞 程,須知史雲程武功何等厲害,其實孟彪 風知道動靜,那會等到孟彪下手?靜因老 因沒有把劍捲走,孟彪也未必能刺中史雲 雲程巳一挺身子站起。各位看官,就算靜 数史雲程曉得她的厲害。 把煩功夫施出,好敎座中各俠士折服,也 前便把孟彪制止,第二是故意在各人面前 法」,藉着一股疾風把孟彪的劍捲進衣袖 定還會遭到毒手,因此迅速展起「迴風掌 ,她這樣做法,第一要在史雲程未躱避之 這時孟彪見手裏短劍給靜因捲去,史

> 拉娜、 我定帶同史雲程在你父面前謝罪,這樣你 憤憤不息。天池怪俠只得道••「孟彪姪兒 退到原位。孟彪竟大哭起來,說道:•「那 可少息怒氣罷!」當下各人都靜默起來, ,你在這裏不能不守秩序,來日有機會, 麼,我父親之仇便不須報了。」袁無愁、 袁無愁忙上前把孟彪拉回座上,史雲程也 攔,喝道:•「都不得動,違令者先斬!」 雙劍鳳孟嫦早巳拔出雙劍,在兩人面前一 一塲風波,遂告寢息。 孟彪見刺史雲程不中,還想撲上前 纖雲等忙上前勸慰一番,孟彪還是

雲程還有芥蒂,便想帶他離開天池到山東 碧雲桐暫住一時。但靜因老尼苦苦留住, 第二天,天池怪王雲龍見一些人對史

處置,這不是一件應該辦的事嗎?老衲今 林坐圈子(聚會),到時候如果已把寶藏 衲想過,明年這時候,就是五年一次的武 協力再把其他一塊找到,同去把寶藏掘出 這樣我已决心把寶藏圖記玉石獻出,大家 ,以後我們靑龍會便可完了這個責任。老 各位來得這樣恰巧,老衲認為是時候了 ,打算獻出來,聽憑全國武林名宿去

劃,就是五台山下的雁愁澗 說多年來的推測,已看出皮套裏的簡單筆 來,把當日凌空長老的遺言敍述一番。 在月圓之夜往山澗找尋另一塊白玉,便發 靜因說了, 便坐下 。王崇明跟着起 ,長老曾守候 他

今我只有解說給各位知道罷。」 沒有道出呢!」崇明答道。 黃面客宗流和袁無愁,他兩人不約而

史雲程推開山門外的石獅,座下果然露出一孔。

寶,後來李闖給淸兵窮追,便派他的副將 專到的寶藏,是李自成搜括到掠得來的珍 把這批珠寶埋藏起來,把動手埋下 到如今已隔了很久。據說這一宗前人沒有 定也想知道的,因爲本文開端時會提過 這個寶藏玉石的秘密,我想看官們一

> 孟嫦一一列册,編成隊伍,將來帶返黑山得緊,所以都要求留下。天池健命雙劍鳳 向着聚人宣佈道:「在下雖屬這處的主人 說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商議,怎樣也要商妥 返歸家鄉,就把這次得來的金寶,分給大 快非久安之所,如今聽從各位去留,如願 這番幸而把各位救出,同聚一處,但這裏 合的兄弟借作藏身,近年更是行踪無定 貝爾湖敦出的志士召集到聚義廳來。天池 要辦,便和雙劍鳳孟嫦計議一番,即日把 後才讓他們走。天池也覺得尚有一些手續 大寨去,每人也得到一份金寶。 有家室的,同時自知犯罪非輕,官府定緝 日子。其餘願留下來的也有百人,都是沒 都願回去・孟嫦就着洪成棟每人發給路費 道路,任從各位選擇。」當下各志士聽到 跟隨孟氏三位寨主回到黑山大寨,這兩條 家,回去安享田園之樂;倘定要留下,就 ,但向來沒有山寨設立,只供一班志同道 又把一部金珠分贈,回家也可過着安樂 也想回去共聚天倫;也有些身體孱弱的 即時歡聲雷動,其中一些離鄉別并日久

着。這一宗寶藏,江湖上無人不知 交下凌空長老手上,到如今由王崇明保管 青龍會歷年保管的一宗地下寶藏,現埋在 這次難得各位武林名手,聚集一堂,真是 位前輩接手,以後傳到雲中劍王維揚, 五台山上,當初是盤龍劍俠和黃梅居士兩 位,提出一件要事,請各位帮忙。這就是 稀有的盛會。老衲現時以青龍會掌印的地 雄都在,靜因見各人齊集,便開言道。 因的邀請,到聚義廳上議事。只見一衆英 天池見把各事弄妥,這晚就應老尼靜

得心裏放下一塊大石,請各道兄想想對不 天留住各位,就是要把這事解决了 才覺

發掘到的。多年來,因這宗寶藏生出的事

能動手,免至稍涉瓜田李下的嫌疑。如今 掘時要會同江湖上有名望的人一同見證才 我師兄凌空長老死前也有吩咐過,將來發

寶物,必須把兩塊白玉都弄上手,才能够 直至今都沒法把另一塊白玉找出。而這宗

套,那皮套也有一些古怪的符號刻上

是一個謎,也始終沒發掘到,青龍會所持

得當初是一些反清復明的義士傳下,遺言鑒其罪。這也足够我們青龍會麻煩了。記鑒其罪。這也足够我們青龍會麻煩了。記

囑託,這宗財富不能據爲私人所有。就是

,只是一塊寶藏圖記的白玉和一個皮

必老衲講出。但這寶藏究有多少,至今還

把那塊寶藏圖記玉石帶來讓各位看看,如 覺有人跟踪,因此擱下 出的?那羊皮套子上畫的又是什麼?你是 問崇明道。一王賢姪,究竟你師傅怎樣猜 明的說話,沒有發覺。當下最感與趣的是 露出了不安的容色,可是各人正在静聽崇 王崇明說到這裏,座中的史雲程面上 可惜我沒有 同地

失敗了 筆劃 清復明舉事的用途。 在當時一位江湖中人的手裏,直到青龍會 組成,那人才把白玉獻出,指定將來作反 才看得懂,別人看了也以爲是小兒亂塗的 上刻上簡單的暗記。這些暗記只有他自己 縫好,作成套子,拿燒紅的鐵筆在羊皮套 方忘記了,於是便將身上那片白玉用羊皮 另一個秘密地點,又怕日久把藏匣子的地 在身邊,另一塊却裝在鐵匣子裏放到山下 拚合起來才看得出。那副將把一塊玉石藏 讀法刻上,一定要把兩塊玉石都找上手 字,那句語不是連貫的,是用梅花間竹的兩塊玉石刻上了寶藏地點和發掘指標的文 。那副將把寶物藏好,李自成跟着也 副將不久便遭人暗害,那塊玉落

長老以 的位置都不同,卒給他悟到,那小圓形裏 他發覺每月裏月圓的時候,那個山峯倒影 仍找不出那放玉塊的鐵匣子, 的交叉,原來暗示着要在四月夏的月圓之 找遍了,結果沒有發現。長老踏勘多了 經過一番搜尋,把澗底一部份石頭都移開 一丈開外,撈出 底才是藏玉地方。但當他候到 夜,峯影倒映在澗水裏,那峯頂落在的 雁愁澗) 綫,是峯脚下的山澗,名叫落雁澗 是五台山的高峯文人峯,三角專兩筆垂直 羊皮套上那個尖峯向上的等邊三角形,便 ,下商垂直綫裏的小圓形是月景在澗底的 一晚,依峯影所在,把澗石 凌空長老費了十數年的推敲,他看出 ,但小圓形中間有個交叉符號,初時 為那是另一塊玉石的埋藏地點,但 ,三角形尖頂上的圓圈是個月亮 ,却在離目 文叫



H90

種物件掉下來的 那銅鎖的製作很精巧,斷定不會是從

一次探尋玉石,以後便一病不起。 失在密林裏了。那知這次便是長老最後的 他簋上追趕時,那黑影身形很快,瞬已消 在落雁澗廿丈開外,樹上伏着有人 凌空長老那晚又發覺第二次給人跟踪 ,

后,正好給武林人一個絕大觀感,就是我 們座中兄弟今後也會對你另眼相看的。」 知有蹊蹺,立刻走近史雲程身旁說道。「 好兄弟,我們現在都是一家人了,就算以 好兄弟,我們現在都是一家人了,就算以 好兄弟,我們現在都是一家人了,就算以 好兄弟,我們現在都是一家人了,就算以 好兄弟,我們現在都是一家人了,就算以 會知道一些的,如今靜因大師把寶藏獻出着史雲程微笑說道:「老大,你對這事定清史雲程微笑說道:「老大,你對這事定略,也是王崇明向各人解釋的。黃面客宗 真是光明磊落不過。老大如肯相助一臂的 ,他們不把這宗財富,據爲靑龍會所有, 以上一段,是本文初期敍述寶藏的事

老,就是我幹的。說來話長,最初我交結恕,實不相瞞各位,當年兩次跟踪慶空長 後來我第一次跟踪凌空長老,回來後便賄到班加,便是為了要值得寶藏玉石所在, 那時班加雖然知道了長老的寶藏地穴,還 通了班加,暗中偷看到羊皮套上的暗記 不敢把玉塊盜取,只是將羊皮套的暗記摹 史雲程想了一會,一振衣襟,站起來 圖之夜,才能到澗裏撈取。等到那給我猜到了。但要等到第二年的四

八卦形,衆人看了,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字,中間筆劃縱橫,下邊一角彷彿是一個 脂白玉,滑不溜手,玉面四邊刻了一些文 **曇共十八人,輪流觀看兩塊玉石,都是羊** 當下十六個小天池聚義俠士、和班加、 取得的那塊玉石一起拿出,放在供桌上 明把靑龍會保管的那塊玉石交給掌印靜因掉一番,便在方丈室裏商識。太極手王崇 ,由靜因獻出來·王雲龍也把從石獅座下

,內裏又有一個像指標的「十」字。後,刻得比較粗大,斜綫指着一個八卦形,頂上加上一筆直綫;三角下又是一根斜了一幅簡單圖形,上端一個像山峯的三角 。」靜因說了,便着主持僧邯曇拿墨缽來雕紋用墨拓出,拼合一看,自然顯出奥妙 來先輩傳下口語,說玉石的文字不是連貫 本,放到桌上,拼合起來,在燈下一照,陰陽紋理顯得十分清楚。宗流拿着兩張摹 合才是藏寶的地形。如今且把兩塊玉上的 起來才成文理;那圖形也是一樣要經過拚 花間竹的寫法。所以定要把兩塊玉石拚合 立刻現出了四邊文字,字字連貫,中間劃 把兩塊玉掃上墨汁,用白紙拓上,果然 ,刻着的只是間隔字句,即俗語所謂梅 靜因說道。「老衲是青龍會掌印,歷

讓邯曇師兄抄起,給諸位猜猜。」宗流聽玉石裏的幾行字念出來大家聽聽罷,也好麼,雙劍鳳孟嫦問道:「宗流大師,你把 在座各人都急於知道四邊文字說的什 「這張事本四邊都有一行字

> 在峯頂倒 **我便窥到林子裹伏下,看着長老在澗裏撈地就聽到了衣帶風聲,原來是長老來了,** 一塊玉石果然放着,當時我喜出望外。驀鐵匣子撈出;我把鎖毀了,打開一看,另 天晚上,我先凌空長老一步到落雁澗去 把毁折了的銅鎖,以後的事,也無須我說了半夜,仍是一無所獲!只尋出我拋下那 影之處,很容易從澗底亂石中把

門長老便發覺了,我把穿雲掌施出教他不着便掩進室去想盜取那塊玉石。那知一進,將近彌留。我着班加站在門外把風,跟 加害?」史雲程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首,答那一塊玉石,也想弄到上手,這才把長老 道:「我當時也悔恨施了毒手,其實我絕 無心殺害長老的,我也不曉得他患了重病 原來那塊玉石已交給崇明兄弟帶到金陵去 能起來,那知他抵受不住,一下便倒斃了 。我當時搜遍全室,都找不到一些東西 ,事後我也自悔枉作小人。 「那麼,你便進行把青龍會原來保管的 天池聽了 ,面上有點慍色,他追問道

取回。」看官,你道史雲程怎會把撈出來不交出來,這才是最要緊的。」史雲程道不交出來,這才是最要緊的。」史雲程道不交出來,這才是最要緊的。」史雲程道 一併弄上手。那知崇明返五台後,便給孟王崇明返五台時,連崇明身上那一塊玉石的玉石放在山門外呢?因爲那時他想等候取回。」看官,你道史雲程怎會把撈出來 住事道出,還能够悔過,都說道• 「黃面客宗流和老尼靜因見史雲程肯坦

見史雲程把衣袖捲起,一躍上了石

詩句了。看官們一十二個字的,已一 邊合計起來,並非三十六字,而是三十二 時要上下接着讀去,變化得很是奇妙。比 詩句,每句五行,首尾兩字都連接的 個字;再把全文廻環誦下去,又成爲四十 字了。一經首尾連上,就變成每行都是九 方每一邊本來祇有九個字的,但實際上 一變而爲四十個字的一首,這簡單的四行,原來三 ,這種是我國往日的廻環

,讀

四

牒,口裏沉吟,不禁罵起來,他道••「有整棒的人,現在要像冬烘先生那樣字字推起,怎不急得滿頭大汗。孟彪是衆人裏的意,怎不急得滿頭大汗。孟彪是衆人裏的 鋤,到山裏翻它一個滿處大窟薩,終有一也留下個殼子給人敲卜,還是讓我拿起鐵你娘的!那個藏寶的人定是個烏龜,死後 意義猜測;有些拿着圖形忖度。一時方丈掘寶藏的人,大家動起腦筋,把詩句裏的 申時裏尋得竿影所在之處,便是藏寶地點那竿長度二十九尺,在九九八十一日內的 個字了,這變化不是很有趣嗎? ,這時,雙劍鳳孟嫦、宗流、王崇明、邯天尋出那勞什子的。」各人聽了都笑起來 詩裏分明說在坤山棋盤石上豎一根高竿 忽然拍拳叫道:「這回我猜得八九對了。 你們看圖裏畫上的,不是都和我說的 閒言少敍,且說白鹿苑裏十八位要發 ,正聚攏在一個桌子上研究。宗流

等聽到,才緣了一口氣;王崇明也感到當 日幸而給洪成棟騙到關外去,否則假如給 裏暗白慶幸。 史雲程暗算,最低限度也有一身麻煩 ,因此那塊玉始終放在山門那處一個秘 ,別個人是沒法找到的。當下靜因 小心

餘孟氏三英等便返回黑山大寨, 同行;袁纖雲、花自芳也跟隨 把玉石取出。王春明兄弟家在五台,自然 等帶着史雲程和班加兩人到五台山去, 些私務,當下定决由下雲龍、靜因、宗流 齊集五台山白鹿苑掘出寶藏,不在話下。 数出的志士安置好,大家約定中秋節前 ,將屆盂蘭佳節,很多人要返回去打理 小天池上衆英雄商議好了 道走。其 把一部份

門有十數文之遙。山門是一面石牌坊,刻史雲程出到門外,那處是登山石道,離寺史雲程出到門外,那處是登山石道,離寺 池怪俠和靜因心裏惦念着山門外的玉石塊念起阿彌陀佛,認定是師傅暗中庇佑。 天 師弟,見了崇明帶着各人回來,喜出望外 鹿苑禪林,主持僧「邯曇」是王崇明的二 五台王家莊,王春明兄弟盡着地主之誼, 念起阿彌陀佛,認定是師傅暗中庇佑。天,又見失踪的三師弟班加也回來了,連忙 獅雕鑿的,栩栩如生,單是石座便有幾尺 息得患失,好容易等到日落,山上沒人 呼週到。第二天,各人便乘馬到五台白 「白鹿苑叢林」五個斗大金字,兩旁各 天池怪俠王雲龍等一行,不久已來到 座石獅子,是模仿北京天安門外的

> 前,打開一看,眼前露出一塊玉石,和青鍵門也斷了。天池忙當着宗流、靜因等面看那鐵匣時,外面已佈滿了銹蝕,加鎖的 穴裏掏出一個鐵匣子來,遞給天池。各人等心裏正在暗暗歉喜,史雲程已伸手到石 出雙臂,運出外勁,抱着石獅子撼了闷撼座,靜因等都站在一旁監視着。史實程伸 虚傳 暗吐舌,知道這個老師姑內勁厲害,名不置絲毫吻合,沒些痕跡。史雲程見了,暗 一抵一撥,很快的移到原位去,和原來位石獅身上,暗暗用力,那隻石獅給鐵禪杖 提起鐵禪杖,走到石座前,舉起禪杖抵着 這番功勞不小,快下來休息罷。」說了,回原位。只聽老尼靜因說道。「史老弟, 面上也露出欣慰的顏色,他正想把白腳移 喜得叫出聲來, 史雲程還站在石獅座上, 龍會保管的形狀大小都一樣,天池無摩着 子移開原位,底下露出一個石穴來。天池 ,漸漸移動。一會,那隻幾千斤重的石獅 • 額上血脈暴張。那石獅子給他出力搖擺

到羊皮套的圖記,是藏在落雁澗裏,其後說過的,當日凌空長老罪了十多名, 依着羊皮套的標誌撈取,又給史雲程先下 曉得性屬索驥,一向無人知道的世間實藏 便要露面 本文交代,這塊玉石就是本文開始就 ,當日废空長老猜了十多年,才想 ,一直藏在石獅子座下,如今始再 ,這時各人心裏都抱着無限希望

上英雄、紛紛先後來到五台王家莊、日有 瞬旦到了中秋節,小天池上聚義的俠 節夜,各俠土在慶空長老佛塔前 兄弟招待上山,大家聚在白鹿帶

給他問得默默無言 。還有八卦州幾個字,費人猜想。」宗流

一番商量,决定實地去察勘一番,再作打藏寶地方。」各人接受了他的意見,又經那天申時太陽照射竿影,投在之處,便是想那九九兩字,是指九月九日重陽登高, 說得有理,只見史雲程道。「各位,在下 那我就沒有登臨過了。」當下都認爲邯臺 是有一個女人峯嗎?我想坤是代表女性 算。 • 「師兄,五台山上除了丈人峯之外,不 能是個暗語。至於山上有沒有棋盤石 一會,邯曇驟有所觸,對王崇明說道

盤。衆人見了都歡喜非常,一算日子,離輕功,好容易抵達峯頂,經過了風雨剝蝕不牀,驟看似一張桌子,經過了風雨剝蝕不財,與不以一張桌子,經過了風雨剝蝕,是峭壁,尋常人不易攀上。王雲龍等展起 上了豎竿的穴口,各事準備得八九 上的基幹,又預先把女兒峯上的棋盤石 出地面部份二十九尺,下面要留些豎入地 重陽還有十幾日,忙返回白鹿苑裏,預備 日子也漸近了 切用具。王春明負責造一根木竿,要露 各俠士攀登了女兒峯,那峯

上,度過露出部份,剛是二十九尺。 陳興明等,攀到峯巓,把木竿植在棋盤石 靜因着王春明兄弟兩人帶着班 一早便飽餐,帶備乾糧,回到女兒峯下 到了九月九日 那日個個精神飽滿

,已是申

1_ (註) 右邊一行。 「坤山棋盤石上豎高竿

下邊一行。 「竿頭二十九九申時求

上邊一行。 左邊一行。 「州中坎巽地下出乾坤 「求得竿影處裏八卦州

<u>__</u>

__

連作次句第一字複讀一遍。 (註) 迴文詩讀時,是將前句末一字

L.,

四行,變成每行九個字了。」 』『求』『州』,必須重讀一次,才成爲 出乾』。其中四角的四個字··『坤』『竿 九九申時求得竿影處裏八卦州中坎巽地下 下去,便是「坤山棋盤石上豎高竿頭二十 個字,都是重讀的。如果把三十二字連念 宗流念完跟着說道:「這裏四角的

座衆人都恍然大悟,說道··「宗流大師猜文字,那就是··『坤山棋盤石,石上豎高文字,那就是··『坤山棋盤石,石上豎高字也要連接上句最後一字讀去,變成廻環字也要連接上句最後一字讀去,變成廻環 雙劍鳳、王崇明聽了都道••「每行九

」宗流便念下去道。• 求得竿影處,處裏八卦州; 坤山棋盤石,石上豎高竿; ,九九申時求;

的嶺上,那地是山腰裏一片斜坡,植满了到峯下,因爲日影斜射,竿影便投到遠遠刻時份。日光斜照山峯,那高竿的影也映 **竿影端點影落之處,正是山坡下** 松林。宗流、靜因領着各人,小心地察看 也好像生長有幾十年了 三五株一叢,不像是野生的,看看松齡 察竿影投在附近,這一帶都是疏落松樹 邯曇手捧地與羅盤, 看清了方位,又觀 的松樹間

從這目標掘下 ,,人 讀道。「三寨主的是神算無差,就是諸葛 會猜錯,如今主要是零出 三字,便是指這處的八卦形狀松林,定不 起,經過人工栽植的。我想詩句中八卦州 各植一株,這些都是照八卦形狀和方位種 圍望了一遍,才躍下來拉着宗流、 般,來回打圈子,一忽兒又扒到樹上 連植三行的;有的兩行夾着,中間左右 不是分佈成八卦形狀嗎?有些三株一列 ,說道••「兩位大師,你看這一帶松林 雙劍鳳在坡上兩頭奔跑,像一頭馬兒 王雲龍等都聽得眉飛色舞,喜得 便是乾坤所在了。 『坎巽』方位, 」靜因 靜因兩

亮復生,想也要向你這個女中豪傑低首呢

了崇明 這夜靜因把青龍會過往事蹟敍述,當時剪 後來接受青龍會北五省把舵,滴血盟誓, 小尼偃月又長了一歲,已是亭亭玉立,見 祭過史閣部的靈位, ,崇明回憶當日在這裏初見袁纖雲, ,只是羞人答答地,問候纖雲身體 在庵裏歇下 南山居士說道:「我

燭烹茶的情景,還在目前,可是自己依然 一介武夫,毫沒出息,不覺暗暗傷感

走。你今日可離開檀度庵,到東門外找 定不許結隊前往的。到會的都是單人行動 來這個秘密集會學動都異常慎密,並且規 五年一度南北武林人坐圈子的日子了,歷 來,對他說道••「王賢侄,後日晚上便是 麼動靜,照着口語和手勢答覆, 東南角的明孝陵墓道等着,如果聽到有什 家客寓住下,後日初更,你才好往紫金山 ,免受官府注意;因此老衲不能和你一道 到時我自會找到你。 一切聽從老尼指導,又把唇典口語緊記 第二朝,靜因老尼把崇明邀到方丈室 帶着阿丹離開檀度庵。 便有奇遇

向明孝陵走去。明孝陵是朱元璋的陵寢 在紫金山東南。

H94

測準, 前來, 然後找出坎巽一點。邯曇捧着羅盤,看淸前來,着把八卦方位照松林的分佈算準, 會已掘下地面數尺。 同時施工,翻土的翻土,移石的移石 ,即發令一齊動手掘下 離坤兌」八卦方位, 楚了松林的行列 雙劍鳳遜謝一回,立刻把邯囔主持喊 雙劍鳳又教把距離綫的中點量出來 ,先分別出「乾坎艮震巽 再把坎巽兩位的距離 移石的移石,一時鐵鋤鐵鍫,

青石底下巳露出了地穴。 尺寬闊。衆人把青石撬起,移到地面, 合力,果然發現了四塊青石,每塊有五六 青石塊移出來。」說畢,其他各人已齊手 頭觸到土裏,轟然一聲,露出青石,靜因 一刹間,十八位英雄無不舉手歡呼,原來 喜道•「這裏是石板了!快撥開泥土,把 孟彪手不停揮,幹得最起勁,突然鋤 這

燃起, 漆黑一片,王雲龍忙令把帶來的火藥串炮 深可七八尺,還有旁的地穴可通,隧道裏 開兩塊,細看地穴,是四面大石塊築成 **,泥土紛紛射高,濃烟紛紛衝出。各人有燃起,放到地穴裏,一時天崩地裂般响起** 王雲龍和靜因指揮各人,把靑石塊移

透空氣,都有一種地下沼氣留存 說道:-「凡是古墓地道,日久不 人這才知道放串炮的用意。 些不明白這一舉措的,雙劍鳳解 ,和煤氣中毒一般厲害的。」 ,人們吸入這種沼氣,便會量倒 衆

着一列烏漆漆的箱子,一數共是側邊,還有一處石築暗穴,橫放 走下地穴,燃起燭火,原來地道 過了一會,靜因才領着各人

的朋友來了。 之處。) 聽到的是秋虫唧唧,見到的是樹 月黑風高,伸手不見五指,耳畔 陵,東北面山坡便是明孝陵所在便有陵寢大道通往,先抵達中山 王崇明到了山上,這晚剛是

人跡,他記着靜因吩咐,並不遲疑,找了的平陽地,面前崛起一個小丘,也是四無無明轉過北面山坡,那處是四山環抱裝裏當堂响了胡哨一聲以後便聲息寂然。 **崇明展開夜視,看不出有人,記起靜因** 咐的唇典,便答道••「謁陵人到了。」草 贼道••「姓洪的手足轉到北面山坡來!」 頭頂,拍一聲打在草叢裏,微微聽見有人 行行間風吹草動,忽有一粒石子掠過

人影,他心裏甚是奇怪。

除了墓道的石人石馬之外,靜悄 影婆娑,直到了陵寢宮殿之前

跳 沒有人踪,好不奇怪。那晚又是朔日前後 連一聲草虫跳躍的微聲都可以聽出 音說道: 動,肩膊上突覺有人一拍,一種熟識的聲 沒有月色,天上佈滿烏雲,情景駭人。 ,忙的一滾窟開 **聲草虫跳躍的微聲都可以聽出,只是足等了一個更次,滿山靜寂如死,** 又過了半個更次,崇明還是伏着不敢 「你等得耐煩嗎?」 ,回頭看那人,却是老 崇明嚇得

一處草叢伏下

去。

尼靜因, 片火光,那火光明照得山形畢現。火光中 底,那小丘也有幾丈高。突然山後亮起 ,老尼伸手向面前小丘一指,崇明看不出 靜因敎他不要出聲,兩人一起伏下來 **青草,像一面鑊**

不知何時來到他的身後。

的箱子。便着各人拿大麻繩把箱子綑了箱子移動,覺得十分沉重,像是鑌鐵打 移出地穴,然後一一吊上地面 像是鑌鐵打造

却 此初時看不出 寶劍來, 是純金打造的箱子 般,輕輕便削去一角,露出閃閃黃金 王雲龍見鐵箱沉重,起了疑心 向箱子角上削去,那知像削朽木 ,外面加了黑漆, ,拔出 因

一衆英雄都呆了。王雲龍道。「其他的箱映着落日,目爲之眩,那珠光寶氣,看得看,箱裏全是珠寶翠玉,也有瑪瑙金剛, 便把八個箱子運到白鹿苑來。 煩 還須今夜立即處置好,遲了 子不用打開了,我們快些扛回白鹿苑去, 。」各人見寶物尋得,精神百倍 ,箱裏全是珠寶翠玉,也有瑪瑙金剛 靜因把一隻箱子的鎖子毀了 會惹來不少麻 ,打開 ,一會

來的,給李自成從陝西、河南攻入北京,專制皇帝和王公巨宦多年刮削民脂民膏得 文範圍,總之都是世上難得的珍寶,當日於八個黃金箱子裏載滿了什麼,這不是本 聽說少林寺的練武機關和打造兵器的費用 絲毫不取,留下來分給各地反清的組織; 可計算。這一宗財富,後來十八個俠士都 沿途刦掠,還有皇宮的珍寶,眞是價值無 都是由這筆寶藏的一小部所出 這裏關於發掘寶藏,巳吿一段落, 至

编黄武生巾,綴了丁片翠玉,屡帮是蘋果不過廿五六歲,身上一色杏黄短褂,頭戴生打扮的人走出來,這人英俊非凡,年紀 袁纖雲結爲夫婦。那日王家莊門前,停了 兩頭駿馬,鞍韁配得齊備,不久,一個武 到了第二年, 秋凉又過,王崇明巳和

男的、 不知從那裏來的。火光繼續亮着,照得整,這人出現得很快,差不多火光一亮,便一條黑影條的出現眼前,是一個高大人影 裝束不同,相同的便是眉宇間英氣勃勃 樹後和山石間出來。崇明看這一羣人,有 震山谷,這些人是從茂草裏站起,有些從 左右,湧現出百數十人來,舉臂歡呼,聲 同站起。說時遲,就在這一刹那間,前山 個小山明澈起來。靜因牽着崇明衣袖, 一看便知並非尋常之輩。 女的 僧道尼姑、 販夫走卒,每個

儀表非凡,如今比起來,却是自慚不及。 人,就是他自己,閒常也聽人說道,生就 明見過不少江湖豪俠,沒有一個比得上那 ,正是不怒而見威儀,不動而知武勇。崇 卅年紀,目若朗星,眉如丹鳳,神采照人舉臂站前來,崇明才看清楚這個人,未過 那一羣人歡呼雷動之後,嶺上那人也

集會的各派各系名字,人羣裏便有人應到都令人有欽佩的感覺。那時他正一一喊出那人站在丘上,發言清朗,擧手投足 的事, 到了「青龍會靜因」、 應聲,崇明才知道他們都來了。 王雲龍」、「青藏派宗流」 歲」歡呼聲。那人在火光中騰身便起,山一拱手,底下人羣又响了一片「當家的萬 應。這一個更次裏,都是南北武林人集會 。當喊到了「峨嵋派史雲程」、 條黑影在萬山叢嶺中,略一隱現,巳是消 後火光頓時熄滅。崇明窮目所視,只見 經過了種種決議,那個站在山上的人, 種種決議,那個站在山上的人,一不是本故事範圍,恕不贅述。他們 「陳家溝陳興明」時,崇明立刻答 「太極派五台王崇 ,人叢裏起了 一會已喊 「長白派

> 昂,英武中帶着文采,這人正是太極手王物。只見他的唇上長了小小鬚髭,儀表軒 是十分氣派 鵝黃絲穗垂在劍柄;腋下還掛上鑣囊,眞 明背着青龍劍,劍鞘是景泰藍燒青套的 崇明。隨着他身後的是隨從小厮「阿丹」 看打扮得出色行當,便知是個了不起的人 綠色,足登黑皮馬靴。正是未看其人,單 ,也騎了一匹駿馬,背着兵器行囊。王崇

那匹嘶風白馬便如飛而馳,累得阿丹在後 出到大門,叮嚀了珍重 不歇揮鞭,才趕得上 袁纖雲巳是少奶奶打扮了 ,崇明一拂馬韁 她送崇明

一年,王崇明記起老尼約會,因此帶着家明唯唯應諾,謹記心頭。光陰似箭,瞬又,全憑你們這一輩子繼承下去了。」王崇,全憑你們這一輩子繼承下去了。」王崇的上門屬無多,今後青龍會裏支持門面的之目已屬無多,今後青龍會裏支持門面的 後 僮阿丹啓程,向金陵進發。 前往參加武林人的明孝陵大會,你是青龍 節後,你記着到金陵來,到時我和你一起 有英雄夫婿了,難道要一輩子跟着我這師 尼約會的。靜因自去年來到五台掘出寶藏 **點驕縱氣,你要好好地遷就她,明年盂蘭** 姑嗎?」說了又對崇明說道: 依不捨,靜因笑道。「優孩子,你如今已 ,便返金陵檀度庵去,臨行時袁纖雲依 太極手王崇明這番前去,是應靜因老 「這孩子有

静。崇明拜見過靜因老尼,又到庵後石度庵在城外鷄鳴寺後坡的紫竹林,地方 更更正式 / Manager / 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裏,當他們族裏的酋長;陳興明在陳家溝和順治一起過日子;宗流也回到噶什部落也不再究旣往。九狐尾花自芳在碧雲洞裏 謝罪,孟葉身前有兒女孟彪和麗娜侍候, 程到昆明去,在蓮華僧和小巨無霸孟葉前敍起別後來。原來王雲龍巳踐言帶着史雲雲程,忙的上前見禮,幾個人一面走一面 語,崇明一望,正是天池怪俠王雲龍和史他一道下山,半路忽然有人在他們身後笑 光彩 人都有 重興太極本門拳技,不再幹綠林生涯,各 過些時 怪俠答道: 「說起這人便了不起,他是當 是什麼,比起你老人家來地位如何呢?」 誰個不佩服。」崇明又問道:「他的名字 今南北大俠中坐着天字第一把交椅的人 主持坐圈子的當家,是個什麼樣人。天池 然年紀還輕,但來頭很大,你在武林裏再 天池立刻應道••「老朽那裏比得上,他雖 王崇明這時熱血沸騰,雙目現出無限 一似心懷歡慰,興奮萬分。靜因和 ,自然曉得他的來歷。」說了已走 看安定的生活了 大家說聲後會,分道而別 。王崇明問及剛才

南山 隐伏

也隱居深山一時不問世事。 不出。天心怪俠王雲龍和史雲程兄弟兩 不出。天心怪俠王雲龍和史雲程兄弟兩人的日子裏,靜因老尼已回金陵檀度庵修煉 贏得江湖中人極端称讚,掛留齒頰。此後 絲毫無取,奉獻給當時的南北武林大會, 龍會中人 那時康熙皇帝登極巳有二十多年,青 ,自從把五台山的寶藏掘出後, 黄面客宗流巳

訓練,孟氏三英龍虎鳳偕同飛刀手洪成棟 劍鳳姻緣的伏筆,暫且不表。 孟嫦之後,便深印腦子裏,這時雖然返回 快的生活,那個陳家衛太極順的姪子陳興 隨無塵道人同返昆明大通寺,也過着很愉 **屢敗官軍。幹出許多事業,孟彪兄弟回去** 回到青海噶什部落裏,重興部落裏的發養 陳家構去,仍不時思念着,這是將來和雙 在黑山大寨操練人馬,檳極擴展,後來 ,他本是讀書人出身,自從見遐雙劍鳳

難得, 從此便和拉娜兩口子住在王家莊,跟着女 ,她從山東碧雲祠遠道到五台賀喜。確是狸花五娘,這時已用回花自芳的本來名字 裏許多朋友都到來吃喜酒,尤其是九尾狐 **皃和愛婿度日,拉娜巳生出第三個兒子** 一家喜氣洋洋, 不久崇明便和纖雲正式舉行婚禮。武林 太極手王崇明和哥哥春明,把袁無愁 經過幾天熱鬧,酒聞客散,食無愁 女兒袁纖雲等一家迎返王家莊去 不在話下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武林裏相貌奇偉的 也不知。怎麼便說得天上有地下無一般的 不相信,問崇明道。「弟弟,常言有歌, 他這樣好本領,也沒有比得上他那英爽的 又影當晚見到主持「坐圈子」的人・眞是 南北武林人聚會的經過向哥哥春明節出 和你的師傳宗流部我相貌生得英俊,可見是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從前靜因大師 厲害呢?」崇明應道: 「哥哥,我並沒有 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從來便沒見過有人像 王崇明從金陵回來後,他把這次參加 你的那了不起的英雄人物,連姓名 說了讚不絕口。王春明聽了·有些

了一聲,才分道走開。 大雁塔會齊龍,不要延到過午。」矮子應

人,進 己)女訪尋的人,但能見一下面也是好的。的,定然是個清高之士,這樣,雖不是自 那兩個官人的口風,他是隱居深山裏讀書 明此行原是要訪查那個南北武林人大會的 官人的訊話,愈聽愈增加他的好奇心,春王春明面向着邈外,凝神靜聽這兩個 塔會齊,於是會帳出了六朝居。 他主意巳定・記着兩個公人説後天到大雁 ,連當今皇帝也要聘他出來做大官, 如今聽說天下間又有這樣的一個異 聽

有千年歷史,王春明扮作一個脚夫。這天 見寺裏有個雜工出來僱用騾車,春明走前 市集,驟車馬匹,絡繹道上。他站了半朝 清早便走到大雁塔前等着,寺前是一個小 不久,便有兩個僧人走出來,穿了新的僧 探聽,說是要包到「子午鎭」去的,過了 矮,正是前天兩個官人的化裝,心裏也覺 衣僧帽。春明一眼望去,這兩僧人一高一 還沒見前天兩公人的面,正在納悶,忽 大雁塔是西安城外一座佛教建築,已

兩個官人在車裏打着盹,直到中午才抵子 了急步隨着跑-始終離開車子二三十丈。 打發先前的車夫走了。王春明曉得這處官 午鎮,這裏近着斜谷,山勢陡峻,小鎭面 官道走,車夫把驢子一路抽鞭,春明展開 乘六個人,包車的要付足了六個人的錢 道上的車子,是一站接一站的・每輛騾車 驟車開行了·春明跟在後面,車子沿 幾輛騾車,有幾家酒肆茶館。那兩 和尚・進到茶館裏打尖兒・

> 口賽喃喃地說道。「這人我一定要打探一奇怪不?」王春明聽了。也不再言,祇是 何况那晚我親眼看過他的武功和言語舉動 不能相提並論。你說這人不是了不母嗎? 天池總不該是二流的角色罷?可是他仍說 你想想,現在武林裏說到武技功夫和地位 來歷,就是他本人也難以相提並論,哥哥 我曾當面問過天池怪俠,他祗說那人大有那晚我見了他,自己便感到非常的渺小, ,確有一個令人見欽佩的莫名感覺,你語 會一次面,才相信你這樣說。」 祇是

立刻動了一個訪尋踪跡・結交武林朋友的 林大會的主持當家,是那樣出色的人物 流到週青梅一行,流車了數月才返回王家自去年隨各俠土破了貝爾池黑獄,便隨宗 動的人,而且志大言大,幹事有毅力,他 沒有他的份兒,現在聽崇明說起這次武 原來王春明年長幾歲,一向就是個愛

格上小心, 很容易通過 是 流武技,這番决定出遊,妻子濟氏是個深學成了八步趕蟬的絕頂輕功和靑藏派的一 明大義的女子,太極掌門又有他弟弟崇明 之地。卒給他如願地尋到了黃面客宗流 在咸陽古道上留下過不少足跡,踏遍秦隴 王春明是出慣了門的人,以往他曾經 心,王崇明知道哥哥性子。除通過祇有袁無愁和弟婦纖雲, 因此他提出了要旅行時, 自然

再前走,便得轉車。

十里,怎的便漫天索價?」那些車夫都聯們走不慣,這地方到終南山,最多不過八 十大錢。兩公人道··「老鄉·你不要欺我一聽,是包往終南山麓的·車夫要他們五 兩人走出來了,向騾車夫讓價。春明站前 眼却釘着兩個公人的舉動。才半炊時分, 作,矮的忙把他袖子一拉,制止着他不要 **| 与錢眼子大,就坐下來等等罷,一會客滿** 起來不肯减,還道。「兩位大師,你們看 道。 鎮上收購土藥的,老闆吩咐趕到終南山 揖。說道。「兩位高僧。巧極了,在下是 露出破綻。春明乘這時走上前對着兩人一 一半車貲罷。」兩人聽了互望了一眼,那樂材運返來,如果兩位不嫌,小的就出回鎮上收購土藥的,老闆吩咐趕到終南山把 氣先踏上車~,據了後座。那兩公人本是 邊車夫落得做成了這宗生意,便插口道.. 杂向前跑 不願,但眼前信勢不好推,只得走上前座 每人祇收十個大錢呢。」那高個子想發 怕晚上趕不上回來。」說了,老實不客 車夫也不理踩他們, 躍上御座口裏喊着 春明也歇在一家舖前,買碗酒喝,雙 一半車價。大家落得便宜。」春明也 裏說道: 「我們沒像那位老兄要趕時 「嗚啦嗚啦! 「小的實在要趕路呢,不想就延下去 只是出家人付不上偌大車費便了 出家人方便爲懷,那位老兄母願 一路顛顛簸簸往終南山進發 一兩匹騾子立刻直着耳

明

• 距離長安古都不過百餘里,古來便有不 是秦隴的名山勝地,世稱秦嶺

> 備了馬匹行賽,送哥哥登程上道。 把行踪隨時托人帶信通知外,便吩咐家人

繳鞋,也要認識到這人廬山面目,結交一」王春明路上自己打量,終於認定了路破 武林人當中,先推出了五位武林前輩,這不是輕易做得到。推選的手續。是在上次 洛陽, 樣的慎密選出·難道會是個尋常人物嗎? 月光陰,這期間也會過了一些江湖朋友 關中要道,人烟稠密,商旅輻輳,瞬已數 有武技防身,人生旅行,是何等賞心樂事 人敬重的,再由這五人經過兩年多的商量 五位都是各帮會和各派的高手,受到江 期由下次主人來决定。至於主持的當家, 境界。沿途飽簡風景·好在腰纏豐足· 倪。他也沒帶隨從,輕裘駿馬,從五台直 朋友,祇要探問一聲,多少總獲得一些端 南至青海一帶,秦隴道上,沿途都有武林 尋武林人大會的當家英雄的,他在山西 -他這次走的都是官道,循西前進,經過 下太原,到了黄河沿岸,已是河南的孟津 任何人不能反對,祗有服你領導,像這 負賣聘請下次聚會的當家,一經聘定了 王春明這番話不是毫無目的地, 澠池,直趨陝西,所過的盡是古來 又 湖

山峻嶺不同。且說王春明在騾車裏,見兩絕勝,有山水田疇,茅舍村落,和別的高口,這地方情趣正和詩中一般。山裏風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兩句傳誦人 公人不久又打起盹來,心想要戲弄他們 天天一樣呀,沒好孰的。」春明道:「大 果聽聽好嗎?」那高個子又狠狠地瞪他一 里才到終南山喲,沒個聊賴,大師說個因 了他一眼,春明又道:「大師,還有幾十 途崎嶇,不要掉下去。」兩人回過頭來瞪 啊。」春明在後掩着口笑,又問道:「大 有說:因因果果,有好姻緣便會停個好果 是今天才穿上的 你們頂上刮得光亮地,還有僧衣僧帽都像 師,你們都是昨天出家! 你知道老爺子手段。」 是盤算着:「你這兩個狗東西 怎能不穿得鮮明些?」說完這回索性連頭 似欲有所動作,矮的把他一攔,答春明道 也不掉過來,春明不好意思再問 。便道…「大師,你們打坐呀,這處道 瞪得更兇,狠狠道。「你說什麼?」 「你好沒搭訕啊,我們要到南山化緣。 」矮的忙改口道··「是是,觀音菩薩 在下說的不是烟火啊!是報應的因果 矮的脫口應道:「我們寺裏『烟火』 「在下說兩位昨天剃度出家啊! 。」高個子 」高個子回頭火 馬上站起來, ・一會兒教 心裏祗 春 看

師,

見機行事。 知道還要再走十幾里才到 「我定要先這兩個東西走,才能 終南山 嗚啦嗚啦」的叱着騾子 」便教車夫停下來,說。「我 就在面前 登山石道 春明一 日 車

番·才不枉自己是個太極和靑藏派的傳人

理,一個這樣的書獃子,也值傳一次兩次來了,守備大人偏找這些捕風捉影的事來 個子的道:「這個苦差又落到我兄弟身上談起了上來,其中一個五短身材的對那高,身上都是皂役裝束,他們要了酒食,便 ,喝着了高粱酒,只見匆匆進來了兩個人在一間名叫六朝居的酒家,佔了一副座頭 派人去釘他?」 街上閒逛, 王春明到西安住下兩天。每日裏都到 看看有什麽熟人遇到,這天他

書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是當今天下商才昨天府裏師爺對我漏出一點口風,為那讀 從這讀書人身上打什麼主意罷。」 經派過欽差前去,他也避不肯見,怕又要 **呢,這次臨潼守備大人奉的是皇上密旨** 只是不肯出來做官,皇帝老頭兒從前會 那高個子答道。「老大,你有斯不知

這眞是有點難辦,大人又不准我們去驚動 前番在山裏半個多月,連他的影子也見不 那就算皇帝老子親去一趟,又有何妨?」 如果這讀書人眞的像孔明隱居草廬一般 他,只是釘他一下行動,這有什麼好處? ,這次定要扮個什麼期色前往,希望有 他的同件答道。「不要多許了,我們 那叫老大的聽了嘆了一 聲,才道。「

夫笑嘻嘻的謝了。春明又向兩公人道·· 大師,你們上山化緣嗎?一會兒再見吧! 」那兩個東西巴不得他快走,連眼也不瞅 他一瞅。 春明等車子走過了 · 才展起輕功

道。「多出來的給您老買碗酒喝罷!」」一邊掏出錢串,數了三十個大讀給車

門壽只 뾻彥銜子道: 「就是道樣,後天在麽。一會,那兩個公人雕座會帳了,臨出細聲商量,王崇明在旁巳聽不到他們訥什

跟着向店二小要了兩盤饅頭・一邊吃一邊 受不了呢?」這兩人學起杯來一飲而盡,

明暗暗的贊賞風景,怪不傳騷人雅上,要茅舍,縷縷炊烟,附近便有幾條村落。春 平陽,從峽谷流出一條溪水,聚成小湖間道飛也似的攀到山上。半山裏却是一 小量在那裏舞弄竹枝,大家合唱着一首歌聲,娓娓動聽。原來溪邊林下,有幾 歌聲,娓娓動聽。原來溪邊林下,有幾個擇逼處做個讀書修養之所。忽然遠遠傳來 明暗暗的贊賞風景,怪不傳騷人雅 兩岸山 間佈滿了田疇,阡陌 聚成小湖

拘亦無束、公鄉視等閒一雕任縱橫;山高龍虎臥, 一終南 9 風淸劍客來;無 周圍五百里,秦

這首詩末必是三家村學究說得出的,侍我 兒是誰教你的?」那孩子把手指着澗邊 王春明艶了・暗道・ 問 。」便走上前・站着拍手 「那先生教我們的 好大的口 氣

童所指的地方,都是竹林,掩映出竹籬茅 舍,他對小童笑着點點頭便走開了。 上常常和我們一道兒玩呢! □ 春明望望小

高士了,趁現時還早,前去看看,有機會 横過,才到籬門,真是清幽絕俗。 在水裏游着。 淙淙地流着, 時便對他通知一聲,好使他知道官裏派人 在林裏曲折地流到茅舍面前,一度板橋 春明想道。「孩子說的先生就是那個 一面向竹林走去。沿途澗水 他走進竹林,又有幾條小澗 岸上綠草如茵,有幾隻鵝兒

下前來?」那垂髫小童笑道:「我家先生 一邊說一邊把春明迎過小橋,進入籬門 童一邊說一邊把春明迎過小橋,進入籬門 童一邊說一邊把春明迎過小橋,進入籬門 童一邊說一邊把春明迎過小橋,進入籬門 迎上前來說道:「王公子,我家先生有請 道:「小哥,你家先生高姓?怎麽曉得在 **卜先知?**怎麼連我的姓名也能道出?」便 二三歲,在籬邊站着,見春明走近,立刻 又有兩道溪水從屋旁流出 - 一片淙淙 春明嚇的一跳,心想:「難道他會未 遠遠地看到一個垂髫小童,年紀約十 園裏蒔花植木,石枱石椅, 不愧是

英風凌霄漢。劍氣吞斗牛。」心想這先生面開着窻子,映入園裏景色,正間窻明几面開着窻子,映入園裏景色,正間窻明几 劉魔,童子已獻上茶來,說道:「公子請古琴,壁上還懸了一口青銅劍。春明顧得 好大的語氣啊。又看屋裏放着了 高人靜養之處 ,一面七絃

發出,繼續吟出下兩句道。「何處嘉賓來幾十丈。一瞬又聽到聲音已在屋後樹叢裏到屋後危崖,這處亂石嵯峨,離屋頂還有只聽了這兩句,那人巳飄下峯來,落 生回來了! 聲, 童子仰起首來望着巖頂, 說道: 「先 拿起竹帚把殘葉掃去。 家先生也是不見的。」說了便走到門外 ?這已是慣的呢,就是皇帝欽差到來,我 呢?山下來了兩個公人,就會到來找他的 坐。」春明問道:「你家先生幾時才回來 輕功不凡,耳畔巳聽到了吟哦的聲音: 躍,身形來得十分迅速。心裏正暗贊這人 是個穿了白袍的人,正展開輕功在林裏縱 西 筝頂危崖、松林如 。」那童子奠不關心地應道。「公人來了 歸來呼 ,直飄下來。春明練過了 春明見他這樣說,也站到庭前 不上半炊時分,嶺上微微傳來一陣風 海,遠處有一點白色東 眼目 9

巳看出

,只見

「王公子久候了,恕山人無禮。一辈月,柄白紙扇。見了春明,舉袖一揖,答道。 柄白紙扇。見了春明,舉袖一揖,答道。 不身上寬袍大袖,足下白襪雲鞋,手執一 **布衣·對着客人,若無其事。** 一說了便將外衣卸去,裏面只穿了犢鼻褌 眼前即時出現了出,繼續吟出下兩句 一個袍袖飄飄的

再有別人在江湖上叫得响的。」南山居土承受了法洪的衣砵,至今崆峒派中,未聞法洪』學大擒拿掌法,後來才皈依空門,法洪』學大擒拿掌法,後來才皈依空門, 曉得另有出色的人物;至若崆峒派中,舍黄梅居士就是達摩一派的傳人,此外便不習的是達摩祖師傳下來的一種拳技,以往 子邦复舌 不一人不വ出上叫得响的。 事變幻無常,就是武林當中,也出了不少的一派人罷了。如今這幾十年間,不只世子出身太極家庭,所知的只是接近青龍會 四豪傑-子那裹話!你說的幾個人,和現在眞正的把酒杯重重地在桌子上一放,說道。「公 少林兩字,聽說是嵩山的一所寺院,僧人 明平日本有所聞·但故作不解·說道·· 小覷了 少林和崆峒的高手 知道邇來崛起的少林和崆峒兩派麽?」春 傑出人物,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公子可 公子請恕失言! ,其實他們的本領,那及得當今天下 皆年的黄梅,及令弟師傅凌空長老 崆峒的高∓,還差得<u></u>基遠。不是我 」說了大笑・ 又道: 多了

旁不少客商停下來,兩邊有茶館客寓,都峙,形勢險峻。那藍橋鎭是個小站頭,道

得沒有酒客,兩人踞了臨街座頭,相對把着懲子。望到鎮上來往行人,這時樓裏靜。他們找了一家雅潔的座頭。樓裏四面開

高高挑起酒帘,有幾家酒樓,陳設也不俗轉過一條街道,那裏漸近鎭的盡頭,面前

。南山居土緩下步來·領着春明

鎮,遠望藍關,在沉沉暮靄之下

兩山對

到他的面色。兩人風馳電掣,已奔到藍橋 似是嫉忌春明一般,可是春明在前,看不 上微露驚訝之色,眼睛盯着他的背形, 的八步趕蟬滑行功夫,端的世間少見。

居土料不到春明的輕功這樣超卓,

又 面 生絕技展起。足下一飄一滑,像蜻蜓點水

一霎間已追過南山居土身旁,這青藏派

土施出的是「草上飛」小輕功,於是把平幾起幾落,帶着風聲,春明一看,曉得居

沿危崖峭壁前進,但見衣帶飄揚,脚下一,南山居士見他已上懸崖,便一揮衣袖

扎堪布」番僧炔鬥,連危崖也崩陷了,卒,昔年在麥積山,親眼看到師傅和「明和 歸正了 • 還有天池怪俠王雲龍,青龍會掌 服。當下 及,還說黃梅和凌空兩人,和他所說 認是高出人一等的。而今南山居土竟沒提 林崆峒雨派英雄,相差甚遠,怎的能够心 ,雖然以往是個黑獄頭子,但現在已改邪 王春明平日是艰敬重他的師傅宗流的請恕失言!」 提起酒壺,向南山面前斟滿一杯 ,論到武功一 。此外他對史雲程也十分傾佩 道,武林裏都公

籍此一探居士的,春明酒品

,春明酒量本不强,心裹暗喜正可,談與很濃,對當今武林英雄,都山居土似乎有點心事,他一杯一杯

武術名手提出,互比短長,南山吃了幾盅的當家英雄,是否曉得。於是故意把各派籍此一探居土的口氣,看他對武林人大會

氣,看他對武林人大會

更是滔滔不絕。兩人踞座樓頭,煮酒論

也是快事。春明問道••

「在下平日

領不凡 展輕功,從嶺上下來,迅疾如風,曉得本 武功,已是少人習得,如今見這先生之技 像鵝毛飄水,池上浮萍,這類急縱滑行的 流練就八步趕蟬絕技,說到輕功本領,也 躺下竹榻來,和南山居土敍話。 骸,自不經啻。他本是脚夫打扮,也解衣 , 竟和他不分軒輊, ,因此心裏欽佩,對先生的一點放浪形 王春明剛才親眼看到這個南山居土施 。論他本人,早年前從過黃面客宗 俗語所謂識英雄重英

在江湖中闖了多年,見聞還是不够。當下一些不知,不覺面上慚愧起來,暗念自己也很清楚。但春明對這個先生的身世,竟熟一般,就是靑龍會和關外英雄的行動, 紀,也不過長公子幾歲,但平日對武林中「以往只聞大名,實在未曾會過,山人年尼的面嗎?」南山居土微微一笑,答道: 稔熟,那末,先生也曾見過先父和靜因老問道: 「先生,你對青龍會內裏情形這樣 經驗的人,便不再探詢先生的姓名來歷。公子原諒,不必問及。」春明是個處世有把身世道出,內裏自有難言之隱,這點請 我祇有避匿不見,同時我對任何人也不願將來和你的師傅噶什土司很有關係,所以 不見, 雲程,我早年時和他很是接近,只是多年各派名手,耳熟能詳,就是峨嵋派大師史 還有一件重任要我去幹,如果我答應了 」先生應道··「朝裏不祇派人到來相請, 怎麼朝裏幾次派人相邀,也無心仕進呢? 隱居這地。便問道。「以先生文武全才, 料這居土定是出身貴族家庭,中年才 如今他也不會記憶我了。」春明聽 居土對王春明的來歷,似很是稔

,天下武林英雄都另眼相看。公子恕山人得做湖海英雄,眼光就須放遠一點,山人得做湖海英雄,眼光就須放遠一點,山人們不是文武全材,就是義薄雲天,幹的他們不是文武全材,就是義薄雲天,幹的他們不是文武全村,就是義薄雲天,幹的 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能人所不能,所以 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能人所不能,所以 人怎敢說令先君雲中劍老爺說的有錯?須忿不服的樣子,便柔聲答道:「公子,山啟光也有差嗎?」南山居土見春明有點忿 客,是行踪飄忽的奇俠,如今這兩個人 客,是行踪飄忽的奇俠,如今這兩個人,民崇拜的偶像;另一個是咸陽道上的黃面 父遣晚生出外求師,就說過當今武林高手生莫測高深。若論天下奇能俠士,當初先 傅,怎的都未見先生提及?難道先父當日 都已先後見過面,其中一個還是晚生的師 是戴刦官軍或幹着一帮頭領那樣平凡,就大胆的說,他們能得到豪傑的稱呼,决不 ,都知道關外有個天池怪俠是滿洲地面人 頭六臂! 起,說道…「晚生酒多了,先生談的當今方之雄和俠盜,心裏更不快。於是拂袖而 見他愈說愈不對,竟指天池、宗流等是一方一地之雄,或是俠盜之流罷了。」春明 能稱得上天下英雄豪傑・他們充其量是一 扯着他的袖子說道:「公子少留, 教晚生前往一會,看看他們究竟是否有三 海內四豪傑, 實在是酒後失言, ·」南山居士見春明動氣,忙起來 也能把一些端倪見告嗎?好 還望饒恕。」

因此未能做到一個 也感到春明涵養未深。 自屬無多,又正當血氣方剛之年 「忍」字。 作書人寫到這裏,

> 意, 把行踪洩漏,請早些避開,否則計算行程釘先生的梢,因此趕來通知,先生如不顧來,是探到臨潼守備,派有兩名幹捕前來 ?」春明不禁駭然,心裏更佩服這先生的 六朝居聽到消息,然後趕來,我說得對嗎 居土大笑而起,說道··「感謝公子一番美 此行動機,便對居土說道。「晚輩這次前 但剛才聽到居土說過朝裏派人相請,想起 那兩個魔爪今兒晚上就來到山裏了。 人對這事早就得知,那天公子就在

· 「趁這日落西山時分,我們且到藍關一青鋼劍,懸在背後,他牽着春明的手說道南山居土突把衣服穿上,從壁間取下預知,以爲他是有未卜先知之術。 衣襟,說了聲。「奉陪。」便一起出了茅怕見到那些公人,也是實話。」當下略整 來,令人不快。」原來藍關就在終南山 生大概是要試一下自己的功夫,同時他說 便是藍關。韓愈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 東北數十里之處,先到藍橋鎭,再行幾里 行,看看景色,也免得那帝王的獵狗摸到 ,描寫的就是這地。春明一想:「這先 麓

已提氣上升,展出「一簣冲霄」,一縱便輕功,便有了基礎。閒言少敍,這時春明動,如是兩年,後來跟宗流練成八步趕蟬 對他招手。春明以往在綿嶺煉丹田吐納,縱起,身子直冲,一瞬已站到懸崖上面, 面前吊着一個歲胆,運用丹田呼吸把它吹 見赤眉,有 明和番僧」挫倒,只着春明暫時往綿嶺拜 南山居土引春明轉過坡後,立刻平地 朝日出時在峯頂青石上打坐, 得,那時他師傅宗流麗沒把

氣了,南山說的話他自然不會放在心裏, 。不無錯過了時機。那時春明已是一肚子 。不無錯過了時機。那時春明已是一肚子 兩人煮酒論英雄也就此告一段落

小丫頭,提了雀籠燈,年約十四五歲。居樓前輕輕扣門,內裏有人應擘,出來一個鎭頭,便是一帶民居,南山居土走到一所且子多,正是何處不留過足跡。他們出了 士問道: 山居士忽有所觸地說道。「公子, ,丫頭倒上茶來。南山居士引姑娘見過春偕同貴客來,怎不早些通報。」一面讓坐見了兩人,深深道個萬福,說道:•「八爺 好會弄牙齒。」說了踏入前堂、直登樓上多日未見呢!」居士笑道、「姑娘兒,你 姑娘好幾天沒出外了,正說着八爺爲什麽 那丫頭呀的一聲,應道;「原來是八爺 ,這處藍橋鎭的客寓想都客滿,讓我帶你山居土忽有所觸地說道:「公子,夜深了 薄施脂粉,長裙掃地,也生得眉目娟好。 。春明跟在後面,見樓裏走出一個女子, 的是個義烈女子。」春明初時以爲賽玉霜 給主人逼害, 春明道。「她就是京裏唱大鼓的賽玉霜 眼,見她舉止大方,眉目間帶點正氣, 到這裏來·當下聽說,又打量了 不過是個風塵女子,有些怪南山 一位師叔把她救出來, 一處地方,開開眼界。」春明走江湖的 他們會過帳下樓,已是三更天氣。南 「蝶兒,你家姑娘在家裏嗎?」 「這位是五台王公子 幾乎沒了性命,去年得我的 但她所愛的人却被 ,一又對 賽玉霜幾 端

土破黑獄,看到了天池怪俠和史雲程的 功,又開一次眼界,相信世間像他兩人的

恐是無多。」那知南山答道:「公

多是一些父執之輩,前次隨同各俠

了三叩起來。 知賽玉霜拉住他道:「公子不要管他們的霎間便消失所在。春明本待追出一看,那

恐損了他的自尊心,也不再說。 句話,分明教秦百七天人子了。姨太替少爺備辦,好得專心功課。」這有什麽需要的話,可告訴小婢,侍稟公 娘關心,只是向來甚少求人相助。」翠蓮 設法,百先豈不明白?便答道。「難得姑 ,分明教秦百先要人帮助時,她願意 侍禀知三

點回來。 我順帶果盒前去問候他家老人吧・記着快 百先讓她進屋,翠蓮一望,廊下放着了 姨太親戚,心襄怪老師怎麽不差三姨太的師差她把課卷送給秦百先,四姨太見是三 說出,翠蓮回到上房,又對四姨太說,老東直門外第幾條胡同?」老儒把案宅地址 了,眉兒一皺,便對老儒說:「三姨太也上街賣了,賺幾個錢來醫老父。」翠蓮聽 壁的豆腐老頭兒,早上給他一桶豆漿,挑 是知道的,便對翠蓮說道。「圓難爲這後 古老的屋子, 丫鬟去,只 想差小婢問候秦少爺,祇忘記了他住的是 翠蓮多日未見百先上課,心裏惦念,忍不 父病倒,百先禀過老師, 住偷偷地向老儒詢問。那老儒對百先家境 1老的屋子,門前一塊竹壁,兩邊牆垣都2一大段路。翠蓮找了一會,才見到一間來工老爺府上在西單牌樓,往東直門要來工老爺府上在西單牌樓,往東直門要 失了我的體面,究竟是一門親戚,你替養去,只得吩咐道:「你不能這樣便去 見翠蓮,似乎有點錯愕。翠蓮忙說是 一些東西,用毛帕裹了,來到秦家。來。」翠蓮自是心喜,她私下裏拿了 ,他的老父病了沒錢請大夫,便央隔 到了老儒病好了,便輪到秦百先的老 。扣了兩下,出來的就是秦百先 回家親侍湯藥。

> 到滿清一朝絕大的秘密。 見面,會令他夢想不到的波譎雲詭竟關係 王春明自此和南山居土一划,至將來再次 够朋友,便取消了這念頭,此後有分先 躡踪下去,給南山先生知道,會說自己不 想釘一下兩人的梢子,怎知給賽玉霜一欄 才縱起輕功,比南山居土還來得敏捷,本 在這短短的一瞥間,覺得黑衣人的舉動身 事,跟去無益。」這一阻已是遲了 又聽她說出「跟去無益」幾個字,自念 ,好似見過的,一時又想不起。看他剛 。春明

Ü 竟以這重任相託, 是片面之交,對他的來歷也未清楚,如今 果然把出事起因,從頭細訴一遍。 自無反悔 · 但姑娘也須把你的遭遇詳細道 事詳細說出來,看看其中有沒有隱藏之處 玉霜着蝶兒重整杯盤,和春明對酌。春明 。」於是對玉霜道…「在下和南山先生也 ,好教在下把握得一點頭緒。」賽玉霜 定有原因,何不着賽玉霜把她在京裏的 想••「南山居土把這個責任付在我身上 這時屋裏只剩了春明和賽玉霜兩人, 剛才我既然答允相助•

是害人的事,定盡棉力。」玉霜這才叩

飲吹, 傳家的 多侍婢 平日治 三個兒子 西面 平日見了她,已是生螆貓入眼,無奈四的丫頭,生得容貌出衆。家襄三個少爺侍婢,內裹有一個叫翠蓮的四妾房中服 的道學先生,家裏有一妻四妾,生了土人名叫丁建,是個世代書香,詩禮 原來賽玉霜是京裏大戶人家的侍女, 沒一件不精。丁老爺府中, 家很嚴, 前,做出規行矩步,背地裏却嫖賭 很嚴,但他那三個兒子,對着老,都是讀書不成的東西。丁老爺 蓄了很 對着老

> 他們祇有等侍時機 妾最得丁老爺寵愛,因此祇有背地裏遇着 出些言語挑逗·都給翠蓮回了白眼

老儒看重,時常留他在書齋裏指點功課。 他幾個富家兒借讀書出來混的不同,很得 個老父,家境寒微,百先聰明勤奮,和其 講,有時把課卷給業師批改。 **倘宿儒替他們點睛,因此便着到丁府來聽** ,那秦百先是個好學的青年,家裏祇得一 • 家窮請不到業師,也每日到丁家來聽講 。內裏有一個秦百先·是三妾的遠房親戚 ,從此便有一班青年人聚在一處切磋學藝 丁家有些親戚知道了,都想自己兒子有

所以才留在書房裏。膳,料是家裏貧窮,沒像人家一日三 久了,見這青年日不斜視, 才敢取些來吃。翠蓮初時也不在意,日子 。又見這青年到放午時候,還沒回家用午 ·見了她總是目不轉腈 · 有些更入以游詞 茶點,這少年都不敢坐,只是埋頭做功課 老儒在書齋裏,有時老儒要他一同坐下用 房,都見一個穿着藍布大衣的青年, 之後,才收拾回到上房。翠蓮每次來到書 便輪到她捧點心盒出書齋,侍候老師用過 用心教導。四妾的婢女翠蓮,每隔三天, 樂得做些人情,希冀西賓特別對自己兒子 ,老儒有時與得多了,要侍老師離座,他 流供奉西賓點心小食,那幾位姨太太,也 個妾侍各生了一個兒子,丁老爺着她們輪 ,每日茶飯點心,十分在意, 不同別個生徒 丁老爺的三 陪着

只穿一襲藍斜大衣,遇到大雪天時,手是三姨太的遠房姪子。秦百先不論雯暑

宿儒到府裏來,數三位公子學習八股文章丁老爺爲着兒子考科學,便聘了一個 丁老爺爲着兒子考科學, 丁家書房裏

往時富有人家管侍西賓,很是敬重的

免生了同情心,當下便道。「秦少爺以後老多病。」翠蓮見他說時,聲音低沉,不去世了,家裏只得嚴親在堂,但不幸又年去世了,家裏只得嚴親在堂,但不幸又年 太太都好?」百先答道:「家慈早年不幸 在東直門外。」翠蓮又道。「府上老太爺 爺府上住在那裏?」百先應道:「寒舍就 才看清楚她的輪廓,鵝蛋臉兒, 雙瞳剪水 都來侍候老師,沒見過那個同窻書友到來 少爺有沒有到過,秦百先說,他一天到晚候,這是兩人第二次交談。翠蓮一問幾位 過了,這天翠蓮奉了四姨太之命,携了些貧民窟,只在外面空逛一趟,回來便說去 問候,那知幾位少爺嫌老儒住的是龍鬚構 來,說聲多謝。 戒口茶食問候老儒,見到秦百先在屋裏侍 己家養病。丁老爺吩咐幾個兒子先到寓裏 見翠蓮擺開點心,請他下箸,只得說道。 裏休息,兩人這才作第一次交談。秦百先 點到書房裏,見到秦百先, 剛巧老儒生病了幾天,翠蓮照常爰午足便冷得紅漲起來,翠蓮也看在眼裏。 ,翠蓮也不出聲。秦百先這時見到翠蓮, 見翠蓮粉頰飛紅,儀容艷麗,立刻低下頭 罷,一會兒我再到來把盒子收去。」百先 爺,先生想不會用的了,少爺就留下來吃 。」翠蓮不覺走近一步,細聲道•「秦少「多謝姑娘了,老師未用,小生不敢先嘗 舉止端莊,兩人四目交投,翠蓮不覺紅 過了兩天,老儒的病還沒好, 俯下頭來。一會才問道:「秦少 才知老儒在廂

回到自

不要給兒女私情,誤了上進之心。 已,怎的不深深爱上。那個宿儒却也看起,怎的不深深爱上。那個宿儒却也看起 ,怎的不深深愛上。那個宿儒却也看在,感情日進。秦百先見翠蓮是個紅顏知

免生了同情心,當下便道··「秦少爺以老多病。」翠蓮見他說時,聲音低沉,

來,嘆了一聲說道:「姑娘・誰叫自己家來,嘆了一聲說道:「姑娘・誰叫自己家來,嘆了一聲說道:「姑娘・誰叫自己家來,嘆了一聲說道:「姑娘・誰叫自己家 ,惟有奮力上進,希望有出頭之日。」自己也有大人。」秦百先答道。「小子本來不敢作這非人之想,無奈紅顏知己,自己也實在愛她份之想,無奈紅顏知己,自己也實在愛她份之想,無奈紅顏知己,自己也實在愛她問百先是那裏的姑娘,百先率直的說了, ,老頭兒借了一點錢給他,又教他挑了一知道。這次百先的父親病了,沒錢請大夫的活,老頭兒也說些江湖裏奇聞怪事給他 來過兩三次,有一次給老頭兒看到了,便担豆漿,早上到東直門外賣去。後來翠蓮 爺的同僚親友,都到來府裏道喜,就中 先在丁府搭課,不能不往賀喜。這天丁老 自持,也沒提過婚嫁之約。瞬又過了一 先便到隔壁去,有時替老頭幹點挑水推磨 悉起來了,知道老頭單人一身。有暇時百 混成一片。日久百先和那豆腐老頭兒也熟 一位和丁老爺同科的舉人,是個滿口 ,那天丁老爺六十大壽,賓客盈門。秦百 此百先和翠蓮兩心相印,只是大家都以禮 到豆腐店的磨聲咿啞發响,和他讀書聲音 十年紀的老頭兒。百先每日五更早起便聽 豆腐店是一間破屋,賣豆腐的是個上了 秦百先住處隔壁,是一家豆腐店, ,腦子裏有的就是封建思想的道學先

番才告別出門,自此兩人情感更是接近不過,便到屋角去煎藥,翠蓮給他收拾

道。「老師在廳裏陪着丁世伯說話,着我 望蓮看看前後沒人,便跟他進書齋。召先 道。「你怎的出得來?」翠蓮道。「四姨 在正打着葉子。一時不會喚我的,你可知 太正打着葉子。一時不會喚我的,你可知 太正打着葉子。一時不會喚我的,你可知 太正打着葉子。一時不會喚我的,你可知 太正打着葉子。一時不會喚我的,你可知 便見百先忽忽走來,翠蓮一把將他拉住直會躲在臥廂裏的。當她轉身出到院子 想大廳上還有些人客未散,老儒要替丁老 桌上課卷拿在手裏,便說:「我先走一步 懷裏,不想拿出來抹汚了呢。 說道·「少爺這麼忽促幹什麼?」 先縫好了一 休息。也是合該有事,翠蓮這天剛替秦百 得有點酒意,便摸進臥廂躺下來, 爺在那裏招侍。康直在室裏等了一會,覺 罷,你出時不要給人看到。」翠蓮應了 找百先,一看書齋裹沒人,她不知那個 便到老儒的書齋來,想借勢歇一下 看書齋裏沒人,她不知那個康雙布襪子放在衣袖裏到書房來 」百先巳把 百先應 閤 着 眼

的病延下去嗎?」百先聽了,眼邊紅潤起少爺兌不起那貴重的樂,難道眼看老人家

還敢去求人家?」翠蓮道:「那麽,如今這次着我前往丁家搭課,已是領情,怎的

吉林抄參和安南清花桂呢一 怎麼不向三姨太說一

一百先答道:

「家父一生耿介,沒有向富貴親友求助

用西黨參來代替。」翠蓮便道: 「秦少爺 藥方,內裏有人參玉桂,沒兌得上,只得

聲·丁府裏就藏有正

,服過了幾貼藥,仍是不見效。大夫開的

百先院.

先説:「老人家患的是乾喰和氣喘堂,擺開了果盒,問過了老太爺的

會教兒子未娶妻先立妾的,不如讓我略施 骨子裏實是卑汚無恥,當下他便有了主意 鴻一般出書齋去了;康直滿口仁義道德, 不禁魂飛魄奪。心想剛才的少爺定是丁建 燈下站着一個婢女,出落得如仙子下凡 臥廂聽到了,這時他躡足從窻隙外望,見 ,細想: 「這樣一個美人兒,丁老爺决不 聲,兩人便分手。 怎知百先和翠蓮談的話,都給康直在 來這裏私會。這時翠蓮巳翩若驚

年 小計,弄到上手,也不枉人生一世呢。」

隔幾天,

秦百先只得收下

,秦百先也到丁府裏聽老師授課,翠蓮每

暗地裏和百先談

人參玉桂是三姨太送來,

退回便是不敬,

東西,請大夫把老太爺醫好要緊;又說那

無奈翠蓮百般解慰,說碎銀金釵都是她的先本想連先前的金釵也不受,交回翠蓮,

帶了些人參玉桂,說是三姨太贈送的

百

自此翠蓮兩三日便借故到秦家來,



垂青眼

的走了 才的盲從而懺悔,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痛管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仍然爲着方 苦,冼又寒說完了這句話,竟自頭也不回

失之後,他才嘆息了一聲。 乎有些依戀,可是他並沒有追上去,叫了 聲師父,直到血魔冼又寒的影子完全消 他痴痴的看着師父的背影,心中又似

屍之前,低頭看着那無辜死在自己掌下的 農人,心中湧出了無比的慘痛和懊悔。 突然他像發瘋了也似,撲到了那具死 他注視了良久,才慢慢的嘆息了一聲

跳,他抖索的想道:「啊!我真的追憶着方才自己凶殘的舉動,不覺

離了他,又有什麼可以值得依戀的呢?我 一個怪癖可怕的人物,我如今僥倖可以脫是變了……變了……而冼又寒果真是這麼 還不快些的走,還等些什麼東西?」

冼又寒生出事端,所以他居然捨下房中的 衣物,逕自頭也不回的就往山下行去了 想着條地轉過了身,唯恐回去又遇到 傍晚的時分,他已遠離了這座山嶺,

來到了一處叫做「豐城」的鎮街之上。在 一處客棧歇了下來,他睡在硬帮帮的牀板 ,想到了這六年來的一切,彷如是一個

搖身變爲一個吃盡千辛萬苦的窮小子六年來自己從一個錦衣玉食的公子哥

可同日而語了。 ,兼有一身驚人的功夫,比之從前眞是不,所幸六年來,自己鍜鍊了一身銅筋鐵骨

雪勤那娉婷的影子,更令他想起來亦增思 真恨不能插翅飛到北京的家中,他在床上 慕之情,他仍然記得那一日雪勤過生日時 翻來覆去,久久不能睡,一些久遠的往事 想來,心中也有一種氣笑不出的感覺。 助,自己只怕就出了大醜,可是江雪勤那 一種俏皮的學動,捉弄自己的神情,至今 ,自己去賀壽的塲面,若非是雪勤暗中相 ,又都重新回到了他的記憶之中,尤其是 這麼一想,他又不禁覺得異常欣慰, 他想着這五年來又應該對她說些什麼

還有那楚少秋 ,此人也不知如何了?

> 我也一定能比過他去!」 的功夫,我現在不用雪勤暗中相助我了 要一有機會,我一定要他來看一看我如今 一時熱血沸騰,他心中默默的想道:「只

怕洗又寒下毒手,一日,洗又寒在試了他武功之時,認爲他可以 種歹毒掌法,十分驚異,也使他極為矛盾,他想脫離洗又寒,又 會變成殺人成性的惡魔……照夕從丁裳口中得知自己竟是練就這 歹毒的「蜂人掌」,遂隔空點了照夕一處穴道,使他以後不至於 明白自己爲何如此狠心殺了他們,丁裳的師傅藍江一眼看出那是

漲,兩掌心發熱,一掌劈出立將三人擊斃於掌下,照夕自身也不 正是這三人縱火怎燒死丁裳的師傅,照夕大怒,突覺全身血管暴 丁裳的師傅居處遭人放火,照夕奮力救火,此時突有三人出現, 裳聽到她師傅相召之聲,忙奔回去,管照夕隨她而去。却原來是 前文提要:

力增進不少。一日他正和丁裳談話之際,丁

上回書至管照夕在冼又寒的指導下。

山前冼又寒要照夕當面殺死一名無辜的農人,照夕在無可奈何之 下山了・照夕正暗自慶幸自己從此可以脫離冼又寒・却不料臨下

下一掌劈死農人。冼又寒見狀十分滿意,此後照夕出道江湖……

,才昏昏的睡了過去。 想着他更是心事重重,一直到了天亮

實的膀子。 榜,上身是一件府綢的汗褂,露着一雙結 草帽,身上打扮更是古怪,一條青綢的單 辮子由左肩頭攏過,頭上戴着一頂連皮的 每一個路人的頭上懸着,管照夕把一條大 是當空驕陽,仍像是一個極大的火球,在 上些東西,匆匆上路,這時午時已過,可 第二天快到中午,他才起來, 胡亂吃

因爲山 匆下山,竟連衣服也沒得及換,身上1為山上沒有什麼人,也就很隨便,如這本是他在山上學藝時,平日的衣着

幾而碎銀子,可是想要添購衣物,却

立刻吸引了許多的路人。 他一個人匆匆在路上走着,他這種樣

分相似,只是連匹馬也沒有,未免太於落 寶劍,說他是鏢行裏的朋友,倒是還有 出力的苦朋友,尤其是他背上還揹着一 看他這種打扮,又不像土子,更不像 幾口

是走得太倉促了,應該回去一趟,打點一 下衣物銀両再去就好了 後,他不禁深深的後悔了,暗怪自己,真 ,並沒有考慮到許多,可是平靜的上路之 管照夕憑着一時興奮勇氣,下得山來

比自己這種狼狽的樣子强多了。 雖然剩下來也沒有多少銀子,可是總

來也有未干,二來又怕那冼又寒起了疑心 那時只怕自己,再如此從容下山就萬難 當時愈想愈後悔,可是再回去拿,

熱又累,到了這裏就不想再走了 到傍晚了,可就到了距離朱仙鎮不遠的一 也不過只有三四十里的距離,照夕又飢又 個叫「守口子」的地方,前望開封城門 然咬着牙往前走着,如此緊趕了一程 所以想了想,仍是狠着心不回去 ,直 依

在這裏歇息一夜到明天精力恢復了再說。 他摸了摸身上的幾两碎銀子,就决心

更顯得十分富足,入晚以來各處都掌上了 方上很富饒,又因這地方靠近開封,所以 尤其是飄着青黃布兩旗的小館子, 這時太平年間,而此地民性敦厚,地

麼樣的人呢?

蘆,表示也賣酒的意思,正當兩個堂倌在「嵩雲閣」,店門兩邊一邊還掛着一個葫廣不十分講究的食店門前,見招牌上寫着照夕把草帽脫下揹在背後,走到了一 是實在餓了。 門外叫喝着,店門左邊大師傅正下着蒸籠 ,照夕不禁看了看,遂向店內走去,他可 ,籠裏是香噴噴的肉包子,還有白麵卷子

算計着今後的一段日子應該如何去應付 送上了茶,他就慢慢的喝着,心中暗自的 夕要過了手巾把,在臉上抹着汗,伙計又 這時却見一個店伙,慌慌張張由他桌 當時就有一個小二招呼着他坐下,照

前跑過,驚慌的向櫃上賬房先生高聲道: 「快看! 那賬房先生大驚道:「小姐們這來了 七小姐來啦!」

?不能吧?」

走來。 的少女,由馬上翻身下了馬,匆匆向店中 忽然在店門口停住了,一個全身雪白衣裙 伙計還來不及點頭,却見一匹白馬

妳來啦! 那一個少女叫了聲••「七……七小姐…… 那櫃給的先生也走出了位來,躬身向

女,竟會有這般威風,她到底又是一個什 依 解座而起,就像恭迎皇帝聖駕也似 却只有管照夕一個人坐在那動也不動。 他心中十分驚奇,因爲想不到一個少 這時所有的食客,似乎都大吃了一驚

的少女,只見她約有二十二三的年齡,一 身雪白的衣裳,足下是一雙雙鳳戲水的弓 想着不由仔細的打量這個叫做七小姐

刻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 色的紗巾在髮根上緊緊紮住,手中挽着一 條細皮編就馬鞭子,雖是不倫不類,可是 條細皮編就馬鞭子,雖是不倫不類,可是

居然到這些地方來,總是有些不正道。 ,竟會有如此姿容,只是她一個女的 照夕心中也不禁有些驚異, 暗想這地

姐往店內走了三四步,停住了脚步,這時 姐,他在裏邊,一點沒錯。 來,向裏看了半天,才向那少女道。「小 裝飾上可看出,定是她的丫環,她追了 她身後跟進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孩,從 想着不由呆呆的看着她,却見這七小

刻停住了話,還伸了一下舌頭 白衣少女微微瞪了她一眼,小丫環立

輝。二 今天竟會光顧我們這個小店,真使蓬蓽生深的鞠了一鞠躬,道:"一想不到七小姐, 這時在那櫃枱上的先生跑了上前,深

去了 再注視她時,少女的目光,却又移向別處 ,帶出了一絲笑意,照夕不由一怔,等到照夕身上遲移了一下,嘴角微微向上彎着 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在堂內轉着,略微在管 帶出了一絲笑意,照夕不由一怔, 白衣少女含着微笑走了進來,她那

才跟上了白衣少女 那小丫環更是在照夕身上盯了一眼

和照夕遙遙相對。 「中國學院」,因此是一個學院的學術,也就是一個學術的學術,因此是一個學術的學術,因此是一個學術的學術,因此是一個學術的學術,因此是一個學術的學術,因此是一個學術學學術學學術學學術學學術 ……是要吃點什麼?請吩咐一聲,小人 這時那掌櫃的又笑着彎腰道。

快一點!」

光,有意無意似的又向照夕投了過來 管照夕不由臉色一紅,忙把頭轉向 那小丫環也坐在了她的旁邊,四道目

着我呢?: 邊,心中暗自驚道。「怎麼她們一直的看 …我也不認識她們主婢呀!」

··「啊!一定是她們見我衣衫不整,光着二人,他又看了看身子,不由恍然大悟道想着不由回頭看了看,身後却沒有第 兩隻胳臂,在笑我。」

邊呶着,白衣少女似叉以目止住她如此。 丫環尚似低聲的說什麼,嘴兒却向照夕這一抬頭,却見二女子自顧低頭微笑,那小 往外拉了拉,又把前衫的扣子扣了上,再 看得如墮五里霧中,心中納悶異常。 想着不由尴尬的把那短過兩腋的袖口 她主婢二人這種表情,直把個管照夕

一動都注意得很清楚,那白衣少女微微向 聲•「堂倌!」 環說了幾句,就見那靑衣小丫環笑着 他也就自己吃着,不再去看她們了 這時小二上了兩菜一湯,還有一盤饅 誰知他雖不看人家,人家對他的一舉

位相公是我們的朋友,你們竟用這種菜去 手中的筷子,向照夕指了指小聲道。「這一個伙計忙彎腰跑了過去,那丫環用 招待人家麽?」

是七小姐的客人,要是早知道,天胆也不 睛一翻,馬上彎着腰道。 這堂倌一聽這些話,不 「小的們那知道

敢如此怠慢,只是…… 他小聲道。「只是,這菜是那位相公

H102

自己點的……再說…

去給人家換一樣好菜?你眞想討打麼?」 既然知道了,還有什麼話好說?還不快 薄嗔道••「你這人怎麼這麼囉嘛?現在 那小二聞言嚇得面無人色,口中連連 白衣少女似巳不耐,只見她秀目一皺

他一面說着一面往後退了幾步,遂附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手向照夕指了一指,掌櫃的聞言面色突變口在那掌櫃的耳邊,輕輕說了幾句,並用 ,他驚異的看了照夕一眼,匆匆的退了下

心中却想道:「無怪那兩個女孩看着我,光,全在看他,他就顯得愈發的不安了,紛紛在討論着他,偏一抬頭,只見四下目 衣着是相當怪了!」原來連所有的人都在看我呢!看起來,我 這時照夕正在埋頭吃飯,那知人家却

氣,狠狠的向二女瞟了一眼,才又低下頭 二女巳格格笑出了聲道,照夕不由心中有 想着臉紅着又把衣服拉了拉,却聽到

手中捧着一個托盤到了他面前,躬身彎腰不想方才咬了一口饅頭,却見一個店小二 道:「適才多有怠慢,請你大人不要見怪 ,小店這給你賠了禮。」 他心中想着早點吃完了飯走了算了

味,請隨便招呼一聲,我們再來換!」時才媚笑道:「相公你老要是吃着不合口講究,又由酒壺中為他斟上了一杯酒,這離,由托盤中捧出了四個拚罄,英餚極為 他說着遂把照夕案子上吃的及碗筷都 去,重新换上了一副精緻的瓷器杯

> 你老有什麼吩咐?」 由頓時一怔,他皺着眉向那堂倌點了點手 ,那小二忙又跑了上來,陪笑道: 「相公 說着乾笑一聲,才退了下去,照夕不

婢二女**,**也都在睨着自己微笑。 照夕見衆人目光全看着他,就連那主

店小二道•「你們是弄錯……了吧?」 說出來丢人,但又不能不說,他輕輕的對 小二聞言嘻嘻一笑道。「得啦!相公 **管照夕不由把到口的話吞了住,生怕**

身份,我們又怎麼敢這麼怠慢你老?」 你就別要我們啦?要是小的早知道你老的 他又乾笑了兩聲道。「你老先喝着酒

是師傅手藝很高。」 嚐就知道了,我們這店舖門面雖不大,可 厨房這就在給你和七小姐弄菜,你老嚐

道:•「小號最拿手的名菜是『香脆美人』 ,等會上來,你老一嚐就知道了。」 他又低下頭,用一隻手遮着嘴,小聲

多年的一個老朋友也似。 說着又笑了幾聲,看起來倒像是照夕

麼闊公子之流的人了。 定是把自己看錯了人,定是把我當成了什 管照夕心中怔了一怔,暗想這堂倌一

闊人呢?」 道。「可是,我這身打扮,那又像是什麼 想着紅了一下臉道。 「只是……」他皺了皺眉,心中又想 「你們不要認錯

人了,我管某可不願平白無故,受你們什 大爺你這種人物,真是我們的輻份,你腰道:「你老還說什麼平白無故,能巴方說到此,那店小二又打了哈哈,彎

嘻嘻…… 什麼吩咐?慢說小號有七小姐的囑咐,不請,自己就走了過去,笑道:「相公還有 敢對相公怠慢,今後就是沒有七小姐吩咐 說着轉過了身子,那掌櫃的倒是不待米似的,口中連道:「是……是……」 相公來了,我們也是一樣的侍候着……

桌子上少女巳離座而起,全體客人都站了

他忍不住又吃了一口,這時却見對面,不由得食指大動。

即。

日,日先聞到了陣陣香味

照夕不由突地一怔道•「什麼七小姐說着尚自連連的搓着手,蹈媚笑着。

的囑咐?誰是……」 他腦中立刻想到了方才的那一個白衣

我的

,回頭叫人到我家裏去拿。」

這邊指了一下道:「不許收他的錢,都算 白衣少女微笑着,用手中小馬鞭,往照夕 有如此的排場,吃餐飯却有如是氣派。」

照夕心中暗笑:「一個黃毛姑娘,也

想着仍是坐在位上動也沒動,却見那

座來。

驚異,却沒有說些什麼,却見二女已走下 女所指的是誰?不由直翻着白眼,心中雖

照夕不由一驚,因還不清楚那白衣少

才帶了那丫環走了出去。

那白衣少女又笑瞇瞇的看了他一眼

少 她關顧了這飯店中的人不成? 女,大伙都管他叫做七小姐,莫非竟是 想着不由皺着眉,又接口道:•「她…

我並不認識她的?……她好好的關照你

們做什麼? 遂又嘻嘻一笑道:「不能够,得啦!你這老板一聽翻了一下白眼,先是一怔

也不敢多問。」 老是真人不露相,其實你相公不說,我們 他一面說着,尚自聳着眉尖,嘻嘻的

笑着,照夕這時可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腰

事了,她府上十幾個人侍候着,什麼還吃

「想不到七小姐會來這個地方?這眞是怪

館子裏都談開了,有人却說道。

,却見兩匹馬得得的直向南方跑了。

掌櫃的狗顚屁股般,一直送到了門外

不着?居然下館子,眞是怪!」

又有人輕輕的咬着耳朵,不時用筷子

代付了 道: 照夕雖是一肚子莫名其妙,可是却自 他還要問,却見那老板已彎腰鞠着躬 「相公你請吧,你的飯錢,七小姐已 ,她剛走,許在前面等着你呢!

往照夕身上指劃着。

站起了身子笑道:「行了,我也要走管照夕不禁大爲納悶,立時把碟子一

「行了,我也要走

信和這櫃掌的也說不淸楚。

楚再說。 我吃飯,是什麼道理,我眼前雖窮,可也 不願受人無故贈食,不由追上去想問個清 他怔了一下,心想這少女平白無故,請

H104

他出來,我要當面謝謝他,實在是不大好

一面紅着臉道••「你們掌櫃的呢,請

面用手摸着他袋中那二両的碎銀

店小二躬着身子,就好像是一個大蝦

想着匆匆別了飯店,往外走來,這時

老就慢慢吃吧,小的也不多在旁邊麻煩你

咳了一聲,把聲音壓低了一些又道:•「你暗暗稱奇,只是表面尚能勉强鎮定着,他 功,所以特別 先別走,我問你,你們是不是知道我會武 說着彎着腰又要退下,照夕不由心中

別說了,我們剛才都算瞎了眼。」 着你老背那把玩意……唉!得啦! 店小二彎腰笑道· 「誰說不是……冲 ·你老就

溫 暗忖道••「倒看不出,這地方人情如 暖,對於我却如此體貼。」 照夕聞言發了一會怔,心中着實不解

謝你們掌櫃的一聲,還有: 想着窘笑了笑道: 「既如此,就請謝

多了,再不急着上菜了。」 了三成,也吃不了多少,再喝點酒也差不 他紅着臉看了桌子一眼道•「我已飽

敢! 光之中隱隱有怒色,似乎像是在說。「你 少女溜了一眼,却見對方在盯着自己,目 店小二聞言似有喜色,他眼睛向白衣

說着,再也不說什麼,匆匆就退了下 這小二嚇得馬上陪笑道。「不敢!不 你老慢慢的吃吧!菜一會就來了。」

在看着他,都帶着驚羨之色,他就更不解 去,管照夕此時心中眞是納悶到了家。 他向四面看了看,却見人家目光,仍

眸子,遠遠的瞧着自己直笑呢。 尤其是那白衣少女,更是瞇縫着一雙

暗暗發急,有心不吃吧,人家照夕忙低下了頭,他舉着筷子 誠中

都上了歷。 大燈籠,光射十數丈,各家店門買賣,也 已經天黑了,「嵩雲閣」門前,點着三個

喃喃說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天下先前那主婢二女,他心中暗自嘆了一聲,先前那主婢二女,他心中暗自嘆了一聲,却不見 道理? 會有這種怪事情的,那有平白無故請客的

有些生氣。 傳出去,也够自己丢臉的了,想着心中又堂男子,受人家一個姑娘的贈食……要是 同時他感到又有些歉疚,暗忖自己堂

了一座小橋,這一帶燈光可就少了。 店中,投宿住下再說。 照夕小心的看着路,方想找一處較小 他這麼想着,一步步的向前走着,過

一人嬌聲招呼道:「喂!你先站着!」 照夕不由站住了身子,皺眉道,「是 不想才拐了一個彎,却聽見前面暗處

誰? 夕又看見了,那馬上坐着一個小女孩,這 女孩不是別人,正是那白衣少女的隨身小 ……是給我說話麼?」 這時却見一匹黑馬慢慢走了過來,照

婢 「原來是妳, 那小丫環在馬上微微笑道 • 「你找我 口 我正要找妳們呢。」 中「哦!」了一聲,忙道

們? 個穿白衣服的姑娘,她現在在那裏?請 ·誰是我們呀?」 照夕臉紅了一下道: 「我是說妳和另

她出來,我有話問她。」

間你呢?」 小丫環格格一笑道:「小子!我正要

> 心誠意送上來的,豈不是傷了人家面子! 可是要吃吧!似乎這太荒唐了,自己

招待? 和他們素眛生平,豈能平白無故受人如此

人都在看他,似乎都在奇怪他爲何不吃似 他學着筷子發了一會急,却見四週的

的呢,先吃了再說一一 不是大姑娘,還害的那一門子的蓋?管他 既是非叫我吃不可,我又客氣什麼,我又 照夕不由心一機,暗忖•「管他的

之聲。 塞,却又聽到少女桌子發出了吃吃的低笑 想着一横心,就夾了一口菜往嘴裏一

風捲殘雲般的大吃了起來。 這時店小二又陸續上了幾道菜,無

他也就顧不了許多,一時酒到杯乾

不是錦碟玉食,色香味俱佳。 到了這時,照夕也就不再多說了 ,是

不住拍案道•「我一個人吃不了……不要 上了十幾道,他不吃心中有些蹩不住了。 邊上一樣,自己這桌上也必有一樣,一直 雲集,菜餚同自己這邊一樣豐盛,凡是那 來一樣吃一樣,似見對面桌上,也是杯盤 人」端了上來,照夕巳有了幾分酒意, 這時正值那店小二又把名菜「香脆美 忍

吧,回頭叫人給相公你雇車。」 再上了……我可是要走了。」 店小二陪笑道。「你老再嚐嚐這個茶

身酥焦,試用筷子往羊身,來是用一隻整整的胎羊所 說着低頭見這所謂「香脆美人」 照夕笑了笑••「不用了,不用了。 7上一扎, 哧哧喳 全原

些做什麼呢?但對方旣有贈食之恩,似不照夕怔了一下,心說這個小丫環問這 是便道歸家,經過這裏而巳,妳問我這些 便太以冷漠,當時笑了笑道。「我姓管 苦……」 作什麼?再說,我們又不認識,妳們又何

說到這裏不由又皺了一下眉道。「那

氣,開口姑娘,閉口姑娘,這開封附近地 你是什麼人,胆子這麼大?」 面上,那一個不尊我們小姐一聲七小姐 這騎馬的婢女撇嘴道:「你好大的

着照夕,似乎很是不服。 她說着話,瞪着一雙圓圓的眼睛,看

這小姑娘快告訴我,她在那裏我要找她問七小姐?我又不認識她,稱什麼小姐,妳 一問,看看她爲什麼好好的請我客?」 照夕不由有些生氣,哼了一聲道:

球?」 的請你吃飯,你不但不追出來說一聲多謝好呀!你這人眞是蠻不講理,七小姐好好 却還有怪罪的意思,天下那有你這種混 「噗哧」的一聲笑了,一面嬌聲道。 這小丫環一聽這句話,不由得捂着嘴

令她不可 照夕方把眼睛一瞪,正要喝叱她一番 隨便罵人

道。「文春,不可無禮,妳退下去。」 誰知正要開口,却聽見身側一聲淺笑

》道: 「小子,七小姐來了,你說話可那丫環聞言,把馬帶向了一旁,笑向

要放仔細一點,小心挨打一

笑才道:「小婢無知,冒瀆了相公,尚她輕欺蓮步,走到了照夕身前,先笑 個素服姑娘,正是那白衣少女。 自氣笑不得,却見樹蔭裏走出

照夕忙一抱拳道: 「不敢」

少。 彬彬有禮,不由一腔悶氣,頓時化解了不她,爲什麼無故贈食,誰知對方却是如此他本想找着這少女,就很不客氣問問

,我只想問問。」 他臉色微紅道: 「姑娘既出來了就是

少女一雙眸子在他身上轉了轉,微笑

明言賜告才好。」 幾,可是在下却不願無故受姑娘示惠,請 照夕搖頭道:「一桌酒菜固是所值無

竟會如此冷漠,她秀眉微蹙,却不想身側 的文春,這時却由馬上飄身而下,道。 你這人也太不知趣了 ,莫非請你吃飯還請壞了不成?」 想和你交個朋友,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 白衣少女似怔了一下 ,七小姐是看得起你 ,因想不到照夕

句話,已把照夕激怒了。 白衣少女不由用手一拉她,可是這幾

惠於人? 說話怎麼這麼難聽?我管照夕豈能無故受 爲已甚,否則…… 只見他劍眉一挑道。「咦-今日妳們要是說出道理,我也不 ·妳這丫頭

·· 「否則怎麼樣?」 他這句話才說完,那文春竟然一聲嬌

後退一步,好讓我來管教管教一下這野小 上一叉,回頭對那少女道。「小姐,妳往 她說着往前跨了一步,雙手往小蠻腰

一眼,微微頷首道。「也好!可是妳不 白衣少女秀眉微微一皺,笑向照夕看

文春叫了聲: 「我知道 0

麼本事, 說着遂轉過了身子,用手一指照夕道 敢在我主婢前張牙舞爪的 你來試試吧!我倒要看看你有 0 L__

見識完了妳之後,再向妳們家的小姐也請來見識見識妳這個小丫頭有什麼本事,等 教講教一番。」 當時見狀冷笑了一聲道:「好!好! 管照夕此時眞是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我就

纖腰微扭,已後退兩丈以外。 白衣少女似嗤的輕笑了一聲,只見她

還要見識我的功夫呢!」 十招,要是不能取勝人家,就下來 她笑眯眯的道:「文春,只許妳出三 ,人家

禁暗自吃驚,奇怪忖道。「倒看不出,她 竟是輕如飛絮,落地絲毫無聲,心中也不 也不可太輕視呢!」 個少女,竟有如此功夫,看來這小丫環 照夕這時見白衣少女這種退身之勢

招? 不在意道:「收拾這麽個小子,還用三十 他打得扒下 春一面捲袖子,露出一雙細白的胳膊,漫 小姐妳看着吧,不出十招,我就能把 想着只是注定那文春,步不少移,文

一個邁步,已竄到了他身前,她口中叱道照夕只是冷笑不語,冷不防,那文春

怒,還多少帶着一點喜悅的眸子,在照夕聳身,已來到了照夕身前,她那雙又驚又自衣少女匆匆軟醒了文春之後,像一 身上轉了轉,才道: 「你好厲害!」

向妳請敎了。」 照夕這時冷笑了一聲道: 「現在我要

請 說着不怒不笑的一抱雙拳道•• 「姑娘

你是必要給我動手麼?」 少女目光轉了一下,似笑不笑道:

姑娘的身手,在下撥頭就走,還有那請客 照夕略微有些汗顏道。「只要請教了

的銀子, 還我銀子?」 這姑娘眨了一下眼睛道:「啊!你要 在下也要原璧奉還給姑娘。」

笑道:「不還我,就要給我打是不是?」 她說着話,在照夕身上轉了一轉,微

和姑娘比武又是一件事, 太欺侮人了。」 照夕 紅着臉道。「還銀子是一件事, 因爲妳那個丫環

再比一比,看看到底誰强誰弱?」 定要還我銀子,就還吧,還完了錢,我們 白衣姑娘點了點頭道:「好吧!你 ,看看到底誰强誰弱?」

口口 照夕這才突然一怔,心說。「糟糕!說着玉手一伸道。「拿來吧!」 聲聲說要還她銀子,竟自忘了我此

刻我 身上那有錢呀!這可是… 想着不由頭上急出了汗來,一隻手插 Ŀ

在衣袋裏,却是抽不出來了。 少女目光是何等銳利,此時一看,已

H106

所以然,當時抿嘴一笑,又往前走了 「我知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不願

子。」
子。」
子。」
子。」
一共二両銀平白受我們女人難食,旣如此,你就還我

人家要了,自己焉能再有不給的道理? 人家本是不要,自己非要還不可,現在 照夕這時頭上青筋直爆,可是急壞了

去,口中不禁結結巴巴道。「這……好 想着真恨不能有個地縫,叫自己鑽了

匆匆,沒有多帶銀両,這是一両銀子,暫這三塊銀子向前一遞,窘道…「我因出來 先還姑娘一半好了。」 說着抽出手,竟是三塊碎銀子,他把

這麼容易打發的,你要還就全部還,不還還一半的呀!告訴你!妳家七小姐可不是 也 了一聲,道:「那有這麼還人錢的,那有 ……也可以!」 少女噗哧一笑,後退了一步,口中喲

紅着臉,把手中銀子收了回來,吶吶道: 「還有一半……明天再還妳。」 照夕這一霎時,真急得想哭,無奈又

明天?還有後天呢!」 少女哼了一聲道:「我認得你是誰?

我還她,她,她已反而嫌少了。」 頭也眞損 照夕碰了個釘了,心中發狠道: ,先前她明明是不要的,現在

理 自己堅持要還的,現在斷斷不能怪人家無 可是一時却又說不出口,因爲銀子是

逢, 聲道: 「姑娘話是不錯,可是妳我萍水相 妳好生生又何故要如此捉弄我呢? 想了想,竟是忍不住氣,不由冷笑

「小子接掌!」

一旁的白衣少女見狀急叫道。「不可!」的「氣海」兩處穴道上,猛然戳了過來,的「氣海」兩處穴道上,猛然戳了過來, 還差得遠! 雙手分開,却不想照夕一聲狂笑道:「妳 **倏地在空中一分,用「野蟬過枝」的手** ,雙雙向管照夕胸肋的「心坎」和丹田 她猛然向前一鼠,正想遞雙腕把文春 這野丫頭, 口中這麼說着,一雙纖掌

吸氣,文春的雙掌指尖,竟是差着半尺他身子猛的向後一彎,凹腹吸胸向內

沒有遞上。 她不由陡然吃了一驚,身如旋風也似

的 ,向後飄出了丈許以外。 這時那白衣少女,才知道低估了對方

影附形的逼進了身子,他冷笑着駢二指的功力,身子也跟着旋了出去。 加

至 雙指未到,巳有一股無形勁風透體而向文春「氣海穴」上就點。 ,文春不由大驚失色,當時驚呼了 「啊呀!」 聲道

<u>_</u> 的身法,向一邊竄出了丈許。 她猛然向後用力一坐,用「浪趕金舟

影子也似的逼近了過來。 可是身形甫一站定,那少年却又如同

海底撈針」的疾招,直向照夕小腹「丹」微向下一曲,五指一挑,緊離地面,用 沉玉腕,身形「刷」的一個猛轉,左膝微文春至山,TAMBHATA 穴」上猛力戳來。 文春至此,才發現大爲不妙,當時一

,在她認爲,魯莽的照夕,這一招可算是用得很「快」 是萬難逃

,妳却又嫌少了!」也不是我自己點的,我如今傾囊把錢還妳晤想:「眞奇怪!那些菜是妳給我叫的,

吃那些東西的,而且我也已吃飽了。」 想着不由微怒道••「何况,我並不要

飽了?我看你那一樣也沒有剩下呀!」 樣子,手中小手絹在臉上搧了搧道••「吃 少女低頭一笑,那像是要給人打架的

的丫 頭…… 照夕不由臉又是一紅,暗想••「好刁

型,也不說一句話。對方只是伸着一隻玉手,含着微笑向着自 ,不由又把話吞住了,他怔住了一會,見 當時氣道·「怎麼沒剩下?」 再一想,這些話就像小孩子說的一樣

住址給我留下來吧!」 不少妳,明天上午給妳送去,妳把妳家的 還妳錢!一共二両銀子不是麼?我一個 管照夕不由跺了一下脚道:「好!我 也

少女笑眯眯的道: 「好吧!我家在打

少女又一笑道。「你怎麼不問我名字 照夕點點頭道: 「好!我記下了。

如麼? 照夕紅着臉道:「妳不是叫什七… 到時候你找誰呢?」

怎麼敢如此給我耍橫呢? 頭:「不錯,你旣也知道七小姐的大名 白衣少女不 由格格的笑了,她邊笑邊

妳。 夕冷笑道:「別人怕妳,我可不

明天再還銀子 他忽然上前一步道: 「我們先比武

得開這一手之下了

林中絕無僅見的,確實是不同凡响。 學的奇技,他的身手,已是近幾年來,武 這甫入江湖的少年,挾了一身苦

見機會難得,不由指尖向上倏地一翹 傻小子,這一次你可上當了。」 腹,不閃不讓,文春心中一喜,心說。 腹,不閃不讓,文春心中一喜,心說:「了他的小腹之上,就見他仍是向後一吸小 @會難得,不由指尖向上條地一翘,用原來這丫頭也曾苦練內家掌力,此時 文春這一勢來得疾巧異常,眼看已到

照夕,所以只用了四成掌力,用心只是想 劈空掌的功力,把掌力洩出了四成。 她因爲心念着小姐的囑咐,不敢傷了

要說是她這點功夫了,就是她們家的小姐他却又那裏想得到,這一個敵手,不 把照夕打倒地上,也就够出氣了

一齊上,也休想能討得了一點好處。 可笑她口中還低聲笑嗔道。「倒下去

連唉呀二字尚未出口,人巳「噗通」一聲 不及了,遂只覺後腰「笑腰穴」上一麻,自無踪,等她覺出了不妙,再想躲可是來 走馬燈也似,滴溜溜快如疾風的一閃,已掌力方一擊出,那少年人,已如同正月的說話之間,掌力已自發出,可是這股 倒在了地上。 說話之間,掌力已自發出 ,遂只覺後腰「笑腰穴」上一麻

這時那白衣少女,巳撲到了文春身前踩蓮枝步」的身法,一連後退了五六步。

照夕道•「你… 倏地伏身,把那丫環給抱了起來。 她目光之中,帶着無比的驚異,看着 ·你好狠心:

可是被照夕給打怕了,這時不由在少女耳,睜着一雙大大的眼睛,看着管照夕,她這時那小丫頭已走到了七小姐的身後 要和我打架, 她打了一個哈哈道。「你這人真是不講理 邊悄悄說了幾句,那白衣少女忽然笑了 ,不還我的飯錢,打了我的丫環,現在還 天下有這個道理沒有?

道•「可是我們方才說好要比武的呀!」理,當時不禁有些怒不起來了,他慢慢說 道: 「可是我們方才說好要比武的呀! 少女眨了一下眼睛道•「你銀子沒還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心說這話似也有

我,我是不和你比武的。」 她說着笑了笑,低了一會頭 ,遂又再

樣? 蒙?!
比一下功夫,也叫你心服口服,你說怎麼比一下功夫,也叫你心服口服,你說怎麼 抬起頭道。「這麼好了,明天下午,我在

到府上討教就是了。」 好!就這麼着,一句話,明天午後我一定 少女回眸對文春道。「我們回去, 管照夕想了想,不由點了點頭道。

馬來。

打磨場紅橋。 她一面又回頭向照夕道。 「不要忘了

少女扳鞍上馬,用纖指攬着秀髮道。 說着就見文春已把那 照夕點了點頭道: 「我知道了

不要忘了銀子。」 照夕皺着眉道: 「知道」

少女又一笑,用手指了指背後道:

還有 白衣少女又抿嘴一 夕連聲道:「知道,知道。 笑,用右手一指在

才格格笑着,策馬如飛而去。 照夕前面隔空「得兒」的來了這麼一下,

事都有,想不到會有這種事。」 了身來,自己搖了搖頭道。「天下是什麼 照夕目送着二女馬巳走遠,這才轉過

四五進 進裏面,倒也是東西廂房,一進一進的有 字號是「來順老棧」,門面不大,可是一 子漢豈能輸給了她?明天我是非去不可! 當時匆匆往前走着,找了一家店舖, 他慢慢走着,心中還再想,我堂堂男

近有當舖沒有?」 一盆洗臉水,照夕不由紅着臉道。「這附 照夕找了一間房子住下,店小二打了

笑道••「正東頭上有一家,西柿子口也有 一家正興老舖子,買賣都很公平,你老… 店小二怔了一下,才又磁着一口黄牙

了下來,遞與那小二道。「你去給我押些 照夕不由將無名指上一枚漢玉板指脫

子道•「這東西怕……」 也看不出什麼名貴來,當時伸了一下額 那小二接過了玉板指,只覺光華瑩瑩

照夕嘆了一聲道。「你就先壓他五十 他咳了一聲,道。「相公要押多少両

両吧!」

指,能當五十两?」 「好像伙,相公你是開玩笑吧!這小戒 伙計吃了一驚,嚇得吐了一下舌頭道

,你只管去當吧。」照夕不由冷笑了一聲道…「你知道什

麽?」 爲什麼你們這麼怕她呢?莫非她還能吃人

這小二在照夕說話之時,連連比着手

式,用手在唇上直按,可是照夕也不管他 ,仍是把話說完。 他嚇得臉又變了色,等照夕說完了話

到房子裏再說。」 他忙跑到路口看了看,才回過來道:

說些什麼,只好隨他進屋 照夕眞是氣笑不得,可是爲了要聽他

計,就是我們老闆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點呀,要是給人聽見了,不要說我一個伙 •「哎呀,我的爺,你老人家說話可小聲 這小二又把窻子關上,才吐了口氣道

麼呢?」 又有什麼關係呢,那七小姐眞是個母老虎 照夕不由氣道:「眞是大驚小怪,這

是給錢鄉長聽見,咱們誰也別想好過。」 這一句話又嚇了他個不輕,他直着眼 「我的爺爺,你可別再說了,這話要

照夕這才知道,原來那七小姐在此地

竟是有這麼大勢力,就連附近的鄉鎮,都 當時愈發想急於知道她是幹什麼的

的道:「啊,原來這七小姐有這麼大勢力 爲了使這店小二說出實話,只好裝着吃驚

店小二一咧嘴道·「那還能假了

期未能刊出,敬希見諒 小啓:「無名鎭」續稿未到,今 ·編者·

今英雄末路,却把它拿出來當掉了。 玉板指,是父親贈給自己的,却想不到如 玉板指,是父親贈給自己的,却想不到如 后小二碰了個軟釘子,才哈着腰出去

清了地方,洗了個澡,在院子裏乘着凉。他一個人攥着扇子,走到了前堂,問天氣熱,蚊子又多,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他這裏洗完了臉,一個人搧着扇子

故鄉」的話了。 居,想到了父母,正應上了那句「看月思 輪皓月斜掛西天,撒下了滿天光雨。 只見滿天星斗,靜靜地陳列在當空, 他望着月亮,心中不禁又回想到了故

前飄着。 秀的影子,彷如夢中仙子也似的,在他眼 於是他又聯想到江雪勤,那個俏皮挺

可回到了北京,自己拜見了雙親之後,第 個要找的就是她,我要她看一看我這身 管照夕 阻角含着微笑, 想到了不久即

功夫,到底配她不配了 想着心中那份快樂,就別提了,真恨

不能立刻插翅飛了回去。

情,不由有些後悔了 於是又不禁聯想到了今晚所發生的事

的時間,才叫不值呢。 不是自找麻煩麼?再說,如此拖延了回京 般認真?好端端又何故非給她比武呢?這 心想她一個女孩子,我又何必跟她一

有心想明天不去了,可是又不願對一個陌 生的女孩失約,想着不由發起了愁來。 想着不由長嘆了一聲,深深後悔着

跑了過來,他手中捧着一個紅網子小包,這時却見先前那個伙計,由前廊笑着

個不怕她幾分?」

照夕裝佯道:「可不知道她老人家是

誰見了她一面,夜裏準睡不着覺。」道••「嘿,那七小姐長的別提多麼美了 店小二噗的一笑,抹着鼻子道。「教幹什麼的?她今年許有七八十了吧?」 相公你說的。他把頭凑近了一下,很小聲

呢? 照夕點了點頭。 「她到底是做什麼的

錢呢?」 什麼總督將軍的大官,要不那能有這麼多 二處字號,七小姐本人的祖上,說不定是 - 反正紅橋有她的大農場,開封城有她十 店小二又小聲道••「那可不大淸楚了

對不對? 照夕點了點頭道:「聽說她很有本事

快成了神仙啦,我看也許會掌心雷!」 奇怪,要是問第二個人,人家不笑話才怪 ,你相公是外鄉客,問這個話,我倒是不 店小二笑了笑道: 「這就更不用說了 七小姐那人家身上那身本事,可就

這小二是瞎吹大氣,也就不多問他,只問 照夕幾乎想笑,當時皺了皺眉,知道 「這七小姐,她到底姓什麼呢?」

我的,要是問人家,是準保不知道,就是 知道,人家也不敢說……」 小二壓低了嗓子道:「相公這話是問

才問你呀!」 照夕點着頭笑道•「是!是!所以我

的指頭,在掌心上畫了一個字,然後笑道 笑臉的凑上去,伸出一隻手,用另一隻手 這小二揚了一下那兩道禿眉毛,嬉皮

不少,整五十両。」老遠就笑道。「相公,給你押來了,一個

票在這裏,可是不知他怎麼寫的?」 四十八両八錢,我就說要實拿五十両,當 老頭子說要明押五十両,扣去利息,只有 我就說要不了這些,你給押五十兩吧,那 臉上抹着汗,一面咧着嘴笑道:•「還真是 要緊着數押,可以押一百五十両銀子 件寶物,聽那櫃子的先生說,還能多押 照夕接過了銀子,這伙計一面用手在

正興當舖裏的馬老頭子是個回子,你相公 今天關了門,我又跑到了西柿子 不少路呢,東頭上正義當鋪死了媳婦兒, 吧!」說着又笑了笑,道:「喝!我跑了 也伸着額子從旁邊看,口中尚道。「不錯 不知那老傢伙可有多難說話,我……」 說着把當票遞了過去,照夕在看,他 。……那

賞呢! 忙把口邊的話吞住了,同時又搓了一下手 眞不知道,還是裝糊塗,怎麼一個錢也不 上溜來溜去,心中却發急道: 「這小子是 ,乾笑道。「不過,總算給您押來了!」 他一面說着,兩隻眼還直往那包銀子 說到這裏見照夕巳有不耐之色,不由

道: 「你老把那塊包銀子的綢子給我吧! 我就這麼一條,還留着抹汗呢! ,那伙計實在忍不住了,又指了一下銀包 照夕見他老怔着不走,還沒想到其它

還給他道…「麻煩你了 照夕响了一聲,忙把綢子解下來 ,遞

就有些掛在臉上了,這時照夕才恍然大他臉上笑容消失得也真快,可忍不住 伙計哈腰道•「好說!好說!」

叫什麽却沒有看清,不由皺眉道。「叫尚照夕只看清他寫的一個「尚」,至於:「姓這個……叫這個知道了吧!」

什麼?」 道 •「小聲,小聲!這是忌諱。」那小二又嚇得唉呀了一聲,一面小聲

雪 ,心知那七小姐名叫尚雨春,外號叫「白頭,看清了他寫的是「兩春」和「白雪」 又匆匆的寫了一遍,小聲道:「知道了吧說着又伸出手來,用手指頭在掌心上 又寫了幾個字,照夕這才看清了, ,尚雨春。 ,這是官名,至於外號是這個……」說着 當時點了點頭,輕輕自語道。「白雪 ,心中暗忖道:「好雅緻的名字!」 **嫼**了嫼

我這身衣服不像個樣子。」 照夕見他這副樣子,不由笑了笑。「好了 說的,大概只有一人,得啦,我算是惹了 來就行了。」說着打了一躬就要退下去, 禍了!只請以後闖了禍,不要把我給拖出 爺,我算服了你了,在這地方上,敢這麼 ,我不說就是了,你去給我買一套衣服 店小二急得直咧嘴,一面道··「我的

身衣服是真不行了,我這就去。」 店小二接過銀子,嘻笑道。「相公這

說,她倒似一名門閨秀,可是却又爲何自 到方才那些話,心中默默的唸道:「白雪 己開着農場,做着買賣呢?」 **尚雨春,她是一個什麼人呢?聽那店小二** 照夕待這店小二走了,心中不由回想

明天去她家看一看就知道了,要是她是一 個壞人,我却要好好的給她個厲害,要是 他走出了房子,心中啄磨着道。

> 費。」 給他道••「我都忘了,這銀子給你做跑腿 **医,忙取了一塊約有一両左右的銀子,遞**

揮手令去,可是却想起一件事,不由 得像蝦米也似的道。「咳,咳!謝謝相公 ·謝謝,其實跑這麼點路算不了什麼! 「嗯!你先別走,我想問你點事。 店小二臉上立刻又裂開了笑紋,腰彎 小二笑道:「是買衣服麼?」 照夕對這種人物,實在很厭惡,正想 問道

過等會也要買,我是問你,這附近可有個幾轉,照夕不由笑了笑道。「不是……不 叫打磨場麼?」 說着一雙黃眼珠子,在照夕身上轉了

,那是好地方,那是闊人住的,你老找誰子口出去,往正北走上三里路,也就到了店小二點頭笑道:「有!有!由西柿 ?我也許知道!」

方叫紅橋的?」 照夕又問道·「打磨塲是不是有個地

的人麼?」 的爺!你怎麼問那個地方呢?你認識裏面 店小二不由一怔,逐驚道。 「有!我

什麼的?」 你知不知道?她是不是住在那裏?是幹 照夕笑了笑道:「有一個叫七小姐的

連三歲的小孩子都知道七小姐的大名,你我的爺,七小姐我能够不知道麽?這地方 老就是問她麼?」 連三歲的小孩子都知道七小姐的大名 ,當時東張西望了一陣子, 這小二聞言,不由臉上嚇得變了顏色 オ小聲道。

都似又驚又怕,心中更是不解,當時皺一照夕見任何人,只要一聽到七小姐

銀子還她之後就走。」好人,我也犯不着給她比什麼武,乾脆把 榜,穿了穿也挺合身,把剩下的錢又賞給 買來了衣服,倒是一身很講究的細網子衫 了那小二 這麼想着,心中就定下了,隨後小二

子嫣聲道••「店家,小心看着我的馬,找會功夫,正要睡覺,耳中似聽到外面有女 然後他一個人,到房子盤膝運行了

一間上房 己一個大男人,開門看人家姑娘幹什麼?出是誰,心想下牀開門看看,可是一想自 那聲音似頗熟悉,可是一時却又想不

麼聲音,他也懶得多想,遂就解衣睡了。想着也就忍着沒有動,隨後也就沒聽見什 却只好勉强的耐於性子,再等一會了。 該早早的上路,可是因爲早天的約會,他 第二天,他早早的起來了,按說他本

地,實在是吃不消。 橋赴約,可是看一看當空的太陽, 上午,吃過午飯之後,他就想去打磨場紅 一個人閑在房中耐着性子,硬磨了一 火炙炙

服,把那一口寶劍,用原來的綢袋子套上西瓜,這才脫下舊衣,換上了買來的新衣 上,也沒戴草帽,就出去了 洗了一個臉,覺得凉快多了,又吃了兩塊 ,緊緊繫在了背後,又把辮子盤在了腦壳 只好又睡了個午覺,喚來伙計打水

舖,買了一頂瓜皮小帽,這才問清了打磨 個雅儒翩翩的佳公子,他又走到一家帽子 相大大不同了,由一個土佬兒搖身變爲一 自己走起路來,也覺得和先前那副土

是住家的好地方。 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才到了,只見

問了一個人,才找到了所謂的紅橋。 原來那紅橋一帶地方,全係紅土,因 有些大莊子,都是門禁森嚴,照夕又

而得名,到了這裏,可就看出顯然的不同 這地方只有一幢佔地極為廣大的院落

多天的,樓角交岔,確實很够氣派 個大銅牌,上面兩個清楚的字刻着「尚 四周全是高有兩丈許的磚牆,牆內古樹 照夕到了門前,只見正門右側邊上的

住處無疑了 照夕想了一想,知道定是那尚雨春的

喧鬧嘻笑之聲不已,似乎全是女的 他在門前正要以手扣環,却聽見牆內

飛來,他不由輕舒鐵腕,把那皮球接在了却見一個皮球自門內飛出,直向照夕身上 他不由猶豫了一下,正覺不大妥當

,由門內一連跑出了七八個少女來 這時那大門側邊,却另開了一扇小門

拿着球,不由怔了一 一時紛紛問着。 她們陡然看見照夕在門前,而且手 下,遂又笑了起來

「你是誰?來這裏幹什麼?拿我們的

着臉,拱了一下手道:「在下是來此訪 幾個少女聞言,臉上帶出驚異之色位叫尚雨春姑娘的,不知她可在家麼?」 照夕把手中的球向她們一丢,當時紅

陣陣淸嘯,十分悅耳。 松青鬱鬱的十分雄偉,微風過時,發出一 草地上,聳立着一座紅樓,樓前十數株老 等之人了,想着巳踱過了一條迴廊,跟前更不禁猜測不透這白雲尚雨春她是一個何上小鳥啁啾,儼然深府上院的,他的心中

我們小姐。一 笑道。「公子請在客廳小坐,我這就去請 ,侍於門首,等着向這邊看着,文春回頭 照夕見廳門大做,正有一個紅衣使女

的坐靠墊子,另有紫籐圓椅六張,作梅花

一色的黑漆傢具,太師椅子都加着猩猩紅

當時懷着驚異,進到了廳內,見廳內

的姓,她們都知道了。」

照夕不由劍眉微軒,心說:「怎麼我

散於一隅,正廳粉牆上,掛着一幅唐伯虎

說着她竟由一條小松徑,向一邊側樓

們七小姐,你找她做什麼? 互相交視了一下,其中一個綠衣少女上前 步,微笑的點着頭道。「不錯,那是我

照夕正色道:「昨天晚上我和她約好 今天來還她銀子,順便想和她比…

百両?」 那少女開口笑道。 「還什麼銀子?幾

呀? 你欠我們七小姐的銀子,到底是幾百兩 那少女翻着俏皮的眼睛暗笑道:「啊 照夕搖了搖頭道。「只二両。」

…兩両!」 照夕臉色微微一紅,吶吶道:

原來只是這麼點銀子,不要緊,你就別還 格笑了,她搖着手道。 這女孩子一聽,先是一怔,遂不禁格 「我當是多少呢!

個什麼勁呢?」 小娟,妳到底還打不打球呀?還在嚕嗦 此時那身側幾個女孩都嚷着道••「喂

忍不住道:•「喂,姑娘,你代我去通禀一 ,這銀子雖少,我也要還,而且……」 這小娟才窘笑了笑,正要回身,照夕

聲,似有人笑道。「找便宜找到這兒來了關上了,同時由牆內,散出了一片格格笑 了門去, ,這小子或許是欠打 他方說到這裏,小娟已爲她同件拉進 隨着這扇側門,也就「碰」一聲

當時一撩長衫下擺,身形一長,已竄上了照夕聞言,一時不由無名火高三丈, ,隨着往下一飄身,巳落在了大

> 有四五人,把他團團圍住,一時衆口齊開 內,却不由嘩然大驚,同時數聲嬌叱,已 好大的胆子……你不想活是不是?」 ,鶯聲嚦嚦,有人道。「呔……小賊, 那羣女孩正自嬉笑一團,突見照夕入

開 ,向前跨了 最後有一個青衣的矮女,她把衆人分 還有人道:「你想打架是不是?」 一步,直着類子道·「小子

夕雙足上掃了過去。 條短腿,貼着地,「刷」地一聲,直向照 只見她一晃身子,已來到了照夕身前,那 ,姑娘叫你來一個狗吃屎!」 這矮女可眞是蠻橫,還是說打就打

唷」了一聲。 了「叭」的一聲,衆少女都不由驚得 到這矮女尚如此欺人,立時見她單腿掃來 ,只冷笑了一聲,一時運氣雙足,只聽見 照夕本就是一腔憤怒無處發洩,想不

唷!」叫個不止。 她身子一連東倒西歪,一直的退後了 ,「噗通」的一聲,坐在了地上,一時 却見那矮女殺豬也似的怪叫了起來 十幾 啊

的,可怪我不得來。 管照夕冷笑了一聲道。「這是你自找

照夕撲了過來。 驚叫了起來,有的去攙那矮女,有的却向 這麼一來,那別的幾個少女,一時都

叱道•「不要打,不要打」 們一番,正在此時,却聞紅樓閣間一聲清 管照夕方自打起精神,想好好懲治她

技,三四個起落,已來到了近前接着這人已用「燕子穿簾」 的輕功絕

走去,照夕只點了點頭,隨向着廳內走進

那門前紅衣丫環,彎腰叫了聲。「管

巳上了香茗,他靠在椅上,暗想道:「我解夕不耐煩的坐了下來,那紅衣小婢,一筆的大草,氣派非常。 也不能太禮貌。」 今天來,可不是來作客的,自然態度上,

不用,妳端下去。」 想着對着那丫環一擺手,皺眉道:

…這是剛泡的。」 那丫環睜着一雙大眼睛道: 「幹?:

「是太燙了是不是?」 說着還用手摸了摸杯子 轉着眸子道

的仕女嬉春圖,兩旁是一副祝枝山的對聯

有利得多 從早做到晚,絕不吃力,當然係腹式呼吸 做的次數太多,便會吃力,腹式呼吸可以

的說 自己的呼吸變成腹式呼吸,特別是練功的 好了,如果想練習氣功,那就要設法引導 故 會自動調整連做三幾次胸式呼吸,反過來 多,事實上就算整天做腹式呼吸,有時也 歡做那一種形式的呼吸就比較出現次數較 吸或胸式呼吸的,即是說,他們習慣上喜 它運行全身 無法使身上的氣勁集中在一處,然後利用 一段時間,一定要採取腹式呼吸, ,不必認眞介意到呼吸方面,順其自然 一段時間,可能轉爲腹式呼吸,因此之 任何人都不能够整天整晚係用腹式呼 一向喜歡做胸式呼吸的人,到了休息 否則

果那一種氣勁可以達到指尖,僅憑一隻手 練氣,然後將所練的氣運行身上各處,如 類的硬功,還有軟功,所謂軟功,一定要

吸氣,問題在這裏,

肺部膨脹的情况有兩

說,肺部本身拉長,故此膨脹。

種分別,一種是整個肺部向下低垂,即是

膨脹,這是一定發生的,絕對不會由腹部

我們的肺部在吸滿了氣的時候,必然

說到練功方面,除了練習發拳踢脚之

氣功必須名

師指點

麥海雲

要有恒心,有耐性,而且要放棄硬拳硬馬 指即可傷人,故此,練習氣功的人,一定

,才有機會達到目的。

,故此,喜歡練習氣功的人,就要注意到

起,

樣

,向前凸出,有如練習舉重的健身專家一

另外一種情况就是肺部本身到處脹滿

,他吸滿了氣的時候,胸部整個脹大隆

有如吹氣球一般,不管怎樣,這兩種

這裏,胸式呼吸雖然看來特別有型,但却 呼吸的目的只是想多吸一些氧氣,問題在 由於氣功必須跟腹式呼吸串連在一起

那個位置 呼吸之外,還要在丹田那個地方使它變熱 ,所謂丹田,那是人體的三十六處大穴之 ,那個穴道係在肚臍孔之下一寸到兩 練習氣功的初步功夫,除了採取腹式 ,這是小腹血液聚得最多的

> 是昨天敗於自己手下的那個文春,不由向 後退了一步,一沉雙掌,怒目向她視着 這人一來近,照夕才看清了,來人就

,他可是傷了人了! 「文姐姐!妳來得正好,快拿住這個小子 ,見文春來到,一時七口八舌的都嚷道: 這時其餘幾個少女,也都後退了幾步

妳們有幾個腦袋?」 ?這是七小姐的朋友,妳們竟敢得罪,看 頭,繃着小臉對姐妹道:「妳們胡鬧什麼 文春匆匆向照夕點了一下頭,遂回過

小姐早就等着你呢!」。 着照夕福了一下,含着笑道: 「公子真是 ,那個受傷的矮女,口中也不敢唉唷了 她這麼一說,衆少女都不禁嚇得一怔 文春這才收回了怒容,回過頭來,對

想不到一夜之間,居然變得如此客氣了。 得眞快, 照夕劍眉微皺,心說這個丫頭倒是改 昨天還同自己拳來脚往的毆打

麼就請帶我一見,我只把銀子給她收下 給她一比功夫,比完了就走!」 當時仍是不歡不笑,只冷冷道:「那

姐…… 銀子,幹嘛老是掛在嘴上,其實我們七小文春妙日微闉,淺淺一笑道:「這點

子,你隨我來。」 一下,遂不多言……只點了點頭道。「公 她說着,目光向一邊的幾個少女轉了

四周之人看了一眼,也就放步跟去 說着轉身自去,照夕冷笑了一聲,向

,亭台樓榭,花池松石,美不勝收,樹枝他這時才留意到,這院中好大的地勢

沒有什麼,妳放下來好了。」

「公子: 只半皺眉毛,看着照夕似笑又顰,道。 那丫環本來端起了杯子,遂又放下了 照夕本是一肚子的火,可是却也不便

對她發作了 他只嘆道: 「我不是妳們小姐什麼朋

完我就走。」 友,我只是來找她了却一點事情,事情一

(未完)

反過來說,丹田整天冷冰冰,那就影响到 地方,如果丹田暖熱,整個人健康得多, 常有相當多的血量,同時可以使血液運行 爲了保健,仍要練習腹式呼吸,使腹部經 血液循環不够快速,或者血量太少,就算

愈加暖熱,跟住就把掌心放在丹田上面,位,每次吸氣,微微壓下去,利用壓力以位,每次吸氣,微微壓下去,利用壓力以呼吸的時候,一定要將右手按在丹田的部將暖熱之氣運行全身,故此他們練習腹式 正想學習這一門功夫,必須有名師指點,方面,上述的話只是一個起碼的知識,眞把這一種暖熱的感覺運行全身,關於氣功 吸,否則壓力太大,會危及心臟。〈完〉把整個身體浸在冷水內,只係剩下鼻孔呼 緩緩的搓動,務求把那個地方熱到好像有 那麼簡單,還要令到丹田非常暖熱,然後 再者,除非練習到有相當高的境界, 正想學習這一門功夫,必須有名師指點 一團火,然後運用其他屬於氣功的招式 眞的練習氣功, 不止是血液循環旺盛

H110

前凸出來呼氣反而腹部縮入,有如用小腹 吸必須用肺吸氣,怎會吸氣的時候腹部向

呼吸呢?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喜歡練習

氣功的人,應該認眞要注意它

太大,然後變爲胸式呼吸

有許多人不明白這一層道理,以爲呼

吸,你就覺得吃力,難以支持,反過來說 部愈加向外凸出,只係做了二三十次深呼 每一次都用胸部吸氣,愈是吸滿了氣,胸 無法持久,你自己可以試做深呼吸,如果

並非向外凸出,那就可以做幾十次,甚至

,一點也不吃力

,如果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向下低垂

了奔走或突然發力舉重之類的動作,壓力 到晚任何一分鐘都係用腹式呼吸,只是除 腹式呼吸方面,最好能够做得到每天從早

拖着一根與控制盒相連的金屬導綫。曳光 作,導彈跟着起飛。導彈尾部有曳光管和 準器中的十字刻綫瞄準,並隨時跟踪目標 架上,或者直接放在地上。射手將光學瞄 導彈一般安裝在離開射手十幾米遠的發射 視跟踪目標,導綫傳輸指令,手控制導。 十年代中,爲第二代;自後便是第三代。 爲反坦克導彈的第一代:六十年代末至七 本世紀的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的中期, 不斷革新,又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亦即是 本,掀起了研製和裝備反坦克導彈的熱潮 遠和可以控制等等紛紛以「X—七」爲藍 武器具有更多的優點,例如威力大,射程 實,同時認識了反坦克導彈比其他反坦克 量使用坦克,自行火炮和各種裝甲車的事 ,而這陣熱潮,如果按照它的制導系統的 然後按動發射開闢,火箭發動機隨即工 第一代反坦克導彈的特點是:射手目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根據大戰中大

子母彈和

的初始仰角,即所謂發射角,發射後,導是這樣的,導彈安置在放射架上,有一定 導彈飛行的彈道是怎麼樣的呢?大致

> 回瞄準綫上。此外,射手發出的指令,也 彈時,並不是將上述兩段彈道截然分開的 多因素會影响到它偏離瞄準綫的,這就必 的手柄向導彈發出指令,將導彈的飛行高 不是單純的 ,而是一面壓低,一面導入,把導彈導引 道,叫「導入段」。事實上,射手操縱導 須把它導引回瞄準綫上,因此,這一段彈 叫「壓低段」,導彈在繼續飛行中,有很 和目標的高度差不多爲止,這一段彈道, 導彈繼續飛高一段後自動低飛下來,直到 度,那是無法即刻壓低的,所以實際上是 度逐漸壓低,由於導彈已經有着很大的速 有控制地飛行, 段時間之後,進入所謂「起控點」 」那般簡單,而是一種複合的指令。 ,飛的高度比目標高出很多倍,過了 「向下」 這時候, ,「向左」,「向右 射手便用控制盒 ,開始

段彈道就是「三點法」導引段彈道。 持在一條直綫上,直至集中目標爲止,這 「十字綫」,「導彈」和「目標」三點保 由於從「起控點」到命中目標這三段

間,因此又叫「續航段」 彈道都是處於導彈的續航發動機的操作期

武器。

蘇聯的坦克優勢,秘密研製了一種反坦克

器中觀察到導彈飛行偏離瞄準綫時,用控 指示導彈飛行的彈道。當射手從光學瞄準 管在導彈起飛時點燃,不斷放出紅色火光

制盒上的手柄對導彈發出「向上」,

,「向左」或「向右」的控制指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納粹德國面對

武器科技

荥

導彈,

叫「小紅帽」。它就是最早的反坦克導彈

這種武器的代號是「X-

七一,又

直徑一三〇毫米;最大射程一二〇〇米

是:一個空心裝藥的戰鬥部,兩級串聯的 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一套簡單的導綫裝

目標爲止。

如此繼續不斷地控制導引,直至導彈擊中 導彈上的制導系統,使導彈飛回瞄準綫 指令經過導彈尾部拖着的金屬導綫傳送到

置和執行機構,控制裝置是一個手柄電位

• 最大飛行速度九〇米秒。主要組成部份

適合步兵使用。 便於携帶,使用時系統展開所需時間短 擾性能外, 比較簡單,用金屬導綫傳輸控制指令抗干 整個系統結構簡單,重量輕

但缺點也相當多。 由於目視跟 彈向上爬高,這「起飛段」是無控制飛行

導彈被導引回瞄準綫上後,射手要使

第一代反坦克導彈的優點是制導系統

主觀估計,受射手的反應能力,技術水平院,手控制導,觀測和發出指令都靠射手

和使用經驗影响很大

靠導彈的尾翼支撑在地面上發射,降低了 最大射程六〇〇〇米,從發射點到最小射 增大。(四)射程一般最小爲三〇〇 險性,也叫敵方坦克可採用「躱閃技術」 標的時間長,增加了射手被敵方發現的危 踪。因此飛行速度不能太過高,一般在八 採用無架發射,蘇聯的「賽格」 程這段範圍內的目標不能命中,這就是所 四〇〇米,最大二〇〇〇米,例如法國的 後,又要射手目視導緩,又要射手目視**跟** 費用高。(三)導彈尾部拖着一根金屬導 操縱比較複雜,培養和訓練射手費時長 謂「死區」,「死區」較大。(五)多數 55 「迴避技術」等逃脫導彈攻擊的可能性 一〇〇米秒。導彈從發射到命中目 -一二一,最小射程七〇〇米 命中率低

射擊準確度。

飛回到瞄準綫上,直至擊中目標 的導綫傳送到導彈上的制導系統,使導彈 電子計算機綜合各干擾因素的相應信號後 發出修正的控制指令。經拖向導彈尾部

有效射程範圍大,最大射程爲三〇〇〇 完善,成爲世界各國裝備部隊的主用導彈 簡便,減少了培訓射手的時間,(五) 二五米。幾乎沒有「死區」。 一)命中率提高,一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 威力大,穿甲厚度提高,(三) 第二代相對於第一代導彈的優點是。 四〇〇〇米。最小射程可縮至七五-目前,第二代反坦克導彈基本上已臻 (四)操作

始終將光學瞄準器中的十字刻綫對準目標 便發射出去。一直到擊中目標,射手只要 後,按下發射開關,裝在發射管內的導彈 管式發射紅外跟踪,有綫指令半自動制導 動制導系統,第二代的特點是目視瞄準, 度。爲了這些緣故,主要採用了紅外半自制導過程,減少最小的射程,提高飛行速

射手用光學瞄準器的十字刻綫瞄準目標

行中的導彈與瞄準綫之間的偏差角。由電 部紅外光源發出的紅外信號。從而測定飛 射管同軸的紅外測角儀能自動接受導彈尾 就可以了。和光學瞄準器裝在一道並與發

子儀器轉換成相應的電壓信號,輸入小型

有效的手段。(六)飛行速度提高,一般戰術機動性,成爲對抗坦克羣攻擊的比較 射手的危險性。 爲二〇〇 裝在專門的運輸車和直升飛機上,提高了 標逃脫導彈攻擊的可能性。同時也減少了 動性高。固然可以單兵携帶使用,也可以 -三〇〇米秒,減少了活動目

程,射手仍然要一貫將光學瞄準器中的十 統比較複雜,造價高。(二)整個發射過 地,因而易被敵方發現和受到攻擊。 然存在一定的缺點,例如:(一)制導系 字刻綫瞄準和跟踪目標,不能離開發射陣 不過,第二代反坦克導彈在戰術上仍





反坦克火箭彈 (E) 彈由後膛裝入 (4)

射手戴上面置避免發射時氣流衝擊致傷

)仍舊保留着一根傳輸指令的導綫。射程 三〇〇米秒後,導綫易被拉斷。 增大時,導綫加長。遇到複雜地形易被拉 斷使導彈失去控制,同時也限制了導彈飛

展第三代反坦克導彈了 基於上述的原因,世界各國便競相發

駕車制導,電視制導,激光回波式制導和制導系統的,目前有激光指令制導,激光後不用管」的反坦克導彈是採用了全新的第三代反坦克導彈,亦即所謂「發射 是「發射後不用管」的,只是使用了激光 代反坦克導彈是激光回波式制導。 成像紅外導引尚欠完善。當前典型的第三 新技術,電視制導要求的能見度太高,熱 熱成像紅外被動導引等五種,前兩者並不

跟踪目標,直至命中爲止。 使導彈回飛波束中心,以保證導彈準確地 導彈與波束中心的偏差,發出修正指令 立即感知,並由導彈體內的計算裝置算出 偏離了波東中心,導彈尾部的激光接受器 外激光波束中心飛行,假如導彈受到干擾 號,形成操縱導彈的指令,使導彈沿着紅 的制導系統不斷地接受紅外激光波束的信 波束。導彈發射入紅外激光波束中,導彈 在一道的激光發射器不斷發射出紅外激光 光學瞄準器瞄準目標,與瞄準器同軸並裝 式自動制導系統。它的工作原理是射手用 激光回波式制導系統亦稱激光半主動

造簡單和造價低廉的緣故 研製,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所以互相處 目前世界各國對第三代反坦克導彈的 ,又由於要求構 一種反坦克臺

特點? 和子母雷。它的結構是怎樣的呢?有什麼 彈的新型武器,便應運而生了。 這種反坦克羣的新型武器就是子母彈

聚能作用,所以子彈雖小,也足够擊穿坦靠的彈丸碰撞力量,而是靠它所裝炸藥的 彈體被打開,由拋射藥將子彈推出,像雨 克羣上空時,在定時引信的作用下,母彈 個以至一百個的子彈,當母彈被發射到坦 點般落下,每個小彈就像一發由天上打下 坦克頂甲便會被打穿。這種子彈並不單 子母彈是指在一個火彈裏面裝上數十 直向坦克頂部撞去,一旦命中

火箭彈 坦克被子母彈命中時情形 英國新研製成功的反坦克 彈由前膛裝入

上發射或撒佈。 炮,迫擊炮,火箭炮等發射,也可由飛機 克頂裝甲(一般不超過五〇毫米厚)了 反坦克子母彈可改成不同形式,由火

底螺等。 拋射藥,推力板,爆炸連接螺栓,引信和 通常都由這幾部份組成。母彈體,子彈 雖然各種子母彈的結構不盡相同,但

頭朝下 向空中 彈飛到坦克上空一定高度時 的子彈,每個子彈上配帶有慣性碰炸引信 彈可容納上百個子彈,還可裝填不同品種 帶打開,帶子 起的,現在一 是彈壳內裝的是子彈而 使子彈穩定下落,保證子彈碰擊裝甲時大 ,子彈爲聚能裝藥,用來穿過鋼甲 ,在拋射藥所產生的强大的氣體壓力作用 定的順序整齊地裝在母彈內。這種子母 用飛機投放的子母炸彈,也和一般子 由壓力板從母彈底部將子彈推出,撒 母彈和一 ,本來子彈是一個套一個地放在一 向上飄飛,產生導向作用, 撒開,子彈上的幾根尼龍飄 般炮彈的外形基本相同 不是炸藥。子彈按 引燃拋射藥 ,當母

二〇平方米。這種子母炸彈由飛機投下後 爲兩截,子彈便撒佈開來。 多,撒佈的面積更大,有時可達四〇乘一 母彈的結構類似,只是它裏面裝的子彈更 ,母彈壳體上的連接裝置被炸開,彈體分 ,通常在距地面八〇〇 一〇〇〇米時

發射的反坦克子母導彈,對坦克構成了更 大的威脅,因爲這些 目前正在研製的還有從幾十公里以外 導彈頭上都裝有自

準系統

確地擊毀坦克。

積小,而且威力大,不單是防禦性武器

母彈像地雷一樣先埋伏在地下 子母彈,也是採用毫米波制導的,這種子 還有一種地雷與火箭相結合的反坦克

英國反坦克導彈的全天候瞄



果同時遇到好幾輛坦克時,它還能够選擇 控制機構,操縱小傘向目標方向飄移。加 由彈上的接受裝置接受,並傳給降落傘的 出的毫米波信號遇到目標被反射回來時, 號,所以能在較大範圍內搜索目標。當發 米波段的信號,由於子彈在旋轉中發出信 彈上安裝信號裝置開始工作,向外發射毫 降,一面繞自身軸旋轉,而與此同時,子 十五度的斜度掛在傘下,一面隨傘慢慢下 着的降落傘在氣流作用下張開。子彈以四 火炮發射到坦克羣的上空時,由引信起爆 短的無綫電波)來尋找目標的,當母彈用 克子母彈,它是利用毫米波(一種波長較 一個最有利的方向去攻擊目標。 ,將子彈推出,子彈出來後,它上面所附 七十年代末期,出現了一種遙感反坦

克撲去。 彈發出毫米波信號,自動尋找目標,向坦 角度,然後子母彈被炸開,撒出子彈,子 。子母彈借助火箭推力向上飛行到一定的

雷只能殺傷人員馬匹,對付不了現代的坦碰上才炸,碰不上還得挖出來,那時的地過去,地雷要預先埋在地下,等敵人 銷毁,不致影响己方部隊通過 待敵人坦克經過, 上空打開後蓋,將子雷撒佈在地面上,等 異,布雷炮彈(母雷)中裝有很多枚地雷 機和直升機大面積的佈雷。這種雷不但體 佈雷車佈雷,也可以用火箭炮 克,但今日的地雷却不用人埋的,可以用 在計時引信作用下,母雷在預定的目標 雷上的自炸裝置經預先時間後自行引爆 反坦克子母雷的結構和子母彈大同小 如果敵人坦克沒有到來 ,火炮,飛

來時,埃及的導彈和炮彈便像雨點發射過 反坦克導彈佈置下,到以色列坦克羣開過 很快地越過蘇彝士運河,上了岸,迅速將 速取勝」之際,埃及士兵却划着橡皮艇, 突襲,先發制人,不料以色列正企圖「快 綫,以大量的坦克開路,企圖對埃及進行 所佈下的雷,可壓制住十幾輛坦克,記得 數量。一門中型火炮或火箭炮佈設的雷塲 快,能够抓住有利戰機,還可以節省雷的 去,就在這一天之內,以色列的坦克,被 同時也具有攻擊性武器的特色。 ,可以對付幾十輛坦克,而一門輕型火炮 一九七三年十月初,以色列藉着巴列夫防 用火箭或火炮撒佈子母雷,不但速度





每盒\$25

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帽葯廠出品